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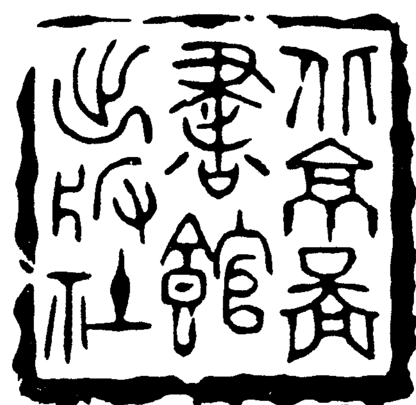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三冊

日本藏

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

賈貴榮 輯



（日）島田翰編

古文舊書考

四卷

日本東京民友社明治三十七年聚珍排印本

目録

卷第二

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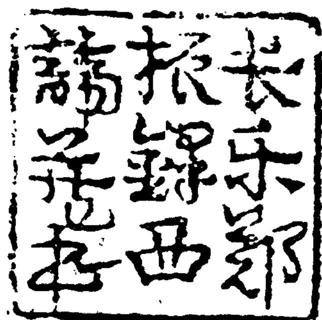
卷第四

坿載

古文舊書考四卷

坿古今書刻一卷

明治甲辰
冬十一月
民友社聚
珍開雕



右臯田先生所著古文雅書考四卷先生乃篁村先生之子而其母又宕陰鹽谷先生之孫名寄女也先生耳目濡染學有本原又以其師井井先生之薦得窺中秘書故所見羅書極夥無得

一書紀其年策數行每行數字及其篇幅之廣狹而參考其異同得失以成此書舊鈔本為一類宋槧本為一類其本國刊本為一類中國自元明以來及高句麗刊本為一類都凡五十有七種余略一

流覽既歎其豐校之精又歎
其所見之富也如舊鈔本春
秋集解所標識經傳字皆在
欄上爲經傳初合之本文選
神女賦王字玉字猶未互誤
適與西漢叢語之説符合
之本皆吾人所未見寫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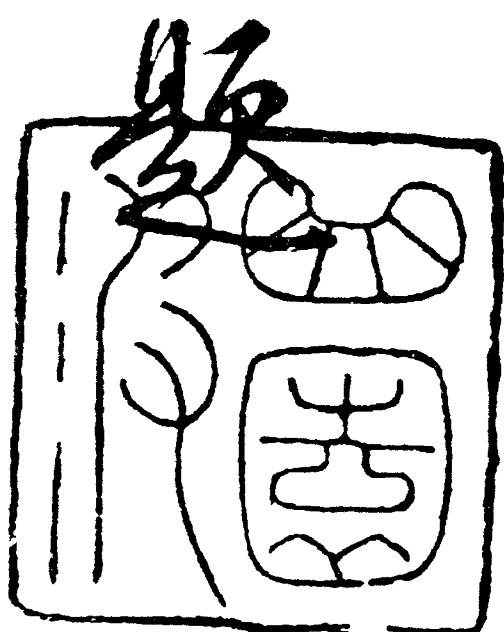
者如先生博考之而又加以慎思明辨之功宜其為自來校勘家所莫能及矣余聞見淺陋精力衰頹讀先生書惟有望洋向若而歎已矣烏足贊一詞惟念往者曾文正公嘗許余為真

讀書人余何人斯敢當斯語請移此字為先生贈

真讀

書人

曲園俞樾篆題



自漢劉向校定群書、爲七略別錄、子歆又撮其要爲七略、後世目錄家推爲鼻祖、其書亡於唐末、賴漢書藝文志、粗見梗概、宋鄭樵作校讐略、討論義例、我國朝章學誠又爲校讐通義、引而申之、皆就班書以求劉氏之法、斷斷於部類出入之間、或執劉法以繩班、余以爲劉班二家之法、判然不同、未可混而爲一也、劉氏辨章學術、剖析條流、凡第錄一書、必取其可覽觀者、又往往合中書、太常書、太史書、臣某某書、各若干篇、刪幷複重、乃始定著付繕寫、蓋頗有所抉擇去取、別錄言一人讀書、校

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曰讐、故後世稱爲校讐家、實則劉氏之撰錄略、刪定之業也、曰校讐者、謙不敢承爾、是儒家述聖之事也、章氏發明互著別裁二例、其意善矣、而所以爲說則非也、劉錄互著者、惟兵家內有十種、與儒道墨縱橫雜家、彼此互見、蓋劉向校九流、任宏校兵書、同一書而有兩本、各有司存、因兩著之、未必別有深意、漢志記掌故而輒爲省幷、此班氏之疏也、至別裁一例、章氏據孔子三朝記爲說、按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三朝記幷入大戴禮、三國志注、藝文類聚引別錄、又云、今在大戴禮、是知三朝記舊有單行本、非劉氏裁出也、然劉氏自有裁出者、漢志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本注云、後世所加、此爲別錄原文、蓋舊與道家之鬻子二十二篇、同爲一書、劉氏以爲後世所加、故裁出歸入小說家、又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本注云、其語淺薄、似依託、黃帝說四十篇本注云、迂誕依託、此二書舊亦幷附於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及雜黃帝五十八篇之內、爲劉氏裁歸小說家、與鬻子說例同、此皆章氏所未及詳也、班氏則史也、其所撰藝文志、簿錄家也、當時儒臣之校錄、廣內之弆藏、於是乎徵

之、存掌故而已、與禮樂刑法食貨諸篇等、雖稍有增省出入、顧職志不在此、是誠目錄之鼻祖、而史氏之支流矣、說者又謂劉有七略、班刪輯略、存六略、亦非也、劉以辨章學術爲主、故以輯略冠首、班以記錄掌故爲主、故分散輯略、附於各目之後、顏師古所謂諸書之總要是已、雖襲舊爲規、而貌同心異、微恉具存、此足見前賢之作、義各有當、非苟焉而已也、自時厥後、荀勗之中經簿、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代有纂輯、而書多散亡、宋崇文總目、解題亦佚、僅有輯本、晁公武之郡齋讀書記、

陳振孫之書錄解題、粗具錄略遺意、顧學識不逮向歆遠甚、而私家藏目、亦自是日以蕃滋、學者遂忘校讐家法之尊嚴、一切歸之於目錄家矣、若夫歷代史家、如于志寧等撰隋書經籍志、據王志阮錄、劉煦撰舊唐書經籍志、據開元四部書目、猶不失班書之旨、自餘則措心於部類義例之間、又博採旁摎、取盈卷帙、使後世讀之、不知其書之存於何所、其目之出於何書、反不如私家藏目、質實可徵焉、乖史官記事之體、違班氏剏例之意、殆所謂甚難而實非者矣、惟我國朝乾隆間、紀昀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復撮其要爲簡明目錄、浩博精審、乃真得錄略之家法、於時通儒碩學、與夫嗜古好事之徒、聞風蔚起、以多蓄舊槧爲貴、以博校精勘爲能、書錄題跋記之類、先後著錄者、以數十計、近稍稍衰矣、然收藏家尚不絕踵、常熟瞿氏、歸安陸氏、聊城楊氏、其最著者也、楊氏之楹書隅錄、詳於板本、陸氏之皕宋樓書目、兼載序跋、瞿氏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並斠異文、較爲詳核、今日本安井君教授我邦、以古文舊書考見詒、其中表島田君所著也、所錄舊鈔卷子本、或係隋唐原

鈔、或舊時轉寫、而淵源出隋唐以前、其餘舊槧本、亦多我中土所未見者、至於考書册之源流變遷、辨文字之異同得失、表章幽隱、申暢疑滯、皆碻有據依、絕無肊說、東望神山、殆如委宛瑯環、爲之神往、又每校一書、參考諸本、旁及他籍、於我中土校勘家之舊說、訂譌補逸、符驗灼然、使乾嘉諸老見之、當有入室操戈之歎、由其夙承家學、獲窺祕藏、益以師友見聞、故能博涉閎覽、抑亦非篤志劬學、好深湛之思、殆未能若斯之盛也、近儒校本謬誤最甚者、盧文弨據曹之毅正德鈔本校方言、顧觀光據張佳允刻本校華陽國志、皆以明人而誤仍爲宋人、盧後見南宋李孟傳刻本、爲補遺一卷、然終以曹本爲主、不能盡從之、

李刻歸亡友宗室盛昱、眞宋本也、劉台拱遺書中、有校補方言一卷、即用盧本、以意勘定、往往有言他本是、宋本非者、余借盛藏李刻核之、則所謂他本是者、皆與李刻合、所謂宋本非者乃盧所據之明曹之毅鈔本、究不詳其所從出也、乃知阮咸識律、自有神解、凡學問貴博考尤貴精思、二者殆缺一不可、去年嘉納君寄贈竹添先生所著左傳會箋、其書博觀而約取、具有斷裁、可稱善本、今讀君書、乃知作者於井井書屋、在親炙之列、會箋之成、左右采獲、與有力焉、君年未及壯、而所就已如此、他日覃精研思、網羅放失、整齊百家、鏡學術之源流、定羣言之得失、於以軼軌蘭臺、追蹤都水、不難矣、余學殖蕪淺、近益衰病、故書雅記、十不省一、重違安井君之意、輒述所見以諗君、亦足見其荒陋寡聞、不

足與於斯事之末也

大清國光緒三十一年五月瑞安黃紹箕跋

古文舊書考發凡

歲已亥、予讀中祕之書、然後始知舊志散漫誤謬、既無窮其源委因革之詳、而又多汨於先正謬傳、慨然有意於修之、乃歸而質之於井井夫子、夫子曰、中祕之書、發源於德川氏紅葉山文庫、至明治有加、而其恭藏之書、概皆鈔刻絕倫、精華煥發、士子之所相視以動心駭目、嘆爲奇絕、收儲之精、推校千古、無所與遜、唯夫天閣森嚴、人間末由寓目、而讀而校者、獨有吾與汝耳、夫選述之事、天下之公業、與淑之於一人、不若修之以鳴國家之休明、盍修汝之所修、其何所憚、亦何所諉乎、翰唯、退而考正其可知者、又悉發先大夫與井井夫子萬卷之藏、而考證點勘之、又聞有人藏異書者、必借校參辨、起藁於已

亥之冬、至今玆癸卯、越五閲年、始克成古文舊書考、及群書點勘二
書、其專以參辨鈔刻之源委、匡訂舊志之謬傳爲躰者、凡六輯、名曰
古文舊書考、每輯各析爲四卷曰舊鈔本考、曰宋槧本考、曰舊刊本
考、曰元明清韓刊本考、總二十有四卷、夫書以皇國舊鈔本爲最善、
以其多出於隋唐遺卷也、故以舊鈔本冠首、而斷之以出於隋唐、刻
書始盛於宋、誤書亦自宋、然刊版之古、莫出乎宋本之上、故宋槧本
次之、但舊人著錄、並稱宋槧明修本以宋槧本、夫明修固可稱之宋
本、然既有修版、而其刷印則明氏也、故今之斥爲宋本、獨謂宋槧宋
印、而明修則不與焉、皇國舊刊本大抵脫胎於宋元善本、無一校改
妄增、不似元明以下繙雕之多有意改、故加之於宋本之次、而其所

登載、則斷自文祿以上、其間錄慶元以降之書者、明清所失傳也、元本多俗、明清之書、繙雕則可、餘則否、高麗朝鮮之書亦然、故又次之、又病其分類依鈔刻、或不能先後會通、坿之以四部分類細目二卷、攷則詳載考證、目則止於源委、目所載在一切登錄、考所援据其絕佳之種而止、於是古文舊書考二十六卷始全矣、而其出於點勘舊本之異同、參覈今本之乖異者、一十六卷、起經終集、名曰群書點勘、其躰出入於阮氏校勘記、盧氏群書拾補之間、而採本則倍加之、其點勘異同也、本之經術以究精粗、驗之類書史傳以考當否、又廣之以先正之議論而論其得失、而後經本之存、精者粗者、善者否者、歛然舉見於緗帙之上、蓋亦非一日之積也、先是紅葉山文庫本、有近

蘇正齋右文故事、好書故事、宋本版式、及林氏御書籍來歷志、其在內閣、修史局屬池田晃淵、作經史集小笠原長育、作子撰來歷志續編、正齋之書、雖佳、失考亦不尠、來歷志正續、先於印章傳記、考据非其所長、其後、青山相公亦嘗著古芸餘香十卷、然公之意在版樣不在考据、則其無所論辨、抑亦宜矣、蘇峯德富先生一見奇此書、欲得而刻之、於是出古文舊書考之脫手者爲第一輯、輯有卷帙次第、無精粗先後、蓋隨其脫手爲一輯、不以精粗分輯之也、一輯已成、乃坿之於蘇峯先生、是書之出、實先生之賜也、嗚呼校勘、其猶金石之學乎、今夫堙礨沈鼎、頹趺仆碣、布濩於莽蒼之濱、餘、款壁刻、流落人間者、昧者觀之、則不過展玩甗鼒之潤、篆籀之光、財以侑几案虞賓客耳、及學

者用之、可以正曆紀定世繫、可以刊疆域之誤、砭官制之舛、其存漆簡之舊、裨凡將之缺、尙非一條、顧在用之如何耳、先正嘗以校勘、讐之於金石之學、理則固然、然校勘與修目、在學術爲重、比諸碑版鼎鐘、則更有大者焉、夫鼎鐘之細、猶不可廢、況校勘乎、若夫雖藏舊本異書、而出於嗜好之僻、以供耳目之玩、不知校讐點勘、以與今本相匡者、是亦昧者之摩娑珍玩埋沒缺落之文、而不能震發其奇之類也哉

自劉歆創作七畧、班固據之刪畧其輯畧、以爲藝文志、而荀勗之簿、而王儉之志、長孫無忌之於隋、劉昫之於唐、皆祇据祕府所藏、其不入祕府者、蓋不著錄也、梁阮孝緒之作七錄、始幷及於王侯士庶所

藏、歐陽修之新唐志、兼採錄唐人之著書、自是以來、崇文總目文獻通考等、皆從七略以載其解題、遂初堂文淵閣、則依漢志之體、蓋非其精力有限、書自有獨裁、不可以此而混彼也、故七畧之作、詳載其解題、而班固採入諸漢書、以刪畧輯畧、（鄭樵獻言、刪崇文總目之解題、蓋座不知書各有體例也）蓋七略太詳、漢志太簡、詳者流而爲四庫總目、簡者降而爲文淵閣書目、然簡者不若詳者、詳者猶得藉以參稽彼此之異同也、是書之作、蓋在使後人知古文舊書之不可不貴、校讐點勘之不可忽、則寧失之詳、勿失之簡已

漢志尙矣、不可得而加已、魏晉已還、目錄之作、日多、自非有爲而爲、則書不妄作、宋元之間、學失根本、空踈無本士子專以多藏相崇尙、

而精粗則付之於度外、予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淸氏、藏書之家、淺濫膚夸、華而無實、刻苟舊耳、忘精粗、鈔苟巧耳、不問其受授、以牙籤甲乙、由新舊軒輊、又宋元之所不取也、於是又別開讀書敏求記鑒賞之一派、然錢遵王之敏求記、雖以舊本爲先、專以精審爲躰、猶勝於天祿琳琅書目與經籍訪古志、獨論精粗、不及於其餘也、夫琳琅書目正續之論刻版精粗則當矣、而至於其鑒衡、則誤謬盖三分居一、訪古志之採集舊本也勤矣、而玉石之不判、權度之粗、盖所謂語焉而不詳者也、其餘如絳雲樓、天一閣、傳是樓、愛日精廬、皕宋樓、求古樓、青歸書屋、賜廬文庫等書目、論刻版精粗則不逮於學術、精粗異同則力屈於鑒別、文巧則體樣不存、錄具則拙陋莫備、近時頗傳況齋

岡本翁博核、而其所著況齋藏書解說、功過相半、又與訪古志在昆季之間矣、予以謂、宋元之書有存佚、明淸之籍亦不無存佚也、求柳杜之集於元槧本、不爲尠、行於市需明刻莊子義海纂微騎省集、保其必得乎、故是書所登載、以錄精與佚爲先、其舊本異書、非手自點勘者不錄、經史異同、亦非一々討尋者不載、傳古以信、折衷以公、非敢故爲難、能勿苟而已矣、若夫各書所載、舊人圖章、非獨存一通者不登錄、非是書所急也、而至舊人氏名、或書名、或記小字、不畫一、遵其所通行也、而收藏諸氏傳記與古博士識語、亦非事關大體則不記載、予豈厭繁哉、國有史焉、尸祝不敢越樽俎而代之矣、

自經籍去聖久遠、而誤本日多、穿鑿之徒、又欲勉强坿會之、以鄭覃

周墀定石經、而後儒尚議其校寫非眞、岳倦翁參攷二十三本以刻
家塾、而師心臆改居多、是其坊本射利者、固不足道、即號稱精審可
據者、亦徐而案之、則又多訛脫意改、然則先儒之於見聞、未爲精核、
而校讐之際、頗闕丁寧、不無遺憾矣、嗚呼古往今來、著述繁多、篇簡
錯互、其數莫可選計、而概皆爛脫訛壞、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
也、而又失之、是古文舊書考之所以作也、

嘗私謂、自漢孔鄭諸君、以至宋程朱諸先生、雖有異同、要皆聖經之
津筏也、辨其異同、抉其是非、反覆發明、務求其是、此今日學者之責
也、每讀朱子集注文集語類、喜其崇信二程極篤矣、而亦未必句々
奉之也、又讀黃氏日抄、愛其翼戴朱子極深矣、而亦未必字々守之

也、以謂是爲學之正軌也、乃就所覩古文舊書、詳加取捨、而又有關舊本者、一切考證參辨、上自唐鈔宋槧、下迄明清諸本、鈎其玄英、畧其渣滓、融會貫通、出之以己意、用爲是書、其辨異同也、則於後儒分門守株之見、痛自絕去、是是非非、不敢阿其所好、將以明示古文舊書之可貴、資博學詳說之義也、而至於各家所解、間有異同、及各家未及言、而宜補之、則折衷足成之、亦前賢之所不能無待於後之人也、嗚呼予之不肖、何敢染指於斯、將以使後之君子、有以勸考而作興而已、漢書劉歆傳曰、古文舊書、今取以名是書、

翰生二十有五年於茲、質性迂僻、無用於世、獨自幼好讀書、亦乏才華、欲以詩文見世、且有所不能焉、自顧平生事業、一無以望今之才

人君子之後塵矣、遂一切棄擲他嗜好、專心於六經四子之書、惟是
碩陋成習、寸進尺退、未有所爲、仰愧天地、俯耻父母、嗚呼先大夫篁
邨先生、則文壇主盟、學海泰斗、太夫人是宕陰鹽谷先生之孫、庭訓
所擩染、趨庭之問答、蓋庶幾乎所謂文獻矣、嘗恐一旦散佚失墜、無
來哲可以屬之者、於是忘其固陋、輯平生所指受者、勒爲古文舊書
考、然事之難解、而釋以淺見、義之非易、而承以倉忽、作是書也、祗所
以益愧也歟

先大夫聚書二萬餘卷、上自唐鈔宋槧、下至於近代名人著書、精鑑
博索、兼收並蓄、無所不有、而井々夫子實多藏宋元舊刻、予既得而
校之矣、其後得縱觀圖書寮、及千代田文庫之藏、抑又何幸哉、意者

翰之不肖、何以得之於諸老先生乎、則追想往迹、不能無爲之哭而慟也、嗟吁士禀命於天地之間、不遇落托、仰以寄思於陳編之中、俯以隨逐々之行、欲有所爲而不能有爲、其亦可慨也夫

始予聚古文舊書、幽搜討尋、不遺餘力、而尤致力於文祿以前舊刊本俗所謂五山版者、故予所藏舊刊本、獨冠絕於流俗、於其儒書則得四十八種、併重疊、當得六七十通、而是皆太夫人所賜也、予之致古文舊書也、太夫人節衣食、使　翰得縱收其所欲、翰之志業、得以至於此、緊職是之由、先大夫之歸道山也、寄托其書於南葵文庫、然幸有太夫人與井々夫子尙在、一念之感、猶有所愬矣、嗚呼自予之幼、二尊是賴、及長被師翁推轂、是如宜有所樹立、而　翰也無狀、不能强

勉、日月荏苒、已望人世之半、而顚頓狼狽、奔走道途、未能有報復其
萬一、太夫人與師翁則何有於斯、而翰則自耻也、是錄之成、井々竹
添夫子、蘇峯德富先生、實賛成之、或愍翰之乏書、出其所藏、或給剞
劂之費、古云、道路他人丹心相許、驗之於今日果然、讀是書者、亦可
以悲予之志矣

明治三十六年太歲發卯冬十二月畠田翰識於大崎之山水綠處
邨莊

古文舊書考目錄

卷第一

舊鈔本考



論語義疏十卷 曆應鈔卷子改摺本寶德鈔本永正鈔本

臣軌二卷 建長鈔卷子本

群書治要四十七卷 殘卷子本

五行大義五卷 卷子本

玉燭寶典十二卷 卷子本

老子道德經二卷 嘉禎鈔卷子本坿明萬曆道藏本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舊鈔本坿萬曆藏本

南華眞經注疏解經三十三卷 舊鈔本坿宋槧本道藏本舊鈔本二通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 明鈔本

元豐類藁五十卷 佐久間象山影鈔宋本

文選二卷殘卷子本

卷第二

宋槧本考

宋槧本考序

雕版淵源考

尚書正義二十卷寧宗時刊本

毛詩正義三十三卷殘紹興刊本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尤延之刻本及宋末刻本

春秋經傳集解二卷殘宋闕民字本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江公亮刻本及興國軍學刻本

論語注疏十卷 寧宗後刊本

論衡二十五卷 殘宋光宗時刻本坿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榮本

初學紀三十卷 紹興槧本

太平御覽一千卷 慶元刻本及光宗時刻本

世說新語三卷 孝宗後刻本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 紹定槧本坿元槧本數通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六十卷 宋末槧本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端平刻本坿淳熙刻南海集八卷

六臣注文選六十卷 宋槧本四通

卷第三

舊刊本考

舊刊本考序

古文尚書孔氏傳十三卷 元亨刊本及永正刊本坿影鈔元亨刊本傳鈔永正刊本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正中刻本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明德以前刻本

論語集解十卷 正平學古神德本單跋本無跋本明應覆雕本

音注孟子十四卷 貞和已前刻本坿元槧本三通

聚分韻畧五卷 明應活字刊本

歷代帝王紹運圖一卷 文安已前刻本及永正大永間刻本

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 嘉慶刊本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應安以上刻本

范德機詩集七卷　延文刊本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　應安刻本

注解唐詩絕句賛箋五卷　正保刻本

卷第四

元明清韓刊本考

元明清韓刊本考序

詩說十二卷　明永樂刻本

新刊京本詳增補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韓本

通典二百卷　高麗覆宋本

淮南鴻烈解二十八卷 明道藏本坿舊鈔本及明本以下數通

列子八卷 高麗覆宋本坿道藏本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二十卷 道藏本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二卷 明萬曆藏本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卷 洪武丙寅蔡玘刻本坿宋槧百五十八卷本

唐文粹一百卷 明洪武刻成化補修本坿元槧本

元文類七十卷 元槧本三通

坿載

周弘祖古今書刻一卷

舊鈔本考

古文舊書考卷第一

東京　島田翰著

小引

昔者予校秘府之書、至於壹號文庫、未嘗不置卷而歎也、曰嗚呼舊本之存一至玆乎、姑莫論漢蘭臺隋嘉則、即清四庫琳琅、固無與爲儔矣、蓋王朝之盛、遠通使隋唐、博徵遺經、廣採普搜、舶載以歸、守而不失、眞本永傳、是以夏殷三代之鼎鐘、六朝隋唐之遺卷、往々而有存者、爾來歷世既久、官勝私褚、喪脱殆盡、惟其出於兵火風霜之餘、免於蠹魚腐朽之厄、幸而秘于天祿石渠之閣、又僅存于名山古刹之間者、有若漢書食貨志揚雄傳、有若左氏殘本、

邦人所轉寫、則又有若左氏集解群書治要、及集注文選、皆是當日使臣所齎而來、裝成卷子、體様古樸、元々本々、實存於六朝之舊容、不知唐本之爲何如也、意者其斷簡零編、尙猶可寶弆、而左氏集解及文選獨爲足本、其可貴非直姚方興、舫頭二十八字也、予自蚤歲好古文舊書、歲二十以井々竹添夫子薦、負緣通青山田中宮相公、賴公始得徧讀秘府之書而校讐之、蓋秘府所儲秘笈、浩如堙海、而大要分爲二、其壹號文庫者、即收於德川氏紅葉山文庫本、佐伯毛利氏献本、（高標所聚、至其孫高翰、献諸幕府、）昌平阪學問所本、（昌平黌本、一入淺草文庫、再散內閣千代田文庫帝室博物館等、而其粹則收在秘府、）及夫新收本（大抵係于青山相公古澤介堂氏所採收）牙籤煥爛、古芸馣馥、雖天祿石渠之祕、蓋無以尙焉、（楓山本至昌平本爲在來本、名新收本稱購買

本、而武號文庫所收、則侍講局本、新井白石本、桂宮献本、古賀氏及德山毛利氏献本等是也、予以一介書生、讀祕府之書、三年於茲、點校十畢八九、採錄殆完、於是乃不自量、以祕府之書爲原、別以士民所藏弆善本對焉、以製是書、雖未足望狩谷掖齋市野迷菴諸老先生之後塵、而亦庶幾乎盡現存舊本之粹云爾、

舊鈔本考序

所以可貴乎舊鈔本者、以其原於善本、可以訂補今本之訛奪也、徒以其多知舊本、則錢遵王之博識、過於顧亭林、而狩谷掖齋、實不落於佐藤一齋之下、然是骨唐者流之事、非吾儒之道也、蓋舊鈔之書、大別有三、有唐鈔本、有淵源於隋唐者、有出於宋元明韓刊本者、其所謂出於唐時鈔本者、如漢書揚雄傳及莊子刻意編是也、異同夥多、極多善處、所謂淵源於隋唐者、如左氏集解禮記子本疏義是也、是皆當日古博士据舊本所傳鈔、誤以傳誤、訛以傳訛、眞本面目、絲毫不改、故雖名爲傳鈔本、而實與隋唐鈔本無異矣、獨其出於宋元明韓刊本者、雖間有據善本者、大抵皆是以當日坊本爲底本、而後

之君子、不能識別其爲隋唐爲宋元明韓、一逢舊鈔之書、乃直以爲隋唐遺卷、故七經孟子攷文之出、淸人議其所載槧本可信、鈔本可疑、彼夫製攷文者、不知足利學所藏鈔本、多出於宋元之刻本、遂使有識之士、併疑其出於舊本者、不亦可憾乎、作舊鈔本攷、

書冊裝潢考

嘗考書冊裝潢之制、三代以上用方策、春秋以至漢、竹帛並用、漢以後始用紙、帛與紙多裝爲卷子、隋唐之間有旋風葉、至北宋有蝴蝶裝、蝴蝶裝變而遂爲綫縫、何謂方策、三代經策之今可知者、大要有三有書於木者、有刊於竹者、有著於金玉者、其書於木者、謂之版、又謂之方、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人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群臣之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書之以版者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哲蔟氏掌覆夭鳥之災、以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

其巢上則去之、注方版也、此書之以方者也、方又謂之牘、內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說文牘書版也、論衡、斷木爲槧、析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牘與方、名雖異、其實一也、其刊於竹者、謂之簡、又謂之策、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左襄二十五年傳云、南史氏執簡而往、毛詩小雅出車篇、畏此簡書、傳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此書之以簡者也、論衡云、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說文以牒訓簡、牒札轉注相訓、急就篇、急就奇觚與衆異、文選陸機文賦注、觚木之方者、爾雅、簡謂之畢、文心雕龍、短簡爲牒、牒之尤密謂之籤、即簡又謂之牒札觚畢籤也、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僖二十八年傳、襄王使內史叔興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襄三十年傳、鄭命伯石爲卿、三辭乃受策、又隱十一年傳云、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襄二十年傳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此書之以策者也、策又作册、廣雅、笧書也、笧古文册从竹也、左氏傳序疏、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又云、策或作册、是策册古今字也、其用金與玉者、逸周書大聚解、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張衡西京賦、乃爲金策、用錫此土、左昭六年傳、鄭人鑄刑書、二十九年傳、一鼓鐵以鑄刑鼎、則金鐵古相通用也、素問曰、著之玉版、蓋非邦國大典、則聖賢大訓、要非所常用也、其所常用、竹木也、周時史策之外、官廷文書、類用木版、蓋便于更換、不復編綴、而學士所習、則多用竹、故周禮每言方版、而六經則皆稱簡策、獨斷云、簡者策

也、廣雅云、笧謂之簡、則渾言之、謂之簡策也、其編策也、用韋與絲、史記云、孔子晚喜易、韋編三絶、北堂書抄、引劉向別錄云、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南史王僧虔傳云、楚王冢書青絲編、大抵上品用韋、下品用絲也、其編連之法、上下各一孔、用韋又絲、以貫其孔、古文册作𠕋、釋名云、編之如櫛齒相比也、覩其字形、可以知其制也、其一簡所容之字數、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儀禮疏謂、鄭注尚書三十字、又引服虔左氏傳注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若三十字、若二十五字、若八字、乃知元無定數也、其簡策長短之度、儀禮聘禮記疏云、鄭論語序云、易詩書

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所引鄭序之訛脫不完、則淸金鶚既辯之矣、翰更論定之以二證二誤、曰、尺二寸當作二尺四寸、蓋六經策皆二尺四寸、故孝經謙半之、乃爲尺二寸、論語八寸又謙焉、則以二尺四寸策三分之、乃爲八寸也、考孔氏左氏傳序疏云、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觀此、可見六經之皆用二尺四寸策、而孝經之爲用尺二寸策、明甚也、賈疏所引鄭序之訛脫不完、證一焉、論衡正說篇云、說論者、（論即論語省畧、古書往々有此例、或云、論下當有語字、此誤脫、未知孰是、）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但下當有知字、此蓋脫）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數十百篇、

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以但當作但以此蓋誤倒、不二尺四寸也、觀此、又可見六經之皆用二尺四寸策、而論語之爲用八寸策、最明白足證也、賈䟽所引鄭序之訛脫不完、證二焉、如朱彝尊經義考、余蕭客古經解鉤沈、引證鄭序、亦唯沿用舊文、莫知是正、盧文弨著儀禮注䟽詳校、仍闕焉不言、唯王鳳喈知其不可通、遂以論語八寸改作四寸、其意蓋謂、六經之策、爲尺二寸、則三分之、正得四寸、抑亦失考之甚、段懋堂以爲、禮春秋二䟽所引、互有譌舛、遂私改鄭序之文曰、鄭引鉤命決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長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一尺二寸、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此古制也、見於聘禮左傳序正義者、乖異不

同、今訂之如是、未知然否、翰謂、此段氏以二正義所引、湊合爲文、而其誤有二、鄭序引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此所引係鉤命決全文、蓋鉤命決特擧春秋孝經二經、不及他經、故何休公羊傳序、鄭禮記中庸篇注、並引鉤命決之文、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皆主二經立言、白虎通五經篇曰、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蜀志秦宓傳亦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復制孝經、此亦唯以二經並擧、蓋漢人古義如此也、然則鉤命決、始無易詩書禮樂之文、以其特稱春秋孝經二經之策、故鄭得据以知六經之策、皆爲二尺四寸也、段氏不察、乃於鉤命決云下、增易詩書禮樂五字、此其一誤也、鄭序舊云、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者、謂以二

尺四寸策、三分之居其一、故爲八寸也、段氏求其說而不得、妄以策字移入論語下、以尺二寸字移入八寸下、三分居一、改作三分居二、此其二誤也、翰竊謂、今日可徵古經簡策之度者、蓋僅賴鄭序之存焉、而又幸有左傳正義所引、及論衡可据、足以訂其訛脫處、此宜亟爲之表章者矣、乃玆述其所見爲之說、併辨王氏段氏說之誤如右、

案、周一尺爲今曲尺七寸六分、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爲今一尺八寸二分四釐、孝經一尺二寸爲今九寸一分二釐、論語八寸爲今六寸零八釐、蓋周尺先儒無定說、此依狩谷卿雲据莽布所攷、其說實與宋秦熺鐘鼎欵識所載古尺圖合、而沈冠雲著周官祿田考、据此圖爲說、當時桂未谷斥爲武斷、然周幔亭翁覃谿阮芸臺、皆言其可信、今亦据以爲定、又案、左傳正義又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儀禮疏云、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是以左傳云、南史氏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是其衆簡相連之名、私謂、簡是一片之名、則後人之一行、殆即簡之遺制、冊是連編之稱、則後人之數行爲卷者、蓋即冊之遺法、若夫有匡郭而無行欵者、或即方版之遺意歟、併坿記以質博雅、

何謂卷子、可舒可卷、故云卷、卷子之興、始於用帛也

墨子云、書於竹帛、鏤於金石、齊民要術云、范子曰、以丹書帛、致之枕中以爲國寶、論語云、子張書諸紳、而史記亦云、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又高祖書帛射城上、則六國秦漢之際、用帛多矣、此用帛之證、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云、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紙今也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糸巾爲殊、不得言古紙爲今紙、由是而觀、古者隨事截帛、名之曰幡紙、而据紙字从糸、則直從縑帛得名、且取其平滑如砥也、成帝時赫蹏書、賈逵簡紙、皆云縑帛、非謂今紙也、至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耳、故孟康

注漢書外戚傳云、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而後漢書蔡倫傳亦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則可知古者縑帛、又謂之紙、而其用今紙、則自後漢時始矣、然當時簡帛與紙猶並用也、其不用簡與帛而專用紙者、蓋昉于晉、故大唐書儀載李虔續通俗文、太平御覽引桓玄僞事並云、桓玄令曰、古者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案、此謂官署公札、非謂士民所用也、然漢晉儒士之書寫經傳、猶有用簡策者、後漢書周磐傳云、磐令二子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幷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是也、）是其證也、古者以一篇爲一編策一卷軸、漢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是左氏經文、依十二公爲十二篇、又以數篇爲一編策一卷軸、漢志云、經十一卷、班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說者云、公穀經、以閔公繫於莊公下、（案、或云、左氏經亦然、但以續經、別爲一篇、）又云、爾雅三

卷二十篇、乃知、篇卷過少者、即以數篇爲一編策一卷軸矣、案、漢志以篇與卷並稱、就尚書而言、經曰卷、傳曰篇、易甚云篇、詩則皆稱卷、而於尚書則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注曰、爲五十七篇、由是而觀、漢志之例、名數篇合者爲卷也、然亦不能一概論之、蓋分而言之、則竹書曰篇、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卷加之以袠、或云、五卷爲一袠、北堂書抄引阮孝緒七錄云、大抵五卷以上爲一袠、隋志云、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倭名類聚抄源順序云、一百帙文館詞林、而群書治要經典釋文、並以十卷爲一帙、考課令云、文選上帙七帖、案文選三十卷分爲上中下三帙、蓋古者以十卷爲一帙、後人以八年六十七十爲六帙七帙、本此也、法書要錄載梁虞和論書表云、二王縑素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則又有以十卷十二卷若七八卷爲一袠者、元無定數也、袠用斑竹、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繒、

北堂書抄引晉中興書云、傳玄盛書、有素縑袠布袠絹袠、入蜀記云、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艸堂、屢散逸、宋眞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蓋其制可知也、其紙張之大小可想而得者、則文房四譜云、晉令諸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聽參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荀勗穆天子傳云、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而尚書故實則謂、牽以一丈二尺爲軸、則一卷一軸之長短亦可槩見也、大唐書儀云、寫以黃紙、界用鉛欄、國史補云、宋亳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書史云、黃素黃庭經、是六朝人書、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間以朱墨界行、廣川書跋、及岳倦翁寶眞齋法書贊並云、唐許渾用烏絲欄書其詩爲集、蓋用界畫格、即

簡策之遺意、殆肇於用帛時而後世仍之、而帛與紙、並有烏絲欄之名也、故後漢書襄楷傳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靑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又吳志孫策傳注、引志林云、宮崇詣闕、上師干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靑領道、凡百餘卷、而此間所傳唐宋鈔本、欄界多用鉛畫、蓋用墨畫欄、則有濃有薄、而鉛無此也、古者經典用簡策、以竹爲之、而書以漆又鉛、或用方版以鉛畫之、若有不當則以刀削去之、更書他字、西京雜記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藝文類聚引東觀漢記云、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而大唐書儀亦言、界用鉛欄、乃知用鉛、其來遠

在漢以前、而用此畫界、亦在於六朝以前矣、倭名類聚抄引晉陸士衡要覽云、二王暮年書勝於少、其縑素以珊瑚爲軸、紙書以金爲軸次璹瑁旃檀爲軸、而法書要錄載梁虞和論書表亦畧相同、隋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大唐六典云、其經庫書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彫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爲分別、（六典之文多訛、今据舊唐志大唐書儀改正）畫史云、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据此、舊時裝軸粘表之制、亦畧可見矣、而又可以見、師藏唐鈔揚雄傳、用烏絲欄、乃基於古式、而祕府舊鈔卷子本左氏集解、及群書治要等書、多用紫檀軸者、賴以避蠹濕

也、又卷子、有背記、標記、識語、古紙堅緻、表裏皆可書、故抱朴子所寫、反覆皆有字、南史云、沈雲禎、以反故抄寫、即錄注疏家諸說之及於經傳者於紙背、爲背記、又標字義句解、及經傳異同於欄上下及行間、爲標記、卷末記其鈔讀起止、及其書之所以自來、爲識語、是亦古人貴傳統之意也、由是而觀、大抵寫以二尺黃紙、界欄用鉛畫、可卷舒者、是古卷子之制也、大唐書儀曰、隋時修文館書寫、卷末間一行留空紙、每一卷畢、記名空處、延喜式載、凡寫書者、發首留二行、卷末留一行空紙、然後題卷、合而考之、卷末大名之前間一行者、書其鈔起畢於何時也、往時貴師傳家學、不知其所自、則雖聖賢之經傳、亦有所不讀也、卷末之必記書寫年月及姓名、亦所以徵信於後世也、

而發首留二行空紙者、是蓋古簡策贅策之遺意、漢晋以來之舊式、而舊時鈔本、莫不皆然矣、至後世、移卷末之識語、而識之於卷尾大題之後、於是失特間一行之意矣、若夫所以卷末空白、必止於一行者、蓋恐其末尾多蠹蝕剝落之難、乃內之大題前也、狩谷卿雲注倭名類聚抄云、至後世廢卷爲册、雖卷首不留二行、然卷末隔一行、其意葢以發首二行、爲小題前二行是也、或云、發首二行、葢記篇中子目案、古書目錄皆退在末卷尾、且古者以一篇爲一編策一卷軸、又何藉目錄始知篇中之目乎、經典釋文云、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並大題在下、詩疏亦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尙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案、一簡所容字數、若三

十字若二十五字、若二十二字若八字、要之元無定數、但夫所容字數如此其尠、故一篇之簡策、必重多也、故以一篇爲一編策、漢時如周書、有七十一篇、故其分策亦七十一、軍禮司馬法有百五十五篇、故其連篇亦百五十五、而零碎如詩者、則以周南召南類爲一篇、故簡策之制、首策但題其小名而已、大名則無所用矣、古者一編策之外、別有二簡稱贅策者在首策前、而大名則書之於贅策也、蓋經策連編之法乃然也、迨至簡策廢帛紙用、贅策之大名、則無所用矣、然亦不輙遽劊去之、但加之於小名下耳、隋時卷子之發首留二行者、猶是經策贅策之遺意也、即如儀禮題士冠禮此小名也、在上、儀禮二字、大名也、在下、故古書多稱士冠禮、而尠言禮者、何者以大名則

非策內所題也、隸釋載熹平石經殘碑、八佾篇末云、凡廿六章、陽貨篇末云、廿六章、堯曰篇末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字、祕府卷子本左氏傳、每卷記其字數、末卷尾、又總計其都數、乃知、古書之躰、每篇計其章數字數、終篇又總其篇章及字數、蓋爛脫由是以通、師傳亦藉此而存、是古人愼重之意也、故毛詩詁訓傳、每篇必記幾篇幾章幾句、趙岐孟子題辭云、著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十一字、許愼說文解字序云、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二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漢書藝文志、乃每篇記其幾家幾篇、而卷尾又總之、蓋古人躰式固如此也、至後世、學士識見不遠、視爲繁蕪、記每篇小數者、則遺卷末總數、其載總數

者、則又遺每篇小數、無能兩相存矣、觀李鶚本爾雅、與正平本論語
而可知也、秘府左氏集解、每卷計其本子字數、終篇又各總計之、而
又載子本相加之都計數、是又熹平石經所無也、蓋古者經傳別行、
大名書諸贅策、策中所題、即不過小名、故記字數、不通計大名、而單
計小名、至後世、其制大壞、姑舉論語集解言之、舊鈔囊子本卷第一
末云、經一千八十三字、注一千九百二十一字、今詳勘之、是注中加
何序及何氏題名章數字、而大題小題則屬之於經字中、結構爲稍
精、而津藩縮臨古本集解則已不然、卷第一末云、經一千四百七十
字、注一千五百一十五字、今計本經及論語學而第一論語爲政第
二十二字、得一千零八十九字、而加之以何序三百七十六字、及何

晏集解凡十六章何晏集解凡廿四章卷尾大名五字之三百九十七字、然後始正得一千四百八十六字、而於注文則得一千七百五十一字、又併算何序、乃得二千一百二十七字、是縮臨本加本經以何序、而注中不加算之也、夫謂經幾字、則當單計本經也、而何氏之所以製序、在集解不在本經、則固當屬諸注文也、而或經中算序、或經注兩算入何序、皆非其舊矣、且每篇有分章、分章各有意義、某氏所注、分爲幾章、某氏所授受、正得幾字、乃記其章數字數、以授其徒、即章數數字、是注家所加、亦當屬於注文字數中、而宋本以下皆視卷末字數猶弁髦、遂混亂不可知、亦爲可惜、藤原貞幹好古日錄、載其外祖手錄之文云、古竹簡凡二十四枚、曲尺度之長八寸許、廣五分

餘、上下有孔、是所穿韋者、而其所鐫之篆奇古、古色誠爲可掬、一村落人家、用是爲覆醬、享保初年尚存、又宋慶元建安劉之問所校刊漢書、援引十四通舊本、其第二通云、卷子古本古字、則簡策之遺、猶存於享保、享保元年、即當清康熙五十五年而宋人逮見卷子本也、何謂旋風葉、予猶逮見舊鈔本論語、及醍醐雜事記、所謂旋風葉裝也、旋風葉者、蓋出於卷子之變、夫卷子之制、每讀一書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於是後世取卷子、疊摺成冊、兩折一張標紙、緊粘其首尾於標紙、猶宋槧藏經、而其制微異、而其飄風之狀、宛轉如旋風、而兩々尚不相離、則又似囊子、故皇國謂之囊草子也、讀書敏求記云周公謹云、焦達卿有吳彩鸞書切韻、相傳彩鸞所書、余從延陵季氏、曾覩其眞蹟、與

達卿所藏異、逐葉翻看、展轉至末仍合爲一卷、墨莊漫錄云、旋風葉者、即此眞曠代奇寶、因悟古人玉燹金題之義、退齋筆談稱、宋哲宗以一旋風册子手自錄次、歐陽公歸田錄云、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宋槧孫丁曾校語本云、一作清、或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爲、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名紅鶴皁鶴者、別演爲鶴格、鄭宣徽

哉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夫吳彩鸞唐韻、即所裝成旋風葉、而歐公名以爲葉子、是葉子即謂旋風葉也、而又云、始於唐中世、今絕無知者、則其所由而來、亦可類推也、其謂蝴蝶裝者、宋王洙談錄云、作書冊黏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敘、疑曜云、今祕閣中所藏宋版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蓋古者書冊皆裝爲卷子、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旋風摺葉、久而摺斷、乃以糊粘其摺折處、因以爲冊子、謂之蝴蝶裝也、夫如今之冊頁、作兩翼相合對之形、是代糊以絲、則其制當然也、而蝴蝶裝、則反折之如兩翼相背、而皆倒摺、四周外向、蝴蝶裝之

名、葢由是起也、而以粘其腦、又謂之粘葉、案予所目覩蝴蝶裝、祕府有太平寰宇記、景文宋公集、師翁藏莊子注疏、予亦收殘本左傳、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殘本、及山谷詩集、皆是制也、而淸阮福作列女傳序、詳記其法、可以參考也、演繁露云、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册也、葢分而言之、則旋風葉曰葉子、蝴蝶裝綫縫裝曰册子、通言之、則册子亦曰葉子、葉子亦曰册子也、嗚呼由三代以之漢魏、從漢魏而至唐宋、裝潢之法、弃繁而趨簡、舍難爲而爲易習、刷印釘裝、可立得百本、士之生於今世者、不亦可幸乎哉、

周易正義十四卷 貞和鈔本

阮氏元之作十三經校勘記也、稱單行之疏、今壓存儀禮穀梁爾雅、而他經多亡、及閱周易引據書目、又載有單疏本、標曰宋本、注云、據錢遵王校本、又云、錢跋有單疏本一、單注本二、注疏本一、今不復能識別、但稱錢校本、始讀至此、以爲所謂錢校本者、必其以單疏相比校者矣、及偏檢通篇、其專指引單疏者、僅一見乾彖內、餘皆不復能識別、則又以爲所謂單疏者、與宋注疏本、亦不甚相徑庭矣、迨獲舊鈔單疏校之、則疑其異同紛然、出於錢校之外者、何其夥也、案、今摘出其甚者一二、周易正義卷第二、此七字在乾卦前、此爲正義舊題、今本題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宋注疏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一、皆非、校勘記不知乾卦以下爲第二卷、則宜乎其不能復十四卷之舊也、又乾、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單疏本如此、今本同、浦鏜云、下天字疑衍、案、正義之文、不厭複複、今据此本、知原文本有天字、非衍也、又所以重錢故交其錢、單疏本

若此、宋本同、毛本二錢字改體、按、重錢交錢之目、又見儀禮士冠疏、錢大昕養新錄云、賈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此說是也、校勘記云、火珠林始以錢代蓍、故謂之重錢交錢、案、火珠林只是擲錢代蓍、始不以此記爻也、阮氏蓋偶未之考也、又可與言幾也、今本無言字、案、古鈔經注本、有經可與幾也作可與言幾也者、單疏所据、蓋與此同、可與言幾也、可與存義也、相對爲文、則有言字者是也、校勘記闕、又而不犯凶咎、毛本脫犯字、校勘記云、毛本作而不犯咎、案而不犯咎句、別見注下正義、阮氏蓋譌混、又以上九非位、今本同、盧文弨云、當作上非九位而九居之、案、非位者謂非陽位也、非有錯誤也、盧說誤甚、又蒙、小爾雅云、今本作爾雅、校勘記作小雅、云小爾雅唐人多作小雅、文選注亦然、案、据是本、則今本之脫小字明甚、校勘記曲爲之說、不可從矣、又比、今亦從之去則射之、盧文弨云、此八字乃衍文、今案亦當作不、字形相似而誤也、今不從之、去則射之者、是孔所以申王義也、蓋先儒之說、以爲三度之後、不復射之、王義不然、三面驅之、其去者則射之、故引褚氏諸儒、以證三驅之義、盧氏不能密察文義、一概目爲衍文、失之遠矣、又履、欲行九五之志、今本同、盧云、志當作事、据毛居正所引爲證、案注云、志存于五、頑之甚也、則志字不愜、毛居正蓋以意改之、不足据矣、又謙、卑者謙而不可踰越、各本脫者字、集解引與此合、又豫、恒守正得吉也、宋本正作善、案下云守正吉者、又云六二居中守正、觀此、當作正爲是、宋本誤、又隨、若以元亨利貞則天下隨從、各本同、浦鏜云、者誤若、案此與上文若不以大亨貞无咎云々同、其語例、若字則不愜、浦說失之、又三四俱无應者、各本脫三字、此與舊鈔經注本合、又噬嗑、恐思之適五位則是上行、案、思之適五位、下文所謂向五位是也、各本思誤畏、浦鏜云、畏疑謂字、尤非、又是減下

而益上卦、今本下誤三、校勘記云、當作下、與單疏合、失正刑人、毛本正誤政、案此本於注雖失其正、刑不侵順、當作正爲是、又復閉塞其關也、毛本同、盧云、也字當作使屬下句、案

此以二事分釋、故各用也字、盧說失之、又无妄、不敢菑發新田雖治其畬熟之地、宋本同、校勘記云、錢本作菑熟、盧文弨云、菑熟之地正謂畬也、錢本是、案畬熟正與菑發對文、宋

本與單疏合、錢本非是、盧說失之、又大過卦、心无持吝、毛本持作特、案單疏所据與釋文或本合、又明夷、外執柔順之德、各本德作能、案柔順不得稱能、則亦宜作德爲正、又夬、故

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孫志祖云、上之字當作其、案之字不悞、決斷之事、謂決小人之事也、若改作其、殊非文義、又姤、淫壯至甚、各本淫誤爲、案下文亦云、淫壯若

此、可證、又升、積小以成高大者、今本無成字、案据此本、則知孔氏所見與皇國所傳舊鈔本合、又然榮不可久、今本榮誤勞、注同、唯舊鈔經注本作榮、與此本合、又困、此就二五之

爻、毛本此誤比、校勘記云、此就二五之爻、錢本宋本閩監毛本同、考父補遺引毛本此作比、誤、案考文所引不悞、校勘記所據毛本、蓋後人私改、又釋株者杌木謂之株也、宋本同、毛本

杌作机、校勘記杌木作初不、案此句有悞、諸本皆不通、又井、此明井體有常、今本明作名、盧云、名當作明、得之、又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脩德不成、又云、今本同、盧云、

此句多衍文、當以集解正之、云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但此喻人德行不恒、不能善始令終、故就人言之凶也、案象正義云、汲水未出而覆、喻脩德未成而止、据此盧氏依集解、

删以喻人之修德不成句、恐非是、今當以又云二字爲衍、餘皆依舊文爲正、又正似谷中之水、今本似誤以、又革、變革而當其悔乃亡消也、今本脫變字、當下衍理字、又天地既震

怒、今本天下無地字、又既革言三就有孚、毛本同、校勘記革作不、云閩監本同、毛本不改革、案作革者是、孔氏舊文、非毛氏私改也、又鼎、能成新法、今本同、盧云、句有誤字、案下文

云、明其烹飪有成新之用、又云變故成新、又云故能制法成新、據此、恐當作成新制法、脫制字、又震驚懼以威則物皆整齊、案據注疑威字當作成、則字句、然諸本皆同、姑且從之、又削柄與末、今本削作刊、又驗注以訓震爲懼、盧云、當作以震訓爲懼、案此不必倒、又艮時行則行、今本脫宜字、又所以施止須得其所、今本脫其字、又分裂其夤、今本裂作列、下夤既分裂、裂夤則身亡、故曰裂其夤、所以體分夤裂、並同、又漸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者、今本刪風字、又夤末得安寧也、今本末誤不、又利用禦冠者異體合好、今本無用字、據下文故曰利用禦冠也、無用字者脫也、又歸妹、從姊而行謂之歸妹、今本脫妹字、又注夫承嗣以君之子雖幼而不妄行、正義曰此爲少女作此例也、言君之子宜爲嗣承以類妃之妹應爲娣也、今本正義曰字、在夫承嗣上、不妄行下、增者字、案據注、此宜以雖幼而不妄爲句、引至行字、極覺不通、疑行字衍、下文言君之子宜爲嗣句、承字亦當衍、又豐明以動故豐者、今本脫明以二字、又所以豐其沛、今本其誤在、又巽則能致於盛多之吉、今本致下衍之字、又小過以有如公之弋獵、今本脫以字、又既濟、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今本日誤曰、又繫辭、周易繫辭上第七、今本同、校勘記云、錢本錢校本宋本無第七二字、案此存經注本舊目、則有此二字者是也、又諸本皆嫌其吉凶不明、今本無諸字、蓋脫、又其事類精盡、今本精誤稍、又此覆說前文見天下之至賾、今本無至字、案下云覆說上聖人見天下之至動、亦有至字、則似此亦當有至字、但上擧經文並無至字、知此係疏家取文、非經本有至字也、又若擬議於惡、今本脫議字、又物則有感我之思、今本思誤恩、又若此爻而有釁隙衰弱、今本脫有字、又言自招來於盜以盜、今本刪以盜二字、又其受命也如響者、今本響誤嚮、下同、又故云闔戶謂之乾也、今本脫云字、又故云莫大乎蓍龜也、案正義所據與釋文一本合、宋本大作善、蓋後人依釋文改、又是謂爻之變皆臻趣於時也、各本謂誤諸

又卦既總主一時、今本主誤王、又舟楫亦乘木以載運、今本亦誤以、又蓋爲此也、今本蓋誤量、又其故何者、今本何下有也下、案下擧經文、皆無也字、知此亦當無也字、又其德行何者前釋陰陽之體、今本刪其德行何者五字、又何不利之有者、各本並脫之有二字、又畧擧二爻、今本二誤一、又覆釋上二多譽也、今本此下衍言二所多譽者六字、又欲極於數度得吉凶之審也、今本度誤庶、又且擧六子以明神之功用故曰鼓動萬物者、今本移鼓動萬物者以下於經動萬物者後、刪故曰二字、終使文義不明、校勘記不知是正、坐不見此本故也、又的有似星之著天也、今本無的字、舊校云、的一作白、又是火之精也、今本脫之字、又序卦故以取其義入理也、今本脫義字、錢本宋本人作義、亦非盧云、句上疑有脫字、尤非、又若无用孔子序卦之意、今本无誤元、又爲物之始生也、今本脫之字、意者、所謂宋單疏者、錢氏蓋偶一寓目、而未經點校、當阮氏校書時、則此種已屬絕響、於是、僅存其目於卷首、猶據七經孟子考文所引、直標宋本、實未始目擊、而檢尋之也今詳加點勘、其可據以訂今本之訛、補阮氏未道之遺者、蓋有更僕不能罄者焉、而盧文弨、浦鏜、孫志祖輩、以意私改之陋、亦皆灼然可辨、譬如揭日星以行、明莫不照、豈不亦愉快乎、蓋無是本、則校勘記

之作、予知其不得已也、有是本矣、校勘記、可復不作焉、嗟夫、是本、在天壤間、周易正義十四卷、始無一疑滯矣、正義十四卷無一疑滯、而王注始可得而讀焉、王注可讀、而後兩漢先儒之義詁、亦得以溯洄從之矣、豈不更偉乎、

右一篇海保漁郁周易校勘記舉正全文、但漁郁所獲即大永鈔本、而予所校則係於貞和鈔本、其體式則、首載周易正義序、卷端題周易正義卷第一、次行記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臣穎達三字小書、勅字提起、與國字等、卷第二以下同、）正義同經文大書、每葉十五行、々二十四字、貞玄等字、間闕其末筆、蓋正義單行之書、多是十五行、而又有避諱可以徵之、其出於宋本也審矣、末卷尾有貞和三丁亥年二月廿

三日書寫加點之識語、第一卷爲序及八論、第二卷爲乾、第三卷坤至訟、第四卷師至同人、第五卷大有至剝、第六卷復至離、第七卷咸至解、第八卷損至革、第九卷鼎至豊、第十卷旅至未濟、第十一卷繫上至第五章、第十二卷繫上第六章至第十二章、第十三卷繫下、第十四卷說卦至雜卦畢、其卷數、與見在書目、台記、及舊唐書所記相合、但据陳振孫所記、稱、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止十三卷、則其失舊第、蓋亦久矣、然晁公武在當時、著郡齋讀書志、乃載十四卷本而馬端臨文献通考亦据之、乃知陳氏所獲、蓋獨爲後人改第本也、

又案、唐宋正義單行本之存於今日者、予所目擊、則祕府有尚書正

義二十卷、鐫刻精妙、紙墨整善、首有端拱元年三月日臣秦奭等上表、後題軒轅節胡令問解貞吉胡廸解損李覺袁逢吉孔維八人銜名、又有永徽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等上表、一看疑其爲汴京舊刻、而其避諱則至光宗、當是慶元後所刻矣、而予師井翁藏毛詩正義四十卷、裝爲十七本、惜佚卷首至鄭風七卷、每半板十五行、々二十五字、展一張左右雙邊、欽宗以上廟諱闕畫、每卷尾有字數、卷末記云、淳化三年壬辰四月、次列廣文館進士臣韋宿至李昉二十三人銜名、又次云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列次從韓彰至白彥良四人官銜、乃知是書雖爲紹興中所刻、而又與淳化監本無異矣、儀禮正義五十卷、黃蕘翁所

開雕、原本即北宋監本也、而我邦所傳、則東寺觀智院、藏零卷、文章生英房所手錄、而祕府又弆藏零本一册、是爲卷第十五、及第十六、半葉七行、行十七字至十九字、十五末、有安元二年十一月廿一日以摺本比校、助敎師直之記、左氏正義三十六卷、則常陸國久慈郡增井村正宗寺藏之、天文中依金澤文庫宋本謄寫、亦半板十五行々二十五字、卷第十五首、有金澤文庫圖章影錄、而間闕宋諱匡珽竟字等末筆、可以徵也、孟子正義十四卷、足利學所藏、題曰孟子注疏解經、則知從注疏薈本所錄出、非出於單行之原本也、且脫此爲單疏本、尚是邵武士子所作、蓋不足道矣、其餘出於傳聞者、昔時京都桐山元仲藏禮記單疏古鈔殘卷、掖翁過言載之、林道春羅山

文集、記公羊正義有金澤文庫本、而穀梁正義、則錢泰吉曝書雜記、言其有傳鈔本、而爾雅正義、則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引之、嗚呼、予於古文舊書、無所不見、見而無不校、而單疏本則實止於茲、夫使五經正義、復還唐人之舊、經自爲經、疏自爲疏、是實予之責、抑亦後世君子之責也歟、

禮記子本疏義卷第五十九 殘卷子本

禮記子本疏義、陳鄭灼所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子本義疏一百卷、隋書經籍志義疏九十九卷、唐志講疏一百卷宋元以來諸志不著錄、是書、首張前半、文字蠹蝕剝落、不可辨、卷末間一行、題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第五十九、正經注語、皆標其全文、而列疏其下、與梁皇侃論語義疏同、其紙質、則似麻牋而闕黃潤、字樣雖雄偉、而眉間乏老蒼之氣、與此間所傳唐人眞蹟、自有逕庭矣、筆者其在於天平寶字神護景雲之間乎、而其題曰子本、猶曰經注也、每行二十九字、空格一字、列疏文、是書、今雖不知其出於誰手、筆力沈着、字躰謹嚴、波撇之末、咸有法度、妙々不可思議、非學唐人者、決所不能、大抵與有栖

川親王家所藏、小野道風秋萩帖背記郭注莊子殘篇、及祕府本朝文粹相似、隋唐志之作義疏講疏、當依此本訂其誤矣、而隋志少一卷、是不加算目錄也、但灼師皇侃作論語疏、亦名義疏、蓋依佛書名也、然是作子本、已與常名異、恐以疏義爲正、今僅存卷第五十九、餘無見、是爲可惜、吁嗟、天平文物、流傳此際、往々散亡、寥々希傳、其既佚彼、而見存此、我不可以使重佚之、況於六朝名人諸說、僅藉此以存、則是曠代之奇書、是亦忍歸堙滅哉、是靑山相公之所以損重資、有影照之擧也、（隋志以下誤認此書、爲梁皇侃作、非矣、辨具於下、）

禮記子本疏義卷第五十九傳錄（卷子原本之訛奪、雖其顯然可知者、一遵原樣、不敢妄改、但其俗體異文則全無意義、故改成今字、間存其重文二畫之體、使後人有所稽焉、）

堂下之位時則異矣若爲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經帶以至大斂□□髮至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着布絻踊而襲經帶以至成服故云絻而以布也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　又哭即是小斂拜賓竟後即堂下位哭踊時也或問曰爲父括髮至成服其中二斂之祭應有冠弁而括髮暫除而猶括髮乎崔云爲父括髮一作以至成服若應冠弁臨祭則於括髮上著之也括髮本爲喪變非代冠者故也崔又云大夫以上尸襲後而孝子素々弁々乃素冠以其經日故檀弓叔孫武叔小斂出戶投冠是也若士喪日淺小斂前不冠也灼案前儒悉云冠弁臨祭故其然矣崔言襲後而冠弁復與小記異何者案禮無冠弁臨祭者也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士大夫一也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則不云臨祭又云將斂則非始死襲後而冠弁矣檀弓已釋然括上有冠此則隨人通耳　齋衰惡笄以終喪　前明男子爲父此明女子爲母也爲父故據男爲說々其初喪之禮爲母故以女爲論々其成服之法

也此服乃多今主謂女子在室爲母也惡笄者榛木爲笄婦人質也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腰經及笄不經受易至服竟一除故云要笄終喪也　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　艷言帶耳　男子冠而婦人笄　因婦有終喪之笄故此以下明男女冠笄恒相對也吉時男子有冠則女子吉笄也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去笄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若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云男冠婦笄也　男子免而婦人髽　此明男女變服相對也若男去冠而絻則婦人去笄而髽故云男俛婦髽也絻者以布廣一寸亦自項而向前交於額上翻雙末還後以掩紒也名爲絻者絻免也若著之則成服脫之猶是一寸布以其可著可免故曰俛也髽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乃異而同謂之髽也所以謂髽者婦人著之則髽々可憎因爲名耳今辯男女並何時應著此絻髽之服男子之俛乃有多時而唯一種若婦人之髽則有三別其麻髽之形與括髮

如一其著之以對男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髽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案喪服云女子々在室爲父髽衰三年鄭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矣斬衰括髮用麻則髽亦用麻矣以麻者自項前額上却繞紒如着幓頭焉依如彼注既云猶男子括髮前(男括髮)去冠縱用麻則婦人髽亦去笄縱用麻故言猶也又同云麻不辯括髮形殊則知其形如一也以此證據則知有麻髽以對男括時也又知有布髽者案此云男絻對婦髽男絻既用布則婦髽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絻時則婦人布髽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々必絻則婦人理自布髽對之也又知有露紒髽者喪服云布總箭髽衰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々年々之內男不恒絻時則婦人不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故鄭注喪服前云髽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髽也何以知然既不論男之括絻(則)不容說婦人未成服前也既云髽衰三年益知恒髽是露紒也又就齋(衰)輕朞髽無麻布何以知然檀弓南宮滔之妻之喪始夫子誨之髽曰爾無總々

爾無扈扈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案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謂姑姊妹女子々也去縰大紒曰髽若如鄭既謂是姑妹女子等還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髽則有笄何以知之案笄以對男在喪恒冠則婦恒笄也故喪服云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鄭云言以髽則髽著笄者明矣以兼此經注又知恒居笄而露紒髽也然難解婦人既有三髽今此文不擧男括以對髽者緣前云婦惡笄終喪而惡笄非復髽之麻日故男不可麻髽對之也但去惡笄而布髽以對男絻男言絻以對之也或問曰丈夫麻布則括絻異名婦人三髽何意髽稱不別答曰男文故名隨時易婦質所以髽々不改或問曰既夕何言丈夫髽耶通曰鄭注彼云是婦人也其義爲男子則絻爲婦人則髽　庾云喪服注々寄異以明義或疑免髽亦別有其旨故解之其義止於男子則免婦人則免婦人則髽猶以別男女而己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故云其義也灼案上既云男絻女髽爲名頓異

則恐嫌在物亦殊故此解之矣名雖隨男女之別而立其義所有髽免之名耳非異物也故云其義爲男免女髽也　別男女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服經者父苴杖爲母削杖此解苴削所用也苴即是竹削即是桐也然杖有削異者黯也天至痛內結必形色外彰心如斬斫破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経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竹體員性員履四時不毀明子爲父禮申痛極自然員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斷而用之無厭敍也削者敍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桐者同也明其外雖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彫落此爲母喪示外被削敍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裳常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謂適孫　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又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者事々得申如父卒爲母故三年也　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亦謂無父者也

　爲父母長子稽顙　謂重服前稽顙後拜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餘朞以下前拜後稽顙也　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也　尊者父母也正體長子也　大夫弔之

雖緦必稽顙若平等來吊則小功以下不稽顙若大夫吊士々宜起敬雖復緦親亦爲
稽顙也然此稽顙謂前拜復稽顙耳猶異於重親也　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　婦人
爲夫長子稽顙其餘否則　移天及嗣嫡之重故前稽顙也其餘謂本父母及舅姑也　恩
致於父母也　恩隆夫氏故降致本家尊親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庚
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婦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也此
云男主必使同姓故鄭知爲無後者主也問同姓宗之也人同宗之婦其姓必異故鄭云
異姓同宗之婦也女子生有外成之義故雖親不得爲主而以同宗之婦爲主也雜記
下云姑姉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
前後家東西家無則□尹主之此謂無子孫正男主使親疎以次爲其攝男也喪大記
云喪有無後無々主斯其義也後云女子々在室爲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亦
謂爲男主者非子孫者則長女一人杖喪大記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々堂々不哭男

子出寢門見人不哭此謂並有男女正主也大記又云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此謂或無男主或無女主遞相兼攝也其攝男主則女主不拜男賓於阼階下也　此謂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而母子至親義不可絕若猶在子皆爲出母朞若父沒後則適子一人不復爲服所以然者已係著蒸嘗不敢以已私廢先世之祀故無服也　不敢以已私廢父傳重之祭祀也　親々　夫服道有六一曰親々則父母爲主二曰一尊々則以君爲主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前言親々也親々者父母爲主下通五屬謂爲親々者父母是子之親令此子又親愛父母故曰親々　以三爲五　此明廣及五屬也以三爲五者猶親也子上親己父下又親己子々父三世一體故言三也又以父故親祖以子故親孫同者是三今加祖及孫故言爲五也　以五爲九　己上祖下孫則五也又緣祖故親高祖藉孫故親玄

孫上加曾祖高祖二祖下足曾玄兩孫以四就五故爲九也然已上親父下親子今應云以一爲三而不云者父子一躰無可分之義故相親之說不生矣而祖孫非已一躰故有可々分々而親名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爲七今不云者曾祖曾孫爲情已遠非己一躰所親故其祖親旨也且高祖玄孫既有相親之名則曾親可知也曾々表其已遠則亦已遠矣一言一否則爲義然也所以上下極言九者服盡於五親竭於四也庾云由祖以親曾祖高祖由孫以親曾玄二祖二孫服所同義由於此也　上敍　亦親々也夫親邇則服重戚遠則衰輕敍者漸輕之名也上敍謂自父以上也人子喪親終身難報故聖人制敎不許遂心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本合至親朞斷重服一々年々是天道一周新故交易民生其間亦宜隨而變改故吉凶之理因之可除但爲昊天靡泄痛慕未消特加以倍焉由涉三載亦緣子生三年免父母之懷斯免極地難報故許酬於慈恩矣若據朞斷而敍則祖宜大功特爲祖是父一躰己

與父亦一躰三人一躰義不可離父既禮加則祖亦宜益故足以至朞祖既一朞則曾宜九月而今不者爲祖是父一躰已亦父一躰故獲加服而曾祖非已一躰故加不能及既加所不及便據朞斷應還小功而又不者曾祖雖疎猶是正尊而小功輕薄是兄々弟々之々衰々不可上服正尊既其不可故爲之齋衰三々月々明恩已疎齋衰明尊與祖等是減月補衰則尊踈亦顯故鄭注喪服云重其衰麻尊々也減其日月因恩殺也曾祖上有高祖而曾祖不爲加所及則高祖理自不至據曾應小功高宜緦服今又不者高祖之尊與曾無異故宜同齋而恩踈曾在月宜減特爲服親流例必依時改時苟未改則服不除既服之須便應三月故服高祖亦齋而三月也所以喪服唯有曾祖而無高祖之文是欲明二祖服同故也且禮服宗子齊衰三月是爲重於祖故爾設高比宗爲近而反可輕於宗子々乎故服與曾同所以前儒云設有彭躬之祖在堂其服亦然上殺已畢　下殺　下殺者自子而下也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

等衰故父服子朞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朞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爲九月若傳重者則亦遂朞也爲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止三月故曾孫亦一時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服而曾孫正孫卑故止緦麻曾孫既緦三月玄孫理不容異無名之孫亦同之也　傍殺　傍者非正者也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三等若據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中叔是父祖一體故加至朞也從世叔既疎加所不及據朞而殺使是五月族世叔又疎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此是發父而傍斷至輕也又祖是父體故加至朞而祖之兄弟非己一躰故加亦不及據於期斷殺使止五月族祖又疎一等故宜緦三月此外無服是發祖而傍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之兄弟謂爲族曾祖既疎曾一等故宜三月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期親斷兄弟至親一躰相爲交期同堂兄弟疎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疎一重故小功族昆季又殺一重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傍殺也又父爲子

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爲於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爲首足故降至期而兄弟之子爲世叔應本九月但言世叔爲尊者一躰而加至期世叔傍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躰而一體之子不宜隔異降欲猶見見子之義所以至期故檀弓服經或云引進或曰報々之々由義引進由情合此兩途故爾也矣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止報五月族子又疎故宜緦耳此發子傍敘也又孫服祖朞尊祖故爲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疎爲理自緦麻其外無服矣又曾祖孫三月爲兄弟曾孫已無尊降之故亦爲三月　親畢矣　結親々義也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則小功同高則緦高外無服亦是畢矣　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敘謂親益疏服之則輕也　王者禘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前明親々此辨尊々而尊也其

祖始祖也自出謂所感帝其祖配之謂若周祭靈威仰則以始祖后稷配之也唯天子有此禮故云不王不禘也　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而立四廟　天子立始祖廟又自高至禰立四就始祖爲五也之此不云五而云四廟者爲太祖己配郊故從高而下言之也　高祖以下也與始祖而五也　庶子王亦如之　天位尊重故雖庶而爲王者則郊祀立廟事々亦如適子爲王也　世子有癈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　證庶子得立由也春秋既云弟爲候有兄々被廢者也　別子爲祖　諸侯祀宗此明大夫禮也別子者諸侯適子庶子也則傳世爲君而其庶子既不係廟又別賤爲故謂別子也此別子而爲大夫而後世子孫爲大夫者則立此別子之廟祀之爲不遷之祖故云別子爲祖　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者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　係別爲宗　此別子之世適也承係其父故云係別也此適子世々祖承爲其支

庶所宗故云爲宗也　別子之世々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者也　族人即支庶也　係禰者爲小宗　此係禰者是別子之庶子之長子其身不係別子但係其父故云係禰也而此禰適爲其諸弟所宗旣有々遷々故云爲小宗也　有（別子庶子之長）五世則遷之宗（子爲其昆弟爲宗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　若係別子適者爲百世不遷若係別子庶者至五世則遷之族人不復宗之也何者即此係禰身爲其諸侯弟所宗名爲禰宗是一世也又係禰者適子又爲其同堂兄弟之所宗名祖宗是二世也又係禰者適孫爲其從祖兄弟之所宗名爲曾祖宗是三世也又係禰者適曾孫爲其族兄弟之所宗名爲高祖是四世也又係禰者適玄孫是五世則不復爲族人所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也　其係高祖者也　祖宗至孫高祖而遷有子則不復得族人所宗也　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也　若相承孫亦至其五世則族不復宗之故云皆也是故祖遷於上　曾遷高々上爲適是遷於上也　宗易於下　禰宗爲祖々宗々爲

曾々祖々宗々爲高祖宗是易於下也假令千枝萬葉小宗唯四不得張減故祖遷至高而止宗易至五世而絕也　尊祖故敬々宗々者尊祖禰之義也　結所以立宗義也所以立宗者欲尊於祖々禰々已遠不可復故重其正胤示是尊祖禰義也宗者祖禰之正體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猶尊々義也庶子適子俱是人子道宜供養而適子蒸甞庶獨不祭者政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也故云明其宗也　明其尊宗以爲本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人尊宗是明其爲己本也　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　鄭據子名對父此言庶子則是父々庶々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云禰則不祭也而記不應言不祭祖々是對孫今旣云庶子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々士々得立二廟自禰及祖々適宗子得立祖祭之而己是祖庶雖俱爲適士俱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故云庶子不祭祖也或問曰若宗子爲下士庶子爲上士此上士得祭祖廟不耶答曰立祖

庿在宗子家而供以上牲宗子主之也又問若如此則宗子爲下士則庶士亦不得祭而鄭何意舉俱爲上士耶答曰則有義若宗子爲下士不得自立祖庿而爲庶子立之又用上牲不敢云已有祝故辭云爲介士某薦其常事若自爲上士則自爲祖立庿用上牲則庶子上士無復此事故云不祭也　凡正體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　解所以謂禰適爲庶子之義也正體于上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〻謂祖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係祖與禰故也　此亦會義也然此所明與喪服中義同而語異喪服明父是適得爲長子斬此明父是庶不得爲長子服斬者也是互相明也父子一體本宜相報爲有首足所以不遂故子服父三年父爲子期至於長子身既傳正義不復卑故父爲服斬以至三年但經記文混政不知幾世之適得遂茲極服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鄭注此云言不係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鄭既有不必之言故解者或云會適或曰祖適或言禰

適而庾云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名有一重故聖人制禮服祖以至親之
服而傳同謂至尊己承二重而爲長子若不係祖則不爲長子斬也灼依庾說而廣之
云己身是祖適者乃得重服其長何以然祖是父一體己亦是父一體既三人爲體所
以親々不分以一爲三明義無可別必須身是祖適乃得重己之長耳若己於祖爲庶
雖於父爲適則不得重長而鄭不明言世數者鄭是馬融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
而曰不必也然孫於祖乃爲長子三年而此不云庶孫不得爲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
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此祖非遠故言子以示近也且甚有條例前云庶子不祭祖者
亦是言子以對祖也又鄭注前亦敘爲此張本云凡正體于上者謂下正者猶爲庶也
是也一難解既義須係祖言不係祖自足又云與祖禰者更成煩重何以然也庾云既義
係於祖則不須及禰更以惑者疑不係祖之言是道庶子之長故此記跱言不係祖與禰
以明據庶子言之也灼謂庾言當矣禰是父廟之名若單言祖則嫌此死長子不係庶

祖今既云禰是知非指死長子而鄭注喪服經引此文云小記曰不係祖與禰此但言
祖容祖禰共廟者也尋鄭意小記所言是有二廟者所以祖禰跱言而喪服所言是含
明祖禰共廟舉祖則禰可知故云容々含也灼又疑小記既祖禰跱言而服經舉祖禰可
知而鄭必云容廟〔共〕者下士唯禰一廟無祖廟寄禰廟而祭之灼嫌其或傳係有異今欲明
雖祖禰共廟而博重々長與各廟不殊故特也或問曰鄭注喪服云言爲父後〔者而後〕爲長子
三年則爲長三年者何得限是祖後者耶答曰氣咊鄭注非謂止係父而重也政是禮
有適子者無適孫已雖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々成々適々則不得重々長々必是
父沒々故云爲父後而又云後爲長三年也又問曰鄭注彼又云庶子者父後者之弟
也言庶者遠別之也按傳言庶者不得爲長三年而注云庶是父後者弟則復可謂此庶
爲祖庶父適耶答曰亦不得如難何者鄭廣釋庶名耳云凡言庶者本是爲父後者弟之
目耳而今祖庶父適亦是特是遠別之故也又問謂爲庶者曰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

々適々則應立々廟々則已長子傳之此長豈可不重乎答曰重之何以爲義不遂故也以諸證例則身係祖者乃爲長子三年也　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　若祖適庶祖皆爲其子三年則是祖之繼胤有二今欲明一本於祖故祖庶不得重長也然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得爲斬何者有體而不正而不體有傳重非正々體々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輕也唯又傳重者乃極服耳言不繼禰則長子不必五世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　此明長幼也是言幼不云長者長即成人故器之也然此事亦與曾子問語異而義同也曾子中是明宗子所得祭者此今所言是明庶子所不得祭者也庶子者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婚或已娶無子者也不得祭殤者謂父庶也其殤有二種一是也己適子殤二是己兄弟之適子殤此二人殤並應從祖祔食而祖廟在適家故己並不

得祭之也不祭無役謂祖庶及曾庶也其亦有二一是諸父二是昆弟若諸父則當
附其々祖々於己爲曾己若是祖適乃得祭祖而已是曾庶亦不得祭曾也若昆弟亦
附於祖己是祖庶故不得祭之也　殤與無後者從祖附食　解庶所以不祭義也已
不得祭父祖而此諸親皆各從其祖附食故己不得祭之也　不祭殤者父之庶也
己子及兄弟子附食己父己是父庶故不祭也既不得祭子々及々昆々弟々若無後
則故宜不祭也故鄭注曾子問云不祭無後加有諸父昆弟　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
己若祖則適祭祖而昆弟附故得祭之今己爲祖庶故不得祭昆弟無後者也若不祭
諸父無後者是曾之庶也而鄭止謂祖庶者但示之非禰庶耳不復曲言於曾也且祖
名亦通然既不得祭昆弟及諸父無後則故宜不得祭其々殤々自是庶賤並不得祭
也此二者當從祖附食而已不得祭祖無所食之也解所以不祭義也二者謂殤也無
後也祖廟名在適家己爲庶故無處所祭食之　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　親者

供之也大功同財此非謂使其親別出物也云親者供之者政謂死者之牲各隨其親貴賤當乃殤之所以分耳不得同於宗廟之禮也曾子問說宗子殤云其吉祭特牲鄭云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又云凡殤與無後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親者供其牲物宗子主其禮庾云此附食謂殤與無後不得立廟及壇故因四時蒸嘗而祔食之四時蒸嘗以子通故牲器之禮皆隨子孫之位王制謂祭從生也其祭殤與無後既無養義則宜從其所得牲也庾此言是祭殤及後匪止一過乃四時恒預也又牲之厚薄各隨殤貴賤所得與適家廟同若宗殤賜特牲凡殤則特豚無後亦特牲也灼案解曾子己言之矣然此云殤則非宗殤政是凡適殤耳　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己　於祖爲庶故謂己子爲祖庶也而己是父適故自祭適子殤附己父也　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適貴故爲殤而死得祭也然言所祭殤唯是適子則無後者不論適庶皆祭也　無後謂昆弟諸父也　唯言此二條者言其不得祭者也若祖庶則子及昆弟無後得祭矣若

父庶則不得也　宗子之諸父無後爲壇祭之　宗子即祖適也此祖適若是曾庶則
不得祭諸父則祖亦是適也假令已是祖曾之適爲大々夫々三廟一爲太祖二爲祖
禰而曾無廟諸父附曾故爲壇祭之若有曾廟者則附廟不爲壇也若宗子是士々唯
二廟故爲壇附諸父於曾耳然大夫有二壇今不於壇而云壇者是體賤不得壇注曾
子問亦云爲壇灼又諸有太祖廟之大夫則無壇故云爲壇耳若有壇者則祭之於壇
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解庶所以不祭殤義也禰適立禰廟故禰之庶不
得祭是明其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殤也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者也
若宗子是上士二廟則此禰廟故宜不得祭若宗子是庶人而禰庶是下士則立一廟
及供牲在宗家是此庶有祭之義宗與庶但下士立一廟宗自祭之則庶無得祭義故
云不祭也雖庶人亦然庶人乃無廟而祭於寢爲殤及無後適庶亦如大夫士也　親
々　結前親々以三爲五之屬也　尊々　結前王者禘以下　長々　結前庶子不

祭殤以下也不云幼者而云長々者幼由長々而見且前唯云幼故此唯云長互相成

　男女有別　服術有六前是三事今此又是一術幷爲四也鄭注大傳亦云四者男女有別是名也名謂母婦之名也不云名而云男女有別者欲該於出入也出入即亦是女別也　人道之大者也　結前四事人道之大莫大於此也　言服之所以降殺也　今注四事有不同所以服隨之而降殺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　此是六術之弟六謂從服也所明及於外族爲輕故特言之不係前結也從服者謂本是異族今從此而服之也然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今此所設是徒從也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也彼從中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妾子服君母之黨三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黨三徒則所從亡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服復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復

服君之親是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不服女君黨及君亡猶服君妻並各有義故也今云所從亡則已々止謂徒從則止而不服者也　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者也

鄭略擧一隅也　屬從者所從雖沒服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爲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期其親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妾服女君之子皆與女君同此云從而出謂姪娣也姪娣從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々母自爲其子猶期而姪娣不復服出女君之子義已絶故也　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今俱出女君猶爲子期妾於義絶無施服也　在傍而及日施女君子旣與父妾絶族所以服不復施及之也然不言輕重有四從者畧易知也　禮不王不禘　此以下明貴賤喪祭降殺不同也貴者降沬故從天子而起也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也禮唯天子得郊諸侯以下否故云不王不禘也　禘謂郊天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　世子謂天子

謂若自爲已之母黨者也鄭亦略擧也

諸侯之適子也唯□乃郊其體尊貴故傍親卑庶一切厭絕所服者唯在正親而世子是正厭所不及故其不降妻父母也諸侯傍降旣同故世子亦同王世子也　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其々於世子也旣不降妻父母故亦服妻也大夫適子爲妻不杖期服以父主適婦喪故其不杖而天子諸侯亦主適婦喪所以世子爲妻亦不杖朞也今不云世子自爲妻服而云與大夫適子同者喪服經文無世子爲妻之禮而有大夫適子爲妻正文故據之也又不云與士適子同者大夫爲尊降之始引同尊降之人也　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　體旣尊父所不降妻與已一體今服妻父母是爲妻故親之也　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紳也　大夫適子爲妻不杖父主帝適婦喪故厭子杖也人君亦主適婦故世子爲妻亦不杖也　主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　解不言天子諸侯而正言主謂與大夫適子同義也緣服經有大夫之成文也　本所以正見父在爲妻不杖於大夫適子

者　本謂喪服經也問喪服經不正言天子諸侯世子自妻不杖而見正文於大夫

言之者何也　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爲適婦爲主也　釋言大夫既又尊境爲降之妨今

尙不降適婦而主之則弘大夫以上亦主之不降同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　謂

士家之子起爲天子諸侯者祭祀之法也　則祭以天子諸侯　祭是供養人子得祿

以供養於親雖高不嫌故祭用天子諸侯牲也　其尸服以士服　尸父之尸也服章是

爵々命々由尊者出若父母平時無爵今子加之以尊者之衣則有顯父本卑今爵之

由於子之嫌故尸不服尊衣猶士服也　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

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也　然尸服士服以爲難解案士助祭上服則是

爵弁之服若士自祭則玄端之服故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也今若案

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鄭而出鄭云爲君尸或弁者君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也若如

鄭旨生爲士者尸服爵弁即依作尸服上服爵弁乃爲可解而於士虞有破按士虞禮

云尸服卒者之上服鄭云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也士虞注文既如此是與曾子注爲違舊通者云曾子問是人君父祖爲士故得弁耳若人臣父祖爲士悉如自祭故解者相傳云父者主爲士其尸玄端若士妻之尸則宵衣亦如特牲饋食所言主婦纚笄宵衣也若仕爲大々夫々冕而祭公冠而祭已則今尸之上服亦玄冠朝服命婦尸則髲鬄不笄纚也而士衣宵々衣々則役袂也故少牢饋食云主人朝服主婦髲鬄衣袳袂是也若父爲孤冕祭於公弁祭於已則今尸服爵弁孤妻尸則褖衣何以然士助祭爵弁士妻助祭褖衣今孤尸既爵弁孤妻故褖衣對之也又若父芎爲五等諸侯者各上服助祭而同玄冕自祭故鄭注司服云諸侯自非二王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也則尸同玄冕而夫人尸檀々以對玄冕也若父爲三々公々視子男自祭亦應玄尸則玄冕也其妻本乃服闕翟助祭若自祭亦應檀衣也若爲天子則尸宜衮后尸宜褘衣也周公及二王後並

尸上服也或云五等乃同自祭云冕而其妻祭則公妻褘侯伯妻褕翟子男妻闕翟何以然其妻並畿外無助王祭之事若自祭又不用則何處施於此衣明弘自祭各得用也生既自祭得用故死尸得服之也又別通者言尸各得服祭之服祭之服如曾問何以應然按助祭上服死持招魂及斂生用特迎婚並不嫌其褻助君祭之服而在尸獨疑其配鬼神耶而鄭注士虞特有以也夫祭有尸始於虞祭男々尸女々始此而配喪中爲褻故不用助祭服耳若三年後吉祭則無復女尸言鬼神之道通洞故設同几但男尸而不復女尸此不復嫌配則尸各服助祭上服也崔云大夫士入廟朝服故尸朝若人君南面之尊則尸皆上服也生時屈故自祭同玄死則申故各上也　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　謂天子諸侯之子爲士者祭祀法也如桀紂失國其子不得爲王者後而宦爲士者是也　祭以士　祭以士者子緣所得耳不得濫用尊者之饌以供養其視也　其尸服以士服　其父無德爲人所奪故不得復服王侯服又不可用庶人衣故

依士禮令尸士服也　謂父以罪誅也尸服士服不成爲君也不成復君故同士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祀其祖　釋子爲士義也其父既失國則天子必封失國者子爲王者後合得祀其芎受命之祖不使絕之如夏立杞君禹[祀]殷立宋君令契[祀]也云爲士則釋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矣解既應爲王者後不應爲士而釋云爲士義也今此子又無德不可立而更釋其同宗賢者爲王後[者]如周立殷之微子不立封子武〻庚〻子或仕爲士者也　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皆祀其先君以禮卒者服天子諸侯服　又解尸不並士服也以禮卒謂爲君時以禮而死者也假令武庚有位得封爲王者後時唯紂一人尸服士服耳若紂之父祖並禮終猶在五廟後者尸得天下服也宋有微子爲後乃不祀紂而祀其父祖禮卒者依天子服也又若諸侯無位失國非禮而死者天子言其前祖有功更命其子爲諸〻侯〻立五廟而崔其父非禮死者一人士禮而高曾及祖之尸猶得用諸侯服也　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

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也　此證祭士服士者也如武庚及諸侯子不立既無封則宜祭及尸皆如士不敢僭同尊者也　婦當喪而出除之　此以下雜明喪服變除法也婦當喪謂婦政爲舅姑服時而被夫遣者也恩情既離故亦出即除服也然視有疾怒不至罪居喪主哀而遂遣婦者或舅喪爲姑所出或姑沒爲舅所遣者也

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　謂妻自有父母喪時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妻被遣歸但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情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　既練而出則已　々止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止不更及服也所以然者反服本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無復受節故女遂止也　未練而反則期　此謂前有父母而服而爲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猶依期服也　既練而反則遂也　若被遣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反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當喪舅

姑之喪也出除之絕族也　再朞之喪三年也　有除服必因氣變重者三年輕則三月再期首末在三年中故云三年　朞之喪二年也　十三月亦首末在二年中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九月正大功也七月本期而中殤降在大功者九也七但三時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　小功也在二時中也　三月之喪一時也　除服必依氣故緦麻不減一時也凡喪必奇月者奇是陽生之義孝子哀深宜養之故也然世唯稱再期爲三年而不稱一期爲二年喪者言三年欲見報免懷之義言一期但取改大故不言二年也　言喪之節應時之氣也　故朞而祭禮也　既必因年之變故祭亦依時也期而祭謂小大二祥之月並是親亡之正月孝子至此月感慕彌深故設祭以存親此是人子常禮故云禮也　朞而除喪道也　孝子本有終身不除之志但一期是天道之變聖人制服斷使哀隨氣衰哀情既衰故服亦宜脫々服由於天道之變故云道也　祭不爲除喪也　更設祥上也思親自祭氣變自除是祭非爲於除喪而設也舊

有二難一云若祭不為除喪問下何意云其祭閉之不々同々時々則祭為除喪而設也
又一難云若祭不為除喪何不祭與除喪各日而必共日耶賀云祭與除喪並由禮制
而祭稱禮除喪稱道者將以祭禮會思慕之情除喪乖終身之志會情則無待抑引故
但稱禮而乖志則宜抑奪故遠微天々道々有變故便使人情從之也又云二祥之祭
義無二理正月存親喪服除改並宜有祭二會事於一時故一祭兼有二理而除喪之祭
物所耳共知正月存親其理常昧記者欲顯存親之義故云不為除喪明此不令為除
喪非謂除義不須祭也庾云謂除喪雖由哀衰而除喪之時必致感々故有祭除祭不必
皆在親亡之月卒哭與禫皆是喪服小記曰除殤之喪也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
也朝服縞冠案殤有三等而成人之服有五唯大小二祥之祭以周為期故兼有正月
存親之義所感不止於除服皆有祭故大小二祥之祭為除服易明為存親難了記欲
明難了者是以云祭不為除喪耳非謂凡除喪可無祭也若正月之祭不關除喪則不

應與變除同日而謂之爲小祥大祥之祭是知爲二祥故有此可知雜記下曰三年之喪服旣顯其練祥皆行鄭注曰言今之喪旣服顯乃復三年者變除而二祥祭也鄭此說亦謂除服必與祭日同也以此推之臣妾死於宮中不得爲父母二祥祭者亦不得除服可知也若踰三年而葬者三年之內尸柩在堂板殯之情若親尙存雖親亡之月而未容有存親之祭雖天道已變而心衰故服容除々服失天道之變存親非親亡之月雖失其時而不可遂闕故依正禮而爲之再祭非唯變除之日而已故奔喪爲位者不奠鄭注曰以精神不存乎此則靈筵之設當以在喪所者爲正奔喪者至家雖及二年之內而二祥應在三年之外者至於變之日則不得有祭在家旣吉則神主人居於廟故不容復設喪祭於寢故禮正月存親事出公羊傳正月謂親亡之月也　此謂練祥祭也禮正月存親々亡至今月而期々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々則宜除不相爲也　三年而有葬必再祭　此謂事故百端不得依時而葬者也若柩未

安則孝子不得除服今在二年後方得葬々竟則服宜除々之須漸不可一日頓奪故須行大小祥二祭乃除故云必再祭　其祭之　因爲祭之節也　間不同時　謂二祥之祭必使相間別不得同時也所以不同時者葬與小大二祥年月本異今雖過時不宜共故葬竟而祔々祭々後一月小々祥々亦祭又一月大々祥々亦祭二月行二祭是間不同時表本不同也　而除喪謂大小祥二祭竟即吉無次餘禫故云而除喪也所以二月淡然令遣此今年月既久不假復遣令淡也　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也　大功之者主人之喪　此明爲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昆弟也主人之喪謂死者無近親而其從父昆弟爲之喪主也故云主人之喪也　有三年者　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也妻不可爲外主而子猶幼力未能爲主雖然而並是三年衰杖之身故云有三年者　則爲之再祭　死者既有服三年之身而此大功爲

主者必爲主人至於再々祭々謂小大二祥　朋友虞附而已　朋友皆在他國無主後則一人爲之主也喪若還國有主則止主若幼小則猶爲主至於虞祔而止也然若在他國主之亦至三月也　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小也大功爲之再祭則小緦麻爲之練祭可也　鄭羔大功主喪爲有三年者至大祥則小功緦麻爲有三年者主喪則爲至期矣若死者但有期者則大功主之至期小功緦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主兄弟喪雖疎與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　士妻無娣姪悉是賤人妾若有子者則爲之服緦也無子則已　々止也妾若無子則止不服緦也　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男女謂子也不別貴賤也　大夫尊則別貴妾不辨有子與無而爲緦也貴謂姪娣也故服有大夫爲貴妾之服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　此以下明法服也鄭意云謂父前在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于他國更娶而生此々子々生則及歸與本國祖父以

下諸親相識故云不々及々謂不及歸見也　而父稅喪已則否　若此諸親死道里遠既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々之々謂追服也父雖追限服而此子否故云己則否也所以者否鄭言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未竟則稅之也然猶有一難解案父本國乃可相有祖及諸父或前娶可昆一日不而應有弟今又云有弟者通者云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娶生子此子則爲已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爲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又謂昆弟爲諸父昆弟也劉智蔡謨皆同王義而以弟爲長字庾云生不相見恩所不以能己過則許以不稅者豈宜己不能稅已兄猶不能稅己則餘人可知也灼謂王計已之生乃爲一退可解但謂昆弟爲諸父之昆弟如爲煩重劉除字是不附於文則爲未善庾意所言弟是寄明本兄不能稅已不妨鄭旨則爲可思　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國而生己々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己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

所不能也當其時則脫稅服讀如無禮則稅　左傳僖卅三年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人險而脫人弗能無謀能敗乎服注曰兌不慮也杜傳作脫字鄭云讀如無禮則稅是脫字亦作稅也兌及稅其猶皆脫耳鄭注服同唯公門稅齋衰云古者脫或作稅字也灼謂即世所謂輕脫是也

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也喪限已竟而方服之是喪與服不相主當也謂不相當爲稅者此服限已脫今更服其應脫之服也或問曰若此父是適而本國未有子今居地邦生此子爲祖正適可無稅乎答曰本論非適者耳又若假令本國適母則死此子亦當稅也何以然以與父肆合齊體故也

降而緦小功者稅之　此句廣檀弓中曾子所云說也曾子所小功不稅是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而降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　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也正親緦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檀弓中言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子則否　鄭引此句來承此者一則爲此句應連親屬之下不應孤在

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兄弟在殯死者則父亦稅之也

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第五十九

又案、是書卷中引王肅、劉智、蔡謨、庾蔚之、賀瑒、崔靈恩等諸說、隋志皆載其說禮卷帙、可以參稽也、惟卷中有灼案、灼謂、灼又疑等之語、而灼之案語則恐爲釋義斷案、嘗疑本書非皇侃所撰、必爲名灼者所製、止据喪服小記即居戴記之半、而本書卷尾之題第五十九、與隋唐諸志皇侃禮記義疏一百卷者相符、姑從俗稱以爲皇氏之撰、今攷梁書侃本傳云、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夫旣稱書經進詔置、乃是確言也、而其所載卷數、大與本書異者何也、予謂此書恐是係於其弟子鄭灼所撰、案陳書儒林傳云、鄭灼少受業于皇侃、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豈謂此歟、灼之書雖隋志不載之、而兩載皇侃之書云、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禮記講疏四十八卷、侃之禮疏實爲重錄、意者講疏即侃之作、義疏即當是鄭灼撰之誤矣、是以孔沖遠正義所引皇氏之說、如三髽之殊、其文大抵與本書相同、而鄭注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條、孔氏正義載皇侃說之謂、以其無後賤之、故於墠也、本篇亦稱、是體賤不爲壇、是雖其文有少異、義則同、而灼案語則謂、諸有太祖廟之大夫則無壇、故云爲墠耳、若有壇者、則祭之於壇也、其義與皇說不相同、由是而言、其非侃之書可知矣、旣知非其出於侃、則其爲鄭灼亦可知矣、蓋

隋唐之際、流俗認灼書誤題、侃名、而長孫無忌則未及推論之也、唐志見在書目之誤、則隋志實作之僞也、隋志之多訛謬、唐馬懷素旣論之矣、而是其尤顯然可知者也、又案、是書至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方終、可知灼之原第、析喪服小記而爲二焉、又案、卷尾題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第五十九、蓋卷首下方當有禮記云々大名、而是即卷尾之小名也、至若後世、必云禮記子本疏義第幾矣、又案、侃之學出於賀瑒、而孔氏正義則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安生補焉、宜乎正義之文頗與本篇相似也、獨至於灼之案語、則正義不載之、而又有與皇說不相符者、益可以知其非侃之書矣、蓋鄭灼取其師書、更薈輯衆說、又加之以其案語也、又案讀是書方知、孔氏正義全據先儒成書、又何異於明永樂之四書五經大全乎、可謂陋矣、翰又記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卷子本

舊鈔卷子本春秋經傳集解者何也、六朝之遺經、而王段吉備氏之所齎、音博士清原氏世々相傳以授于北條氏者也、恭惟皇國列聖相承、大敷文德、昔者當推古天智之盛、遠通信於隋唐、博徵遺經、廣搜普収、舶載以歸、爾來歷世既久、六朝隋唐之遺卷、喪脫幾盡、其幸而出於兵火之餘、免於蠹魚之厄、僅存於今日者、有若論語義䟽述而篇、有若漢食貨志、及揚雄傳邦人所傳寫、則又有若禮記子本䟽義卷第五十九若群書治要殘本四十七卷、及若文舘詞林、皆是當日使臣所齎而來、裝成卷子、實存六朝之舊容、其斷簡零編、猶尚可寶弆、而是書三十卷、巍然獨存靈光之存、豈非至寶哉、蓋經文之存

於今日者、唐群書治要、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沖遠正義爲最古、而是書較諸四本、頗有異同、往々與漢晉古籍所引合、又多與陳隋人所載符、則其六朝之遺經、而非唐本亦可知也、而其精者、又非石經釋文所能及、即如年首經傳二字皆在欄上、是始合經傳時、所題以別之、其在欄上、體例固當然也、開成之刻于石、既無欄界、故連書之、而北宋以來刻本、皆入諸欄內、與本經無別、僖二十八年傳、曹人兇懼、石經以下皆同、而是本作兇々懼、注云、兇々恐懼聲、而與荀子聽漠々以爲哅々、韓子是何匈々也、句例正同、然則魏晉傳本之必作兇々懼亦以明矣、是書之存、始可以得讀杜注矣、三十三年傳、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明字下有曰字、與文選西征賦注、及白氏六

帖所引同、蓋不替孟明曰、乃記者之辭、而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也、自開成石經始脫曰字、而宋本以下皆沿其誤、不知復有曰字也、隱元年傳、其樂也洩々、洩々作泄々、此唐巳前未避諱之驗、襄二十八年傳、武王有亂臣十人、亂下無臣字、與論語釋文符、可爲攻僞古文尙書者增一左證、又卷中每用異字、如爾作尒、肉作宍、鄒作鄹、鼎作鼑、殺作煞、包作苞、協作叶、莊作荘、叔作𠦑、玉篇、干祿字書、文字指歸、廣韻、集韻、龍龕手鑑可斠也、又別有壞文缺字、如經作𦀌、傳作傳、與作興、春作㫩、牆作墻、夷作𡗝之類、是皆齊梁間通行俗譌字、當時金石碑版時成此體、案、自西京古今學之爭始興、而今學盛而古學微、習仍因循、襲而不改、降及亡新而流派變矣、王莽修古學者也、揚雄劉歆亦修古學者也、莽之居攝也、首用同學雄歆之徒、至於此古學浸盛而今學始衰矣、延至東京、杜林得漆書、據以作蒼頡訓纂蒼頡故、門人衛宏制古文官書、而當時賈逵

馬融鄭玄諸君、皆以一代名世之鴻儒、爲之作傳注、盖杜衛賈鄭、講其義理、東京古學之盛、實基於此矣。且漢氏之課學童、必先諷籀書九千字、以得其文字、其指意形聲、授爾雅十七篇、以究其訓故轉借、然後五經始立、故漢儒研六經、實從小學入、加之、去聖已遠古言簡質、有不可通者、小學義疏之盛、亦理所當然也。觀夫鄭君詩箋、爲義疏之祖、許氏說文、爲字學之宗、而許鄭之書、乃並溯沿于古學、舉一反三、餘可識矣、況至若白虎之講論五經、頗遵古學、正始之刊石也、即半用古學、其勢蔓延、遠有底止乎。晉與、受漢魏後、置五經博士十九人、雖不復分掌之、而其傳古學者、實居多焉。南北之際、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君、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而公羊穀梁、儒者多不措懷、古學之盛、可以槪見也。且夫漢自得漆書、而小學始精、是其異字奇文、固有出蒼雅之外、而當世所不傳者故也。然則晉齊得漆書、何獨不然乎、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云、荀勗領秘書監、始書師鍾胡、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別在秘書、以較經傳缺文、多所證明、單疏本左氏正義云、王隱晉書、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南史王僧虔傳載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屛風、竹簡書、靑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自是厥後、古學益開、而其日常之寫書碑版、即有雜用古文、務存舊樣者、夫稱荀勗校理穆天子傳、以今文寫之、而其未改者尚多、歐冠子亢倉子、聞並作僞於六朝人、而頗用古字、(元蒼巖書院本歐冠子、即以宋乾道癸已尤延之刊本爲底本、卷中用古文頗多、道藏本亦微有、若通行本則全改之矣、猶關氏易傳、宋末尚存古文、而明本以下皆改之也)其餘如秦廣武將軍碑、東魏中岳嵩陽寺碑、李

仲璇修孔子廟碑、北齊董洪達造像銘、臨淮王像碑、周華岳頌、裴鴻碑、隋曹子建碑、皆莫不並用古文、是猶宋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而一時趨尙、亦於此可卜矣、然其流也、立異好奇、妄意增減、移滑偏旁點畫、而其甚者書記一切離奇之字、而不顧、即如文子爲學、追來爲歸、巧言爲辯、神虫爲蠶、豈又有義例哉、是其弊也、後魏書稱、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經典釋文云、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世、不可承用、宋景文筆記曰、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故翰嘗斷曰、古學行而小學亦隨盛、六朝俗體訛文之行、晉齊漆書寶闡其源矣、而是書卷中所有異文奇字、與六朝碑版等合、則其源出於六朝亦可知矣、凡以上經傳文略爲舉證、皆魏晉以來所僅存而稀有者也、其他可賴以訂補石經以下之訛、與玉篇干祿字書未道之遺者、蓋有更僕不能罄焉、乃知、是書不獨明清諸家所不及覩、又眞爲開成以下人所不知也、卷子之制接粘楮牋、烏絲界欄、每張縱長九寸三分五釐、橫幅一尺六寸三分、縫繼八釐許、欄界高七寸二分、一欸廣一寸、每張十六行、々十四十五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一二字、不等、

相其紙質字樣、當在仁治寛元間、案、卷第二卷首至宜以一張、及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六四卷係後人抄補、卷第十四清原俊隆識語稱、十四十五先君御時回祿者即是也、卷第二一張、天文永祿間補鈔金澤文庫四字寫錄、其餘四卷、即卷首尾、亦捺金澤文庫圖章、點校詳密、讀法亦精、蓋皇國讀法不啻用字音、兼用義訓、或向上讀、或連下讀、故古者音博士、以朱墨施字四隅上下及行間、以授其讀法、所謂乎古登點者是也、書中間有避宋諱匡恒桓之類者、又有改曆作歷者、而其墨痕尚新、而卷第二十昭公元年傳注、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祐也條、削去匡字、改作臣之迹隱然、則知其避宋諱者、蓋後人据宋本訂之、猶唐臨晉帖避唐諱、無足怪者矣、古書遇重文、多省不書、但於下作二畫以識之、鄦子鐘𥁕龢鐘齊侯鎛鐘款識皆然、即雖文不相連屬者、亦爲二字、如石鼓文君子員邋員

邋員斿、作君子員〻邋〻員斿是也、而秦漢金石多有、至唐以後則亡矣、顏氏家訓曰、河北毛詩皆云施〻、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案、江南本當是脫施下二畫、乃致誤也、案、或曰、古書重語之體、多讀一字爲二字、江南本非誤也詩碩鼠篇、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韓詩外篇、兩引此文、並作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毛韓雖異其傳、而其源則並從荀卿出則其乖異、亦當不如此其甚也、是蓋因疊句、從省不書、止於適彼樂土各字下、各加二畫、展轉傳寫、遇脫適彼二字下二畫、於是淺人又妄加樂土二字、改作樂土樂土也、新井君政毅藏舊鈔卷子本毛詩、原出於高山寺、狩谷掖翁所舊收、而經文之異同、與今本迥焉不相

同、而此處、旁記曰、古本有作適彼樂土適彼樂國者云々、與韓詩外傳所引同、而顧野王眞本玉篇、引首章亦作適彼樂土、且他詩中疊句成文、如中谷有蓷篇疊慨其歎矣兩句、丘中有麻篇、疊彼留子嗟兩句、句例正與此合、則可知、不獨韓嬰所傳、作適彼樂土、乃雖毛詩固如此、是書二字重文、多於每字下、加二畫而識之、如仲〻子〻是也、又是書、之也、矣也、也矣之類極多、詩小雅四月、六月徂暑、毛傳、六月火暑中暑盛而往矣玉燭寶典、引矣下有也字、群書治要、引書君陳爾無忿疾于頑、注無忿疾之也、宋本以下皆去也字、（元和活字本群書治要、校讐頗粗、多不足據、誤脱之也、二字、今从秘府舊鈔原本、）周官春官、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鄭注致人鬼於祖廟、寶典引、廟下有之也矣哉也乎也七字、（黎蒓齋古逸叢書所收寶典以影貞和鈔本爲藍本）

而頴有校改、貞和本本子、攷字並作鼓、又無於字、黎本蓋依注疏本改、今据舊鈔卷子十二卷足本、又案、如此七字語辭、更無意義、是恐書語辭、以取句末齊整、以爲觀美耳、但古書實多語辭、學者宜分別見之也、地官曰至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注、今潁川陽城爲然、寶典引、然下有之者也三字、貞和本無今字、頴譌頭、黎本作穎、是据注疏本改也、今依卷子本寶典引禮記月令、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鄭注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之者耳也、而附釋音本以下、皆刪之者耳也四字、秘府舊鈔注疏七十卷本、有也字、貞和本止譌王、無疫字、黎本从注疏本改、今依卷子本、寶典引易通卦驗玄曰、反舌者、反舌鳥之矣也、驗下疑脫注字、上反字當作百字、貞和本曰作口、也上無之矣二字、黎本校改口作曰、今从卷子本、案、此蓋通卦驗鄭玄注文也、而藝文類聚引此文、亦不爲注語、恐非是、貞和本無下舌字、藝文類聚引有、卷子本同類聚、今从之、陸善經文選音訣鈔、音訣鈔已佚、今据金澤稱名寺舊藏文選集注所引、及藝文類聚引、並省之矣二字、隸釋、載熹平石經殘碑云、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與莊子人間世所載同、自開成石本始脫而

字、而後來印本、併刪而也二字、尚書大傳、在外者皆金聲、注、金聲其事致、寶典引、致下有矣也二字、（貞和本致作然、致即殺字俗躰、黎本从本書改、今據卷子本、）寶典引尚書考靈曜、仲夏一日、日出於寅入於戌、而五行大義七緯所引、則無二於字、（貞和本作夏仲、卷子本作仲夏、案上下例、卷子本似是、）白虎通萬物孚甲種類分也（貞和本無甲字、黎本據本書補、卷子本有甲字、）寶典引、分下有之字、與卷子本集注文選所引合、然則之也者、蓋漢隋人之語辭、又傳注之體乃然也、（又案、間有增置語助、以爲句末整齊者、然不可爲例、）至唐初遺意頗存、李隆基開元初注本孝經、事君章、進思盡忠注、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之也、而石臺以下、皆省之也二字、其他唐鈔本揚雄傳注、金澤文庫卷子本集注文選等、皆多有語辭、由是而觀、其書愈古者、其語辭極多、其語辭益尠者、其書愈下、蓋先儒注體、每於句

絕處、廼用語辭以明意義之深淺輕重、漢魏傳疏莫不皆然、而淺人不察焉、視爲繁蕪、廼擅删落、加之、及刻書漸行、務略語辭以省其工、併不可無者、而皆删之、於是蕩然無復古意矣、顔之推北齊人、而言河北經傳悉略語辭、然則經傳之災、其來亦已久矣、是書原爲清原氏相傳之本、後入德川氏紅葉山文庫、明治之初、收爲內閣記錄局千代田文庫藏、二十四年納諸宮內省圖書寮、今則升歸御庫有、嶄然爲壓庫物矣、首有春秋左氏傳序、每卷首題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幾、杜氏盡幾年、一行直書、又首尾大題、時有作春秋卷第幾者、又有大題次行、書春秋卷第幾、旁記家本如此、或古本如此者、据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案、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單經、蓋

因十二公爲十二篇也、案、史記呉世家云、余讀春秋古文、周官小宗伯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儀禮疏引服虔左氏注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即是也、而其三十卷者、左氏之單傳、其簡策重多、分卷當然也、盖漢時、是書名不一、有以春秋稱者、有曰左氏春秋者、有以左氏傳名者、以春秋稱者、說文解字序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案、論衡案書篇云、春秋左氏傳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是左氏傳、又可得謂之春秋也、以東漢人言前代事、宜莫此爲確矣曰左氏春秋者、史記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也、以左氏傳名者、北平侯張蒼、献春秋左氏傳是也、顧所謂春秋左氏傳者、當分別春秋與左氏傳而觀之、盖張蒼所献、有經有

傳、而孔壁所得、有傳無經也、是以周官小宗伯疏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夫始除挾書之律、在惠帝四年、則蒼之獻書、當在此際、而恭王壞孔壁、則景武之間也、乃知、春秋經之出、必在恭王壞孔壁之前矣、張蒼生於先秦、曾爲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則其所藏左氏傳、即先秦舊書、當與孔壁所得無異矣、見後魏書江式傳所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而可徵也、由是觀之、漢志所謂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即張蒼所獻左氏之單經、而左氏傳三十卷者、指張蒼所獻孔壁所得也、但左氏傳未審傳於何人、然据儒林傳、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云々、則獻

王所得、即賈氏之書也、案、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是蓋錯互成文、視獻王所得、即周官至左氏傳也、又案、梁書劉之遴傳、武帝答之遴詔稱、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釋文叙錄載、荀卿傳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由是而觀、貫氏之傳、蓋從張蒼出、則獻王所得書、亦當與張蒼所獻無相異矣、乃知漢初左氏傳之出、皆本之張蒼與孔壁二本也、而是時經自爲經、傳自爲傳、故無曰春秋左氏傳者、其有之、則自劉歆合經傳始、而東漢以來沿承用之也、何以知其然、漢書劉歆傳曰、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又曰、初左氏傳多古言古字、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合而見之、所謂

古文春秋左氏傳者、即古文春秋、古文左氏傳之約言、非謂經傳舊本也、當漢之時、左氏最晚出、未立學官、雖以歆之博核、猶得於祕府始見之、而其有偶習者、亦惟傳其訓故耳、及歆治左氏、引傳文埘春秋經、於是、始以左氏傳解春秋經也、蓋傳訓故者、即章句之義、而義理者、謂以左氏傳解春秋經、所謂章句義理備者也、然而漢志不載經傳舊本者、漢志本諸七略、義在謙退、而班固據其成也、乃知、是書有作春秋卷第幾者、是漢晉以來相傳之本、在未經杜改已前者、其題云春秋經傳集解、乃杜氏集解之舊、而所標曰春秋卷第幾、即古博士據漢晉所傳之舊本、點勘之也、夫隋唐之際、古文舊書未全佚也、故五經正義、援引古書、有羨出隋唐志所載外者、而冊府元龜、載開

元中馬懷素、請重修目錄上疏曰、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
前志闕而未論、自隋至今千三百餘年、隋唐遺經、猶有存者、隋唐之
於漢魏、猶今之視隋唐也、舊本之存蓋無足異矣、皇國建學、參取唐
制、太寶學令、兼用服杜二注、經筵開講、例進讀焉、當是之時、遣唐有
使、留學有生、求法沙門、航海來往不絕、而古文舊書亦頗舶載、而是
書之筆畫有與世所傳異字古文尙書相似者、安知非所謂家本云
古本云者、即是晉宋所傳之舊本、而古博士據以與杜本、校對異同
乎、或以其所題春秋卷第幾者多與開成石經符、疑其出於石經、殊
不知是本之體樣最古、如字句異同、亦實在石經之上、謂石經亦參
酌晉宋古本則可、謂此本出於石經、殆乎瞽者之不辨五色也、卷末

有建長中越後守實時、參河守敎隆、文永中俊隆、正嘉中清原直隆、弘安中左近衛將監顯時跋、皆係親筆題署、又有延久保延仁平久壽應保長寬嘉應治承養和壽永元曆建保承久延應各記、又每卷末有應永中山內翁怡識語、詳記其讀校起止、筆力勁健尤可欽仰、每卷首尾有金澤文庫圖章、金澤文庫、在神奈川縣久良岐郡、北條實時所建實時世爲鎌倉右族、實右京權太夫義時孫、而陸奥五郎實泰子也、建長七年乙卯任越後守、（即宋理宗寶祐三年）建治二年丙子卒、歲五十三、其子曰顯時、顯時之子曰貞顯、文永七年庚午顯時除左近太夫將監、稱越後左近太夫將監、弘安三年庚辰任越後守、以正安三年辛丑卒、貞顯以正安四年壬寅、除中務大輔、號金澤大夫殿、嘉元二年甲辰任越後守、正慶二年癸酉同相摸入道高時自盡於鎌倉東勝寺、實時時有參河守清原敎隆者、大外記賴業之孫、助敎仲隆之季子、家學相承、以至敎隆、仁治二年辛丑任參河守、建長四年壬子除引付衆、正元元年已未授直講、以文永二年乙丑卒於京都、壽六十七、直隆俊隆、皆其子也、其在鎌倉也、參北條氏幕府、實時遇以師禮、而受業焉、蓋北條氏以右門大族、其權勢赫奕、當世莫能比儔、而自泰時來、能留心於經籍、廣搜討尋、不遺餘力、至實時遂大成焉、其子顯時、其孫貞顯、亦能繼紹祖武、不失墜其家聲、遂使金澤文庫之名、海內無雙、而後世學者、景仰不能止、其有功於

經籍、可謂偉矣、又案、先儒云、金澤文庫圖章、有火前火後別、周界有鏤角者爲火前、無者爲火後、然依所見存考之、所謂火前者、反多於火後者、蓋其言爲不通、是知當時文庫有數顆圖章、隨時捺之、元無火前火後別也、抑昔時典籍之舶載者、自藤佐世見在書目、以至通憲藏書目、其所著錄者、亦復何限、而概皆堙晦亡佚、不可復問、而是書獨完存、殆如有神物在々處々呵護之者然、惟夫祕府所儲、非人間可得而窺、學者莫由寓自已、此我師之所以請觀於祕府、以宋本再三對校、辨其異同、正其體式、以此爲藍本、而成會箋之書也、明治三十三年太歲庚子夏六月十八日島田翰謹稾

翰年二十有二、奉命問丈、草師翁左氏會箋提要十二篇、是文及書冊裝潢考則其一也、今茲初夏、翰之將遊燕京也、夫子召翰泣謂曰、汝之致力於我會箋、亦可謂至矣、庚寅之冬、予三校祕府卷

子本左氏傳、徃歲汝又代予復六校之、予年老、懶於檢尋諸書、汝於是乎有提要之作、點校之勞、搜討之難、亦惟汝是賴、予將加汝提要於會箋末、使後人知予之所以啓迪訓導於汝者、獨奈汝以不謹、卒陷大禍何、就汝提要、抄撮其最是者、置之自序後、則爲是也、然使此羅鼠喫嘾餮之厄、亦予之所不忍、宜留汝藁於集中、翰唯退而泣曰、予之奉遺命始執贄於夫子也、夫子以爲可敎、盡其所藏祕笈以讀翰、々之厄於足利也、夫子以身護翰、況夫子以學海者宿、徵文於黃口小兒如翰者、其盛意果爲何如也、是錄之成、即謹奉夫子之盛意、加之於舊鈔本考之中、以告後之爲師爲弟子者、三十六年歲次癸卯冬十一月翰又記

論語集解十卷 嘉曆鈔卷子改摺本

卷子之制、接粘厚楮牋、烏絲墨欄、高七寸一分五釐、界欵八分五釐、第一張十八行、第二張以下、每張十九行、々十一字、注雙行十一字、半䨾五行、題簽記曰魯論、是書嘉曆二年閏九月釋禪澄之在加州白山八幡院玉泉坊、就明經博士清原氏舊本所傳鈔、三年九月十八日畢功、各卷又有仁治三年、弘長三年、建治二年、正安四年、延慶二年、曆應四年舊跋、是書校之於正平本、除公冶長篇盍各曰爾志、是本曰作云少者懷之下、是本有孔安國曰懷安也七字、陽貨篇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本作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百物生焉等數條外、異同寥々極相似、且据卷中間避宋諱

則知是書所基仁治鈔本者、亦取原於北宋槧本、而偶與正平本同其類也、而其間有異同、則清原氏傳鈔時、依一二舊本所校改、或是禪澄重鈔時、所點改也、蓋清原氏世奉職於天子明經儒、爲問學淵藪、故其所受授、多是隋唐之遺卷、所宜世世相傳以爲鴻寶也、方五季之亂始定、天下宗宋、辭章之學、藝術之技、洋々乎度越前代、而反雕面刷之法、始盛行於當世、清氏之人偶獲之乃曰、何其法之便也、又何其麗而美也、然亦不敢遽遵其法、或据宋本傳鈔、或有以宋本爲底本、參攷之以其所受授舊本者、舊時所刻儒書墨版之多出於浮屠氏則爲是也、予故嘗論之云、墨本必出於宋本以下而自宋本之舶載舊本遂失其傳、嗚呼予見鈔本、其爲害更甚於印本而其害則

不過其子弟、印本一誤、無別本可證其所被、蓋甚於秦皇焚書矣、

予幼時讀論語、至陽貨篇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乃云、此處語句極不雅馴、且求之古語已不相合、又與他處句法不類、常以爲疑、後獲稱名寺舊收集注卷子本文選一卷、唐陸法言注、引此條以作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百物生焉、文義於是爲極正矣、窃以爲前人未發之祕、今校祕府是書、亦與陸注所引相同、乃知隋唐之間所通行實有數樣矣、蓋今世所傳諸經、大抵自開成石經脫胎、開成之石本一出、而唐時之舊本日就堙滅、無復存者矣、今欲觀貞觀儒臣所不取、鄭覃周墀等所不從、唐時所謂習本者、又何從得之、則是雖不過僅々一零節、可不貴而重之乎、

論語義疏十卷 曆應鈔卷子改摺本寶德鈔本永正鈔本

論語義疏十卷、梁皇侃集十三家說所撰、宋初失其傳、至今而復顯矣、予嘗有意於點勘論語、歸正於一、故於斯書、所觀者多矣、即集解而言之、舊鈔本則祕府嘉曆鈔本、版本則正平學古本爲第一、注疏則秘府宋本爲其巨擘、而如義疏、莫曆應鈔本盡善盡美若、昔者、予讀義疏、而見其引刑疏、不一再、謂、此宋以後妄庸子所作僞、已長、所讀者愈多、知其疏非六朝人不能爲、且其所援引、不落梁以下、又以爲刑疏後人所攙入耳、以是爲出五山僧徒好異愛奇者之手也、後遊川越、過新井政毅君、々出一書示予曰、是爲曆應鈔本論語義疏、世所罕有者也、予受而讀之、是書裝爲卷子改摺本、筆畫精妙、結構

整善、交以異字、而通行舊鈔本所引刑疏、則盡爲是書之背說、於是、予始知通行本所載刑疏、乃爲卷子本之背記也、意者、卷子之變爲綫縫也、不忍弃去之、乃姑錄入之於皇疏之末、以存舊容耳、後又從新井君、獲寶德、（寶德鈔本、揚惺吾留眞譜、刻入其識語、此書有揚氏跋、爲義疏中之最佳者、今歸于蘇峯先生）永正鈔本各一通、就而檢之、刑昺云上、有裏云二字、而如永正鈔本、則其所引不獨止刑疏、如朱注胡疏、亦間有之、而上冠裏云二字則俱同、於是益知予言之不謬也、且通行本所引刑疏名目不一、如刑云、刑昺云、刑正義云、刑昺正義云、昺正義云、昺義云等、果出於後人作僞、宜不如此拙也、又足以證背記刑疏之文、偶攙入於皇疏末矣、是書、有寬永四年刻本、極善、但刻時距今殆二百五十餘年、世罕傳本、寬延中、有根

本伯修所校刊者、其書改換躰式、一刪刑疏、六朝舊容、杳不可知、學者惜焉、吉田篁墩活版經籍考云、有活字本、未見、予所目擊善本、尙有數通、然皆係室町氏以後鈔本、其異同、無一出於是書之右者、且世亦間有之、故畧不論著、（唐鈔本義疏述而篇、載在唐鈔本揚雄傳條、）又案、昔方德川氏定覇、始祖家康、能留心文學、其居駿府也、即創設駿府文庫、又使林道春僧三要等、校刻遺經、三代將軍家光、建於紅葉山文庫、五代將軍綱吉設于昌平阪學問所、當是時、奎運日隆、鴻儒碩匠、彬々接踵、然未有致力於校讐點勘者也、山井君彝（名重鼎、自號稱崑崙）根本遜志、（字伯脩號武夷）並受業於蘐園氏、慨然憂遺經日就堙滅、乃千里負糧於足利之學、校七經孟子與論語義疏、君彝之書、江都講官物觀、更補其遺、乃成七經孟

子考文補遺二百卷、遜志乃校刊論語義疏十卷、家兄青石先生藏
遜志手校毛刻禮記注疏、其中庸篇卷末記云、享保庚子秋九月二
十四日、與友人紀州山君彝、來于足利之學、以上杉憲實所寄進之
宋版正義、校讐中庸云々、而山井幹六、亦傳其遠祖君彝手校閩刻
十三經注疏、而禮記中庸篇卷首欄外手記曰、享保庚子秋九月二
十四日、與友生伯脩、來于足利、以學校所藏五經正義、校讐中庸篇、
補磨滅云々且山校十三經注疏中、間有伯脩手校、而根校禮記、及予
所獲伯脩手寫論語義疏欄上、君彝朱記其說、由是方知、考文義疏
之成、二人者實共成之、而考文則淸阮元繙雕之、自製其序云、有功
聖經、亦可嘉矣、其作十三經校勘記也、頗援引之、義疏則鮑廷博刻

入之於知不足齋叢書、而是書始播傳於唐土、夫君彝遜志之有功斯文偉矣、然當時是事頗屬草創、未免有誤謬、君彝云、其經傳及注、所證曰足利本者、亦足利學所藏宋版杜預集解本也、世有活字本、本學所刊、是爲其元本、經籍訪古志錄以爲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嘉定癸酉刊本、足利學藏者即是也、予嘗抵足利之學、縱觀其藏本、所謂宋本者、已無存者、而寛政中新樂定足利學藏書目錄、亦於集解、獨載杜預左傳集解十冊宋版而已、但山井幹六藏舊刊覆江公亮刻本、元野庠所收、分裝爲十本、卷首有野之國學圖章、及足利學校、正傳院常住墨書、卷末有嘉定六禩閏月上澣三衢江公亮校刻跋、而江跋係慶長中鈔補、其躰式已與訪古志所載不異、而異同則

與考文宋刻集解本相同、盖君彞認是本誤爲宋本、訪古志從傳聞以傳誤耳、（宋槧江氏刻本、載在宋槧本考、）且五經經注活字本之出於洛京舊印、吉田篁墩活版經籍考、狩谷掖齋掖翁過言已言之、學者可以考信也、義疏則改更躰樣、一倣刑疏、故清儒疑其躰式非六朝人所作、實係足利贋鼎、又何可諉哉、且夫君彞遜志之意、將以表彰遺經、而其如經本之精粗、則未有能知之者也、足利之宋槧五經注疏、以其刻之精粗言、易爲第一、書禮次之、詩疏春秋疏又次之以其存佚關於實用論之、則禮爲第一、易與書雖不載釋文、而其異同與宋十行本無逕庭矣、詩春秋則是宋十行本、與明修附釋音十行本全相同、其餘考文所引、舊鈔經本之出於宋元本、活字刊本之出於宋本以下與舊

刊本、予已條而列之矣、而阮氏亦云、六經並與宋十行本不異、惟禮記則宋版絕少則考文之所據亦可知也、義疏則大永天文間所鈔、鈔手既非精、異同亦極惡、宜乎遜志所刻、師心臆改、多失其本眞矣、抑以君彝與遜志之學之才、加之以其精力、若遡流探源、上以搜討唐土所闕舊鈔卷子之經本、併補足利學坿釋音本詩疏春秋疏之陋乎、當是之時、幕府紅葉山文庫収卷子本左氏集解、加州侯儲卷子本孟子趙注、紀州侯文府藏曆應鈔本論語義疏與周易王注卷子本、而鎌倉圓覺寺收尙書正義、防之香山儲在毛詩正義、久慈郡正宗寺則又藏儲左氏正義、二人者、果能廣採討尋、以是爲勘本、正其闕漏、辯其異同、以盡撲葉掃塵之勞、予知其出於二書之上萬々

也、恨精力未足、識別未精、遂使後人致疑於楮墨之間、嗚呼惜哉、

臣軌二卷 建長鈔卷子本

臣軌十篇二卷、唐則天皇后武氏撰、舊唐書則天本紀、唐志宋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畧並同、日本國見在書目二卷皇后撰、宋志不著錄、郡齋讀書志云、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而卷帙仍爲二卷、則至宋已佚其半矣、舊唐書則天本紀云、太后撰臣軌兩卷、而其禮儀志載、則天長壽二年自製臣軌兩卷、令貢擧人爲業停老子、又云、神龍元年赦文停臣範復習老子、唐會要所載亦畧同、但上臣軌作臣範、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並載以作臣範、且禮儀志所載前後不同王德纂亦稱曰臣範、而晁公武亦云、範或作軌此其以兩名行也久矣、是編則分國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實愼密廉潔良將利人凡十章、尚

是唐時原帙也、卷端題臣軌序、次行署天后御撰四字、又次行署鄭州陽武縣臣王德纂注上、卷末題垂拱元年撰、又記臣德纂述曰、其臣範中所引正經及子史者、其正德之義則皆取先儒舊注、不敢更生異見、其史之義則唯取河上公焉、餘皆出自愚心、亦不師祖往說矣、又云、臣軌既是御撰、妙極醬古、垂範千載、作鏡百僚、既爲臣之令摸、廼事君之要道、宜誦登於口誠藏於心、束髮弁簪庶多弘益、長安四年三徒四日江都縣孫祥記、又有建長三年二月書寫、四年七月再加點校之記、卷子之制、每張二十四行、々十八字、注双行十八九二十字、不等、界長五寸九分、行欵八分、結躰朴拙、極多訛誤、蓋爲舊鈔本之下駟、卷首尾捺金澤文庫圖章、

唐會要曰、長壽二年三月則天自制臣範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又稱、中宗神龍二年二月二日敕文停習臣範依前習老子、攷唐六典、唐自國初以來、九經之外、別使學者兼習孝經論語老子、今武后令貢舉人停老子習臣軌、是殆子而經之矣、長壽之與神龍又幾年、臣軌之行可謂盛矣、而今觀其注、淺陋膚昧、殆文義之不知者所爲、德纂蓋陋巷之卑夫矣、因惟、是書當時盛行之書、當是有數家注、解、而今會存王氏一家而已、又案、劉昫舊紀載、太后撰臣軌兩卷、而此間所傳舊鈔本並皆作臣軌、原題之爲臣軌、無復容疑矣、唐避世字民字改代字人字、改治作理、予惟玄宗名隆基、後世以軌基音相似、案集韻軌字在上聲五旨、基字屬平聲七之、是軌基爲嫌音、改臣軌作臣範、是以有兩題名也、或問

曰、子之言則似矣、王氏記中亦爲臣範則何也、予曰王德纂唐書萬姓統譜鄭州志陽武縣志等皆無所攷、然案其注語、冗漫繁瑣不似唐初諸家簡潔、蓋作其注當在肅宗之後矣、且前曰臣軌後曰臣範、是古書之例往々而然、既經後人改剷、無復當日之舊、其不相同又無足怪矣、又案、舊唐志唐會要並明言其成於長壽二年、而舊鈔本皆題垂拱元年撰、蓋玆書成於垂拱元年、而令貢擧人習業則在長壽二年、會要唐志、並擧其習業之年而言耳、或云臣範是玆書原題蓋後人省畧範字作軋遂轉寫作軌也然藤志已作軌是言恐非是

群書治要四十七卷 殘卷子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奉敕撰、唐會要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群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晋年、書成諸王各賜一本、玉海引集賢注記曰、天寶十三歲、先是院中進魏文正所撰群書政要唐避高宗諱、治改理、又改政、故玉海依舊本作理要、且云實錄作政要、上覽之稱善、令寫十數本分賜太子以下、唐書蕭德言傳云、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賚賜尤渥、則玆編魏徵爲之總裁、而德言主其撰也、我邦之有群書治要、蓋昉於仁明御宇、續日本後紀云、

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六月、（當唐開成三年）天皇御清涼殿、令助教直道宿禰廣公讀群書治要第一卷、有經文故也、三代實錄云、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四月、（當唐乾符二年）天皇讀群書治要、扶桑畧記、日本紀畧則曰、醐醍天皇昌泰元年二月、（當唐光化元年）式部大輔紀長谷雄朝臣、侍清涼殿以群書治要、奉授天皇、大內記小野朝臣美村爲尙復、公卿同預席、新儀式御讀書條則稱、舊例七經召明經博士、史書召紀傳博士、群書治要式、用明經紀傳各一人、依是觀之、其船載之久、蓋遣唐留學使臣所齎而來、經筵開講亦已久矣、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祕閣所錄唐人墨蹟、乾道七年寫副本藏之、起第十一止二十卷、餘不存、唐劉肅大唐新語、載太宗宸翰、冊府元龜獨收魏序、爾來崇文總目宋

志以下、皆不著錄、乃知、其在唐時尙未至大顯、遂泯々於宋氏也、是書卷第十七末、有北條實時跋云、建治元年六月二日以勾勘本書寫點校終功、此書先年後藤壹州爲大番在洛之日、予依令誂所書寫下也、爰去文永七年極月回祿成孽、化灰燼畢、今本者炎上以前以予本句勘令書寫之間、還又以件本重令書寫者也、越州刺史、卷第十五末又云、文永七年十二月、當卷以下少々燒失了、然間以康有本書寫點校了、卷第二十八有其孫貞顯跋、曰、嘉元四年二月十八日以右大辨三位經雄卿本、書寫點校畢、此書祖父越州之時、被終一部之功之處、後年少々紛失了、仍、書加之而已、從五位上行越後守平朝臣貞顯、蓋勾勘、即勘解由、是指三善康有、今合而考之、實時

嘗使後藤壹州就康有藏本傳鈔一通、後又鈔副本、文永七年十二月不戒于火、壹州所鈔、旋化灰燼、而副鈔本亦第十五以下間有佚亡、至貞顯始鈔補之也、但此書旣有建長識語、則副鈔亦決不在建長之下矣、每卷末有建長康元正嘉正元文應建治嘉元德治延慶文永間、淸原隆重賴業敎隆、及藤原經雄俊國敦周敦綱敦經等校點記、又有文永中越後守實時、嘉元中越後守貞顯點校及重校記、俱係親筆題署、卷子之制、接粘楮牋、烏絲欄界、紙高九寸五分弱、界高七寸、一欵八分强、每張二十行、々十三字十四十五十六字、首有序、題云、群書治要序、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勅字上一字敬闕、每卷如此、次目錄、次題群書治要卷第一、次行記周易二字、又

次行云、乾元亨利貞、乾字欄上、横書易經二字、予以元和活字刊本、對校祕府卷子本、稍有異同、方其入梓時、樸葉掃塵、固不爲無功、然其間、有原本不誤、卻所妄改者、魏序、乖得一之旨、乖上御本有旅字、目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等字、並作廿卅卌𠦜、目錄第卌二、鹽鐵論新序、御本作新序說苑、第卅三、說苑、御本作鹽鐵論桓子新論、第卌四桓子新論潛夫論、御本桓子新論四字無、第卌八躰論典語、御本躰論下有時務論三字、活字本貞字皆闕末筆、御本不闕、論具於活字本聚分韻畧條、乾、問以辨之、又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二辨字御本並作辯、屯注莫善於建侯、賁注乃得終吉也、習坎注故得保其威尊、侯下尊下並有也字、也下有之字、蹇注志匡王室者也、御本匡作

逵、益自上下御本下下有下字、與聖人以享上帝御本人下有亨字、艮注乃光明御本明下有也字、節注爲節過時御本時作苦、中孚注柔有內御本有作在、繫辭天字欄上、御本繫辭二字橫書、御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云々句、直接上易行乎其中矣句、存其位者也御本存作在、治容誨淫御本治作冶、御本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云々、直接上禁民爲非曰義、又履德之基、及注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基下功下並有也字、範圍擬範天地御本圍下有者字、以成化生生下有也字、乘疊至而也御本至而作而至、又昔者聖人以下四十一字說卦文也、非繫辭文也、而卷子本加之於繫辭中、此恐錯誤、卷第二尚書、虞舜側微以下御本別行平頭、側作仄、注不有迷錯僭伏、御本僭

作諐、案、諐籀文愆字、終身已其、御本其作甚、辯給之言、御本辯作辨、
政事懋哉懋哉、案今通行尚書、此句見咎繇謨中、而帝曰吁臣哉鄰
哉句、則益稷之一節也、而今兩相接、舊尚書咎繇謨益稷相連今攷
御本又如此、乃知、卷子本不但有異同、又可以知舊本之卷第矣、他
異同極多、錄具於群書點勘、又其異字俗文、如乾之作乹、鼎之作鼑、
殺之作𣪠、麓之作禁、繇之作䌛、罔之作冈、夷之作𡰥、德之作悳、哲之
作悊、懋之作楙、豫之作悆、兆之作垗、巫之作坙、愆之作諐、今不一々
採錄、是書所載、皆初唐舊本、可藉以訂補今本之譌誤者、亦復不尠、
於孝經採鄭注、晉書則爲未修晉書以前十八家中之古籍、其餘桓
譚新論、崔實政要論、仲長統昌言、袁準正書、蔣濟萬機論、桓範政要

論、皆當世所失傳、獨厪存十一於千百、茲書紙質似於卷子本左氏集解、而結體遒勁絕倫、有率更之逸致、夫實時英明雋永、世之所仰以爲山斗、得其片楮隻簡、寶如琬琰、而斯累々四十七卷、而皆經其點校、今雖佚其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三卷、其梗概則存、不亦可幸乎、每卷首尾捺金澤文庫圖章、但當時所傳錄者、今不可識別、其出於舊時之傳鈔本乎、抑亦據唐鈔本乎、予不敏不足以知之、雖然、鎌倉氏距今六七百年、書香馣馥、神彩奕奕、其筆精墨妙、光耀日月、數百歲下、俾人凜然生敬也、顧亦繼今而後之君子、苟有拜祕府之藏也讀斯書也、則必有思所以斯書之存於今者、感極而泣若予者矣、而唐土之人讀斯書、則其尊崇威敬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學

者知先哲之勤懇如斯、憫今本之詭異如彼、緣異文以攷作者之意、讀奇字而求制字之原則可、若徒以其珍冊異書則兩失之矣、

五行大義五卷 卷子本

昔隋開皇好徵祥之說、蕭吉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吉撰定五行大義金海等九種書、金海以下久不傳、陰陽家嘗引之、五行大義隋書本傳及隋志不載、唐志始收之五行、作蕭吉五行記五卷見在書目一、案、一當是一帙而至宋已亡、其全書、諸類書間采其說、不過四五條、餘書不多見也、予欲觀古陰陽術數之書、而其書與人已無存者、而幸有是書尚存於皇國、是亦殘鱗片甲、猶見六朝規模、不可以其人廢其書也、是書筆畫雅古、多用六朝俗躰奇文、審是七百年外舊鈔也、界長八寸七分、行款九分、每行十六七字、卷端首行、題五行大義序、次行署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蕭吉撰、每卷背記標記、援用

諸韻書頗多、大抵皆當世所失傳者、即如郭知言、案、廣韻、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孫愐、案、廣韻孫愐增加字、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孫愐撰、新唐書孫愐唐韻五卷、陸法言、案、廣韻陸法言撰本、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陸法言撰、曹憲、案、舊唐書爾雅音義二卷曹憲撰、新書同、博雅十卷曹憲撰、新書同釋氏、案、見在書目錄功韻十卷、釋弘演撰、麻杲、案、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麻杲撰、薛峋、案、廣韻薛峋增加字、東宮切韻、案、本朝書籍目錄東宮切韻二十三卷菅原是善卿撰、通憲藏書目錄東宮切韻十二帖、和名抄男女類引、○書籍目錄載群書類從四百九十五武玄之、案、見在書目錄韻詮十卷武玄之撰、新唐書武玄之韻詮十五卷、王仁煦、案、廣韻王仁煦增加字、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王仁煦撰長孫訥言、案、廣韻長孫訥言箋注、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長孫訥言撰、祝尚丘、案、廣韻祝尚丘增加字、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祝尚丘撰、韻略、案、夏侯該陽休之杜臺卿韻略、見儀鳳二年序、隋志韻略一卷楊休之撰、舊新唐書同、新唐書夏侯詠四聲韻略十三卷、沙門清徹、案、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沙門清徹撰、韓知十、案、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韓知十撰、孫伷、案、見在書目錄功韻五卷、孫伷撰、等、僅得藉此以窺其一斑、是可不貴而重乎、每卷末有元弘三年癸酉閏二月廿五日相傳畢智圓記、及雪下頓覺坊常住記、卷首有雪下山相承院

朱印、案、相承院在鎌倉、攷鶴岡社僧次第載、相承院頓覺坊者、南谷第三坊地社務職、自良喜律師至智圓七代相傳、元弘三年閏二月十五日智圓歿全之讓、貞治五年丙午九月二十五日逝、歲八十一是也、盖今所傳五行大義以是書爲第一、高野山舊鈔冊子本次之、其書半葉七行、々十七字、躰式同前本、卷末有寶治二年九月中旬校點記、惜存卷五一卷耳、而一色時棟所刻、則以重寫舊鈔本爲藍本、小島學古學古錄云、曾得時棟所据本於市野迷菴、後爲人借去、秉燭談稱、近年前田氏得古寫本刊行、蓋時棟後改姓前田也、

又案、是書背記標記所引用古韻書、誠是吉光片羽、所宜寶重也、乃備錄之於下方、并以他舊鈔本所引用揭焉、姑名之曰吉光韻書、序郭知

言曰述也又由也次也王仁昫云叙也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所以序別內外也孔安國云序所以爲作者之意 **邦** 郭知言曰所以封諸侯也孫愐曰大曰邦小曰國 **懲** 陸法言云戒也曹憲云革也案改革前失曰懲釋氏云止也孫愐云勸也誨也毛詩予其懲而又毖彼後患也苦也 **徵** 陸法言云陟陵反曹憲云召也案事有召可驗曰徵釋氏云兆也審也明也驗也又涉里反大也鄭言曰徵成也 **斐** 妃尾反曹憲云分別碑巖反文案斐文采可分別也釋氏云斐疊知有也麻果云文章貌易曰君子豹變其文斐孫愐云文章相雜也 **微** 陸法言云無非反薛峋云匿也麻果云微無也孫愐云劣也薄也少也毛詩箋云微不明也又微猶虧傷也 **木** 東宮切韻云木薛峋云其字象形麻果云木質言如木然 玉篇云從屮下象其根 **屮** 雉列切草木初生也古文爲艸 **木** **震** 東宮切韻云震郭知言曰雷也陰陽相薄聲也薛峋云又作振麻果云亦作振動也擺也孫愐云卦至東方起也說文云作譬歷動物者也 **土** 東宮切韻曰土字從二々地數中物出也 **金** 東宮切韻曰金釋氏曰金有五色赤曰銅白曰銀青曰鉛黃曰金武玄之曰案西方金色白銀也北方水色黑鐵也東方木色青鉛也南方火色赤銅也中央土色黃金也黃爲之長說文云五色金黃爲之長 **水** 東宮切韻曰水式軌反象形郭知言曰所以潤萬物也位在北方釋氏云五行首北方所主薛峋云准平也水性平准平物准南子云有形之類莫尊於水王仁昫云流津孫愐曰上古之時用之爲酒今之玄酒也 **湊** 陸法言云水會釋氏云冣也競進也孫愐云合 **薛** 王仁昫曰草莖也 **[illegible]** 沙門清徹云揃拔 **押** 長孫納言云說文檻也以藏虎兕祝尚丘云檻圈胡甲反 **押** 薛峋云夾案夾猶夾輔也高誘云押束也又烏甲反 **李** 曹憲云柳荑案荑木初生葉也祝尚丘云華中白幕孫愐云說

文艸也漢書非有葭莩之親張晏曰葭蘆菜也莩葭裏白皮也月令用葭莩爲灰是也 **孚** 陸法言云信麻果云廣雅生也今案云小信未孚杜預曰孚大信也 **甲** 曹憲

云○又孚也春秋萬物解孚甲故爲日名郭知言曰殼也釋氏云爪也毛詩傳曰甲狎也 **已** 郭知言曰紀也物形可紀薛洵云起也案已於五行土之日於四時主四季其

位居中又身也論語君子求諸已 **肅** 陸法言云息逐反郭知言云敬懼貌釋氏曰嚴敬也戒也孔曰肅敬也毛詩九月肅霜傳曰肅縮也禮記季春行冬令草木皆肅鄭

曰肅謂支葉縮栗也又曰天地始肅鄭云肅嚴急之言也 **寅** 東宮切韻云寅釋氏云進也孫愐云說文臏也 **迅** 陸法言云疾速音信又私閏反今案論語迅雷風烈是也

已 音以祝尙丘云大也語然詞孫愐云此也說也了也止也果也盡也毛詩甚也廣雅成也韻畧竟也又詳里反今案尙書試可乃已注云已退也杜預云已猶決竟也 **巳**

音似巳止也孫愐云說文以四月陽氣以出陰氣以藏萬物皆成文章故巳爲地形沙門淸徹云太一宮倒巳又巳也今案白虎通太陽見於巳巳者必起也 **午** 曹憲曰仵

[illegible]也五月陰氣相仵 **仵** 音午又音忤麻杲云陰氣與陽相仵孫愐云偶敵也 **藑** 陸法言曰草盛薛峋々作籆々陰也麻杲云藑對草盛沙門淸徹云藑蔚草盛蔽不見貌

倫 釋氏云正配也比類也麻果云禮云擬人必於其倫々類也又云祭有十倫々猶義 **酉** 與久反孫愐云飽也老也又云說文就也八月黍成就可作酎酒故八月建酉

卯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秋門萬物以入 **刴** 故愛反推刴曹憲云刴謂犯於法而被舉發也釋氏云推竅取其實辭 **核** 下革反菓中核郭知玄曰木實內子今案周禮

丘陵宜核物鄭玄○李梅之屬 **閡** 吾愛反又下代反釋氏曰又作礙水門也今案漢書雜陽閡種音義閡藏塞也 **牂** 釋氏云三歲羊也詩云東門之楊其葉牂々盛也又

大歳在單爲敦牂 **櫰** 士咸反沙門清徹云櫰槍又初衔反妖星 **槍** 麻果櫰(初戧反)槍妖星佐氣彗也 **櫰** 鋤衔反釋氏云木名又木葉落薛峋云又七巖反槍櫰彗星又名孛言其形孛々若掃帚孫愐云字林櫰槍(加豆)剡也漢書木名爾雅櫰槍謂之祓星 **涒** 沙門清徹云涒回淵曰涒又他魂反涒灘 **窟** 土穴孫愐云窟也今案禮記冬則居營屈是也 **昫** 況羽反薛峋云日出溫暖氣 **搏** 陸法言曰搏風釋氏云手握物令相着也韓知十云捉麻果云庄子搏扶搖而上搏謂拊而縈之如飄廣雅云手搏着也孫愐云持也擊也今案禮記無搏飯是也 **朝** 陸法言云知遙反郭知言曰旦又直遙反朝廷之朝淮南子云玄雲素朝孫愐云晨又寅時從旦至食時爲終朝 **虞** 語俱反釋氏曰安也有也樂也麻果云書云儆戒無虞々度達也虞度量也沙門清徹云助也望也專也毛詩无貳无虞傳曰虞設也賈逵曰虞備也 **渠** 郭知言云通水入田也釋氏云溝也孫愐云尚書渠大今案毛詩夏屋渠々箋云渠々猶勤々也 **策** 側革反符命也案以竹爲策所以書符命也國事記大事亦書於策亦作冊郭知言曰竹簡孫愐○謀也籌也又作筴又所以箠馬也 **邃** 陸法言云雖遂反釋氏云深遠也孫愐云幽遠之貌 **詮** 此緣反平釋氏云擇薛峋云具也具說事理曰詮麻果云理也 **五** **𠄡** 古文祝尚丘云字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 **伍** 曹憲云五人也 **六** **𠀓** 古文祝尚丘云陰變於六正於八從六入八**入**(入字之古文也)**八**(八字之古文也) **七** **𠀁** 古文數之過六說文云易之數陽正於□從一微陰從中邪出也今案周易天七地八禮記天數七也 **括** 古活反撿曹憲云喪禮始遺喪以麻括髮薛峋云撿又結速麻果云易云括囊無咎括結也詩云牛羊格々至也孫愐云開同也 **賛** 則幹反陸法言云助麻果云說文見周禮賛其不足孫愐云韻略佐助賈逵曰賛導也 **瀉**

陸法言曰鹹出祝尚丘云瀉出東方曰瀉孫愐云字林鹵也史記尺音 滷 沙門淸徹云又鹵亦反苦地說文海濱廣滷 滷 曹憲云鹹汁也釋氏云地不生物長孫訥

言云說文西方醎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麻果云書云海濱廣滷 鹵 曹憲云鹵簿天子車駕也祝尚丘云寫鹵左氏傳表淳鹵杜預曰淳鹵确薄之地也 斫 之藥

反陸法言曰刀斫釋氏云斬也孫愐云削也又斵也 片 陸法言曰普見反析木曹憲云判也案判謂折開物也釋氏云半也薄物曰片不全曰片 偶 陸法言曰釋氏云對

遇也案諧和合也孫愐云妃也又匹也 匹 譬吉反郭知玄曰四丈曰匹又配匹也麻果云匹婦一婦人也匹夫謂凡庶之人孫愐云仇也 餽 玉篇云餽虛氣功饋餉也

殿 孫愐云軍前曰啓後曰殿也後漢書上功曰㝡下功曰殿也毛詩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傳云殿鎭也 孳 陸法言云孳尾孫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嬉 玉篇云樂

也廣韻云美也游也 勻 薛恂云又翼句反少也齊平等稱 鈞 麻果云鈞法也玉篇廣韻等曰三十斤曰鈞 拘 舉隅反釋氏云聯也止也執也武玄之曰捉也孫愐

云繫也泮也拘縶也今案公羊傳拘秦昭公于南郢是也 抅 古侯反引也取也 抣 居春均平等分也等遍也偏也毛詩云均調也平均周禮大師掌成均之學 胎

湯來反曹憲云始也案胎生之始又孕二月也婦人懷任也郭知言云懷子三月薛峋云養也 連 陸法言云力延反釋氏云續也合也武玄之曰古者十國曰連有率若今

縣令詩云執訊連々徐也國語管仲相齊五家爲軌々十爲里々十爲連々十爲鄉薛峋云又以爲檐槤字又戾見反未成雞孫愐云累也繫也絆也孫仲云說文眉連也上

林賦云長眉連娟 揵 力剪反運也 僆 落見反釋氏云未成雞也麻果云江東呼小雞爲僆字林小兒雙生 僢 禮記王制云南方蠻臥則同僢 腱 渠言渠建

二切筋本也陸法言云葪完一曰葪頭　判　普半反分散也書判也東宮切韻云判斷破也分判也割也鄭玄曰判半也得偶爲合　桃　吐彫反陸法言曰挑撥又討刀

反麻果詩云桃之落之桃截本末也孫愐云舉也今案毛詩蠶月桃桑箋云桃桑支葉落之也儀禮挑已注云可以抯物於器中也又借音治堯反撓挑玄曠之貌　戸　胡戸

反郭知言曰有扉曰戸釋氏云護也人開閉以自護也半門爲戸象形人家辥峋一曰家謂一戸孫愐云一扇爲戸兩扉爲門杜預云戸止也　帥　東宮切韻云所律反郭知

言曰主師釋氏云部也言之曰將又旅帥辥峋曰又襄翠反導領人衆又將軍麻果云錄辭也沙門清徹曰正也左傳賜三帥　綴　陟劣反曹憲云合著也案謂縫合使著也

釋氏云綴也連也　狂　陸法言云渠王反病長孫訥言云說文不從韓知十云失常性　潛　麻果云疾艶反潛淵水又藏也王仁眴云水伏流又子廉反孫愐云檀也　僭

陸法言云擬曹憲云差也案謂過差也差謂遠戾也孫愐云濫也　梟　古堯反郭知言曰大逆不孝鳥即土梟一名鵄梟又名鸖離生食母又不祥鳥所鳴之家人必死麻

果云說文食母食父不孝鳥也冬至捕梟磔之徙鳥頭在木上祝尚丘云土梟鳥白日目不見夜能拾蚤蝨又一名鵂鶹少美長醜其子大則食其母古以此鳥不孝夏至日捕磔

懸其頭於木上　毆　郭知言云毆逐又於后反打武玄之曰逼辥峋云擊說文撫擊也　榜　彭音陸法言曰笞打孫愐云又補孟反所以引船也榜擊也　笞　漢書刑法

志云薄刑用鞭朴也私云鞭笞也今稱榜者杖也杖罪或用榜字釋氏曰五十以下名笞以上名杖孫愐云笞耻也擊之以令恥　髡　東宮切韻云今案周禮髡者使守積

針玄曰髡髮而已太平御覽刑部云髡者刑之威秋彫落之像東宮切韻云剃去髮說說文鬄髮也　鉗　東宮切韻云孫愐云以鐵有所法東田叔自髡鉗爲王家奴說文云

鉗鐵有所劫束也鈦脛鉗也鉗口不言也 贓 武言之曰以罪徵財麻果云納賄受財曰贓 戮 陸法言云刑郭知言曰又作僇加刑麻果云既斬殺之又辱也 辱 恥辱也又汚也惡也五刑一曰笞々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棰撻以恥之

右舊鈔卷子本五行大義背記

綱 曹憲云維紘繩也案紘持綱之大繩也釋氏云大繩維持諸小索 紀 郭知言云綱紀孫伷云緒也 陶 釋氏云燒瓦家也書本多用為陶鑄陶冶字行之已久理合從准字書鉤鑄字作此鉤々鑄也 筌 陸法言云取魚籠韓知十云取魚具也 洿 水濁不流處釋氏云深也大曰潢小曰洿又渟水 質 曹憲云形體也禮云質明行事質正也 咳 陸法言云小兒笑 訊 問也孫愐云毛詩告也 准 之允切俗準字 淖 女教反泥也溺也 濡 音儒潤也 演 弋展切長也延也 潛 慈廉切藏也 水 尸癸切 巛巛 古文案自准字至此恐皆玉篇文 湊 青豆切競進也 揆 葵癸反度徒各反也案商量測度於事曰揆釋氏曰商度也則也麻果云比也孫愐云察也 孳 陸法言云口郭知玄曰繁貌字林息歹也方言呉楚之間凡人畜乳而雙產謂之孷孳又疾吏反 押 孫愐云監也又音甲 末 陸法言云木上釋氏云淺薄也遠也是也无也勿也端也顛也麻果云終也 望 曹憲云遠視也又人德可瞻視也

右舊鈔本五行大義標記

閑 釋氏云養馬所麻果曰欄也

右延文鈔本毛詩定之方中篇標記

颮 韻詮符甬反

右舊鈔卷子本集注文選標記

僾 隱也

右延文鈔本毛詩鄭箋商頌那篇標記所引玉篇佚文

瓢 禅焱反周禮凡祭祀禜門用瓢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或謂蠡為瓢郭璞云瓠勺也野王案論語一瓢飲是也

右仁安二年丹波賴基鈔本仁平元年憲基校黃帝內經太素卷九校記十五絡脉篇所引眞本玉篇

勺 時勺反考工記梓人為器勺一升功必移禅焱反玄曰取瓢割其蔕以齊為□□也

右同上

洫 呼域反所以通水於川也

右同上第九知官能篇

泝 蘇故反水欲下違而上也

右同上

桴 扶留反馬融曰擊鼓桴也

右同上知要道篇扶上蠹壞盖亦引玉篇文也

揄 余忍反西京賦云揄地絡謂申布也入手篇 楰 余閭反木名 飃 俾遙反旋風也 颷 昇風也案今本作暴風也 颮 昇風也

右並舊鈔卷子本集注文選背記所引眞本玉篇

以上所採錄則不過其一二、他出於舊時鈔寫者、行間背記概皆引

古韻書、即如唐寫揚雄傳載韻詮、卷子本玉燭寶典録東宮切韻是、也、外此、新撰字鏡等古書亦多援引佚書、予少有意於蒐輯之、而匆々以事未暇也、録之以爲他日劵、

玉燭寶典十二卷 卷子本

隋志雜家、玉燭寶典十二卷、著作郎杜臺卿撰、唐志同、新書宋史列之農家、直齋書錄解題收之時令、其餘、遂初堂書目載之、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鄭樵通志、皆不著錄、獨明陳第世善堂書目、載足本、蓋自宋初、如存如亡、不甚顯於世、故太平御覽、事類賦、海錄碎事等諸類書、所引用亦已少矣、而後來諸家書目希載、則其寥々亦可知也、是書所引用諸書、如月令章句、蔡雲所輯、馬國翰所集、捃摭詳贍、無遺、而猶且不及見也、其他、皇覽、孝子傳、漢雜事、緯書、蒼頡、字林之屬、皆佚亡不傳、又有漢魏人遺說、厪藉此以存、所謂吉光片羽、所宜寶重也、蓋本邦古昔文物之盛、收書之多、隋唐志所載者、無不悉備焉、

觀之藤原佐世見在書目、可徵也、其後、寓內板蕩、數百年之中、干戈接踵、典籍隨而散佚、雖其僅存者、亦不能無殘缺、而是書不爲兵火所燬、不爲風雨澌滅、幸存于今矣、而歷年之久、傳寫繆誤、浸失舊文、缺脫紛錯、殆不可句、不亦可歎乎、卷子之制、每張烏絲欄高八寸一分、一款八厘、十九行、々二十三字、注雙行二十三四五字、世字民字、避唐諱缺畫、蓋從唐鈔所傳錄也、首有玉燭寶典序、卷端題玉燭寶典卷第一、杜氏撰、一行直書、次行記正月孟春第一、是書、黎氏古逸叢書本、以影錄祕府貞和鈔本爲藍本、（貞和鈔本、德川氏時、佐伯侯毛利高翰所献、鈔手極精、）而卷第九、則屬闕逸、今是書、裝成卷子、相其字樣紙質、當在八九百年外矣、而卷第九尚儼存、却佚卷第七後半、貞和本末卷、往々用武后制

字爪埊囝囥口卒之類、餘卷不悉然、今是書、比之於貞和本、語辭更多、且通篇用新字、其數多至十三字、知其來、比御本更在遠也、聞侯爵前田氏、又藏足本、惜未見、

蔡伯喈雖缺其守操、獨其文學則可謂東京鴻匠矣、其所著月令章句、天文禮樂車服志、女訓、勸學、聖皇篇之屬、皆逸亡不傳、而其存于今者、僅獨斷而已、而亦不完、深以爲恨、月令先秦古書、而章句實與鄭君並駕、其失傳尤爲可歎、唯是書所載、其文多於他書、而蔡馬之徒、皆不得見、故其爲說往々憑虛臆裁、錯亂失次、可議者不尠矣、學者以是爲底基、蒐羅旁搜、雖不能復舊觀、庶幾乎次叙可考、嗚呼王者謹時令、急民事、故小正紀之夏時、月令係之周公、然則是豈獨止

好奇搜異云乎哉、卷第九文長不錄、收在群書點勘中

老子道德經二卷 嘉靖鈔卷子本坿明萬曆道藏本

經欲嚴、史欲博、子欲簡、集欲肆、士苟欲達嚴與簡、雖日舍注疏得之、予則不信也、夫諸經注疏數百家、炳在人目、諸子稱尤稀、然以予之固陋、所見注疏、莊子數十家、列子頗少、僅有十餘家、惟老子則百餘家、猗歟亦盛矣、其閒而未見者、獨就老子而言、尚數十家、元張與材、序元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載在道藏、四卷）云、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餘家、如是則後儒於老子、可無容復議矣、然老君之出處年代、與姓名之詳、尚無定說、其劖入增刪未分明也、意義文章之深淺、人殊家異、至今紛如聚訟、則當今之世、釋一疑解一難、又不可謂之贅也、予幼時讀老子、輒疑王弼之注八十一章、莫章無注、而獨於三十一章缺之、又怪

其有上將偏將軍、及吉事尙左凶事尙右之語、又私陋注者之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寛言、禮記檀弓、及左桓八年季梁言、曲護之也、歲二十、讀祕府之道藏、而後始信、茲章係於攙入、非其舊本面目也、自謂是先儒所未言、故錄之於下、敢質博雅、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能救物故無棄德、獨得諸河上公、而他本無有也、傅奕能辯之、今案、傅奕本則故人無棄物作故無棄人、未以其全文爲非老君本書也、詳見於道藏傅奕本老子、畢沅老子攷異、翁元圻困學紀聞注、而道藏本宋董思靖道德眞經集解、四卷於三十一章下則稱、王弼云、此章疑非老子所作、然此語蓋因時而發也、又道藏本宋彭耜道德眞經集注雜說卷上、亦載、王弼注道德、以

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老子所作、此注今本皆佚、但嘉禎元年（當宋端平二年）鈔卷子本、獨倘儼存、此其闕佚久矣、予攷三十章之義、在論兵、即今之所謂三十一章者、當是三十章注語所攙入、誤而爲正文矣、夫漢志所載老子經傳、則以鄰氏爲首唱、鄰氏漢初人、惟曰四篇、未分其章爲八十一章也、而八十一分章之河上公章句、則未見著錄於漢志也、隋志始著錄云、河上公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又載戰國河上丈人注、（四庫總目提要、以今本爲漢河上公）而劉子玄晁公武紀昀、則皆以爲僞書、論詳於唐書劉子玄傳、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總目、然河上公章句、則隋志始著錄之、陸元朗經典釋文載老子音義、德經下云一本四十三章、（河上公德經凡四十四章、）隋時有章句也確矣、由是而觀、章

句即晚出之書、分全文而爲八十一章、每章各有其名、蓋昉於六朝矣、夫八十一分章始昉于六朝、若使弼注此書以前、有其分章、未必八十一分章、則雖以三十一章爲攙入以剪去之、亦見其不牴忤也、予惟古無八十一分章、其有之實自隋唐始、試就祕府道藏所載、拈數證爲例、道藏本道德眞經次解、卷二云、先者過遂州、見龍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細而覽之、與今本又別、字多差錯全無注解、亦無篇題、事既異同、義皆向背、舊云爲而不恃、此云爲而恃、舊云不尙賢、此云不上賢、舊云不敢爲、此云不敢不爲、舊云跂者不立、此云喘者不久、舊云田甚蕪、此云田甚苗、舊云多言、此云多聞、舊云無私、此云無尸、舊云不釋、此云不汋、舊云不克、此云不充、舊云小解、此云小腥、略

叙一十條、不可偏舉、（卷尾、坿道經德經異同字）及道藏本董思靖道德眞經集解序說則曰、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上經三十七章法天數奇、下經四十四章法地數耦、○劉歆七畧云、劉向定著一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淸源子劉驥曰、矢口而言、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嚴遵以陽九陰八、相乘爲七十二、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王弼合、上下爲一篇、亦不分章、○今世本多依河上章句、或總爲上下篇、○廣川董逌云、唐元宗（宋避廟諱、改玄作元、此書原於宋本、其避宋諱者甚多、）旣注老子、始改定章句、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石廟中、○元宗釋題云、

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其末又云、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紅衮云、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元宗命司馬子微、三體寫本五千三百八十字○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喩老相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百五十五、或五百九十、多少不一○史記云、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矣、今云五千文者、舉全數也、淳祐丙午董思靖書、又道藏本道德眞經直解、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淸河居士張知新校正、二名聯署、亦云、緣其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上下篇、此史辭之流言、今以除去、又云、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以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云々、宋紹興己卯述、程大昌易老通言曰、書之分卷以爲上下、而總其名曰道德經者、王弼所傳也、大昌意、此之總名、所從來者古也、凡今本分標道經德經者、則恐後人爲之、其餘道藏本道德眞經解、分爲上下二卷、署承議郎陳象古解、首有建中靖國元年序、

道藏本唐吳郡陸希聲道德眞經傳、道藏本李約道德眞經新注等、皆不分章、又直齋書錄解題曰、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爲上下卷、此本不分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又道藏本王氏老子注、卷端

題道德眞經注卷之幾、次行署山陽王弼注、分爲四卷、卷第一道可
道至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卷第二孔德之容至不欲以靜天下將
自定、卷第三上德不德至光而不耀、卷第四治人事天至聖人之道
爲而不章、卷尾云、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
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敎京口、復鏤板以傳
熊克謹記、蓋道藏所据、實爲熊氏所獲晁氏本、而其析爲四卷者、增
多卷數、取頡頏於釋藏而已、然隋唐志並載王弼注、作二卷、而第二
十章王注、有下篇之語、又有邵氏可据、而陸氏釋文亦上卷題道經
音義、下卷題德經音義、無一言及於章目者、且以道德分上下經、見
於文選謝靈運傳李善注、及禮記正義、是知、其析爲二卷則王氏原

注乃然、惟其今之標章目、分爲八十一章、是後人據河上公本、妄添章目、也予故曰、三十一章、即註語所攙入、而其標章目、非王氏之舊也、夫析五千之文、各爲分章昉於何人、嚴君平道德指歸論、則上經爲四十章、下經爲三十二章、然今所存僅六卷、且其眞僞未可知也、又董氏序說、雖引七畧、七畧久亡、而劉向定著、他書無所攷、未可遽考信也、又載葛洪說、而其說本於讖緯、不足爲据也、今攷漢志、錄老子傅子經說三十七篇、而其餘三家但止於六篇與四篇、分析之多、當以傅氏爲首唱、則漢人已析爲三十七也、又設使董氏所引七略爲信、是六朝之作河上公章句者、實襲其舊、而損益數章於上下也、然、攷高麗史、宣宗八年（當宋元祐六年）六月條、揭宋帝徵書之目、中有七錄

七略二書、是七略宋時已佚、董氏之言、似無依據、而唐玄宗之御注、則全据於葛洪篇次、道藏本唐玄宗御注道德眞經、分卷四、道可道章第一至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凡八十一章、而道藏本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總十卷、首有外傳一卷云、道德分上下者、開元二十一年頒下其所分別、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則上卷從一至九章、以無形無名爲宗、明春道、從十至十八章、以無知恍惚爲宗、明夏道、從十九至二十七章、以有情有信爲宗、明秋道、從二十八至三十六章、以凝重淸淨爲宗、明冬道、其下卷自一盡九明仁德、次十盡十八明禮德、從十九盡二十七明義德、從二十八至三十六明知德、從三十七盡四十五明信

德也、蜀杜廣庭亦据御注製廣聖義、故其篇次全相同、而道藏本道德眞經傳四卷、首有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臣呂惠卿上表、 道藏本宋徽宗御解道德眞經四卷、道藏本宋徽宗道德眞經解義全解宋御注、署登仕郎臣章安撰義、首題御注曰、次記臣義曰、又道藏本江徵道德眞經疏義十四卷、亦就宋御注下案語、 道藏本道德眞經三解四卷、卷端署王賓子鄧錡述 道藏本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首署古襄冠才質集、蓋金大定十九年所作、中引通玄經、洞靈經、洞靈眞經、南華經、 皆並依玄宗章次、道可道章至信言不美章凡八十一章、又道藏本元吳澄道德眞經注、則分爲六十八章云、莊君平所傳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爲六十八章云、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總之五千二百九十二字云、又道藏本大明太祖高皇帝

御注道德眞經二卷、則析爲六十七章、依是觀之、多寡紛紜、雖無所底正、總之、八十一章本尤多、而皆不能出於六朝以上、予言之不誣、見此而不益可信乎、又案、陸游渭南集曰、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題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乎古、此本乃已析矣、安知其他無妄加竄定者乎、而晁董熊陳二氏亦云爾、四庫提要据此、論王氏原書之實爲一卷、今行釋文之係於後人妄改、以予攷之、是殆不然隋志載老子傳注可謂盛矣、而河上公注本以下至毋丘望之老子指越、皆分卷則二卷以上、顧歡始有義綱義疏各一卷、注云、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慧觀撰、亡又載老子章門一卷、然頼名攷其實、慧觀義疏、似非全文、其猶裴駰史記集解、獨標起止下注語乎、顧歡義綱義疏、以舊新唐志攷之

云、顧歡道德經義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乃可知隋志一字、當作四字、義綱則是義疏治綱之撮言矣、且已曰義疏、又云義綱、義綱之非就全文下注文、亦不難知也、又劉遺民章門、與玄譜節解並載、今以名攷之、章門即是恐非傳注矣、況攷漢志已不載四篇以下之書、新舊唐志所錄、皆二卷以上、而又加之、有上段所疏王注下篇之語以下諸顯證存、提要之言、恐不是矣、予謂、六朝時有異字尙書、玄宗詔衛包等、改作今字、古字老子、恐是尙書之類、惟据元魏江式已採之、雖未可遽非、蓋當時好奇者、所據以作、郭忠恕汗簡所載即是也、宋人過信、奉爲拱璧、編注之以王氏注、故不分上下也、見次解題言而可知也、蓋茲書本之異字尙書、然故改定卷帙、大失王氏原注之體貌、是

其意、將以還漢以前之舊、而曾不知其自相牴牾、郤落於唐以後也、若夫石墨鐫華所錄、李道謙刻本是徒依古文韻海爲錄、而古文韻海所載、多與汗簡古文四聲韻等不相類、視之唐所謂古老子、又相去千里矣、右王弼注老子二卷、其舊鈔卷子本、則予所見止於玆一篇、卷端題老子道德經卷上、下署王弼注、次行記道經二字、無分章章目、玆篇異文極多、而以夫句下、有此章疑非老子所作八字注、巍然獨存、卷尾云、御國之老子書、皆有河上丈人注、北條相模守尊閣、有賜魏王弼注、因拜覽、去年臘末起筆走、今始畢功矣、嘉禎元年乙未十月二十一日公禪、文極拙、摘錄數節、公禪、未知其何人、嘉禎紀元、即當宋端平二年、每張十八行、々十六字七字八字、注双行二十字一字、界欄烏

絲、高五寸七分八釐、幅一欵一寸五釐、字貌遒秀、筆端生動、上下行間細書校文、又背記引河上注本、是篇躰式極古、異文多與陸氏釋文合、其爲隋唐遺卷可知也、道字缺末筆、是避唐諱、兵字亦缺筆、未知其何故也、更俟後考、

工匠用繩墨、絲端以一小針停住、牽至盡頭、兩指彈絲、以爲行畫、謂之拼、道藏道書、多以拼字換直字、未知依何而然、一切經音義卷五十二、長阿含經第十九卷、玄應音出拼之、注云、古文抨同、補耕反、謂彈繩墨爲拼也、是也、又同上卷七十四、出曜第十二卷、玄應音拼直亦云、補耕反、謂繩墨爲拼也、葢換直以拼、取異於儒釋以求勝、猶書卷字作劵字而已、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舊鈔本附道藏本

蜀杜光庭就明皇御注老子及講疏、所下疏義者、廣聖義之成、在唐天復元年、而其表上之、則在蜀永平三年、天復之際王氏尚未叛唐氏、故避唐諱世字民字作代字人字、避恒作常、第十六章改淵字治字作泉字理字、而猶稱之於廣聖義也、宋志郡齋讀書志國史經籍志同、祕府道藏本五十卷、而不載書錄解題菉竹堂綠雲樓也是園四庫總目等、焦氏老子翼雖引之、其卷帙則作五十卷、五十卷者即道藏本之篇卷也、是焦氏實未見光庭原帙、而經籍志之作三十卷、乃据舊志所載著錄之也、是篇則慶長以上鈔本、若貞若樹若匡若恒若禎皆避缺、蓋從宋本所傳鈔也、卷一敘經大意、解疏序所引老君應跡本

起降生祥異、卷二叙老君事跡氏族降生年代聖唐冊號、卷三釋御疏序上、卷四釋御疏序下、釋疏題明道德義、卷五起道經上道可道第一盡天下皆知第二、卷六起不尙賢第三盡道沖而用之第四、卷七天地不仁第五至上善若水第八、卷八持而盈之第九至三十軸第十一、卷九五色令人第十二至寵辱若驚第十三、卷十視之不見第十四至致虛極第十六、卷十一太上下之第十七至絕聖弃智第十九、卷十二絕學第二十至曲則全第二十二、卷十三希言自然第二十三至有物混成第二十五、卷十四重爲輕根第二十六至善行無轍跡第二十七、卷十五知其雄第二十八至以道佐人主第三十、卷十六夫佳兵第三十一至知人者智第三十三、卷十七大道汎兮

第三十四至道常無爲第三十七、卷十八德經首上德不德第三十八、卷十九昔之得一者第三十九至反者道之動第四十、卷二十上士聞道第四十一至道生一第四十二、卷二十一天下之至柔第四十三至不出戶第四十七、第二十二爲學第四十八至道生之第五十一、卷二十三天下第五十二至善建不拔第五十四、卷二十四含德第五十五至其政第五十八、卷二十五理人第五十九至道者万物之奧第六十二、卷二十六爲無爲第六十三至古之江海第六十六、卷二十七天下第六十七至用兵有言第六十九、卷二十八吾言第七十至勇於敢第七十三、卷二十九人常第七十四至天之道第七十七、卷三十天下柔弱第七十八至信言不美第八十一、首有新

編連相搜神廣記、（淮海秦子晉編、是後人所加、）次唐開元御贊、（顏眞卿書）次眞宗皇帝御製像贊并序、次老君度關銘并序、次孝宗皇帝御製原道論辨、次侍講程尙書大昌易老通言撮要、次嘉定甲申周觀復序、次永平三年杜光庭進廣聖義狀、次蜀永平三年癸酉杜光庭自序、次王洞應後序（卷首至此、道藏本缺之）次天復元年辛酉杜光庭序、又卷尾有永平三年特進檢校太保前守眉州保勝軍團練使上柱國樂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任知玄廣聖義印板後序、後列左街天長觀內殿講論大德賜紫張延光、右街內殿講論首座鑒微大師賜紫張唐洞卿、左街內殿講論首座得一大師賜紫張茂卿、左街道門威儀弘微大師賜紫何沖徵、左街道門威儀紫虛大師賜紫任可言官銜、次有嘉定十七

年李劉、嘉定癸未徐天麟、嘉定甲申韋興宗、及建治各後序、（任序以下至此、道藏本所無、）卷端題道德經廣聖義卷第幾、下署廣德先生杜光庭述、每半頁十四行、々十九二十字、疏義並同經文大書、首載經文、次明皇注、次明皇疏、次光庭義、以經注疏義等字、圈圍判之、是書初任知玄刻之、起武成已已終永平癸酉之春、共成四百六十餘板、宋布衣道士王洞應再刻之於宋初、崇福觀周觀復三刻於嘉定甲申、此則從嘉定刻本所傳鈔、而卷首王序以上、（光庭狀序、則是杜氏之舊、）卷尾李跋以下、詳是嘉定重雕時所增入也、天復辛酉杜氏序、全唐文亦收之、而其異同多與道藏本符、知其本於道藏也、是書視道藏本間有異同、亦不甚多、藏本大題道德下有眞字、又廣德先生藏本作唐廣成先生、其中

有藏本優而舊鈔本所缺者、卷一比之秋毫万分未下、藏本有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十九字、第二十一章注甫本始也下、藏本有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䟽閱度閱也、甫本始也二十六字、第三十章注非果以取强下、藏本有䟽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陵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强、故云果而勿强五十五字、第三十八章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條義文全缺、藏本曰、義曰、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君知有爲爲非知無爲爲是、有爲則澆薄無爲則淳和、有此分別故韜心藏用、行此無爲之事制彼有爲之爲、故云爲之心欲於無爲遊行無爲於迹乃涉矜有也、知無爲

爲美有爲爲惡、捨惡從善、慕此無爲以分別、故是有所以而爲也、蓋藏本亦自嘉定本出而分析卷帙也、或曰藏本無宋人序跋、恐自任刻出、予謂不然、舊鈔本多避唐諱而藏本多改之、乃如第十六章不常其德、藏本常改恒、第三十六章魚之處泉也、藏本不避唐諱、泉改淵、舊鈔本治皆作理、藏本改作治、（第六十章二見、第六十四章一見、第七十五章二見）又避民作人、而藏本多改作人、（第六十章二見、第六十八章一見、第七十四章一見、第七十五章一見、第七十六章一見）而宋諱廻避皆與舊鈔本符、且第二十九章執者失之條、義殞身黔庶之中下一字、此空圍、而藏本亦同、是其出於嘉定本以下也明矣、大抵道藏所收、其卷篇則分折增多、而其首尾則却刪去之、若以其無首尾宋人序跋、疑其出於任刻、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道藏之刻具於卷第四）

自函關授經、累世詮疏箋注、不可勝選、降迨唐季、其存者六十餘家、日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想尒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居陝州）嚴君平指歸十四卷、魏山陽王弼、南陽何晏、晉河南郭象、潁川鍾會、隱士孫登、晉太山羊祜、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玉門關入晉、注二卷、）沙門佛國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注上下二卷）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注四卷）范陽盧裕、（注二卷）草萊臣劉仁會、（注二卷）吳郡徵士顧歡（註四卷）松靈仙人、（無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註二卷）宋人河南强憑、（註四卷）梁武帝、（註四卷）梁簡文帝、（十卷）清河張嗣、（註四卷）梁道士臧玄靜（四卷）梁道士孟安排、（二卷）梁道士孟智周、（五卷）梁道士竇略、（四卷）陳道士諸糅、（六卷）隋道士劉進喜、（六卷）隋道士李播、（二卷）唐太史令傅奕、（一卷、一作二卷）唐嵩山

道士魏徵、五卷法師宋文明、五卷仙人胡超、十卷道士安丘、五卷道士尹文操、五卷法師韋錄、四卷道士王玄辯、十卷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十五卷道士徐邈、註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二卷、八卷、及衡嶽道士薛季昌、十卷、一卷、及洪源先生王鞮、二卷、三卷、又二卷、法師趙堅、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十一卷、又一卷道士車弼、七卷任眞子李榮、二卷成都道士黎元興、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二卷道士張慧超、四卷龔法師、四卷通義郡道士任太玄、二卷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五卷岷山道士張君相、四卷道士成玄英、六卷漢州刺史王眞、二卷道士符少明、二卷玄宗御注、二卷、六卷、及等是也、而今所傳則亦無幾、予以其注本流傳極希、故叙列之如此、又茲書首尾序跋、是藏本所缺、而其中有佚文可資考鏡者、故亦具載之下方

新編連相搜神廣記　淮海秦　子晉　編

道教源流

金闕玄元太上老君聖紀按洞玄靈寶元始上帝眞敎元符經道君告皇帝曰昔天地未分陰陽未判濛洪杳冥溟洋大梵寥廓無光結空自然中有百千萬重正氣而化生妙無聖君歷尊號曰妙無上帝自然元始天尊一號天寶丈人經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劫次結百千萬重眞氣而化生妙有聖君自稱妙有大帝虛皇玉晨大道君一號靈寶丈人經八億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億劫次結百千萬重道氣化生混沌聖君紀號至眞大帝萬變混沌玄元老君一號神寶丈人又按老君聖紀經太上老君居太淸境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於至寂至虛之內太初太始之先推數御運布氣融精開化天地所歷成壞二儀不可量計其化身周遍塵沙世界亦非算數紀極開闢之後觀世代之澆淳隨時立敎代爲帝師建立法度或流九天或傳四海自三皇而下歷代帝王咸宗奉焉是知天上天下道氣之內皆老君之化也垂億萬之法無不濟度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老子曰吾乃生乎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乎太素之元立於太渺之端浮游幽虛之中出入杳冥之門故葛之序道德經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始終不可稱載又云世人謂老子降於殷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劫甚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開闢已前復下爲帝師代代不絕人莫能知之按老子傳記自開闢之前下至殷湯代代爲王者師皆化身降世當殷湯甲十七年庚申始示誕生之迹自大淸常道境乘太陽日精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時玉女晝寢流入口中吞之有孕懷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辰剖玉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號曰老子生於李樹之下指樹曰此吾姓也名耳字伯陽自殷武丁九年庚辰下至秦昭王九年西昇崑崙計九百九十六年矣

按李石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註道德眞經令學者習之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爲太淸宮東京爲太微宮皆置學生尊號曰太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宋國朝會要曰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御製謹奉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唐開元御贊太上老君

爰有上德　生而長年　白髮垂相　紫炁浮天　含光默默　永劫綿綿　東訓尼父　西化金僊　百王取則　累聖攸傳　萬教之主　先天地焉　函谷關右　傳經五千　道非常道　玄之又玄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瑞像

臣顏眞卿書

原本此間有老君畫像今從省

眞宗皇帝御製

太上老君贊并序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正月

東駕詣太淸宮朝謁親奉册寶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序曰若夫先二儀生庶物是謂之至道首三辰敷元命是謂之高天若乃居道之大倖天之崇迹處於範圍可思而不可測功逾於陶冶可知而莫可言其應期也無爲而無不爲其隱景也無徃而無不往是以存靈躅運神遊或恍惚而來同或杳冥而高蹈九淸宴處

與元始而均尊億世仰瞻稱

太上而垂裕洪惟老氏寶曰其人所以綿區靡不攸賴況復昭昭福地實載誕之鄉奕奕仙祠蓋炳靈之域宜乎積精之所屬丕祐之所祈徇與誦以來思撰元辰而祗若者也太

清宮者介譙都之列壤瀨渦水之洪淵固降聖之名區誠集眞之淨館成湯之國疆里相望太皞之墟次舍之密邇土風絕固地利膏腴高阜層岡總形勢於千里茂林嘉樹呈鬱葱

於四時足以爲曲密之庭靈仙之宇者焉矧惟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稟混范之炁含杳冥之精挺元化而無限冠懷生而資始故能先太極而有後太極而無先來年而終後來而在若乃惑日而受娠指李而辯宗始育而能

言未後而誥首此至靈之兆也晦迹於柱下遠涉於流沙答禮於仲尼授經於尹喜此垂教之迹也肇自羲昊以迄商周代爲至人世存奇蹟此神變之德也言乘飇馭往陟清都

總治群仙宣布知氣此裁成之功也至于希夷之旨清淨之宗本於自然臻於妙用之爲政政協於大中用之治身身躋於難老施於天下天下可以還淳漸於生民生民由其介

福所謂萬物之祖衆教之先漢尚其言措於刑辟唐宗其道致乎昇平宜餘續之誕敷傳億年而靡絕國家膺延洪之寶命啓累盛之璿圖惟醇治之攸基自妙道而斯始

太祖皇帝神武不殺舞干戚而賓九圍

太宗皇帝清明在躬垂衣裳而宣五教增修俊德冠列辟之丕聲茂著鴻靈貽冲人之纘

服敢不寶慈儉持恭嘿尊五千之訓安億兆之民書藏所通期登於仁壽日月所照庶洽於穆清由至誠之感通果祥徵之昭格暨乎神期告瑞諜頒大禮成純禧集九霄之馭俯

降於宸闈百世之祥縷開於帝緒歆承錫類祇答降康故將擇吉壤於神皐伸大報於春
序載於念至數之父始妙用於三才景毫之郊峙靈墟於九井躬修款謁方在於詢謀旅貢
輿言邊形於徯望顧玆協契深慰予衷乃議省巡用諮人欲由是發明詔戒攸司擇元辰
於攝提詣殊庭於譙左爾乃千車萬騎九遊八鑾按轡乎皇衢弭蓋乎眞館百執措事萬
國充庭先時洗盥衍乃齊之訓質明酌獻厲如在之恭鐘磬以諧簠簋斯潔預奉寶冊所
以增崇名次祓壇墠所以待靈遊也若乃星漢杳杳宮殿沈沈期颷歘之來思想蓬壺之
密邇盛節無數介祉有孚復將格大室就陽位奠圭幣奉牲牷侑享於祖宗合祭於穹厚
以成邦家之純懿以答神祇之洪祐載惟眇質獲纘睿圖恭佩聖言肅遵道秘非敢溺方
術求神仙蓋以宗希夷化區宇緬追於淳古大庇於蒸人而六廟降衷三靈流貺故能膺天
錫交神歡曠大之儀以之累舉景鑠之事罔不彰明由合宦之齋居成峒山之順拜既遵
道以闡化　復尙德以敎　人警蹕言旋　顧禮容而斯　備琬琰攸刻　庶風聲而靡　渝讚曰
譙都之壤　過水之濱　是爲福地　寔誕聖眞　合玆衆妙　祐彼蒸民　藏室問禮
尼父依仁　函谷望氣　尹喜知神　飈駕雖往　鴻應常新　福壤斯在　風烈無限
緬瞻珍館　俯徇輿人　羽旄款謁　舊典遐遵　肅藨肅薦　精意虔伸　考聲名兮
大備　期昭感兮交臻　祀威靈兮不映　冀介福兮相因　將逃宣兮茂則　聊刻鏤兮
負珉　序凝禎兮三檜　昭邁德兮萬春

眞宗皇帝御製
太上老君古玉石像贊幷序

夫聖眞之迹實淡於無方神明之區必彰乎尤異眷言肖像成自古先睟表可觀祥徵丕
顯發乎輝景協於禎期飾乎棟梁用昭於精意驂駢云駐忻獲仰瞻琬琰斯刊庶垂不朽

贊曰

洪惟敎父　生此靈墟　述宣道德　隱景虛无　肖像斯在　明徵尤敷　發茲靈耀

協乃禎符　聿修毖祀　言駐乘輿　載名樂石　永贊洪圖

眞宗皇帝御製

太上老君度關銘並序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帝祀后土于汾陰駕至函谷關

序曰夫聖達之心無適無莫神化之迹或闇或彰儻遺烈之昭然即生民之仰止函谷關者老君西昇之途也若夫含眞上德闡敎强名居藏室以棲眞涉流沙而匿影仲尼問禮旣吐以微言尹喜授經復古於眞焉斯並存之前載播厥方來若乃萬壽之年至神之道臻乎妙有豈易殫云踐華之郊疏河之境仙觀之所歷車轍如存揭以關梁見崤函之阻紀斯縣邑彰靈寶之休所謂人往而敎存世殊而地久朕恭祠坤載因舉時巡淵嘿之風永懷於瞻望淸靜之治靡拾於宗師將振淸塵俾刊翠琰銘曰

敎父潛眞　神龍比德　方事神遊　爰符默識　聖言聿昭　生民爲則　載望函關　永存轍迹　元妙無疆　淸輝罔極　齋輅云經　眞珉乃刻

孝宗皇帝御製原道論辨

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敎之相紬未有能辨之者且文煩而理迂揆聖人之用心殊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弃外形骸不染着相而於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哉然尙猶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飮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

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此於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所爲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爾亦猶仁義禮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者固道之用也揚雄謂老氏弃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寳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曰惟仁爲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爲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見偏學所貴者淸淨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三教末流眛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異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侍講程尚書易老通言提要道德經

書之分卷以爲上下而惣其名曰道德經者王弼所傳也大昌意此之惣名所從來者古也凡今本分標道經德經者則恐後人爲之蓋上卷亦自言治言兵下卷方且論一論道論無論柔自足以見道德之不可分二也本易

老語皆易出也而獨變其名稱以示無所師承而求別成一家焉耳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能生天地而未肯爲物者也常無常有可觀妙徼則又道器之形而上下者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天地之與絪縕爲三而萬物以之化生者也作復之相更其出於谷神槖籥者即消息盈虛遞爲屈信者也不敢爲天下先即群龍無首者也襲明襲常是

顯仁而藏用者也此其大致然也其播而散小者不勝言也若夫絕棄聖智仁義而黃帝仍在所師則聖智何嘗棄絕也功用莫非剛柔而剛柔之所凝安得不爲仁義也是仁義日常爲用不須臾而離也用此理而通之則五經論孟之在老語者名變而實不變觸事皆是也

乃若老明惚上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與而談無曲盡其妙連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則論孟之所有無務明者於是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於六經並行也

故其形見而上者則名之曰道形見而下者則名之曰器上下云者猶曰一物之內有升而在上降而在下者耳非可析升降以爲兩體也

老子祖易以言道而皆變其稱謂故道器之名轉爲有無而上下之名變爲妙徼妙徼云者亦並上下之語而借一物之表之裏以分論器道焉耳也凡物之已有體質者與夫事爲之己有迹狀者無間乎泰山之與秋毫範圍之與洒掃上必有下裏必有表則是道器未嘗相離也然則老氏之貴無也以其在本而該之也非樂其空虛也及其賤有也亦惡其處有而拘焉耳矣不曰一涉有具而遂不爲道用也有中之無上

即形而分有無則凡在道者爲無有器者爲有其別尙易以見也及夫道己爲器則有體有質矣體質具而眞無不可復見矣今謂老氏而能主無運有也則夫體質之中於何取無也曰有中固自載無而此之無也最其離言也不顧夫事事物物之中其虛實悉常對立則夫人而可與知也實者即其體質也虛者即其不著體質而能御此之實者也故夫實

中之虛即有中之無也老子蓋嘗明表此理以示人矣其要語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
有車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車之所以可運者以其輻轂之備也則輻轂之
在車也正其有焉而實者也至於發軔輾地乃在輻轂體質皆無之外則其用不屬乎有
而遂屬乎無矣是理也即有能載無而無能運有最其可證者也故老氏遂以此理傳之
人事而用以發明其敎也其曰有之以爲利者猶曰營而致之以足其具也無之以爲用
者猶曰殺而損之以致其用也其具已足而無以運之則其車亦不能以自行故之輻轂者
車之得有也而車所從運則非車之所有也非車所有則宜乎其命以爲無也此老氏求
以無之而始爲己用者也是爲老氏之超有用無之則也故雖道之形見乎器者每下愈實
如兵如刑者則亦不屑與明也是故恬澹慈哀兵之則也恤賴民生得其自重而畏死然
後取不悛者以致戮示戒是其用刑之則也夫恬澹慈哀豈其干戈殺伐之所有歟而夫
無狹其居無厭其生者亦非刀鋸斬刈之具所嘗與謀也老氏乃取二義以冠兵刑之上
則其王無運有之理昭乎其可明者也究其極致是且出兵言兵超刑言刑使兵刑反爲
我用而我常不爲兵刑所束是然後得爲老氏所貴之無而非世人指爲無用之無也
有中之無下
是理也豈惟老氏言之孔孟亦嘗言之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仁者無敵
夫兩造交致乃始爲訟兩軍相加乃始爲敵有訟有敵而後兵刑生焉顧欲即其所從生
者期以虛而無之則凡世之所尙謂夫片言可以析獄而約戰期於必克者借使曲盡能
事亦非體道者之所尙也何者不能起出其表而局束於其內故也運甓者其身必在甓
外而刺舟挽舟其操縱所施悉不在舳艫之內是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是亦老氏貸有
於輻轂而遽欲損而無之之義也雖然此特即孔老之言兵刑而參配其有無焉則如此

而已耳孔老又嘗即器物而言運有之無其理尤爲曉白也孔之言禮樂也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甚言器物之不足以盡禮樂也禮之有敬也非玉非帛而玉帛不得此敬則不能成其爲禮也樂之有和也非鐘非鼓而鐘鼓不得此和亦不能成其爲樂也則皆實必資虛之謂也以較老之語則鐘鼓玉帛者車之輻轂也禮樂之用固皆資器物以自見而器物之不能自成禮樂正與越出輻轂之外乃能使車之功用乎效運載者同爲一理也且夫老氏推無爲之妙達諸治國而自詭結繩之可復也則宜其翻變禮法而別爲一撫矣然嘗詳求其以則凡舟輿兵甲什百之器儼然五帝三皇之具也而敢自負以上乎六經者蓋曰吾道有高乎形器者焉吾將矯文以樸鎮天下以無事待其安俗樂業重死而不遠徙則凡此有具之屬雖可以爲用而遂可以付諸不用也此其用無之理全與儒應特其立教不同故著語互分彼此耳若使老氏姑循大易本語仍用大易故名而正爲之言曰吾其尊道而卑器也吾其運道以役物也則人將不復疑議矣惟其變道器以爲有無而人不知夫無中悉嘗蘊有也故以貴無之語遂幾於徒手坐視而冀其事之自成焉耳則安得不招疑議也大昌既發此理矣聞者或不以爲然試於讀老之際以道易無以無想道則無之可貴其理自明其疑自釋矣

用無

老氏之即有用無者其別有三而皆不出乎集虛以化實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滌除元覽寡少私欲則求以去夫害虛者也冲其盈而不極悶其神而不示辭其成而不居則求以體此之虛者也至其操虛實之柄以制有無之則則於剛柔之用最爲該實而明著也蓋剛之爲道欲達而直達無所回隱則其象實而塞也柔之爲道待唱而應順而不爭其中實行斷制而廉稜不露於外則其象虛而通也故通者可以運塞柔者常能勝剛也凡

其知雄守雌欲奪而予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則皆惡剛之塞而體柔以行其虛者也亦其求以反物而終致大順者也及其通且虛者爲之而成則行焉而無轍迹無爲而無不爲者是其效也方其連實主虛人皆不可得見及其効成於虛而後始驚其神則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又其則也故自言其惣則曰弱者道之用隨言其所從用弱則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生於無也用無成敗

貴無之道古今固有實而用之者矣而或以之成或以之敗太王去邠與徐偃王不忍驅民以戰是一類也漢元優柔與文帝元默亦一類也而其成敗大相乖戾故後世執迹以識其不成者而曰結繩不足以救亂秦舞干不足以解平城也則并與老語而擠諸無用顧不知罪其施置之失當則豈知言也哉

明矯

老氏之絕棄聖智仁義深知其以者曰此特矯耳非其本心也而古今率多咎之爲其迹與經戾也然而聽言之道以其事觀之則實理著見不可誣矣易十三卦之尚象制器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也觀者是黃帝堯舜皆嘗相爲䂓承也然則聖智也者黃帝亦居其一矣老氏授黃帝以主其敎而凡古之聖智槩取而譏之則夫婦黃帝也者亦在棄絕之數矣豈有同是一人其道可師而其法乃可棄絕也耶以老氏之事言參而求之則其矯而非實也亦昭昭矣至莊子推大其敎又從而廣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也此語尤其累老敎而致譏誚者也然而其中有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說而自明其矯矣結繩之制老莊二子皆相與力主以爲己敎之嘗效乎舌者也然而結繩也者何自而有也得非人我不相保信而未免假物以防詐僞也歟使其淳樸全在而無姦欺則亦何所事乎

結繩也推此意以求之是殆欲造書契而智求之及者耳夫惟淳古無法之世尚不免貧信於結繩而謂人僞已極法所不能誰何者乃欲盡去其具而冀其爭心之無也其勢非使老聃爲君而尹庚列莊與之爲民則決無可措之理也故莊子自傷其矯已甚而又於篇終自爲之明曰周之辭荒唐而說謬悠也所恃以無負於道者終能反諸宗本而調適上遂至此乃爲情實之語也世人槩指老教以爲虛無者皆循其荒唐致矯之初而不知求諸調遍上遂之後也孔孟之生畧與老莊相先後凡其放言無忌憚者孔若孟必次第見之而無一語與之對辯知其異者無害於同也不然則楊墨仁義其差於六經不能以寸而孟子究推其弊以爲且將入於異類而獨於二子棄絕之論若未嘗聞耳者殆皆究其宿而不責其初也哉

道德經廣聖義序

夫以大道難名先天地而垂極元聖挺出慮後世而立言所以啓至理之關鑰而示千古之軌範也然莫爲之前無以詔乎後莫爲之後無以昭乎前此吾太上老君五千言之所由作而廣成先生廣聖義之所由述也夫道爲上德之宗德爲五常之表道包乎德德原乎道故混元以之而判乾坤以之而定日月星辰以之而昭布森列山川動植以之而淳峙生遂其太虛乎其元氣乎此則包太虛而孕元氣者也亦明龍漢之刧既終渾淪磅礴之氣日散萬生紛綸機變膠轕情竇開而本眞迷矣太上老君誕降億劫之前示迹歷代之遠至周昭王時世道日降於是以道德二經授之尹喜微辭奥義爲言五千闢邪以爲正振亂以爲理化僞以爲樸約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蓋羲黃堯舜三代聖人所不能外此淵乎妙哉然而其文至簡其理至博讀其書者千萬而通其義者什一故自尹喜親見聖人已有內解上下篇繼是如河上公嚴君

平天師張君皆爲詮釋由漢迄唐無慮六十家至明皇旣爲之註又述講疏六卷頗爲詳備逮廣成杜先生體元聖立言之旨搜羅諸家芟繁撮要輯爲廣聖義三十卷文理贍蔚事辭該悉靈究道修身之門備齊家治國之理鉅細畢臚本末不遺蓋煥乎其集大成也按此書成於蜀永平三年而內臣任知玄爲之鋟造中更五季或隱或顯漠乎無考至皇朝布衣道士王洞應乃克再刊歷歲滋久流傳殆絕仰惟國家以慈儉傳序以淸淨化邦尊道貴德前後一轍祈天永命蓋本於斯聖皇在宥必世後仁無爲無欲是經妙用心會躬行固已陶鑄一世而粃糠太古獨廣聖義一書僅存如綫版行莫續俱抱積年未見之恨觀復羽服下士昔年於句曲山親受於先師虛靜眞人王景溫篋藏久矣顧其板本尙多訛舛今討論按據悉行校正敬集同志刻之堅梓而左右街衛都道錄通妙葆眞先生易君如剛驩然贊襄克登茲而今而後俾學道者皆有此書潛心而湛思焉庶幾聖賢之志昭若日星不爲虛文悉詣妙趣皆可措之日用于以返眞淳之習裨聖治之盛不其韙歟若夫縹囊緗帙誇插架之多誦說句讀事口耳之學則非觀復所以刊此書之意也旹嘉定甲申四月丁卯朔二茅山華陽洞天白雲崇福觀保寧大師賜紫周觀復序

進道德經廣聖義狀

廣德先生臣杜光庭

右臣光庭伏以道德二經五千奧旨爲致理興邦之本修身久視之門降於虞舜之朝弘自周昭之日體之則無爲淸簡行之則復樸還淳歷代所宗諸家詮解各探要義牙有指歸曁開元年中

玄宗製疏備詳隱秘迺立宗途通貫六經乖該百氏遊行於代綿歷歲年臣輙依疏鈔之
科裁爲廣聖義三十卷學慙孤陋文乏英華貴於披讀之時易見引證之專將令後學免
倦討尋纂述既成會具 上獻冒塵
睿鑒常負兢惶尚以篇軸稍多難於傳寫或勞揮翰莫遂流行內樞密使檢校大保任知
玄早奉眞經思弘大敎起武成巳巳之歲至永平癸酉之春自出俸錢剞雕印版于茲五
載方畢巨功共成四百六十餘版便於臣本院經藏堂內收掌供養旋期印造俾獲傳弘
無煩紫筆金膏可比風馳景散善因勝力允屬天朝伏惟
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陛下道邁五龍德超十紀承軒臺之聖緒化叶帝先襲緣
嶺之仙宗功參氣母體乾握紀覩華夷之欣戴樂推執契垂裳致遠近之航深梯嶮民懽
愷悌俗美雍熙武廓氛埃文懷荒徼況復天垂寶牒乃玄元太上之書地出珍符寔靈觀
神仙之篆益彰道化欽贊聖朝願於 誕睿之辰虔表祝
堯之禮期
聖年之延永與道德以無窮所印成廣義六帙謹進兼乞永許施行冒犯
宸嚴無任戰越兢惶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永平三年二月五日廣德先生臣杜光庭狀奏
省奏具之師學富天人名彰寰海識安世之三篋侔惠子之五車詩排綺繡之文才涌江
河之思星冠月帔既諧高尚之風駕鶴驂鸞了謝軒裳之趣而乃廣陳奧義深究玄言演
五千文成三十卷盡理國理家之術皆修身修心之要傲吏未測於指歸關令空傳於望

氣益彰獨步寧愧二賢載省封章兼知是內樞密使任知玄自武成二年即出俸錢雕造共成四百六十餘板首尾五載方始畢功親近臣贊道之心成羽客廣經之旨合為巨績有光我朝方屬壽春同茲獻祝表域中四大之說示太上三寶之言併屬睽躬良為勝會再三省閱欽尚殊深方將著述之能普示流傳之盛不朽之事深叶至懷所請施行宜允

太上老君道德經廣聖義序

廣德先生　杜光庭　上

若夫運大道敷重玄者　老君綜其本子兩儀孫萬物者大道握其功道資聖而立名聖演道而成教妙無生有巍乎大哉欽惟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融真化表誕聖帝先握希夷澹泊之樞暢清簡無為之理九皇之始八帝以還代代為師方方布訓淳源未撓酌之者自然而然妙本猶存體之者道非常道莫不君懷顯厚臣抱沖和化任天功人忘帝力泊卦分大易氣散天倪春后登真炎皇御曆諸侯傲亂混沌萌視聽之端大象淪胥玄默起爻爭之釁攘臂仍敵揭林為兵剡木弦弧重門擊柝煙埃坌涌三景為之昏霾海嶽振搖九土以之封裂由是黃軒受命玄女降符風后推勝負之機大鴻執盈虛之律蚩尤焚於涿鹿姜族敗於阪泉懷柔無草偃之吪干戈有日尋之冠至德中圯大道不行智詐相高矛盾生惑詭譎斯紿詎可勝言　老君愍世主之棄道肆兵念生民之迷真喪本述二經祕要陳二寶指歸以恭儉為先以謙虛為主復陵夷於大朴返囂競於忘言八十一章丁寧懇惻絕言詞於枝葉示汲引於筌蹄首約義豐文簡理富或玄或諭或實或權益以道為上德之宗德為五常之表道苞於德道存而德用自彰德統五常德全而仁智自舉所以絕仁棄義家慈孝而民和絕聖棄智政優豫而國家其民自化其鬼不神至哉玄功二經之力也首傳虞舜北止河濱後授尹

眞西過函谷孝文孝景勤而行之西漢之初幾致刑措簡文梁武誤爲因果之書政理之體固亦遠矣北轅適越人無則焉

玄宗明皇帝命以家藏尊我祖訓探微索隱允執厥中事天理國之規保家修身之範四者備極百度以卓事簡刑寬文興武戢四十餘載端拱穆淸泰階可平淳古可復斯所謂

得眞經之要也故先爲註解嗣以疏文煥乎哉日麗太虛曠乎哉風行大陸浩浩蕩蕩無得而名焉頃以講討之餘服勤之暇輒爲廣義載述　聖文測海量天自速其過蓋欲示

諸同志豈敢列於簡編天復元年辛酉箋敘云畢今値　堯曦燭物舜海涵和道德宣敭難自緘隱伏惟　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陛下軒轅肇緒少皥垂休后稷宏圖古

公盛德纂文武之休烈紹簡靈之耿光襲峒丘道德之基承緱嶺神仙之問九淸　誕膺八景降神拯甲申百六之災秉壬辰太平之籙登庸歷試成扶危定難之勳胙九土開邦得

井絡坤維之國水滔南紀嶺控西崐岷江爲四瀆之尊青城居五嶽之長仰臨九有俯瞰八區表裏河山周廻險固七十州之沃壤一萬里之堤封杞梓如林桑麻如織風教昭著

禮樂興行在中原鼎沸之秋爲萬世晏安之地旋以潛移土運明啓　金行洛瀆難問於膠船渭渚全銷於王氣民思眞主神縱休期億兆樂推華夷傒望朝章夕表希覿授禹之

儀擁闔祈天顧覿纘堯之禮連月不已驟出復來而又景貺繽紛禎休繁委鱗介羽毛之瑞雲霞草木之祥貢必充庭至無虛日榮光照地嘉氣凝空感動神明充塞宇宙搗挹不

獲歷數攸歸然後燔燎配天體元立極遵前王之盛典考遐聖之鴻猷光遂古之文表大君之德儼珠旒而乾々夕惕攬金鏡而翼々宵勤讓德推功覃恩示信故得須池瀚海

遠微窮荒稽顙懷仁宅心貢贐風恒雨若歲稔時和飛矛指而妖彌平薰琴奏而氛埃息四皇六帝掩漢超周皇太子叡喆欽明溫恭孝敬文功武德叔誦季盈成章則煥耀九芒

運策則折衝千里賢王良弼內輔外藩巍々堂々皆經　國致　君之傑礧々硌々轟熏星降嶽之神多士盈朝雄師萬旅

我皇帝　執謙恭己播惠宣　慈務稽勸分睦隣敎好今則　玄穹睦祐　太上錫符　命屬日時先　於　九天之上　御名國姓預定於千載之前　觀寶篆呈文證　瑤圖啓　運驗天錫延洪之祚見　老君協贊之微則明歷代　爲師惟德是輔隨方設敎惟道是先契乾坤一統之時乃華　裔同文之日行道顯敎宜在　聖朝但以篇軸既多繕寫難備爰由雕刻冀速　流傳不煩染翰之勞可遍普天之內庶使人皆持誦常懽　有道之風化溢寰區永奉　無疆之壽大蜀永平三年龍集癸酉正月　日　謹敘

再雕道德經廣　聖義䟽後序

竊以大道惟奧本一氣以開先至人立言垂千古而不泯洪惟敎父屬彼東周上以述治國之規下以陳修身之式賾乎大象斯謂眞筌根彼希夷實曰道德其妙也不可致詰其用也是顯褒常唐明皇注䟽昭明河上公詮解允著詳窮奧秘洞治深淵迨永平中廣德先生性合虛无言探　妙有撮其機要用以發揮重爲廣　聖義䟽三十卷折理精微曲從義訓既成板刻尋進　晃旒上意嘉稱俾成悠永暨五代之離亂且斯文之寖衰　墜散尤多傳　聞蓋寡凡諸宗尚莫得討論洞應忝從事於敎門抑有年矣嘗念眞風方興　昌代欲兹　聖䟽再遂流行一日因謁　休官入道崇眞大師舒知雄先生首叙夙　心冀成喜志罄其剖露冥契會緣　先生本睢陽人毓性沖和歸眞恬淡素由戎略歷事

皇朝拂身簪組之榮抗意雲霞之趣乃言曰昔杜先生所著文䟽恢張道要實妙指歸亦粗披尋頗開引證繇是樂聞兹意勉重前謀仍捨羨財共成板志迨諸好事乃繕成一則

庶助皇風大闡無爲之化俾眞教永傳不朽之文豈止石室藏書惟聞於往躅金臺祕籙但貴於仙宗者也報願布衣道士王洞應後序

廣聖義印板後序

夫道德眞經鬱爲群教之本重玄奧義寔曰衆妙之門道恍惚而窈冥朴甚眞而甚信知白守黑至至聖至靈隨迎不知變化則莫窮莫測視聽不得品彙則廣生廣成本固流長體虛用實智乎智乎謂乎智愚乎謂乎愚非神會理冥莫之能識然則有爲雖假捨之則衆教無聲無爲雖眞滯之則解行斯泯安得不憑言指象博示夫强名哉是以千聖不能息乎言百谷不得停其注故朱輪拱璧不若坐進斯文避影栖雲寧如闡弘至教利生贊國履德酬恩微乎大哉玄聖之妙旨也前代注疏作者誠多理事兼融未爲通貫有大蜀廣德先生天授英才神與玄鑒三皇五帝之道括覽無遺九流百氏之言罔不窮賾念玆道德眞經老聖格言以在敷揚顯仁利物因閱 明皇註疏輝煥古先多引前言以爲後比恐將來之學者困於搜聞遂入青城深居巖藪想夫述作何代無人乃精博研機潤色洪業探微索隱翼象玄文頓漸偏圓隨義箋解無幽而不顯觸類而長之細思十秋編成三十卷題曰廣聖義焉雖子夏言詩丘明續傳不足先後世方今天皇御曆德日新聲教恢弘英風振古顧惟盛作宜播盛時蓋章軸既多卒難繕寫知玄遂月抽職俸旋貨良工雕刻印文成四百六十餘板永鎮龍興大觀隨緣印造流行庶夫百辟四人謳仰明君之淳化九夷八狄咸欽 中國之風猷耳特進檢校太保前守眉州保勝軍團練使上柱國樂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任知玄敘

永平三年太歲癸酉二月甲戌朔八日辛巳

左街天長觀內殿講論大德賜紫張　延光

右街內殿講論首座鑒微大師賜紫唐　洞卿

左街內殿講論首座得一大師賜紫張　茂卿

右街道門威儀弘徵大師賜紫何　沖徵

左街道門威儀紫虛大師賜紫任　可言

臨安沖天觀管轄道士保寧大師周君一日槖其所刻道德經廣聖義數帙見示且求序跋會余同年張元德在坐余因屬元德就為考訂之元德退而為之釐正舛誤凡若干字且謂明皇之註眞有功於老子而杜氏演而伸之又有功於明皇然明皇徒既其文不既其實在後世當以眞為鑒此論篤矣然余竊謂五千言之出非老子本心蓋關令尹彊之爾先漢有鄰氏傳氏及徐少季劉子政俱嘗為之傳說後世所傳獨存河上公語今杜氏纂輯解釋纖悉不遺誠足以發揚其敎然經所謂玄之又玄者是果可以章句盡而訓詁通哉白樂天曰玄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僊不言白日上靑天置其所不言而求其所以言因其所以言而遡其本無言因書此而歸其書於保寧云嘉定十有七年三月上休日成紀李劉謹書

六經作於夫子而語門弟則曰予欲無言中庸述於子思而終篇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意者以言明道非聖賢之大心而垂訓立敎以覺悟後學乃聖賢之不獲已歟老子開發道德之祕而為五千言其徒衍法疏之義而為三十卷其亦以至道之眞不窈々冥々非扃啓鑰則學者未易以窺其際也有志於此者始由言以觀其微終遺言語以通其妙則豈惟可以入於老氏之壼奧雖與之學吾聖人之道可也周保寧師示予廣聖義敬書

其後而歸之嘉定癸未十一月上休日清江徐天麟書

道以言而明亦以言而晦然則聖人之有言焉不得已也沖天保寧師周君以所刊道德經廣聖義來求述梗槩予讀未及竟掩卷而歎曰道傳以心不以言道而可以言傳道之粗也以聖傳以心傳心茲固聖人之所願爲然聖人不時出而道不可待而傳也是故立言垂敎將以詔夫天下後世故曰聖人之不得己也況自明皇傳注以來迄于杜氏之所纂輯要亦發明老氏言傳之旨孜々焉汲々焉惟恐聖人之言一不明於天下噫其志亦可尙矣保寧師稟器不凡於道有得刻梓流傳提耳後人之意前後實一輒其用心之勤雖夫婦之愚能知之然則舍言語不足以明道執言語亦有時而害道觀者儻能由粗以達精因言而會心則是書特筌蹄耳若夫商訂魚豕之訛權衡矛盾之學有當世之鉅儒鴻筆在則予尙奚暇譊譊言嘉定甲申莫春既望如是堂韋興宗謹書

沖天周保寧師以所刊唐明皇注解道德經與杜氏纂輯義疏見示讀終編而歸之則請例著語愚舊讀此書止觀河上公王輔嗣訓義既又得蘇黃門說焉於明皇之注解未詳閱也今再三讀之則知明皇之說十已得七八王氏之長已多取之杜氏復兼載河上公說於其中而考谷神不死諸說則明皇優於河上公遠矣蓋唐自高祖太宗以本系出於老君尊爲始祖追加帝號表章其書諸儒講肄至開元間其說當益明備故明皇裒取以爲之釋舍百年之討論非一人之私見又得杜氏演而申之出入經傳參取內典使其徼義奧旨敷暢弘達明皇眞有功於老子而杜氏者又明皇異代之忠臣也雖然治天下不在多言嘗觀自古及今人主有得於老子之書如漢文帝本朝太宗皇帝
累聖相傳以至
阜陵皆深有契而實見諸行事者故其爲治率光明儁偉卓然不可得而議明皇之注釋

固多得之及考其治則易素樸而尚奢泰罷寡欲而近女色忽食稅之戒而崇長聚斂之臣忘佳兵丁寧之訓而開邊之釁四出馴致末年之禍患故曰明皇此注解所以明白者唐初尊信老子之力也而治道卒與此書背馳則殆如漢武帝之表章六經標白其文而未既其實治功之疵豈老子致之也歟惟我

孝宗皇帝聖製原道辯止一篇耳而二十七年之治効乃足以配天地與道而並爲四大因謂保寧宜取原道辯標諸卷首庶足以見老子之書眞有補於治天下而明皇之言不可以其治之疵而少之亦曰當讀其書而鑒其行事云爾乃書其后以少裨保寧師惓々其敎之意耆嘉定十七年四月丁卯朔清江張治題以上之文悉據原本不敢校改增刪

南華眞經注疏解經三十三卷、舊鈔本、坿宋槧本、道藏本、舊鈔本二通、

舊唐志莊子疏十二卷、新唐志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見在書目注莊子三十三卷、疏十、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並云三十三卷、書錄解題三十卷、玉海云莊子今本十卷三十三篇、逍遙遊至天下爲內外雜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成玄英疏三十三卷、通志畧莊子注三十卷、莊子義疏十二卷、宋志十卷、文淵閣書目十二卷、殘缺菉竹堂書目十二卷、世善堂書目三十三卷、述古堂書目二十卷、讀書敏求記同、目錄之所傳如此、今出於目擊者、井翁宋槧本十卷、祕府道藏本三十五卷、祕府舊鈔本三十三卷、足利學舊鈔本十卷、中脫十二篇、摺藏本三十五卷、唐宋已還、卷帙分併、多寡不同、予嘗論其所以相異者以謂考成

玄英自序云、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䟽解總三十卷、則似可以三十卷本爲眞、然舊唐志既作十二卷、殆不可得而解也、蓋玄英之注莊子、出以已意、故分卷亦三十、然其䟽則自標其本於郭象、而象之注本則隋志云、三十卷目一卷、梁七錄三十三卷、釋文序錄稱三十三卷三十三篇、至舊新唐志、始合併爲十卷、予意据漢志本五十二篇、向秀郭象合爲三十三篇也、且阮孝緒在梁著錄之、以爲三十三卷、恐是郭氏之原第而見在書目所著錄亦同、當是其舊第矣、至隋合併爲三十卷目一卷退坿卷末、唐又合爲十卷、由是觀之、唐時所行象之注本、實有三十卷十卷等數通焉、且校宋槧本、玄英自序三十三篇作三十篇、（道藏本三字有、）予所藏本則總三十卷、却

作總三十三卷、是据宋本則玄英原於郭氏三十卷本、製義疏三十卷也、以拙藏本爲是則玄英義疏三十三卷、依郭氏三十三卷本而作也、多寡紛紜、無所折衷、但予藏本、亦出於道藏本、而有校改者、傳鈔固不如原刻、鈔本之所傳安知其非出後人追改、況隋唐志以下象之注本、獨有三十卷及十卷二種、是非就十卷本製之、即爲三十卷本、則玄英之原於郭氏三十卷本、而作義疏三十卷也審矣、其作三十三卷云々者、恐未是也、先是、書多鈔而爲卷子、一卷之不大、便於展閱鈔寫也、唐時刊本始行、而刊刻之書、合併數卷以裝成一册子、一卷雖大、亦無不可、卷帙之多寡、鈔刻之轉移、爲之變異、於是有併象之注本爲十卷者、又有合玄英義疏爲十二卷者、然是時疏與注未

合併也、至宋始有注疏𦘕本、當時郭氏三十卷本佚、十卷本獨存、乃以疏文坿十卷本注文各句之下也、而見在書目之作十者、十即十帙、每帙有三卷、是則三十卷本也、其注疏三十三卷本則以篇爲卷數之也、似近古而實非、當是宋時編道藏者、分析其卷數、以拮抗於釋藏者矣、明藏又析爲三十五卷、祕府道藏本是也、敏求記則曰、南京解元唐寅藏書、北宋槧本之佳極者、通考云三十三卷、予按端臨經籍志、每因篇帖浩繁無暇取原書覆校、卷數大都牴牾、今雖未詳二十卷本分卷爲何如、以予考之、亦是宋人所改修、益可以知改修本非一矣、何者遵王譏通考爲牴牾、是自以二十卷本爲正也、然遵王檢其自序、則自知牴牾、誰謂以遵王之博、而敏求記則又其精力所粹、

而末曾其自序之檢尋、妄語放論乎、予惟遵王所藏、誠爲二十卷、而玄英自序亦改作二十卷、以塞當後人疑竇、故遵王不知、自以爲是焉、有此一證、又足以知自序云々追改亦非一矣、追改先正之遺文、以滅其迹、不留茲書、直齋書錄解題載柳文云、劉禹錫作序稱、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云々、而現行柳文分卷四十五而、劉序亦改作四十五通是後人追改也、乃知、玄英原帙實三十卷、至宋有十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卷本三十三卷本、明又有三十五卷本也、宋槧本十卷、今所存十之六、首有成玄英郭象二序、卷首題南華眞經注疏卷第幾、莊子某篇某第幾、郭象注、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半板八行、々十五字、注疏並雙行、廿字、每注末圈子內大書疏字、以界注文、玄徵樹恒廓匡朗等字闕末筆、縫心有鐫手劉聰、刘生、余亨、李信、方文、葛文、呈萬、周允成、何開、刘炳、呈友、藍文、杜奇氏

名、郭序々首至蹈其大、成序匠成以下及卷一卷首至疏爾雅二張、並係補鈔、葢亦依宋本影錄者、足利學殘卷、鈔手拙陋、不出於慶元以上、題云南華眞經注疏解經卷第一、次行題云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又第三十篇前題云、南華眞經注疏解經卷第十、次行題莊子雜篇說劒第三十、其編次與宋本同、分卷亦不異、而同異亦極相近、爲從宋本所傳鈔無可疑矣、秘府舊鈔本、即爲松崎慊堂舊收本、卷首體式與足利舊鈔本相同、唯卷首成序次、有景德三年八月中書門下牒、半葉八行、々十九字、注疏並雙行十九字、界長六寸六分五釐、幅五寸三分、烏絲欄界、案三十三卷之書、明之中葉尚存於人間、而是書分爲三十三卷、且据其截有景德牒攷之則、當是舊人依宋藏所

傳鈔矣、然今校之於宋本、又無甚異同、景德牒本為莊子郭注及釋文而發非為成疏發、然牒文佚而不傳、僅藉此而存、今備錄于後、有辛卯明復、松崎復圖章、祕府道藏本者、万曆梵夾本、字大如錢、大抵道藏之書、分析卷篇、而刦刪署首尾、蓋將一以大字狹幅、因此增多卷帙、以張氣勢於釋藏、一以剪除近人序跋以贋於古也、卷首題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一、次行、河南郭象注、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二行分署、次行題內篇逍遥遊第一、而篇題下夫小大云々注、則双行小字、其餘郭注成疏、各別起同本文大書、但較本文低一字而各首冠注字疏字無圈、道藏所收注本及疏本概皆如此、是万曆藏之式也、予所獲則毛利高標、就道藏本手鈔、而間依別本所校改者、其卷二十九以下則佚、蓋祕府道藏即高標所舊藏、高標好書廣

收、無所不至、今祕府所收宋元精刻、多係其獻本、高標嘗就其家藏精本、手親鈔寫傳錄、册積至八十鉅冊、稱草月樓佚書叢鈔、中有景文宋公集、有太平寰宇記殘帙、皆當世所失傳、其成遠在林述齋佚存叢書之前、幕府之末造、獻本之在昌平學者、大抵散佚、是書則叢鈔中之一種、而從昌平學本所脫出也、三十二年孟春、予依御府道藏鈔補之、是書復完、亦墨林一佳話也、毛利家譜云、和泉守高標、幼好讀書、博覽該通、兼善詩書、有所著書若干、造於文化九年、其孫出雲守高翰襲封、以藏書之半獻之幕府云々、案、幕府分置其書於紅葉山文庫及昌平黌、其在楓山者、葢是精本也、皆卷首有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圖章、

中書門下牒　莊子並釋文　牒奉

勑莊周云玄理、歸於沖寛、郭象爲注義、造於精微、旣廣玄風、實資至

治、朕仰崇古道、俯勸蒸民、言念此書盛行於世、尚多踳駮、已命校讎、
將永煥於縑緗、宜特滋於雕鏤、牒至準　勑故牒　景德三年八月
五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兵部侍郎參政事馮、工部尚書
平章事王、門下昊穹眷命、烈祖降靈、休照之儀、存乎禮典、莊子文子
列子庚桑子等、列在眞仙、躰玆虛白、師玄言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
觀其微言、究極精義、比夫諸子、諒絕等夷、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
眞經、文子號曰通玄眞經、列子號曰冲虛眞經、庚桑子改曰洞靈眞
經、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 明鈔本

道之在天下、經千萬世而莫有所虧損、而道之於人大端有二焉、曰忠曰孝、然父子之親天倫也、發于情性而行於不可已、此猶可及也、君臣之義非有父子之親、而國耳忘家、君耳忘身、此非忠厚惻怛之情、溢於中而發于外者不能及、故曰爲孝子易、爲忠臣難矣、昔者予讀賈生書、觀其練達治躰、經制漢業、其術亦深矣、得君如漢文、遇時如西漢、然竟不能達其志而盡其才、排群議而攄抱負、道之難行自古既然矣、及有宋受命、治化休隆、其間豐功偉烈、勒於鼎彝黼藻帝業者有其人、讜言確論、耀於史乘者有其人、用文章純懿、顯於當世者有其人、而予以司馬君實爲第一、葢所謂忠厚惻怛之心、溢于中

而發於外者矣、三代以上、予不得而知、兩漢而下、若擬以其人、則以賈生之才、兼有諸葛之忠精、公殆其人乎、且以文章言之、東漢以來、道喪文弊、六朝綺靡、如蛙鳴蟬躁、先正規矩、蕩然掃地、唐初梁肅之徒、風氣未開、猶帶六朝餘習、及韓柳出、斯文始復古而未盛、至宋而五季之弊猶存、公奮于此時、其文爾雅醇厚、一如其爲人、殆與歐陽蘇曾、足相頡頏、雖然公之所以可貴者非文也、其政則元豐元祐、其識則通鑑、其德則駸々入于聖域、此三者公之所特有、非歐蘇之所及也、然則世之所取以爲準則者、舍公而其誰乎、嗚呼賈生之才大矣、而恨其器識之不足、蘇子之文偉矣、而其於道猶有不至者、惟公有二子之長、而無二子之病、可謂一代偉人矣、公之集、一刻於北宋、題

曰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淳熙十年正月、再刻於泉州公使庫、改題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嘉定甲申、公裔孫三刻之而有門生文林郎差充武岡軍軍學教授陳冠、及金華應謙之二跋、並云、公裔孫出泉本重刊、是嘉定時北宋刻本已佚、僅傳淳熙泉刻、其寥々可知矣、是篇則字樣遒健、頗有姿態、與祕府張說之集相類、而惟明嘉萬文士乃有是風致、然則是明人所鈔、此亦一拱璧也、而於購字則曰太上御名、於愼字則曰御名、乃知其所原、確乎是孝宗時刊本、泉州公使庫本殆謂此也、且字句異同極精、與今行陳宏謀劉繩遠諸本不同、而多與王伯厚困學紀聞所引公集字句符、其精審亦可知也又可以見泉本是繙雕北宋本也、首有劉嶠序、次進司馬溫公文集

表、次綱目一張、無界欵、半張高九寸二分、幅五寸四分五釐、十行、々二十字、

予之作舊鈔本考、其意在表章唐宋舊鈔、及皇國舊時書本、但明人鈔本流傳此際者極尠、內府僅存明馮巳蒼校張說之集、明姜立綱手寫四書正文、依朱注止揭正文、一々下句施讀極精、半頁七行、々十二字、卷尾有王世貞及趙用賢親筆題識葢明東宮進讀本也、及崇禎曆書等數通耳、而今是書亦明人所鈔、以其傳世頗希、故特錄之如此

元豐類藁五十卷　佐久間象山影鈔宋本

是書、佐久間象山、據宋槧本所傳鈔、其避諱磨陏處、一存舊樣、可以知不苟一點一畫也、卷末、手記宋史南豐先生傳、及所自著文凡八篇、以示景仰之意、今以是書、校之於明正德覆元本、異同不尠、且避諱則闕至光宗、亦不失爲一奇書、嗚呼、文章本乎道德、而成乎學術、故道德大者、其文亦盛、學術富者、其文亦雄、學德兼該、文章之能事畢矣、立身揚名、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亦不於是觀之乎、當象山之奮身、建開國進取之策、萬言未得一行、而七首已交乎胸、然烈士不愛其生、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

世仰其徽烈、如象山、可謂得死所者矣、宜乎其文章之博大昌明、經百世而光采爛然、與日月爭光也、後之君子不學象山之所以不朽、而屑々焉、盡心於雕繪鑿幌之巧、嗚呼此其文之所以速朽也歟、予崇仰象山之行事、故錄之於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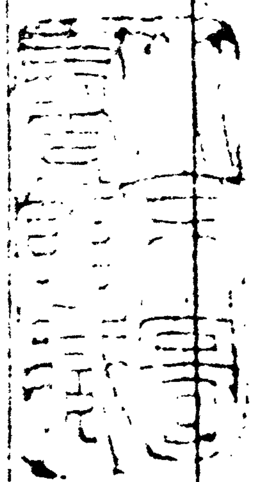
文選二卷 殘卷子本

經稱九經、集首文選文集、是先民之所以戶誦家傳不措、而師授之重、守之如律令、因仍習襲、從而不改、嗚呼師道之尊、其學者之司命歟、學而無師、猶不學、漢儒雖不逮古、而師資之益猶汲々焉、經魏晉至六朝、師傳之不絕如綫、及唐而盡矣、依是觀之、九經之有師授其事巳足以千古、而我則至諸子集部之末、其讀法之異、句法釋義之別、皆有所受授、是邦俗之所以謹厚不敢爲高明、而舊本之所以至今不亡也、文選之見於史者、以續日本紀爲首、曰、袁晉卿唐人也、天平七年、（當唐開元二十三年）從遣唐使來歸、通爾雅文選音、因授大學音博士、又延曆十七年、二月、（唐貞元十四年）太政官宣載、（史記抄引之）大學生年十六以

下欲就史學者、先令讀爾雅文選音、文德實錄稱、仁壽元年四月、（唐大中五年）帝喚善繩講文選、御堂關白道長公記云、寛弘三年十月二十日、（宋景德三年）持來五臣注文選文集等、古今著聞集載、勸學院中有能誦文選三十卷四聲坊韻者否、日工集則曰、永和四年十二月六日（明洪武十一年）送六臣注文選、與京管領武州太守、而山槐記則稱、後朱雀院儲貳之時萬壽之頃、（宋天聖二年、即當其元年、）自御堂有御送物摺本文選文集、可知天平既置音博士、寛弘有五臣注本、而槧本之流傳亦在萬壽中也、夫其流傳如此其久也、其習誦又如彼其盛也、宜乎文選之舊本、其流傳極多、予所觀尙有數通、然皆非五臣本則六臣本、而單行之書、唯是此書一通而已、是書今所存僅二卷、而依其卷第攷之

則蓋爲三十卷本、三十卷本者即蕭統之舊也、且無注文、而其所載本文則鑿々與李善本符、是其爲李善所原之藍帙也可知矣、西溪叢語載宋玉神女賦訛誤云、後人謂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本文選玉王字差誤、姚寛在宋已以是爲當時誤傳、而宋本今本、皆以爲王夢神女、今觀此本所存神女賦、王與玉正與今本相反、蓋夢之者宋玉問之者即襄王也、文義於是始歸於正矣、校勘之不可忽、而古文舊書之不可不貴如此、并翁所舊藏、今既歸於海東松方伯揷架、

舊鈔本考



宋槧本考

古文舊書考卷第三

東京　島田翰著

宋槧本考序

秦漢之書、盡於永嘉之亂、而隋唐之籍、略焚於五季之難、予讀史、未能無憾于宋儒也、何者、書雖曰盡於永嘉五季、而隋志所載、及孔陸諸氏所引、秦漢以來之書、何其多也、而宋儒所撰太平御覽、則輯集多至於一千六百九十餘種、（中據修文殿御覽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成書者、亦不尠、）何況、臧榮緒左氏傳、猶得升爲宋祕府之藏、依是觀之、雖稱曰盡、而未曾盡滅也、予見宋本多矣、大抵諸經、以唐開成石經爲藍本、而編注之用貞觀定本（案毛詩秦風駟鐵疏云、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坿庸也、先儒以定本獨爲本經之定本、予則据此文以爲顏師古必併校定注本矣、唐之官學以定本爲準的定本流傳至

五代不泯、後蜀石經長興監本、並原於開成石經、而編注之以貞觀定本也、予故嘗曰、蜀石唐版並出於貞觀定本、開成石經出於定本而宋本之精者直出於唐碑、其粗者則出於蜀碑與唐版、而其源則皆一也、是故校之於開成石經、經文之異同多相若而、注語則互不相同、唐之定本注語則無刻石故傳寫互不相同至於若夫諸經之有甚異同者、則是入梓時、依臆所校改、非始如此也、五代會要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印板、廣頒天下、舊五代史馮道傳稱、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晁公武石經考異序云、唐太和中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由是方知、長興監本乃原

於石經、而宋時槧本盡出於石經與長興本、則無異乎其體樣相似、而異同亦相若也、而今則石經尙存乃所以貴乎宋本、蓋獨在於諸史與子集耳、嘗怪、宋初古籍之富、如此其多也、好古如揚韓、識如歐唐、如彼其不一二也、而無一言及於刻別本何邪、蓋當是時、雕書之事始盛行、技拙費鉅、故刻書者、非官司則書肆之徒、惟夫官有一定之規、而書肆則急於射利、而其讀書自樂者、擧子兎園之不遑、尙何暇及其他哉、降而爲紹興、爲慶元、書弥尠刻益多、則亦已無及也、是故以岳倦翁之精力、猶不能過於晉天福銅版本、尤延之之博、以不得淳化監本史記爲憾、淳熙之與淳化、不過僅々二百年而尙如此、不亦可慨乎、昔唐之宦學、定本之外、課習本、蓋以定本未流布、習本

夫人所習知也、使宋初君臣、刻定本外、刖分南北古今刻習本、不然則、倣陸元朗釋文、製點勘記則、或不至於若此蔑如也、予獨悲、數十百年所僅存、南北各家之書、破碎於千百庸學士之手、而原諸學士之心、則諉曰、刻本可畫一門戶之見、必不可不破、而曾不知書各有所受授、傳有南北、決不可使一也、百世而下、讀書者有餘痛焉、雖然、向微諸學士刊刻諸書、則倂陋本、幾何不爲兵火風霜澌滅、而好古君子之欲參覈乖異、而攷据諸說者、且求一舊本而不可得也、然則其功顧不亦可偉哉、故敢斷曰、刻書之精自宋、舊本之佚亦自宋、作宋槧本攷

雕版淵源考

陸深河汾燕間錄云、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版、是語見於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曰、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市村器堂氏依此文乃云、雕屬廢像、撰屬遺經、即非刻書之謂、予則以爲陸氏在明、猶逮見舊本、而記云雕版、恐宋藏中、必有作雕版者矣、又案、此語不載於隋書及諸雜史等、信斯語也、則隋時已有雕版也、予嘗怪、漢有熹平石經、魏有三字石經、經傳之有石刻、其來已久矣、夫陰文刻石、與陽文刊木、僅一轉之間耳、後世無乃推廣其事、以及經史乎、予以爲墨版、蓋昉於六朝、何以知之、顏氏家訓曰、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書本之爲言、乃對墨版而言之也、顏之推北齊人、則北齊時既知雕版矣、玉燭寶典引字訓解論字曰、其字或草下或水旁或火旁皆依書本、巳曰皆依書本、亦可以證其對墨版也、是隋以前有墨版

之證、宋晁公武古文尙書詁訓傳、引隋劉炫尙書述議云、四隩既宅、今書本隩皆作墺而、法書要錄、載述書賦竇蒙注云、李斯作小篆、書嶧山碑、後其石毀失、土人刻木代之、杜詩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夫嶧山碑、非寥々數言、則何以不可謂之墨版乎、惟異其陰文與陽文而已、而皇國寶龜元年四月、勑刻根本自信印相輪六度等陀羅尼、納之三重小塔露盤之下、葢皇國文物、多出於隋唐、而雕槧之枝、隋唐爲最、而寶龜元年、即當唐代宗大曆五年、則其受諸於彼也亦以明矣、是隋唐之際、有墨版之證、漢書孔光傳顏師古注云、今書本有作截者、俗寫誤也、又外戚傳師古注云、今書本赫字或作擊、劉賓客集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

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歲、崩剝汚衊、泯然不解、祭酒齊皞實尸之、博士韋公肅實佐之、再新壁書、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汾澤而絜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以理案之、此及嶧山碑、當是陰文、

白氏長慶集元微之序云、至於繕寫摸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々皆是、微之自注曰、揚越間、多作書摸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也、夫已之日繕寫、又云摸勒、摸勒之爲刊刻、可知矣、石林燕語載、世言雕版印書、始馮道、此不然、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道德經廣聖義永平三年任知玄印板後序云、大蜀廣德先生、細志十秋、編成三十卷、題曰廣聖義焉、蓋章軸既多、卒難繕寫、知玄遂月抽職

捧、旋賃良工、雕刻印文、成四百六十餘枚、禪月集曇域後序云、檢尋藁草及闇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豫章漫抄引異本揮塵餘錄云、毋昭裔（通行本皆作母丘儉非也）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又舊五代史和凝傳云、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摸印數百帙、夫永平即蜀年號、上距唐末僅數載耳、而當時迄諸子文集之末、尙有刻之者、足以證唐時墨版盛行矣、又案、顏氏家訓曰、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夫經傳之多語辭古之遺也、況六朝之際、師傳未全亡也、故其失在守一先生之言、而無敢是非則或有之、而遽刪去語辭者何也、蓋六朝時、師傳多存江左、而河北之儒、多信心蔑古之陋、殆乎所謂深

燕窮其枝葉者矣、是故、墨版之用、河北先於江左也、而當其入梓、憂繁工多費、於是務删畧語辭、以省其工耳、猶宋以後書、動輒省畧注文、又節删文章首尾也、或問曰、果如子言、則唐時何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新唐志云、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者何耶、曰、漢魏之時、鐫刻于石碑者、即獨官所建耳、當時之人豈不欲各刻其所業者乎、顧力不能也、至於六朝、師傳雖曰微而尚未至泯滅也、是非信其所聞、同異因其所習、各尊信翼戴其經師之所傳、而成一家之言、故字有不同、說有乖異、各因其所傳之本而已、是以南學北人不是、北學南人不信、而南北之中又自有分岐、安能得使其所刻書、播布

於南北如後世乎、是故唐末墨版盛行、亦實多小學字書術數、何則以其所通用也、且繕寫藏於內庫者、乃不過謂爲遺書副本、猶清、四庫全書耳、庸詎容疑乎、至佛書則不然、其財則信者之所喜捨、而其流布之廣狹、又豈止及其一二子弟而已哉、則隋時佛書雕本盛行而經籍尚未至廣行、亦理所當然也、先儒云、隋時始有佛書雕本、監本始於馮道、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不知其昉於北齊已前、而唐太宗以前已有監刻本、私謂是先儒未道之遺、故學以質諸博雅、

案、今世所傳經籍墨版、蓋莫古乎李鶚本爾雅、及闕民字本左氏傳、大坂有西村某者、嘗贋作三種之書、延喜十三年本文選、唐天祐二年本淵明歸去來辭（卷尾署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八日餘抗龍興寺沙門光遠刊行、今在神田乃武氏家、）是也、而其一

則予忘之矣、明治二十一年、清傅雲龍、得文選於陳衡山所、驚喜刻
入於其纂喜廬叢書中、欽差大臣黎蒓齋製跋、兵部郎中傅雲龍作
序、嘖々言其可信、且以此爲唐世槧本流行之證、而曾不知其出於
西村某之手、紙用寫經故張、字樣集字寫經舊字、活字擺印者也、蓋
雖有其巧妙足以欺人者、而其紙墨之間、猶不難判知其爲僞也、況
如歸去來辭、門雖設而常關、脫門字、尚可謂之正善可據乎、嗚呼堂
々清國、黎氏之篤學、聞於天下、其所爲尚如此、予恐後之人、又爲某
所欺、故特記而識之、

尙書正義二十卷 寧宗時刊本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

勅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書契肇啓、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躰國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敎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爲盛矣、後暨法値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綜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群儒講論之旨、亦互有異同、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衆家之善、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擧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于榮、食祿者多志本業、一

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維、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道高貫日、

德邁重瞳、

武暢遐陬、

文加異俗、

舉前朝之墜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却軫、

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貫、猥奉窮經之寄、曾

無博古之能、空極覃精、寧周奥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寫本皆正

於字書、非遇

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刊之典、願垂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

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干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承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廸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右、宋槧尚書正義卷首所載孔維上新雕五經正義表、孔維至秦奭八人名銜、王伯厚玉海可斠也、次長孫无忌上五經正義表、群書拾補、及正齋書籍考、已載之故略省、表後題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表、案、孔維長孫无忌二表、當是並冠之正義首

者、而注疏本皆缺之、獨單疏本書疏、及足利注疏菅本載茲二表、二書殆希異同單疏本易疏春秋疏、錄无忌表、而不及於孔維表、蓋其亡佚亦已久矣、正經注語標起止、而列疏其次行、其避宋諱則玄胤讓敬弘桓等字缺末筆、闕至敦字、則係寧宗後刊本、界欄則有四周雙邊、有左右雙邊、半板十五行、々二十四字、界長七寸五分六釐、幅五寸五分六釐不齊整、蓋是書以刀法字畫放之、汴京末就端拱原刻所入梓、以下遞有補修、至寧宗而止、是以不一也、其左右双邊則汴都刻本、四周双邊則係後來葺版、卷第三末、有讀記云、嘉元二年暮春廿五朝約句讀了圓種卷四末云、嘉元元年歲次癸卯十一月廿一日加朱點了圓種、卷六末云、嘉元二年、甲辰卯月廿二日拭老眼粗加麁點

了佛子圓種流年六旬、又卷中間有朱墨古點、嘉元紀元即當元大德七年、其舶載之古亦可類推也、板心有朱因、王政、施章、葛珎、黃暉、王伸、吳珪、王正、張元、汪改、汪盛、陳忠、王寔、方成、洪茂、洪先、蔡至道等、是鐫手氏名也、卷第一尾云、計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字、卷二云計二万一千九十三字、卷三云計二万八千六十四字、卷四云計一万四千八百二字、卷五云計一万一千九百一十六字、卷六云計二万一千二百六字、卷七云計九千三百四十三字、卷八云計一万五千五百四字、卷九云計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八字、卷十云計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三字、卷十一云計一万七千七百九字、卷十二云計一万五千五百一十六字、卷十三云計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二字、卷十四云

計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字、卷十五云計九千一百三十二字、卷十六云計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七字、卷十七云計一万三千四百五十一字、卷十八云計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五字、卷十九云計一万三千六百五十四字、卷二十云計八千六百五十二字、每卷有秘閣圖書之章印、首卷及卷第十八末副葉捺歸源墨印、金澤文庫圖章則卷第一無、餘卷盡有、蓋卷第一在戸塚賈人伊勢屋源七處、而其餘則收在鎌倉圓覺寺、寛政丙辰丹波櫟窓上書陳事幕府、遂成全帙云、事詳見太田南畝改元紀行、

單疏之式凡有三、一則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列疏其下者、如易詩儀禮春秋正義是也、一則列疏其次行者、唯茲書爲其式、一則正經

注語大書、疏文雙行分注者、世所傳獨有易疏、予觀禮記子本疏義、及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背記禮記正義、亦皆列疏其下、蓋單疏之作、在使後人易知、則後二者誠便矣、若論其躰式之古、則前者更在乎後二者之上矣、

嘗私謂、書有古今之異、傳有南北之別、信杜氏集解者、則不悟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言、發之於孔門弟子、武王忠不忠之論、則既爭於漢初、所見異言、所聞異辭、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當是之時、非參伍彼此、考證異同、歸正於一、則何由能使古人之遺書傳注、傳諸無窮乎、是故一代之興、必有命世之儒、作之傳疏定本、而後儒得據以周旋、昔者孔子沒至漢三百年、簡策缺壞、於是

劉向劉歆校定祕書、賈逵鄭玄爲之傳注、而蔡邕之徒則刻經於石、自漢至唐復四百有餘年、遺經僅存、而又多汨於虛無淫靡之說、唐興經術蕪穢、於是六朝人所爲音義、陸元朗集之爲經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異同、顏師古折衷之爲五經定本、六朝各家殊說及所爲義疏、孔穎達賈公彥等刊定之爲經義、而宋儒理氣之說、乃朱子據以作集注、是豈非依先儒之成說、取其自是者、折衷之集而大成乎、是知古之所謂傳注之躰、蓋謂存其是而去其非、不敢臆斷、必據舊聞、安在掃成說、而矜聰明乎、夫克已復禮、出門如祭、及文言一節、則孔門之大法、而皆出於古志、毛公傳詩、訓釋簡嚴、言不盡意、鄭君箋之、則後世義疏之濫觴矣、而不必言其所原、孔頴達之製正

義、實根原於沈文阿蘇寬劉焯劉炫、而刑昺之孝經疏、成玄英之、莊子疏、又多取材於元行沖與戴詵、而又不必一々舉其所由來、朱子集注之例、出於各人自得者、則以圈圍冠以姓氏、餘則蓋爲朱子自說、而仁字意義、則宋儒之所自以心得、而予得之於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原名手鏡、宋避鏡改作鑑）中、其人部曰、仁音人、心之德愛之理也、而集注未曾言其出於遼僧也、何者古之君子其心甚公、皆知理之所究極、即道之所在、又何遑判其孰爲彼孰爲我乎、至魏何晏作論語集解、始署其名以判之、至此先儒曠通之道絕矣、且夫先哲所以立言垂後亦何心哉、非欲示天下後世如此爲仁如此爲義乎、古今之異言、解者之不一、雖間有異同、及精究之則是夫人之所共和、當知其不出於

二途也、是故古之君子撰述一書、獨於其各自得者、署其名而於其相同者蓋闕如也、抑亦謹遵先賢之志已、豈如小丈夫、屑々焉誇稱皇張以傲天下焉、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遂使先哲曠通之誼、以成一已傲人之具、淺之爲丈夫亦見其惑也、況如左氏傳、籍生籍與迮通之說、洪邁實發之、而當時又有王觀國同其說、未知孰先、其誰之適從、輒欲盡錄之、則予恐一事之論議且充棟宇、而一篇之大且至汗牛也、井師左氏會箋三十卷剖劂旣成、聞世頗有論議其不冠舊人遺說以其氏名者、頃予讀尙書正義蓋深慨繫焉、自惟知井師撰述之意者、唯予一人而已、故坿記之以告世之蒙士、若夫予所自著者則予也弱齡無聞、未足取信於當世、故其出於舊說者必冠以其名、

所謂夫子則可、予則不可者也、

碑版之署刻者姓名、漢以前無有也、其有之葢自唐宋始、宋版之精者不署鐫工氏名者葢寥々矣、而元明以下雖殿版監刻亦多不題、夫漢以前之所以不署者、以鐫刻者流不加其數也、後來碑版與宋版之所以署之、葢寓義於謹嚴不苟、以徵信於後世也、唯元以後、則書無精審之校、鐫手缺圓適之工、刻書多出於書坊、書坊急於銖錙、昔之刻工人少而精、後之鐫手多播於天下而陋、夫書坊之刻書也、非有求精擇善欲以射利而已、苟廣布耳不尙精、故宋末以下則稗史小說最多、字書小學術數詩文集次之、諸子史經又次之、費省耳脫簡粗校其所不問也、故使卑子陋夫校之、而又加之以鐫工之拙

陋、於是有黑口板、有白縫版、皆非精本也至明有記書手鐫工於縫心者、如正德六年刻十行本孝經正義云、書手陳景淵謄、刊字江操是也、然是倣於宋本故爾、石工之著者長安安氏爲最、以其不肯鐫名姦黨碑後、刻手之著者爲蔣耀供共王定等十九人、以朱子按唐仲友狀載之也、古之刻名將以徵信也、今則据此以見其刻時也、祕府紹興刻本文選、有吳正吳珪洪茂葛珍揚昌徐亮徐彥毛昌、祕府尚書正義有上四人、（葛珍作葛珎、珎即寶字又珍俗躰、珍即寶省躰）祕府論衡有下四人、王政名在尚書正義、而又在論衡、推是而放則又足以知其刻之先后矣但俗訛字、及音訛字極多、故一人而兩記者亦有之、然若因音求之、則必得之矣

毛詩正義三十三卷 殘紹興刊本

廣文館進士臣韋宿書

鄉貢進士臣陳元吉書

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張致用書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臣趙安仁書

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中散大夫國子博士同判國子學柱國臣解損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將仕郎守開封府雍丘縣主簿臣孫俊

詳勘官許州觀察支使登仕郎試大理寺直

兼監察御史臣元貞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尹文化

詳勘官登仕郎守光祿寺丞臣牛韶

詳勘官儒林郎守大理寺丞臣畢道昇

朝請大夫守國子學丞臣劉弼再校

奉直郎□太子右賛善大夫臣畢道昇再校

朝請郎守殿中丞賜緋魚袋臣胡令問再校

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再校

宣德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直史館

兼判國子學柱國賜緋魚袋臣李覺都再校

淳化三年壬辰四月　日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賜

紫金魚袋臣李沆等進

正奉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柱國襄陵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賈黃中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吏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貳伯戶臣張齊賢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
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一百戶
食實封陸伯戶臣李昉

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

校對官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韓彰
校對右官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穆淮
管幹雕造官右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曾掞
管幹雕造官右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白彥良

詩有四家、唯毛獨存、鄭箋宗毛、時有異同、厥後諸家互起、爭出新意、

而詩之學、喧如聚訟、世無聖人久矣、從誰折衷、隋唐之間、疏傳箋者又幾人、而貞觀正義獨存、自宋淳化始有五經正義刊本、南渡之首、以正義合併埘刻於經注本、刻疏之事莫世無之、而單疏本最善、然時代遼遠、舊本失傳、刊本之所傳、天壤間僅存茲一通耳、右宋紹興九年紹興府覆雕淳化三年監本毛詩正義四十卷、吾師井々夫子所收、李昉至韋宿、及白彥艮至韓彰題銜、則其末卷尾所載錄也、分卷四十、爲冊十七、卷首至卷第七闕、鄭譜變風緇衣至溱洧爲卷第八、卷末記字數云計二万四千六百四十七字、齊譜變風雞鳴至猗嗟爲卷第九、卷尾云計二万二百五十八字、魏譜變風葛屨至唐譜變風杕杜爲卷第十、卷尾云計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六字、唐變風羔裘至秦

譜變風權輿爲卷第十一、卷尾云計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三字、陳譜變風宛丘至檜譜變風曹譜變風下泉爲卷第十二、卷尾云計二万三千五百三十六字、豳譜變風七月爲卷第十三、卷尾云計一万八千五百三十四字、豳變風鴟鴞至狼跋爲卷第十四、卷尾云計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一字、小大正變雅譜正小雅鹿鳴至常棣爲卷第十五、字數無、正小雅伐木至蓼蕭爲卷第十六、卷尾云計二萬一千六百十五字、正小雅湛露至變小雅吉日爲卷第十七、卷尾云計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三字、變小雅鴻鴈至無羊爲卷第十八、卷尾云計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字、節南山至小宛爲卷第十九、卷尾云計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六字、小弁至大東爲卷第二十、卷尾云計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二字、四月至楚

茨爲卷第二十一、卷尾云計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二字、信南山至大田爲卷第二十二、卷尾云計一萬八千九字、瞻彼洛矣至賓之初筵爲卷第二十三、卷尾云計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三字、魚藻至隰桑爲卷第二十四、卷尾云計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字、白華至何草不黃爲卷第二十五、卷尾云計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四字、卷第二十六正大雅文王至大明、卷尾云計一萬八千五百九十六字、卷第二十七緜至思齊、卷尾云計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字、卷第二十八皇矣至靈臺、卷尾云計一萬六千四十八字、卷第二十九下武至生民、卷尾云計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九字、卷第三十行葦至鳧鷖、卷尾云計一萬五千二十九字、卷第三十一假樂至卷阿、卷尾云計一萬六千六百三字、卷第三十二民勞

至變大雅桑柔、卷尾云計二萬五千六十三字卷第三十三變大雅雲漢至烝民、卷尾云計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八字、卷第三十四韓奕至召、旻、卷尾云計二萬二千九百四十六字、卷第三十五周頌譜淸廟至執競卷尾云計二萬三千八百五十五字、卷第三十六思文至武、卷尾云計一萬九千三十三字、卷第三十七閔予至般、卷尾云計一萬九千二百四十六字、卷第三十八魯頌譜駉至泮水、卷尾云計一萬三千九百四十四字、卷第三十九閟宮、卷尾云計一萬一千二十字、商頌譜那以下是爲卷第四十、卷末云計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一字、卷端題毛詩正義卷第幾、次行署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定、(勅字以下別起)次記卷中詳目、每卷如此、正經注語皆標起止、一字空

闕列蹟其下、桓作桓、殷作殷、徵作徵、竟作竟、敬作敬、完作完、垣作垣、貞作貞、恒作恒、境作境、胤作胤、筐作筐、萑作萑、匡作匡、弘作弘、炅作炅、匡胤宋太祖諱、筐其嫌名、敬帝祖諱、竟境並其嫌諱、弘殷帝父諱、炅太宗諱、恒眞宗諱、貞仁宗嫌名、桓欽宗諱、萑完共其嫌名、闕至欽宗而止、所謂卒哭則諱、生不諱也、葢斯則紹興府所鐫、故尚存古式也、半版十五行、々二十三字三字四字五字不等、左右双邊、界長七寸七分强、幅五寸三分弱、有金澤文庫香山常住等圖章、是書紹興中就淳化監本所繙雕、用筆之遒秀、鐫搨之雅古、班之汴京槧本中、更無怍色、甞視祕府尙書正義、其齋整煥爛在茲書之上、然若以近古論、茲則雖不過繙雕、尙帶有開國朴氣、他本雖精、非失之麗即失之

陋、唯是茲書蓋偶乎獨遠矣、是書古澤介堂氏從周防古刹所獲、後歸於井上伯爵、有故遂爲吾師有、首卷至卷第七闕佚、正義之卷第不可得而知、世有延文丁酉鈔傳箋本、從文章生英房本所傳錄者予獲其影鈔本、每卷載正義卷第、是足以知七卷之舊次、卷首至小序爲卷第一、關雎至麟趾爲卷第二、召南鵲巢至騶虞爲卷第三、邶柏舟以下卷第四、四五闕止起、鄘柏舟至載馳爲卷第六、衛淇奥至王丘中有麻是爲卷第七、經籍訪古志載有毛詩正義零本求古樓藏未見、又市野迷菴遊金澤稱名寺記、列記現存金澤文庫本亦云、鎌倉古刹傳古寫本詩疏零編今尚存、然近藤正齋在當時最稱洽博、而猶憾不見詩禮二疏、蓋地理既遠、傳聞異辭、迷菴云々、未必信

然也、

嘗謂、貞觀正義單本易書春秋三疏、俱散處人間、禮疏雖缺、尙傳注疏七十卷本、則是猶傳也、唯詩疏則不然、有影鈔不附釋音注疏矣而十缺七八、有宋刻本矣而不過所謂附釋音本、是其尤不幸者也明治改元、奎運大開、是書復出人間、而又歸於博雅君子以供其實用、又可謂盛世之一快事也、予以毛本點勘一過、極有異文、文多不錄、具於群書點勘、

又案、漢初之經傳皆各自別行、故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漢志分載毛詩經傳、經自爲經注自爲注、故講周氏之易傳者、則就田何之本、習歐陽夏侯之章句者、則遵伏生之書、未嘗彼此混殽也、及劉歆始引

左氏傳文、附之於春秋經之後、而馬融之注周禮乃云、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爾來鄭玄之注諸經、何晏之於論語、莫不皆就正經下注語、蓋便學易讀之說、漢人唱之於前、魏晉人和之於後、單經單注之本遂泯々於六朝也、案孔安國古文孝經序云、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朱以發經墨以起傳云々、隋劉炫古文孝經孔序直解云、前漢以前爲傳訓者、皆與本文別行、孔欲其兩讀也、故以朱墨爲別、後漢以來注書者、皆是以粗細爲異也、今考孔氏傳、其信僞固未可知、故姑以劉歆春秋左氏傳冠首又案、直解即劉炫所撰述議五卷中之一卷、而卷中引述議子曰者、是係後人所妄增、予別有攷、具於第二輯古文孝經條、先儒嘗疑孔氏傳出於劉炫贋作、今予更獲一證、古人樸拙決無經傳朱墨之法、至六朝方有此法、若陸元朗經典釋文即是也、而劉炫之贋作孔序、乃記云朱墨分書、是可謂不攻而自破者矣、朱墨之法、唐以後多有、若隋編珠唐周易舉正宋韓集點勘皆然惟是時疏則未合經注也、至六朝始有就注作疏、注疏並標全文、如皇侃論語義疏鄭灼禮記子本疏義者、其後唐貞觀時、詔顏師古等、合南北各家經本、以撰五經定本頒之於天下、而孔沖遠之

徒又就定本製五經正義、開元衛包之改古文、則不過改六朝俗躰奇文以就定本、而開成之刻于石乃又仍之、五季之際、蜀有編注石經、後唐有田敏校刊監本編注九經、至宋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而是時唐之正義與宋之諸疏、皆各爲單行也、而北宋之盛、以經注本冠諸單行之疏、別有考嘗私謂、漢之合經注也、爲學者易讀也、然就其所守經、下其所師授說、不敢妄改經本之一字、即雖名爲耆本、而實與單經單注之本無異也、單經單注之亡、正亦不足深惜矣、皇鄭之就經注本下其疏、是雖失古人經注疏別讀之義、惟其經注與疏、亦未嘗相齟齬也、而至於唐宋正義之爲別行、非以其所據經本不相同爲之別行、其意將以示先讀正文次講注語次看疏之舊躰、且寓

義於謙退而已、而宋人之合疏於經注本也、即配之於貞觀儒臣所撰定本、夫正義既依定本而作、而宋人之傳經注本者、皆脫胎於蜀編注石經與田敏編注監本、而其源則並出於開成石本、即以依定本之正義合出於定本之經本、是猶劉歆以左氏之傳坿左氏之經、雖卷帙有異、其經本則又何齟齬之有、但可議於晉本者、在割裂經注本、分屬之於正義之卷第、然正義既標經注起止、是正義實分裂經本同於皇鄭諸疏也、而不標全文者其躰乃然也、如浙江刻七十卷本禮記注疏、沈中賓三十六卷本左傳注疏、不過改標其起止以標其全文又何異於單疏本乎若夫釋文則陸元朗所撰、其起藁在陳至德三年、是時定本未成、即以釋文合之於經注本、或圓枘難入也、

夫舊本授受確有淵源、故所習異則所傳者亦不同、陸氏所守之經、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孔賈所守之經、不必符於勅行定本也、若使五經正義、爲孔氏之私則已、然定本既係於勅頒、諸疏又出於勅撰、則孔氏所據、舍定本其將以何據乎、阮元段玉裁之徒慣々皆以注疏舊本爲非、是坐於末及推考正義之據定本、而宋本之近宗蜀唐編注本與開成石本而遠祖定本耳、或問曰、正義中引定本多矣、若使孔氏據定本、不宜特引用之也、曰、正義之引定本、必於異義處矣、文有異句有不同、於是引定本以折之也、則其餘之据於定本亦可知矣、且先儒之議注疏舊本、圜枘難合、是出於未多見舊本、姑就春秋正義一書言之、單疏三十六卷本卷第一標起止曰春秋左氏序、而

其孔氏正義則稱、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依是而言其標曰春秋左氏傳序者、是爲正義原題、而正與唐開成石經宋缺民字本江公亮本興國軍學本符、而宋附釋音十行本李元陽刻本万曆本汲古閣本則作春秋序、春秋序者即陸氏釋文據沈文阿說所題、非孔氏之舊、甚矣十行本以下之多妄改也、嗚呼正義所據本標曰春秋左氏傳序也、而開成石本與宋本亦題曰春秋左氏傳序也、是孔氏所據與石本所原、未嘗不相同也、先儒執後來誤本以罪宋人、不亦寃乎、案、孔氏正義之援引定本、詩疏爲最多、嘗考其引例、有引定本以擧俗本之誤者、有不言是非直從定本者、有曰義亦通者、又有直非定本者、然南有嘉魚、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條、正義明以定本爲非、而標起止仍曰鄉飲酒、可知正義之例、雖知定本爲非、不敢妄改之、一遵定本耳、而今本之有不符者、是係於後人所妄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尤延之刻本坿宋末刻本

秘府壹號御庫之書、牙籤萬軸、精彩離奇、浩乎唐宋經本之淵海矣、而其二號文庫所收、則概多通行典籍及舊人經說、然其爲書固已踰數萬、是亦足以稱覇於一方、但玆讀詩記一部予搜得之於侍講局本中、宋槧宋印可謂壓庫寶、其餘則累々無足道說者矣、讀詩記之有雕版、蓋自建寧始、次丘漕宗卿重鋟於江西漕臺、又有眉山賀春卿刻本、宋世所刊不過如此、是書則淳熙壬寅遂初先生尤延之所刻、四周雙邊、半版十二行、々二十二字、注双行低頭一字、行二十一字、界長五寸四分至六分、横三寸九分三釐、細楷端正、搨刷如新、其楷刻之純絕、似宋小字本太平御覽及宋紹興刻七十卷本史記、而

謹嚴過之、首有朱子序、文集作後序、此直標曰序、無目錄、卷端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次行以下載綱領、卷末有跋云、六經遭秦火多斷缺、惟三百篇幸而獲全、漢興言詩者三家、毛詩最著、後世求詩人之意於千百載之下、異論紛紜莫知折衷、東萊呂伯共病之、因取諸儒之說擇其善者、萃爲一書、間或斷以己意、於是學者始知所歸一、今東州士子家寶其書、而編帙既多、傳寫易誤、建寧所刻益又疏遺、其友丘漕宗卿惜其傳之未廣、始鋟木於江西漕臺、噫伯共自少年嚅嚌道眞、涵泳聖涯、至以此得疾且死、六經皆有論著未就、獨此書粗備、誠不可使其無傳、雖伯共之學不止於是、然使學者因是書、以求先王所以厚人倫美敎化、君子之所以事君事父、則於聖學之門戶、豈小補哉、

淳熙壬寅重陽後一日錫山尤袤書、殷玄禎愼等宋諱闕末畫、每卷首有鈞印、又版心有刻工氏名蔣輝、李忠約、蔣元、陳亢等、又刻單字名氏極多、是書校之於明本以下、善處頗多、皆足以訂譌補闕、而盧文弨群書拾補所載、俗本爛脫駢駮處盡存、學者可以考信也、明嘉靖中有四明陸鈛刻本、即就是書重雕者、而字多用分隸躰、異字奇文錯出、與是書不相類、乃知陸氏妄改今字作古字、猶明嘉靖宜靜書堂所刻國語故改古文耳、（明嘉靖四年許宗魯刻本）而盧文弨則云、從宋本出字多從古、甘受其欺亦可異矣、明人之所爲往々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又別有萬曆蘇程君刻本、是寶永元年刻本所原、比陸本稍爲近祖、然烝民六章鄭氏曰仲山甫也以下二張亦屬闕迭、但白文標曰、

於中間有脫簡、蒐闕異本又如此、故從此、不如明人強接脫葉、自爲矛盾、是爲可嘉、又有錢儀吉經苑本、及退補齋叢書本等刻本、皆出於明本而其異同實下明本數等、蓋非不祖孫面貌相肖、已有後人妄校私改、是以不相同且似是實非也、壹號御庫又藏宋槧本一通、首有目錄、界長六寸二分、幅四寸一分長短不一、行字數並同尤刻有普門院、艮岳院、仁正侯長昭黃雪書屋鑒藏圖書之印、昌平阪學問所、淺草文庫等圖章、是德川氏時下總守市橋長昭獻本三十種之一、是書字畫員整、殆似明初刻本、而紙墨亦不佳、然其纖維墨光、有大異於元明刻本者、今審定以爲宋末刻本、惜乎首尾破爛記載闕漏、其所刻人、名氏翳如、不勝撫卷太息、

或曰、尤跋字樣頗帶子昂筆意、是元明間所刻、予答曰、是不遠引旁證、請以祕府東都事略及南海集證之、以爲宋乎、爲元明乎、且宋自有其刻法寫樣、楷墨亦宋、搨刷亦宋、既入於元、非復宋矣、如是書、開卷便覺有其鋒芒稜角異於元明焉、世有錢遵王狩谷掖齋其人、必以予言爲然矣、天祿琳琅書目錄續編載尤刻本、則尤氏之原本、唐土尙有傳本也、而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記殘宋本者、豈與壹號本同其種歟、

宋之初去古未遠其刊四部之書、以其多出於卷子本、界欄尙是則烏絲欄界之舊、大抵用單邊畫、其非觀美也則有左右双邊、宋之南渡、流風既遠古法幾乎息矣、於是始有四周双邊、其南宋刻本如岳

本五經、巾箱本周禮、景德本儀禮疏、及巾箱本周易、今歸于山縣侯爵插架、七十卷本禮記注疏、則界用四周双邊、而秘府尙書正義則汴時刻本、則畫以左右双邊、而修版則多四周双邊、是四周双邊固非古法、而左右双邊亦未可爲得舊樣也、考盤餘事云、宋本無四周双邊之書、不知宋中葉已有之、故舉以正之

春秋經傳集解二卷　殘宋闕民字本

左氏經本墨版之存於今日者以百數、而宋版最善、宋版之精者又以十數、而闕民字本最善、其稱曰闕民字本何、以闕唐諱民字作𠂊也、而其宋諱則闕至徵字、是以知其爲英宗時刊本也、今僅存卷第二十、及卷第二十九二卷、字躰豐容、書法撫魯公、紙質淨緻、光潤炫目、精華老蒼之氣、凜然於行墨之間、裝潢乃倒摺四周外向、裝作蝴蝶裝、尚是汴京名手匠、蓋宋監本絕佳之品、刻時雖異、其面貌則實與先大夫所獲台州本荀子在伯仲之間矣、四周單邊、半頁六行、々十五字、注双行十五字、界長七寸五分、幅五寸四分五釐以至五寸五分參差不一、是書有修版故不一也、但夫修版亦已係英宗時、可以

推知其初刻遠近也、縫心有刻工陳元、孔溥、鄭遂氏名、而正中覆本無之、蓋皇國舊本皆爾、不獨正中本也、每卷首捺妙覺寺常住日典圖章、日典者永祿天正間有名僧、其卒在天正二十年壬辰七月（天正二十年、當明萬曆二十年、）是書明清諸家、以及皇國儒先鑒藏書目皆不著錄、獨掖翁過言云、金地院藏宋刊左氏集解殘卷、聞其書避唐諱云々、則是尙別有殘本也、惜未見、予由此竊有深慨焉、夫士之欲商搉古今、別裁譌僞、黜勘古文舊書、揆六經班馬之異同反之正、或摩挲玩賞以振發其胸中之祕者何限、而力不能、但据舊人著錄觀之、猶當有所會焉、然古今之遼遠、時世之不同、其縹囊緗帙或歸蠹魚有、殘編零簡之僅存者則或化冷風灰燼、幾何其能存於後世乎、則當吾世、而非

託之筆錄以示世傳後、則予恐將併云々者而失之矣、若是書、經掖齋迷菴諸老先生之留心討尋、而皆無從搜討、不意予以弱齡不肖、忽獲之以供吾師會箋勘本之一、又不可不謂人世之快也、予弱冠時、井翁一見嘆爲可教、自是荷斯文之重囑、其寸心知己果爲何如耶、今屈指忽々已六年矣、而予遲厄無聞、未能副井翁之重望、其罪重矣、今所以追理此殘簡蠹編者、將一以存舊本異書於既堙滅、一以不負井翁之厚寄而已、

案、避諱興而經籍淆、古者天子事七廟、不祧者諱、祧廟不諱、唐時其制大壞、冊府元龜載、寶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玄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故文宗開成之刻于石、諱高祖太宗、不

諱玄宗以上、蓋以其係於祧廟也、降至宋氏、其制又壞、凡嫌名字皆諱之、故淳熙文書式所載一帝之諱、多者至五十餘字、禮部韻畧、與廟諱音同之字皆不收、周益公平園集、載文苑英華跋云、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爲殷、以洪易弘、或値押韻、全韻隨之、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方知、宋氏之書、尙有存唐諱者、而宋氏禮制之壞、可以見矣、予讀宋版之書、七廟以下之諱亦或諱或不諱而其間却有諱不宜諱者、且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而宋版之書多是併諱今上御名、士之有志於鑒衡者、獨依避諱缺筆、以定其刻之先后、則必大失之矣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江公亮刻本興國軍學刻本

井師左氏會箋所載、經傳則以祕府舊鈔卷子本爲藍本、以唐開成石經校其異同、又參校之以五通經本及舊鈔單疏本、其五通舊本者、北宋闕民字本正中本江公亮本興國軍學本舊刊覆江公亮本是也、所謂江公亮本者、嘉定六年江公亮所刻、其原蓋出於北宋闕民字本、而異同大率相同、卷末有江跋云、臨川舊有版行五經三傳、比他郡者爲精好、歲久浸底磨滅、幾不可讀、公亮來守是邦、一見爲之慨然、雖承凋獘之餘、獨念聖經有此善本、豈可使之至是、故於倥偬不暇給之中、首治斯事、選庠序生員、重加校讐、撙節用度、銖積寸累以供其費、盖閱歲始辦、凡更新七百七十版、爲字三十八万五千

有奇、刻墁七百三十八版、爲字四万五千有奇、總用錢百万有奇、自是更永其傳、俾學者覽觀無亥豕魯魚之謬、殆非小補、嘉定六禩閏月上澣三衢江[公亮]謹記、一爲興國軍學本、嘉定九年所刻於興國軍學者、聞人摸跋云、本學五經舊版、乃僉樞鄭公[仲熊]分敎之日所刊、實紹興壬申歲也、歷時浸久、字畫漫滅、且缺春秋一經、嘉定甲戌夏有孫[緝]來試郡、嘗商略及此、但爲費浩瀚未易遽就、越朋年司直趙公[師夏]易符是邦、[摸]因有請慨然領略、即相與捐金出粟、[摸]亦撙節廩士之餘、督工鋟木書將成、奏院葉公[凱]下車觀此且惜五經舊版之不稱、[摸]於是併講于守貳、復得工費、更師主學粮纂掾沈[景淵]同訂置而更新之、迺按監本及參諸路本、而校勘其一二舛誤、併攷

諸家字說、而訂正其偏旁點畫、粗得大槩、庶或有補於觀者云、嘉定丙子年正月望日聞人摸敬書、奉議郎權發遣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葉凱、宣教郎前權發遣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師夏、朝奉郎通判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鄭緝、廸功郎興國軍軍學教授聞人摸、從事郎興國軍判官沈景淵五人名銜併書、今取以校之正中覆北宋本、同異極相近、乃知鄭仲熊所原者殆指北米闕民本、宜其與江公亮本異同相若矣、又可以證宋世槧本之原於汴京監本、而監本之基於唐開石經也、惟是書與岳倦翁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興國本、多不相同、彼云、有圈點句讀及釋音、而此則無、又云、經注有遺脫、而茲本則尠、蓋興國本非一、岳氏所引爲于氏刻本、而是篇

則聞人摸等所校刊、且于氏本出於聞人本而增其點句也、攷聞人摸跋、是書鄭仲熊嘗刻之興國軍學中、至嘉定時已缺佚春秋之版、於是摸等更新之耳、見後段葉凱、惜五經舊板之不稱一條而可徵也、或以爲興國左氏摸始刻之、則大不然、其後至于氏、方增四經、岳氏依于本而製沿革例、左右双邊、每張十六行、々十七字、注双行十七字、界長七寸三分、幅半版四寸九分、其行款與江公亮本相同、卷第三、第四、元和以後補鈔、卷第二十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五卷、係慶長以前補鈔、弘殷玄匡筐恒貞愼楨徵讓褱項桓完洹構覯敦闕末筆、縫心有刻工氏名高儁王仲、陳全、陳正、張政、胡桂鄧壽、吳仁、王純、蔡祥、詹仲、占中、方成、余份、張進、劉全、王釆、張友、彦章、劉永、吳甫、吳彦等、又每卷有枝山、允明、淡海鷦鷯氏之後、牀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瞑、建芳馨兮廡門、文炳珍藏子孫永保、井口氏圖書、佐伯侯毛利

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祕閣圖書之章、及金澤文庫印、先儒以文庫印爲贋、是也、
是書毛利高翰所獻於幕府之一、今收在圖書寮壹號御庫、以上二
書、其精者非諸宋本所能及、蒔以精重、不僅以罕覯爲珍也、
祕府所儲祕笈浩如烟海、而左氏集解尚有宋淳熙種德堂刻本、是書
左右双邊、半版界長五寸、幅三寸五分、十行、々十八字、注双行二十二字、黑口版、以釋文
坿入注文、前有釋文序、春秋圖、地理圖、春秋諸侯世子表、歷代世系表、春秋名號歸一圖
二卷、卷尾有木記云、謹依監本寫作大字、附以釋文、三復校正刊行、如履通衢了、亡窒礙
處、誠可嘉矣、兼列圖表于卷首、迹夫唐虞三代之本末源流、雖千歲之久、豁然如一日矣、
其明經之指南歟、以是衍傳願垂淸鑑、淳熙柔兆涒灘中夏初吉閩
山阮仲猷種德堂刊、分裝爲十五册、每册首有祕閣圖書之章印、及舊鈔本數通、
一通、永正中淸原宣賢所書、僅存桓公第二、莊公第三兩卷一册而已、半葉界長六寸八
分、橫五寸五分五釐、八行、々十七字、注双行十七字、識語云、以唐本書寫之、即就寶壽院
收常宗御自點本加點了、少納言淸原宣賢、又副紙云、以講談之次抄之了、宣賢、永正十
七年九月十七日於親王御方講尺中三處相終了、宣賢、天文九年七月三日六日九日
三度講之、由是而觀、玆書就宋本所鈔、故桓字亦闕末筆、蓋與祕府永正鈔本禮記、及予所藏永正鈔本古文尙書同其種、捺天師明經儒圖章、而師門藏

元刊林堯叟直解七十卷本、卷端題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幾、署梅谿林堯叟唐翁、次行記魯隱公一、左右双邊、半版界長五寸一分、幅三寸五分、十二行、々二十二字、注双行二十二字、撫壓漫漶、蓋元本之下々者、又有韓刻本、即覆明宣德小字本者、先大夫又收儲宋建安劉叔剛刊注疏薈本、及宋槧明正德修十行本等、合之當得八九通矣、但劉本十行本、則山井氏彛考文已引之、直解則隱括開成石本成書者、其異同如隱四年經庚戌作戊申、僖九年經晉侯詭諸卒作佹諸、僖十八年傳而從師于訾婁作而後、寶與石經無相異矣、其餘如種德堂本及舊鈔本、一則宋時坊本、一則不過從舊刊覆江公亮本傳鈔、故其善處亦寥々焉、蓋世已有卷子本及正中覆北宋闕民字本在、是等書皆可以充覆瓿也、若夫不甄別其佳惡、不討求其淵源所自、徒誇稱以其多舊本、則是小丈夫之事也、故是

錄之所登載、於元本以下概從省、

古者經與序別行、故笙詩六篇亡而詩序不亡、尙書百二篇佚而序不佚、上世之書用簡策、文多策重、其別行所當然、且寓義於謙退不同也、雖迨於秦漢用帛、猶遵舊容不復改之、故法言十三篇之序列在卷末、而黃伯思東漢餘論謂、逸注楚辭序皆在卷末、如法言舊本之例是也、又爲一書作序、續又有可紀、更別爲之序、謂之後序、對前序而言、如杜元凱於左傳既爲之序、又別有後序是也、鄭樵爾雅注亦有前序有後序、倣此例也、前人紀述有所未殫、後人嗣、而爲之增續、亦謂之後序、如後漢書應奉傳、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注云、袁山松書曰、奉又删史記漢書及漢紀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

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對前書而言、是亦一例也、凡有所叙述、置之書後、亦謂之後序、與跋尾書後同此亦一例也、杜氏有後序、前儒未言及、故辨之、

論語注疏十卷 寧宗後刊本

予昔校祕府之書、有義例二焉、曰書成於唐已前、而鈔刻出於唐宋者是爲上品、唐作唐鈔宋作宋槧又爲其次、予之於下者點勘數四、冀乎還其作者之意、上者之中又有二、其於史子集則予亦將覃精研思、致力於此、而其宋槧經本、予獨校其注語而已、何則雖宋槧互有異同、要其胎骨則開成石本也、而其注語與史子集則傳有南北、家有所受授、亦復不相同、故曰、經本之既載於石經者、姑置之可也、上者卷子本左氏集解、高麗本杜氏通典、南宋本世說新語、南化本文選、最有異同、下者集韻、太平寰宇記、冷齋夜話、宋景文集殊甚、而是書亦其一也、是書陽貨篇、古者民有三疾章疏、蕩者謂下、有曠蕩

無所依據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者謂二十四字、此條宋十行本閩本北監本毛本以下、或空闕或譌脫極多、今補錄之。又微子篇子路從而後章疏、反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下、有乎欲絜其身而亂大倫者倫道理也、言女不仕十八字、子張篇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疏、至於仲尼之賢則下、十行本以下極多錯誤、是書則云、如日月貞明麗天、不可得而踰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毀仲尼猶毀日月、雖欲絕弃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猶雖欲絕毀仲尼、亦不能傷其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言非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堯曰篇子張問於孔子章疏、謂之殘虐下、有一惡也三字、謂之卒暴下、有二惡也三字、謂之賊害下、有三惡也三字、又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下、謂財物

至非人君之道一節、是書、作君與人物必不得止、故云猶之與人也、會應與之物、而吝惜於出納、則與主吏典物無異、有司謂主典物也、猶庫吏之屬、雖有官物、而不得容易擅與、人君若與人又有吝惜則與主吏同也、又非人君之道、是四惡也、　正義曰、此已上五美四惡、是子張所□從政矣篇序云、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子張問士見危致命二是子張問政、故有此兩子張□也、孔子曰不知命章疏、孔子曰至無以知人也一條、宋槧本、作窮者貧賤也、達者富貴也、並禀於天命也、　正義曰、此章明君子進退合時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者、孔子非不敢能爲而不爲者、知天命也、若不知天命妄動干求、非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者、禮主恭敬、是

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無以立其身也、夫禮在國則奉宗廟列貴賤、於家則父子親兄弟和長幼序、云相鼠有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者、若不知言則不知人情淺深、猶短不能測深、前云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是可聞其言則曉微旨也、其餘如憲問篇子曰不逆詐章䟽、言先覺人者是下、十行本以下皆闕九字、是書則云、寧能爲賢乎、言非賢也、又下條爲人億度（十行本以下、人作之字、）下、是本有逆知反怨恨五字、皆精善可據矣、隋志云、何晏集解十卷、梁皇侃之就何解製義䟽亦爲卷十、貞觀正義之與經注本、其分卷或相倍蓰、或增多數卷、蓋䟽語多寡既懸絕、分卷之多亦所不免、而楊士勛之於穀梁䟽、成玄英之於莊子䟽、莫不皆與底本同其卷帙、蓋雖分

卷之多寡係蹏文之繁簡、未遽妄改舊第、增減篇卷、是古人之謹嚴、所以存古而黴妄也、是書宋志十卷、此乃據何解之第、後人以其重多、依論語篇第折之、故宋十行本以下皆分卷二十、是其失舊第亦已尙矣、今玆書裝爲十卷、其頒篇則卷第一學而至爲政、卷第二八佾至里仁、卷第三公冶長至雍也、卷第四述而至泰伯、卷第五子罕至鄕黨、卷第六先進至顏淵、卷第七子路至憲問、卷第八衛靈公至季氏、卷第九陽貨至微子、卷第十子張至堯曰、其異同則多可信據者、而鐫刻既精妙、古芸復饒蔆眞宋槧本之上乘者、始予疑其爲汴京舊物、然卷中避宋諱匡貞敬弘恒愼桓等字、闕至敦字、乃知寧宗時、以刑氏原帙、措入集解之下、又埘之以陸氏釋文也、雖未可比單

疏原帙、較諸十行本以下、極覺其觕之古、猶禮記注疏七十卷本、若十行本以下、則改爲六十三卷矣、先儒憒憒、以玆書爲北宋槧本、葢立夫輩未曾親點勘、徒以面貌定駟乘、故致此誤而已、左右双邊、半板界長六寸二分、幅四寸三分、八行、々十六字、注双行二十五字、疏双行二十五字、縫心有刻工先昌氏名、又捺金澤文庫、檇李顧淵雝藏、顧氏定齋藏書、誌書精舍、定齋、辛丑數印、

宋本刑疏之精異同、予已條而辨之矣、顧刑疏雖善、出於宋人、亦不足甚貴、但玆篇所收陸氏釋文、則校之於盧文弨校刻本、其異同之精、校讐之確、盧以爲左者、此以爲右、此以爲左者、盧以爲右、紛紜顚倒、不啻天淵也、意者釋文之刻、不過於通志抱經二刻、而並原本葉

林宗校宋本、朱文游影宋本、世之所稱爲精絕、今則始知葉氏之所手校、盧氏之所入梓、其原本既經妄人私改臆乱、顚倒錯簡、非復陸氏之舊矣、士之志於古者、合茲及雅兩之易、撫州本之禮記、邵氏本之爾雅士禮居之孝經論語、黎氏之尙書、以爲一書、又搜討其餘卷、而薈輯上梓、則庶幾乎陸氏面目可復覩矣、

予既製古文舊書考及將倣拔齋迷菴諸老先生、埒之以古書影錄、乃就所見舊本、蠱影其首尾兩三行、其書積至數大鉅册、頃日書舶傳揭惺吾留眞譜、其書雖蒐勒無編次、且載宋本以上不多、元明已還則收在其中、故予之於版樣獨錄其一二、而不及於其餘者、避好異之嫌也、

宋槧本論語注疏躰貌

論語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邢昺疏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

序解疏 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

論語註疏卷第一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悌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閒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

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訓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釋說音悅稱尺證切懌音亦有朋自遠

論衡二十五卷 殘宋光宗時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榮本

今所通行明萬曆程榮刻三十八種漢魏叢書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爲藍本、通津本根原於宋槧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則又基於是書、自宋槧明成化修本極多譌誤、後來諸本皆沿其謬、又加之以明人妄改增刪、故有脫一張而强接上下者、有不可句者、諸子頗多粗本、論衡則其一也、是書左右雙邊、半頁十行、々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界高七寸一分五釐、横五寸、卷端題論衡卷第幾、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記刻工氏名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王珎、徐顏、徐亮、徐彥、陳俊、陳明、李憲、李文、趙通、高俊、許中、方祐、楊昌、朱章、宋端、張謹、周彥、劉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悅、毛奇、梁濟等、卷中凡遇宋

諱完愼貞桓徵懲匡筐胤朗竟境恒讓墻玄鮌弦泫殷弘煦構購敬驚樹豎等字皆闕末筆、蓋光宗時刻本也後人遇宋諱闕畫、乃加朱圍、蓋五山僧徒之所爲也、論衡一書、以是書爲最善、乃如累害篇、汙爲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々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惽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行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遏累害

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寃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盂之工穿墻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惡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耻、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懷僞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此一張今跳在命祿篇中、宜改裝也、）

宋槧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榮何允中諸本、俱闕、蓋明

修本偶脫此一葉、通津本之所據即佚茲一張、首尾文句不屬、淺人乃不得其意、妄改毛字爲毫字、以曲成其義耳、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載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並有、今据祕府宋本補錄、是書紙刻鮮朗、字々員秀、脫胎於魯公、更覺有逸致、宋本之存于今日者、當奉是本爲泰華矣、狩谷掖齋求古樓所收、後歸於況齋岡本縫殿之助、聞諸木村正辭氏、況齋之病將歿、屬之於門人木村正辭氏、且捺一小印以爲左券、卷首所捺小圓印即是也、後十洲細川潤次郎先生、介書肆琳琅閣而獲之、是書遂升爲祕府之藏、惜闕卷第二十六以下

案、宋槧明成化修本者、首有目錄、體樣一與前記宋槧本同、半版十行、々二十字、界長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釐、長短不齊、其出於明

時修版者、纔心上方有成化九年補刊字、比宋槧、高短三分橫減四分五釐、通津草堂本之稱、以其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起、是嘉靖中袁褧所刻、首有嘉靖十年春三月吳郡袁褧引、體式行款與明修本相同、但界長六寸四分幅四寸七分、是爲異耳、卷末題曰周慈寫、案嘉靖袁褧刻十一行本六家文選、世所稱以爲精絕、秘府收三通亦有周慈寫三字、宜乎是書筆畫遒勁、可以接武於文選、程榮本者、萬曆中程榮所校、首有萬曆庚寅虞淳熙、及戊子沈雲楫序、世多有之、故不詳說、

初學記三十卷　紹興槧本

明嘉萬之際、古學復興、古書上梓者日益多、如岳倦翁左氏傳、嘉靖有四刻、萬曆有三刻、其餘如岳刻之周易、世綵之韓文、莫不精善、而初學記六刻、以九洲書屋本爲巨擘、蓋初學記之覆雕、皆出於元至正庚子翠巖精舍本、而翠巖所刻、改刪舊容、奪文訛字極多、祕府幸收儲宋槧本、可以訂補今本之訛奪也、是書左右雙邊、半版界長六寸二分、長短不一、幅四寸五分五釐、十二行、々二十二字、注雙行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字、黑口板、紙質薄而純白、鐫法精而刀痕如新、字躰欹歪帶行體、密行密字、其注一字陰文出之、純乎宋時坊刻之中上也、首有紹興四年歲次甲寅正月上元日福唐劉本初學記序、次

初學記目錄、次行記凡三十卷四字、次行署徐堅名銜、一行直書、卷第一卷端題初學記卷第一、天部、次行低頭二字、署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勑撰、勑字以下擡頭一字、次記篇中目、卷首劉序後、有木記云、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今將監本、寫作大字、校正雕開、並無訛謬、收書賢士、幸詳監焉、紹興丁卯季冬日謹題、卷中間有鈔補、鏡敬等字闕筆、卷首有金澤文庫、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圖書畫之印、土屋守楷之印、龍蘭三印、卷末有復古堂、及虎五郎文庫二印、九洲書屋本者、明嘉靖辛卯晉陵楊鑨依元翠巖本所重刊、左右雙邊、半頁界高七寸、幅五寸二分、九行、々十八字、注雙行二十四字、首有賜進士出身資政

大夫戶部尙書侍經筵官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前奉勑參贊機務南京禮兵二部尙書錫山秦金序、々後有嘉靖辛卯歲夏六月吉旦字、次劉本序、目錄徐氏名銜次行、記大明嘉靖辛卯晉陵楊鑨重刊一行、卷首第三行、有晉陵楊鑨重刊六字、縫心刻九洲書屋四字、次行天部二字、以下記篇目、翠巖精舍刻本者、目錄後有至正庚子初夏翠巖精舍新刊木記、是爲異而已、餘悉同楊本、則楊本之原於翠巖本、蓋可推也、爾來刻是書者、如晉藩刻本、宗文堂刊本寧壽堂刊本、雖界幅不無小異同、大要與翠巖本相同、翠巖本先大夫收之、九洲本井翁藏之、晉府刻本以下則秘府貳號德山毛利本中有之、而世亦多有之、

太平御覽一千卷 慶元刻本及光宗時刻本

宋太宗憂諸降王舊臣或宣怨言、欲使修群書以役其心、卒老死於文字之間、於是有勑修之書、勑修之書、以太平御覽册府元龜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爲鉅册、四書雖體有異同、英華採擇不精、廣記去拾不嚴、而精審確覈、庶幾乎古者、惟御覽元龜則然、而二書不及焉、夫自修文殿御覽、弘決外典鈔引用書中、具存其目、當時其書行于世可知、聞之於淸國欽差李木齋氏曰嘗見宋鈔本聖壽御覽三百六十卷、首尾完具無所缺、不知尚存否、文思博要等佚唐代類書之存于今日者、獨虞世南北堂書抄、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白居易六帖、御覽則以其多卷帙、未至盛行、宋元之間有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明則有唐類函、至淸有淵鑑類函古今圖書集成、士子徒習熟見聞、因据固陋、不能免宋

元窠曰、御覽前見厭於唐代類書、後則厄於元明卑近之書、故胡應麟云、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譌謬特甚、非老師宿儒、即一篇半簡莫能句讀、明之中葉且然、況生乎百歲之下、其舊書皆散亡不傳、學者於此際、考定文義、戛々乎亦難矣哉、然其所援引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雖未必悉當日所存、以今考之、其不傳者十之七八則於今可考舊書之佚文源委、援以訂補今本之譌脫者、舍茲書其何以哉、右宋槧本一千卷目錄一十五卷計一百一十四冊、首有經史圖書綱目、及總類、次目錄、首卷經史圖書綱目至卷第一百九十七凡二百十二卷廿三冊、卷第三百廿一至卷第三百廿八凡八卷一册、卷第八百二十八至八百三十四凡七卷一冊、天正文祿間鈔

補、卷第一百九十八至三百二十十四冊、卷第三百二十九至五百
四十四二十五冊、卷第五百六十七至八百二十七三十冊、及卷第
八百三十五至末卷十八冊、宋槧本、而卷第五百四十五至五百六
十六二十一卷二冊、相其紙質字樣、其鈔葢在元時矣、宋槧及元鈔、
並有金澤文庫圖章、正祿間鈔本、及元鈔本異同行款、畧與宋刊相
類、葢据宋刻傳鈔者、左右双邊、界長七寸六分、至八分、半頁幅五寸
二分至四分、長短不等、十三行、々二十二字三字四字、玄徵匡恒敬
愼殷等字、皆避宋諱闕末筆、卷端題太平御覽卷第一、次行署翰林
院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尙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
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勅纂、卷尾有慶元五年七月

蒲叔獻書後、及李廷充跋、版心有刻工張龜、王重、王龜、王意、宋正、宋圭、任通、單遠、謝忠、李礭、劉阿未、何典、任宏、楊阿宜、文郭輔、單阿亥、王阿杏、宋成小、單輪保、遠宜、單阿回、張丑師、王騏、趙士、張福祖、袁定、趙丙、袁劉、徐士、袁次、趙先、茲仲、上開、汪純、宋庚、袁和、田越祖、王慶、張端、王師甲、張長、趙福祖、王正、王和、田繼、張和、袁阿子、張阿丙、宋阿已、李阿頂、張元、王申、張壽、王福、王朝、程武、張寅、單桂、程龍慶、壬成、王道、楊阿回、張箔孫、王阿明、趙子孫、楊岳、童、張全、趙阿感、劉阿戒、王乾、王閏、劉師、范開、張阿、單桂、王眞、田龍、張高、張彭、張昌、宋阿石、楊阿成、文郭師、王阿鐵、孫阿剩、單壽、田劉、張吳、茲昌、王至、田鳳、李郭、張寅、趙昌、王淼、王桂、李山、田介、張福孫、袁留、王驥氏名、文久紀元喜多邨士栗、甞

活刷之、然其所據則係茲書傳鈔、非楓山原帙、其多訛誤、抑亦宜矣、師翁亦藏宋槧本、南禪寺天授菴所舊收、中宋槧本三百廿三卷、曆應補抄本一十三卷、應永補鈔本五十六卷、(各卷末有筆者氏名)寬永補鈔本六百二十三卷、計一千一十五卷九十六冊、若恒若朗若匡若殷若愼若敬、皆缺末筆、知係光宗後刊本、葢與中祕之書畧同其刻時也、半板十三行、々廿二字、左右双邊、界長五寸一分、幅四寸一分、至一分五釐、卷第二百十一尾云、承元三年歲次己巳八月二日、此書廿捌帖依有要用逢申左京亮相博式秘書了、散位安部資家、又二百五十五末、有兵部卿菅原在高親筆題署、又每卷捺妙覺寺常住日典圖章、承元三年、即當宋嘉定二年、其舶載之古、亦可推也、二十三

年之春、師翁以玆宋槧本、對讀於秘府宋本、而未及完校、庚子晚夏、予乃取師藏宋本、以內府宋槧本對勘、一々朱書異同於欄上下行間、於是玆書之點校始全矣、但宋本同源、故異同亦尠、後之有意於校刻之者、依玆二本校對上梓、抑亦善之善者矣、跂予望之、後藤伯爵亦嘗從琳琅書坊獲殘宋本、聞今既歸于岩崎氏、

山槐記載、治承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東宮行啓于我祖父入道太政大臣八條亭、又云、二十日有御送物摺本太平御覽、注曰、此書總數三百卷也、卷三帖裓之不入筥、自大宋國送禪門未渡本朝書也、百練抄則詳記其事稱、爲御方違行幸入道大相國八條亭、以太平御覽爲贈物、件書本朝流布之始也、攸入道太政大臣即指平清盛、摺

本即墨版之義、而治承三年即當宋淳熈六年、或云、當日所傳非完本、予謂卷即册、三百卷葢謂三百册、册加之以帖、（帖即帙也）一帖所收即三册、於是得一百帖也、案慶元二跋、未言其有雕版、然書既係於勅修、而太平興國之與淳熈、其相距二百年、其間豈無一君主梓於先帝遺書者乎哉、平圜周益公跋文苑英華云、御覽元龜閩蜀已刊、而山槐記則明記其爲摺本、由是則當日所流傳、恐是書成後所刊者、史會佚其文也、嗟吁卷帙之繁、夫猶雲煙過眼乎、若淸盛之官、勢位赫灼、載籍以來莫能比儔、而御覽則文敵之可足徵者、未可與常本等量也、而轉瞬之間、非厄於劫燒灰燼、即不免飽鐔蠹與蒼野草木、同澌滅於終古、而南禪寺之藏、却完存于今日、噫世家右族之藏、不

如名山僧寮之寄、較然明矣、

東坡集、載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云、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攷遣唐使臣之行次、其初發自難波鴻臚館、延喜式云、新羅客入朝者、給神酒、又云、釀住道社酒者、於難波館給之、即鴻臚館也、經太宰府、取道於新羅、遂至於長安、其後新羅服叛不常、於是有取道於渤海者、有到於楊州者、有過於福州者、水路既不能一、故到處亦不同也、見日本紀、齊明天皇五年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錦下坂合部連石布天仙下津守連吉祥、使於唐國、仍以陸道奥蝦夷男子二人示唐天子、注云、以已未年七月三日發自難波三津之浦、續日本後紀、承和四年三月壬午、遣唐大使藤原朝臣常嗣、出自鴻臚發向太宰府、又丁

亥遣唐副使小野朝臣篁、自鴻臚向太宰府、又齊明天皇五年二月條、留連數月、取新羅道、泊于萊州遂到于京、續日本紀、天平寶字五年八月甲子迎藤原清河使高元度等至自唐國、初元度奉使之日、取渤海道、隨賀正使楊方慶等往於唐國、又寶龜九年十月小野朝臣滋野奏、臣滋野等去寶龜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候風入海、七月三日與第一船同到楊州海陵縣、八月二十九日到楊州大都督府、又云第一第二船並在楊子塘頭、第四船楚州鹽城縣、日本後紀、延曆二十四年六月條、八月十日到福州長溪縣赤岸鎭已南海口等諸證而可知也、其行於唐者尙如此、爾來海路既通、行於宋者之舍近路而不取道于迂回之高麗也明矣、然則雖有書禁、係諸高麗、我之

不道高麗、何書難致哉、且所謂書禁者亦不甚嚴、況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而宋凞寧中猶傳於龍龕手鑑等、承接以至於今日、夫宋禁雖嚴、當不抵死、殘宋三十八卷本之有寶祐丙辰之記、是可謂其明證矣、考具於第二輯

世說新語三卷 孝宗後刻本

左右双邊、半頁十行、々二十字、注双行二十字、界長七寸二分、幅五寸、長短不齊一、紙質、純潔、墨光煥發、其刻鏤之妙、式樣之雅而古、宋本之所不經見也、首行題世說新語上、次行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二行分書、次行低頭五字、記德行第一、每卷皆倣之、上卷德行至文學、中卷方正至豪爽、下卷容止至仇隟、宋諱徵敬恒殷貞構匡胤竟昮等字欠筆、作徵敬恒殷貞構匡胤竟昮、蓋孝宗以後所刻也、是書隋志以至唐宋諸志、或云八卷、或云十卷、趙希弁讀書坿志云、讀書志引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有十卷八卷之疑、又云、一本極詳、一本殊畧、未知孰正、希弁所藏本、有紹興八年董弅題其後、曰、右

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葢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爲善本、而趙氏所載、及直齋書錄解題所錄卷數、則並作三卷、即知是書之分爲三卷、雖非劉氏原帙、尚是汴都名人手定舊卷、正文去其重複、注語刪其繁瑣、當時有善本之稱者也、陸放翁之刊六卷本、就是書每卷各析爲上下也、劉辰翁批點本之分爲八卷、亦因是書分析卷帙也、元至正務本書堂刻本則据陸本、明正德仁實堂本則依劉本、明万曆王世貞刻本則出於仁實堂本者也、吳郡袁褧万曆中所刊者則以務本本爲淵源者也、陸氏所刻今不可見、是書校諸元本以下、語句異同業已不同、始知元本

以下支離悖謬不可勝數矣、蓋劉本刪略注文、務本本頗多妄改、而
至於仁實本以後、則攙改妄作、不啻失原帙趣旨、又併違失元刻之
意矣、若夫袁氏所刻、管大勳張程二氏所訂、雖稱曰據宋本、其異同
多遵務本本之妄改謬校、是未目覩陸氏原帙、依務本本所飜雕也、
袁氏雖好古多刻善本、尙是明人所爲、其敢於校改、而多刪畧攙入
也亦宜矣、嗚呼臨川之舊觀雖不可復覩、幸有宋人手定精本、而晏
校本亦遂爲妄人所淆亂、令學世罕覩原書、誠可歎也夫、昔先君傷
批點本妄改舊本面目、擧錢遵王論文至劉須溪而文喪語、以須溪
爲亂魁、而今是書分裝三卷、雖爲孝宗後所刻、實原於紹興中董弅
嚴州刻本、蓋爲汴宋名臣手定之眞本、未經後人之牽意劖改者、而

篇簡完具、靈光巍然、士子相視以爲絕學者、獨克流傳于劫火燎原之餘、而幸僅存於天府、嗟乎先君之墓草則宿已久矣、而翰也未有所爲、拊歲月之易邁、慨舊志之未償、每尋味其微言緒論、撫今念昔回首泫然、爲泣下不能已也、縫心有刻手氏名江泉、沈定、方通、吳春、鄭春、曹興祖、范元、楊明、陳浩、顧永、曹鼎、楊思、羊思、劉寶、孫春、方達、方中、李正、凌宋、陳潤、宋道、金祖、王改、石昌、吳中、徐經、王延、陳壽、劉昭、童遇、蔣榮、張榮、求裕、陳彬、王禧、張明、嚴忠等、每卷首有金澤文庫、及秘閣圖書之章二印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 紹定槧本坿元槧本數通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廿五卷者、宋東萊徐居仁所輯纂編次、而臨川黃希及其子鶴所補注也、鶴之補注、在就居仁排纂千家注本、取父及已說補續之、非謂取他說補居仁所未及收、而其二十卷本、即元高楚芳就千家注本、間加刪畧、又坿之以其師劉辰翁評批者也、是說也予讀內府之書、然後始得之矣、四庫總目謂、坊行原有千家注本、鶴因而廣之、其郭知達九家注、蔡夢弼草堂詩箋、視鶴本成書稍前、而注內無一字引及、殆流傳未廣、偶未之見、則妄甚矣、御府儲藏舊刊覆宋本、題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署東萊徐居仁編、其書雖不過殘本十五卷、惟其躰例則可考、据其不載注文、葢從千家注本所錄

出也、御府又收一通、蓋元皇慶壬子刻本、而分卷二十五、亦題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而先大夫所獲、則宋紹定辛卯婺州刻本、其分卷題署、並與御府元本同、夫宋本既題曰徐居仁編、而宋本元本亦並徐氏黃氏聯署、徐氏名在黃氏前、而黃氏則云補注、是徐氏之必在黃氏先、編次之必出於徐氏、黃氏補注之必在補續徐氏編次本也確然明矣、且御府舊刊本從宋本繙雕、其題名則千家注本之大名、惟夫無注語、可知其從千家注本錄出、而署名則獨居仁一人、不署黃氏名、是茲二十五卷本者、徐氏原帙而爲未經後人改編者也亦必然昭矣、夫鶴之書、成於嘉定丙子、婺州之刊版、在紹定辛卯、其間不過十餘年、即是書當最得其眞者矣、而其所載諸說、則昌

黎韓氏以下七十五家、至鳳臺王氏而止、王彥輔增注、成於政和初、是則徐氏之編成、葢在政和紹興開、政和之與嘉定、其相距又幾歲、若鄭印魯訔皆卓々可觀、而是書俱不援引、且七十五家之說、皆標其姓、希及鶴說、則稱希曰鶴曰、由是言之、鶴未嘗加增減於徐氏書、無論郭知達九家注、蔡夢弼草堂詩箋、即精審如鄭魯二注、亦未之有補增也、於是可見、鶴之補注、謂取父及巳說補之、非謂取他說補之也、祕府元皇慶壬子余志安勤有堂刻二十五卷本、所引彥輔以下增入極多、加迄劉辰翁、是宋末重雕時所攙入、皇慶刻本即据此、故劉辰翁名上、題云時賢、是不啻失徐氏之舊、又已非黃氏之舊矣、二十卷之書、視皇慶本、其注本頗有删畧、以劉辰翁評語、散坿句下

篇末、是元大德中高楚芳所爲也、祕府収大德戊申雲衢會文堂刻本、卷首有大德癸卯冬須溪子廬陵劉將孫尙友序、曰、先君子須溪先生、平生婁看杜集、既選爲興觀、他評注尙多批點、皆各有意、高楚芳類評刻之、復刪舊注無稽者泛濫者、特存精確必不可無者、求爲序以傳、楚芳於此注用力勤、去取當校正審、賢他本草々、藉吾家名以欺者甚遠、相之者吾門劉郁云々、是二十卷本則出於高氏也、宋槧本缺首尾序跋、首有目錄、次集注姓氏、目錄末有紹定辛卯趙氏素心齋鏤刻施行十三字、題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卷之一、次行、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二行聯署、次行紀行上三字、又次行古詩四十首五字、又次行北征二字、以下記注文、左右双邊、半板

界長七寸一分、幅五寸五釐、十二行爲半板、行則二十一字、小字双行二十五六字、楷墨極精、尤爲可喜、祕府元槧凡七八通、其二十五卷本則一通而已、首有傳序碑銘詩門類目錄集注姓氏及年譜、躰式畧與宋本同、目錄後記皇慶壬子勤有堂、卷尾有皇慶壬子余志安刊於勤有堂木記、其二十卷本有問津堂本、雲衢會文堂本等數通、而皇國舊刊本、皆以問津會文二本爲藍本、其出於宋本者、即上記殘十五卷本一通而已（原本二十五卷）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六十卷 宋末槧本

東坡文集事畧六十卷、宋廸功郎郎曄撰、案曄注坡集見周煇清波雜志、而明代目錄之書、及清四庫總目讀書敏求記等皆不著錄、惟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載殘本二十九卷云、全書卷數無考、則其在明後爲希覯之笈可知也、頃余購得之、紙墨精好、首尾完具、僅脫數葉耳、余珍愛不置、亟取家藏東坡集數種參校之、其可以補訂譌闕者甚多、姑舉其一二、屈到嗜芰論、引君子曰、違上諸本衍不字、茅氏儲氏、其他諸家選本、亦皆沿其誤、而此書無之、菜羹賦篇末一行、文勢斷絕不可讀、今見此書、始知其脫十二字、至思子臺颶風二賦、乃東坡長子叔黨所作、叔黨小坡之稱由此賦起、宋史本傳可證、諸本誤竄

入之坡集、而此書不收、其抉擇之謹嚴、校訂之精審、金吾所謂元々本々具有條理者、洵不誣也、況宋世制度他書不可考者、往々藉此書而通、則其可寶重豈徒古香馣薆云爾乎哉、往時澁谷節侯、深慕坡公、飲食器玩一倣其所爲、嘗從一貴紳、借明刻蘇氏易傳、後貴紳遣人取之、節侯笑曰、此腕可斷、此書不可釋、明刻且然、若使節侯見此書、安知不有此頭可斷、此書不可釋之語乎、篁邨島田重禮撰

以上一篇係於自先大夫手藁本中所傳錄、藁本不一、今從其再藁本

翰謹按右宋槧本六十卷十五册、詳見先大夫手跋、翰更跡之曰、是書首有御制文忠蘇軾文集賛並叙、末署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嶠、次蘇文忠公贈太師制、次東坡先生言行、次目錄、
卷端題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卷第一、次行署迪功郎新紹興府嵊
縣主簿臣郎曄上進、次行以下記卷中篇目、卷一賦前赤壁賦至
服胡麻賦凡七首、卷二賦秋陽賦至濁醪有妙理賦凡七首、卷三
南省講三傳十事左傳至穀梁凡十首、卷四進論中庸論大臣論
凡五首、卷五進論秦皇論至周公論凡五首、卷六進論管仲論至
孟子論凡五首、卷七進論樂毅論至賈誼論凡五首、卷八進論鼂
錯論至韓愈論凡五首、卷九論儒者可與守成至春秋定天下之
邪正凡六首、卷十程試論王者不治夷狄至形勢不如德凡六首
卷十一論續楚語論至思治論凡七篇、卷十二論武王論至宋襄

論凡五篇、卷十三論士變論至子胥論凡五首、卷十四論六國論至范增論凡六首、卷十五進策策總叙策畧凡六首、卷十六進策別十七篇策別叙例課百官別凡七首、卷十七進策別安民別凡六首、卷十八進策別厚貨財別訓軍旅別凡五首、卷十九進策斷策斷凡三首、卷二十策御試制科策一道一首、卷二十一策擬進士廷試策進表至擬進士廷試策凡三首、卷二十二策問關中戰守古今不同云々至漢唐宗室之盛云々凡九首、卷廿三策問漢之變故有六至人與法竝用凡九首、卷二十四萬言書上神宗凡一首、卷二十五表密州謝表至賀明堂赦表凡二十四首、卷二十六表謝賜御書詩表至提擧玉局謝表凡二十二首、卷二十七啓

八記仁宗皇帝飛帛記至士啓凡十九首、卷二十八啓、荅試館職人
啓至求婚啓凡十八首、卷二十九奏議議學校貢舉狀至再論時
政書凡三首、卷三十奏議集官詳議親祠北郊詔至請詰難圓丘
六議凡三首、卷三十一奏議議富弼配享狀至乞錄用鄭俠王斿
狀凡七首、卷三十二奏議論擒獲鬼章稱賀大速劄子至轉對條
上三事狀凡五首、卷三十三奏議論河北京東盜賊至論給田募
役狀凡四首、卷三十四奏議乞開西湖狀至朝辭赴定州狀凡七
首、卷三十五奏議乞郡劄子至乞將章疏付有司劄子凡六首、卷
三十六奏議薦布衣陳師道狀至奏車子爭道劄子凡五首、卷三
十七內制賜大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至賜呂公著上表乞

致仕不允批答凡二十四首、卷三十八内制生擒鬼章奏告裕陵
祝文至賜光祿大夫蘇頌上表乞致仕不允詔凡二十九首、卷三
十九外制傳堯俞、可吏部侍郎至林□書舍人凡十八首、卷四十
書狀坿劄子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至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
劄子凡五首、卷四十一書上歐陽内翰書至與曾子固書凡六首、
卷四十二書上兩制書至上韓樞密書凡四首、卷四十三書上韓
魏公論場務書至上文侍中論强盜賞義書凡五首、卷四十四書
上劉侍讀書至上文潞公書凡四首、卷四十五書答李琮書至答
畢仲舉書凡六首、卷四十六書答謝民師書至答李方叔書凡六
首、卷四十七書答毛滂書至上韓魏公葬董傳書凡六首、卷四十

謝制科啓至謝翰林學墨妙亭記凡五首、卷四十九記篔簹谷偃竹記至石鍾山記凡四首、卷五十記韓魏公醉白堂記至超然臺記凡五首、卷五十一記獎諭敕記至雩泉記凡五首、卷五十二記李大白碑陰記至衆妙堂記凡五首、卷五十三記墨君堂記至山房記凡五首、卷五十四記壚官大悲閣記至淨因院畫記凡七首、卷五十五碑韓文公廟碑至司馬溫公神道碑凡五首、卷五十六敍六一居士集敍至江行唱和集敍凡十二首、卷五十七邇英進讀季布屈突通至顏眞卿守平原凡八首、及雜說日喩至劉陶說凡二十一首、卷五十八擬作擬侯公說項羽辞及擬孫權答曹操書凡二首、卷五十九銘漢鼎銘至洗玉池銘凡五首、及賛孔北海

贊至王定國眞贊凡八首、卷六十雜著問養生至留石塔戒老跡凡十五首、左右双邊、半板界長六寸三分五釐、幅四寸一分五釐、十二行、々二十一字、注双行二十一字、卷十一第十六頁、卷十六第十二頁、卷十七第三頁、卷三十六第十一頁、各一張、舊人据同種刻本所依樣重鈔、大抵在於元明間、卷六十書蒲永昇畫後、其後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以下、至卷末闕逸、餘卷則完存、板心上下記字數、其頁數字多用草躰書、蓋南宋以下刻本往々如此、

翰 又謹案、咸淳臨安志云、鄭瞱事同里張九成、嘗編橫浦日新、雖從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然甚以儒學知名、清波別志亦云、鄭瞱晦之杭人、嘗注三蘇文及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勤矣、以

累學得官、不霑一日祿而卒、晦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已書在第九卷、而雜志卷九所記亦以曄爲無垢門人、直齋書錄解題亦曰、張九成子韶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錄、及其門人郎曄所記云々、郡齋讀書志載之亦同、是皆以晦之爲無垢門人、而于恕無垢先生心傳錄序則稱、余學生郎曄粗得數語纂錄、而士大夫已翕然傳誦、是乃以曄爲于恕之徒、葢殆以郎氏係於其舅氏門人、故以爲余學生歟、是書結銜題廸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與陸宣公奏議注進表同、然淸波別志稱、其累學得官不霑一日祿而卒、乃知是書注成在得官已前、其得官即表上進呈、旋即下世也、陸議之注、有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重刊本、淸人已覆而刻

之、又有嘉靖乙卯大中丞周潭汪氏所刻於虔臺者、奏議有注制誥無注、蓋就郎注加刪畧者、元廬陵鍾士益、因郎氏舊注、更下補注、事見於吳草廬吳文正公集、及劉岳申申齋集、是篇則就坡集下注者、其正文則抉擇精審、注語則引据切當的確、無泛搜博引之失、於宋人注本中尤爲希覯、其作注時、則前赤壁賦注云、時元豊五年也、公方四十七歲、距紹熙辛亥、已一百十年矣、與瞱表陸議、稱孝宗曰至尊壽皇聖帝、又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語合、恐陸注及三蘇注、並紹熙二年上表進呈者矣、且瞱爲橫浦門人、而橫浦以紹興三年狀元及第、則陸集郎表署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當改紹興作紹熙矣、其老小二蘇注、則宋蔡文子注古文關

鍵、間引之、其餘則無所經見、是書避宋諱桓玄作亘元、又鹽其紙質字樣、詳是宋時刻本、葢刻之精善者、書口題坡文、若坡文注、恐是係於三蘇文注所合刻、

鈔錄卷第一數節以餉好古君子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卷第一

廸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賦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灧澦堆賦 并叙王明清揮麈錄云公祖諱故序多作叙或作引

屈原廟賦　昆陽城賦

後杞菊賦 并叙　服胡麻賦 并叙

前赤壁賦 晁補之无咎續離騷叙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內樓船浮江以謂遂無吳矣而周瑜少年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謫黃岡數遊赤壁下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猶壯瑜事而賦之云又唐庚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壬戌之秋 時元豐五年也公方四十七歲距紹熙辛亥已一百十年矣 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 宋河廣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凌万頃之茫然浩々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 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經旬五日而後返司馬彪注云列禦寇鄭人御迎也冷然涼貌 飄々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陶隱居眞誥云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躡虛空故有長生飛仙之說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端平刻本坿淳熙刻南海集八卷

宋廬陵楊萬里廷秀所撰、是編則係於嘉定元年其子長孺編定、端平元年門人羅茂良校正、宋諱缺畫則作朗亘惇敦貞徵廓又貞作正、其跋則云、鋟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次年乙未六月之旣望、則是書端平紀元刻本也、首有目錄四卷、卷第一江湖集、至卷第四十二退休集爲詩、而卷第四十三以下則其文也詩分爲十三册文分爲廿六册卷端題誠齋集卷第一、次行署廬陵楊万里廷秀、次行詩一字、又次行題江湖集、又次行題壬午初秋贈寫眞陳生、而後記本詩、每卷皆如此、每卷末云、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二行分書、其編次、視今行明弘治乙丑刻本、及清乾

隆乙卯吉安刻本等、夐焉不相同、岳珂桯史記、朝天續集韓信廟詩淮陰未必滅文成句、麻沙刻本譌文成爲宣成、今是書又譌作淮陰何必滅宣城、則是本亦有譌誤、然是白璧微瑾、未足爲是本累也、卷第一至卷第七江湖集、卷第一壬午初秋贈寫眞陳生至讀罪巳詔凡九十九首、卷第二題代度寺至三江小渡凡一百五首、卷第三薄晚絕句至晚望凡一百五首、卷第四秋夜至送王無咎善邵康節皇極數凡一百五首、卷第五看雪至晚過黃洲鋪凡一百首、卷第六過白沙渡得長句呈澹庵先生至有歎凡一百六首、卷第七梅熟、小雨至永和放舡凡一百十二首、卷第八至卷第十二荆溪集、卷第八丁酉四月十日、之官毗陵、舟行阻風、宿椆陂江口至曉寒凡九十六

首、卷第九上巳至月下果飲凡一百首、卷第十曉坐多稼亭至詠甃、凡九十六首、卷第十一鬻醬至櫻桃煎凡九十七首、卷第十二郡圃雪霽便有春意至上印有日代者未至凡九十一首、卷第十三至卷第十四西歸集、卷第十三初離常州夜宿小井清曉放船至晚雲釀雨凡一百首、卷第十四詩情至山居雪後凡九十九首、卷第十五至卷第十八南海集、卷第十五庚子正月五日晚過大皐渡至七夕新涼凡九十八首、卷第十六雨霽登連天觀至官道古松凡九十八首、卷第十七南雄驛前双柳至題韓亭韓木凡九十九首、卷第十八登南州奇觀前臨大江浮橋江心起三石臺皆有亭子至聖筆石湖大字歌凡九十五首、卷第十九至卷第二十四、朝天集、卷第十九淳熙

甲辰十月一日擬省試萬民觀治象詩至醉臥海棠圖歌贈陸務觀
凡一百一首、卷第二十寒食雨中同舍約游天竺得十六絕句呈陸
務觀至行路難凡九十九首、卷第二十一寄題喻叔奇國博郎中園
亭二十六詠至人日出游湖上凡九十八首、卷第二十二瑞香花新
開至太令人田氏挽辭凡一百一首、卷第二十三寄題劉凝之墳山
壯節亭用轆轤體至跋悟空道人墨蹟凡七十四首、卷第二十四偶
送西歸朝天二集與尤延之蒙惠七言和韻以謝之至讀漢書凡九
十五首、卷第二十五至卷第二十六江西道院集、卷第二十五送吉
州太守朱子淵造朝至羅溪道中凡九十首、卷第二十六戲贈江干
蘆花至自跋江西道院集戲荅客問凡一百一十二首、卷第二十七

至卷第三十朝天續集、卷第二十七和陸務觀見賀歸館之韻至夜過高郵凡九十八首、卷第二十八雪曉舟中生火至和劉德脩用黃文叔韻贈行凡一百二首、卷第二十九泊舟臨平至題龜山塔前一首唐律後一首進退格凡八十一首、卷第三十薌林五十詠至題汪聖錫瓊庵眞如軒在玉山常山之間凡一百三十二首、卷第三十一至卷第三十五江東集、卷第三十一和陸務觀用張季長吏部韻寄季長兼簡老夫補外之行至秋日早起凡九十五首、卷第三十二月臺夜坐至野店多賣花木瓜凡一百九首、卷第三十三花至和余處恭尚書清涼寺勸農凡八十八首、卷第三十四與次公幼輿二子登伏龜樓至閶門外登溪船凡一百一十首卷第三十五舟過城門村

清曉雨止日出至題謝昌國桂山堂凡一百一十七首、卷第三十六至卷第四十二退休集、卷第三十六自金陵西歸至豫章發南浦亭宿黃家渡至中和節日步東園凡一百首、卷第三十七二月十日留子西材翁二弟晚酌至題益公丞相天香堂凡九十七首、卷第三十八冬暖絕句至題安成劉伯深爵瑞里報德堂上白爵圖凡一百六首、卷第三十九益公新作三層百尺新樓署曰圜山觀賀以唐律二章至夏夜露坐凡一百首、卷第四十讀正觀政要至李師儒上舍稽古堂凡一百三首、卷第四十一初夏即事十二解至陳商卿挽辭凡一百二首、卷第四十二題曾世夫願齋至端午病中止酒凡一百二十一首、卷第四十三賦浯溪賦至交難賦凡八首、卷第四十四賦糟蟹

賦至後蟹賦凡八首、卷第四十五辭操辭張丞相詠歸亭詞至有宋死孝毛子仁哀辭凡十三首、操趙平甫幽居八操、卷第四十六表謝賜御書表至賀壽皇立紹熙皇后表凡十六首、卷第四十七表謝復直祕閣表至遺表凡十八首、卷第四十八牋代賀皇太子牋至賀壽成皇后牋凡十七首、卷第四十九啓賀周子充察院至賀兵部胡侍郎啓凡十五首、卷第五十啓謝胡侍郎作先人墓銘啓至賀虞樞密還朝啓凡十五首、卷第五十一啓賀虞右相啓至賀龔參政啓凡十五首、卷第五十二啓賀王同知啓至上趙丞相啓凡十五首、卷第五十三啓新除廣東提舉謝丞相啓至賀皇孫郡王冬節啓凡十五首、卷第五十四啓賀皇孫郡王年節啓至與淮東劉總領啓凡十五首、卷

第五十五啓與前盱眙葛寺丞啓至謝周丞相啓凡十五首、卷第五十六啓答周子中監丞賀除待制啓至賀余丞相得祠祿凡十四首、卷第五十七啓巳未賀周益公年至答周丞相賀長男改秩幼子中銓凡十五首、卷第五十八啓答新太和張縣丞啓至庚申臘回周丞相送一鹿四兎啓凡十五首、卷第五十九啓謝臨江軍葉守送酒啓至答本路張提舉啓凡十五首、卷第六十啓與本路運使權大卿啓至除寶謨閣直學士謝陳丞相啓凡十五首、卷第六十一啓答周監丞賀除寶謨閣直學士啓至羅氏定親啓凡十五首、卷第六十二書上壽皇乞留張栻黜韓玉書至上皇帝留劉光祖書凡七首、卷第六十三書上張子韶書至見執政書凡十首、卷第六十四書答李天麟

秀才書至上史侍郎書凡十一首、卷第六十五書與任希純運使寶
文書至答施少才書凡十一首、卷第六十六書答盧誼伯書至與四
川制置書凡十一首、卷第六十七書答萬安趙宰至答袁機仲寄示
易解書凡十三首、卷第六十八書答徐宋臣監丞書至與建康帥丘
宗卿侍郎書凡十二首、卷第六十九奏對劄子壬辰輪對第一劄子
至轉對劄子凡十九首、卷第七十奏狀劄子秘書省自劾狀至辭免
除寶謨閣學士奏狀凡二十首、卷第七十一記龍伯高祠堂記至宜
雪軒凡一十一首、卷第七十二記石泉寺經藏記至沙溪六一先生
祠堂記凡十一首、卷第七十三記樞密院官屬題名記至吉州新建
六一堂記凡十二首、卷第七十四記建康府新建貢院記至福榮堂

記凡十一首、卷第七十五記五美堂記至玉笥山重修颷馭廟記凡十一首、卷第七十六記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至山居記凡十一首、卷第七十七序施少才蓬戶甲藁後序至送馮相士序凡十首、卷第七十八序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至双桂老人詩集後序凡十首、卷第七十九序黃御史集序至獨醒雜志序凡十首、卷第八十序盧溪先生文集序至誠齋朝天集詩序凡十首、卷第八十一序誠齋江西道院集序至通鑑韻語序凡十首、卷第八十二序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至存齋覽古詩斷序凡十首、卷第八十三序陳簽判思賢錄序至易外傳後序凡十三首、卷第八十四心學論六經論易論至春秋論凡六首、卷第八十五心學論聖徒論顏子論上至

曾子論下凡六首、卷第八十六心學論、聖徒論子思論上至韓子論
下凡八篇、卷第八十七千慮策君道上至人才下凡十二篇、卷第八
十八千慮策論相上至馭吏下凡九篇、卷第八十九千慮策選法上
至民政下凡九篇、卷第九十程試論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至太宗
勵精思治論凡十篇、卷第九十一庸言庸言一至五凡五篇、卷第九
十二庸言六至十凡五篇、卷第九十三庸言十一至十五凡五篇、卷
第九十四庸言十六至二十凡五篇、卷第九十五解天問天對解卷
第九十六雜著冊文詞議策問冊文代梁丞相作壽聖齋明廣慈備
德太上皇后冊文詞給太學士綾紙詞議光堯太上皇帝謚議至節
使趙忠果謚議凡三篇、策問太學私試策問至庚戌殿試武舉策凡

五篇、卷第九十七雜著詞䟽箴銘賛樂府詞䟽代宰執開啓天申節
䟽至淋疾祈禱靑詞凡十三篇、箴言箴至愚谷箴凡四篇、銘裕齋銘
至西塾銘凡十二篇、賛文潞公畫像賛至張功父命水鑑寫誠齋求
賛凡十二篇、樂府誠齋歸去來兮引至四月二十八日同履常子上
晩酌戲集句作四月之詩五章章四句凡八篇、卷第九十八雜著題跋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至跋曾子宣帖凡二十四首、卷第九十九題跋
跋郭功父帖至跋默堂先生帖凡二十三首卷第一百題跋跋寥仲
謙所藏山谷先生爲石周卿書大戴禮踐阼篇大公丹書至跋李彥
良瑞木凡二十三首、卷第一百一祭文祭張魏公文至祭葉夫人文
凡十三首、卷第一百二祭文祭王丞相文至祭周益公丞相文凡十

四首、卷第一百三文南溪上梁文至先通奉焚黄文凡十七篇、卷第一百四尺牘答太守至答虞軍使直閣凡三十一首、卷第一百五尺牘答朱侍講至答提舉雷郎中凡二十三篇、卷第一百六尺牘答贛州彭郎中至與韓運使凡三十四首、卷第一百七尺牘答王樞使至再答虞少卿凡二十三篇、卷第一百八尺牘謝俞漕擧南昌大兒陞陟至與范侍郎凡二十八首、卷第一百九尺牘答虞侍郎至答王監簿凡三十一篇、卷第一百十尺牘答蕭國博至答隆興府黄倅凡二十五篇、卷第一百十一尺牘與余丞相至答虞制機虞知府凡二十九篇、卷第一百十二東宮勸讀錄後有紹定壬辰正月十八日男長孺跋、卷第一百十三淳熙薦士錄、後有長孺跋、卷第一百十四詩話、

卷第一百十五傳張魏公傳張左司傳二篇、卷第一百十六傳李侍郎傳、卷第一百一十七傳蔣彥回傳至李台州傳凡五篇、卷第一百十八行狀朝奉劉先生行狀至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諡忠襄揚公行狀凡三篇、卷第一百十九行狀宋故尙書左僕射贈少保葉公行狀至朝奉大夫將作少監趙公行狀凡五篇、卷第一百二十碑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諡忠肅虞公神道碑宋故少師大觀文左丞相魯國王公神道碑二篇、卷第一百二十一碑宋故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至六一先生祠堂碑凡三篇、卷第一百廿二墓表右司王僑卿墓表至羅元亨墓表凡五篇、卷第一百廿三墓誌銘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宋故太保大觀文左丞相魏國

公贈太師謚文忠京公墓誌銘二篇、卷第一百二十四墓誌銘宋故
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郇國余公墓銘樞密兼參知政
事權公墓誌銘二篇、卷第一百二十五墓誌銘宋故華文閣直學士
贈特進程公墓誌銘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銘
凡七篇、卷第一百二十六墓誌銘蕭希韓母彭氏墓誌銘至羅元忠
墓誌銘凡八篇、卷第一百二十七墓誌銘羅彥節墓誌銘至王叔雅
墓誌銘凡八篇、卷第一百二十八墓誌銘鈐轄趙公墓誌銘至胡英
彥墓誌銘凡八篇、卷第一百二十九墓誌銘羅价卿墓誌銘至夫人
李氏墓誌銘凡八篇、卷第一百三十墓誌銘蕭君國華墓銘至安人
王氏墓誌銘凡八篇、卷第一百三十一墓誌銘太孺人劉氏墓誌銘

至太宜人鄖氏墓誌銘凡八篇、卷第一百三十二墓誌銘贛縣主簿
季仲承墓誌銘至宋故朝請郎賀州斛史君墓銘凡八篇、卷第一百
三十三是長孺編定時所加、歷官告詞詔書謚告國子博士告詞至
贈光祿大夫告詞凡三十二篇、詔書辞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詔
書至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書凡三篇、謚告謚文節公告議、卷
末有端平二年劉煒叔跋云、天㠯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
久照、江河㠯誠而晝夜混々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疇克盡此、文節
揚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
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㠯不
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璽繭繅絲璀璨奪目、取而不竭、

不知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眞所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爲之子、是子是父前後一轍、非家學曰誠其能是乎、東山先生曩帥東廣、煒叔忝令南海、辱寘門墻、益深敬慕、迺今假守通德之鄉誠齋文集獨闕未傳、尊先生之道義、曰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曰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曰振文氣、冒玆承乏政孰先、此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是正、以卷計一百三十有三、曰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鋟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煒叔累被朝旨、搜訪遺書、遂獲以下破爛、行書五行、々八九字、今存五葉半、文截又在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故以下從省、但張氏所得多妄改、如改百三十三作百二十二、以掩其殘缺是也、是文則從眞蹟刻入、當依此本訂張本之誤矣、又案、御本次序錯亂、今更正之如此

左右双邊、界長六寸八分五釐、幅四寸

九分五釐弱、十行、々十六字、縫心有鐫手蔡敬、蔡正、蔡永、蔡章、蔡俊、蔡珏、蔡欽、蔡評、蔡平、鄧炳、鄧拱、鄧授、曾沂、曹生、劉玉、劉淵、劉元、劉峯、刘源、刘從、刘子春、刘子明、李子允、李文、周發、陳公弼、陳英、彭元慶、彭元德、彭德彰、喻岩、余坤、元壽、蕭儀、胡仕明、胡祥、中萬、等氏名、是書字法精妙、宛如手書、鐫巧墨彩具足、宋人集部之重帙、若眞西山陸放翁諸家、其宋刻雖尚有存於今日者、大抵經後人改竄、非復當日子生所校定者、視之茲書、蓋相去千里矣、卷第五十三至五十九、及卷第六十六至六十八凡十卷、以鈔本補足、今鑒其紙墨字畫、其鈔蓋在元末明初矣、是書明弘治乙丑刻本、及清乾隆乙卯吉安刻本、皆改換原觀、且十已脫四五、予故詳論其編第、以告未見茲書者、

誠齋之南海集、內府又收宋淳熙丙午槧單行本、是爲佐伯毛利氏獻本之一、紙墨雅古、字々端麗、亦內府本中之一拱璧也、每半葉十行、々十八字、首有南海集自序、全集本收之序中、不載錄各集之首、蓋以其躰例各異也、全集本分爲四卷、此則分卷八、蓋誠齋之原帙也、卷端題誠齋先生南海集卷幾、次行署廬陵揚万里廷秀、嘗校之內府宋刻全集本、或以懶爲嬾、或以吃爲喫、之類亦多、然要不過字故之間、稍有小異而已、卷尾有門生劉渙跋、曰、詩人之作、類皆流於一偏、如樂天之俗、孟郊之寒、賈島之窮苦、是豈不欲變而通之、去其偏而蹈於全、由其技之所局、不能改耳、至如韓昌黎、則無施而不可、其發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初不見其諸

子之偏、蓋其所禀之高、所蘊之富、則形之吟咏者自然、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豈一偏之所能囿哉、侍讀誠齋先生乃今日之昌黎公也、爲詩之多至于一千八百餘首、分爲五集、而其風雅之變有三焉、世之論文者嘗謂、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躰三變、史臣亦謂、唐有天下三百年、文躰無慮三變、文之在天下、其變也如此之艱、而先生自紹興壬午、以迄于今方歷二紀、抑何變之之易、常非胸中涵蓄者、淵泫澄深、無以異於昌黎、則詞源之溢、横流逆折、紆徐迅激、新奇百出、宜夫變之之亟、而非一躰之可定也、先生之詩、既與昌黎並駕、則知比諸劉夢得者、亦未爲確論、涣幸出於先生之門、今得南海一集總四百篇、不敢掩爲家藏、刊而傳之以爲騷人之規範、餘四集、將繼

以請則又當與學者共之淳熙丙午十二月朔門生承事郎新權通
判肇慶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劉渙謹跋

六臣注文選六十卷 宋槧本四通

文選注本之出於隋唐人者有數家、而其存于今日者三書而止、有李善注、有六臣注、六臣注又分爲二、有就善本加五臣注者、有原五臣本坿善注者、其餘一書則陸善經郭林宗公孫羅諸人注本、但存之於舊鈔卷子本集注文選中、崇賢之舊觀、今不可知、世匱有殘鈔本、其出於貴池倉使雕版者、尙就六臣注本、削去開元注本者蓋非未經合幷也、開元所勒成、敏求記載宋刻三十卷本、然今不知其存佚、雖乃佚、荒陋愚儒、不足深惜也、其就善本加五臣本者、祕府宋大字本獨然、小字本、足利學藏本、嘉靖覆宋本、則皆就五臣本坿善注者矣、御府所儲宋本凡二、一通係德川氏紅葉山文庫舊藏、近藤正齋以爲

明初覆宋本者是也、左右双邊、界長七寸五分五釐以至八分、橫五寸八分以至六寸不等、九行、々十五字、注双行二十字、縫心上版、記大小字數、卷第一末云、州學司書蕭鵬校對、鄉貢進士李大成校勘、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三行聯書、其餘校對則、有州學齋諭蕭人傑、州學齋長吳極、州學齋諭李孝開、校勘則、有鄉貢進士劉格兆、鄉貢進士劉才邵、州學直學陳烈、州學學諭管敵民、鄉貢進士楊楫、州學齋諭吳攜、覆校則、有左廸功郎贛州石城尉主管學事權左司理蕭倬、左廸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父、左從事郎贛州觀察推官鄒敦禮、左廸功郎贛州司戶參軍李盛、左廸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各卷所記不相同、卷端題文選卷

第一、下記李善注、次行以下聯書五臣名、縫心刻雕手陳顯、嚴智、鄭春、張明、周彥、阮舉、陳壽、方志、王信、陳眞、虞艮、重姚、余文、吳中、黃彥、方政、方琢、陳景昌、方惠、余彥、應世昌、陳補、方琦、蔡昌、劉廷章、蕭祥、劉訓、吳互、求裕、龔友、鄧信、熊海、余中、余清、余元、蔡永昌、高巽、譚彥才、藍佳、藍俊、劉文、蔡棠、蕭延昌、金祖、金棠、管至、劉達、蔡昌、蔡昇、鄧聰、姜文、陳通、葉松、胡元、陳才、蔡寧、鄧信、曾添、鄧正、王彥、李端、鄧感、鄧明、吳立、余從、嚴忠、刘成、章宇、胡允、藍允、宋清、朱基、沈彥、徐太、胡亮、蔡如聲、李早、范王聖、延岡、蔡達、陳伯蘭、何澤、徐台祖、翁俊、系重、葉華、刘川、刘琫、沈貴、龔襲、李寶、大明、李新、高諒等氏名、卷第一末云、右卷應永卅四四月三日寫朱墨畢重志、卷第二云、右卷應永卅四年丁未四月十二日

三更三點於雲巢西窓寫點畢矣重志、卷第八云、潜齋點之、卷第廿六云、舊本云、安元三年三月五以文章博士敦周朝臣家本移點校合畢、又云、應永廿九菊月十一日寫點鼎子誌之、卷第五十五云、右卷應永三十二解制前二日寫點畢、重志潜齋鼎子、未知其爲何人、敦周即藤原茂明男、官至正四位下彈正大弼、以壽永二年三月卒、是書大版大書、字大如錢、楮墨精絶、而版様則極雅古、予則以爲其版成於汴時、修版至南渡後也、夫可鑒刻之前後者、非紙墨刀法異同等歟、以其紙墨則宋矣、以其運刀則宋矣、以其避諱則弘竟讓徵敬貞玄桓殷搆皆缺其字畫矣、而其雕手張明陳壽嚴忠金祖名、則又見於祕府宋孝宗時刻本世說新語縫心矣、葢元明之覆宋本者、或

全捲去刻手氏名、或一卷之中存二三處、或換舊以覆時鐫工名氏、夫縫心之標刻手、是係於其刻時氏名也固矣、則覆本之換舊以新、未可遽非焉、見嘉靖岳本左氏集解、袁本六家文選、隆慶覆宋本騎省集、及洪武覆宋本東坡集、而可類推也、明氏覆本、又有全依原本、刻其鐫手氏名者、如永樂太玄經、然是非所經見、且多於小卷帙之書、而玆書則縫心皆鐫刻手氏名、又全依宋本之舊、且正齋以其版心有重刊字、定爲明初覆本、夫淸人擧宋本、必以尤刻文選爲精絕、而其版心則有重刊字矣、是猶可諉稱明刻耶、嗟吁予之言爲誣其實乎、正齋之說失其當乎、學者盍謹擇焉、厭常喜新、其不失正鵠者、其斅幾何、是書注文首載李善、次坿五臣、其異同則弘多、而揷入注文、其前後上下與他刻全不相同、又五臣所引、與善注複者刪

之、其義淺者亦删之、然不甚多、其爲引五臣注尌善注下之頭刻也
可知矣、而其所載善注、亦比今本極詳、李匡乂資暇錄云、李氏文選
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釋
音訓義注解甚多、由是而言、玆書豈出於李氏絕筆之本歟、文多不
錄、錄備於群書點勘、題簽行書瀟洒極雅、下有玄興篆文朱印、二字
聯記、方六分有許、双格、玄興則永祿慶長間有名僧、字南化、所賜定
慧圓明國師號者、一通係於新收、而與予所儲爲同一版、御本間有
抄補、我本存十二至六十四十八卷、完善無缺、左右双邊、半板界高
六寸八分至七寸二分、幅五寸、十行、々二十一字、注双行二十八九
三十字、卷首梁昭明太子撰、五臣並李善注、二行聯署、末卷尾云右

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爲之一新、右廸功郎明州司法參事兼監盧欽書（御本、直閣以下補鈔不完）縫版有揚昌、揚永、李忠、李艮、李顯、李珪、李清、陳高、高起、陳元、陳文、陳才、陳辛、陳忠、陳員、沫然、王進、王擧、王秦、王達、王因、王允、王仲、王諒、王寔、王伸、王椿、舜椿、蔡忠、蔡正、蔡政、張擧、張謹、俞珎、俞忠、施章、施蘊、施俊、施瑞、吳詢、吳浩、吳寶、吳正、吳珪、蘂明、方祥、方成、方祐、方師、潘與權、徐章、徐宗、宗林、朱林、丁文、徐亮、徐彥、徐宥、徐達、徐寛、洪昌、洪明、洪茂、洪乘、葛珍、朱諒、朱宥、雇宥、許中、毛昌、毛章、金敦、毛諒、宋珍、周彥、刘信、明瑞、駱晟、江政、氏名、皆雕工也、御本卷二十末、有永祿九年四月十六日宗二六十九歲識語云、先年

稱名寺院殿一之卷講演之次、申書御本加點了云々、茲書爲紹興二十八年撮版、而以下間有葺刻、至慶元而止、內閣千代田文庫亦藏一通、左右双邊、半板界長八寸、幅六寸、十一行、々十八字、板心有鐫手信之、宗信、徐敖、陸敖、陸林、雨、陸儒、刘采、袁電、五云、永日、濟之、唐瓊、走需、高臣、李宅、李文彩、李安、李清、周永、周言、張曾、張憲、張秦、張昰、良民、廷秀、啓明、徐南、揚仁、何兗、吳江、六先、子沾、六如、陳鑑、六舉、章亶、潘子齡、王良智、章守中、高良仁、袁子威、章思正、高文湛、何祥、文章、名氏、是書以版貌相之、蓋爲紹興後刻本、且刻工李清名、又在上記紹興本中、可以推見其刻時也、捺彭城劉氏家藏、西樓藏書圖章、青黎閣、下榻生、昌平阪學問所、文化辛未、淺草文庫、大學校圖書之印、書

籍館印、內務省文庫印、足利之藏、則左右双邊、界長七寸三分、半葉五寸一分五釐、十行、々二十一字、注双行三十字、卷端題文選卷第一、下署五臣並李善注、卷首有李善上表、運刀字畫並謹嚴精妙、而躰貌殆與祕府宋槧尙書正義相似、而結躰爲稍大、卷三六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九各卷末、有北條氏政、及九華叟跋云、學庠寄進永祿第三龍集庚申六月七日平氏政朝臣、記上重捺福壽應穩朱印、所謂北條虎印是也、又有慶長丁未上杉景勝臣直江山城守兼續、於要法寺就是書、用銅雕活字所刷印者、首有目錄、題云、茶陵前進士陳仁子校補、卷尾有紹興跋文、蓋足利之書缺目錄、故依元陳氏本補之、又從紹興刻本採錄其跋、殊失其舊觀、上杉氏有黃善夫刻史

記、亦係彙續舊收、觀其目錄後木記、割裂粘用元彭寅翁刻本木識、其無識與斯書爲同一法、恐是亦彙續所割裂增入、紹興本以下三版四通、皆就五臣本㨿善注者、夫崇賢所原之本、與開元所注之書、其淵源未甞相同也、而崇賢則析爲六十卷、開元則其注與語句異同、視之於善注、雖猶虎狗鳳雞、但其卷帙、未失蕭統之舊、夫源流既不相同也、語句異同固亦不相同也、而其標語句下注語、亦未曾不相異、況分卷之異、二者全相懸絕、後人欲引此㨿彼、引彼㨿此、予徒見其圓枘難入也、世有殘鈔本二卷、是爲從李氏單行本所傳鈔、又幸有祕府大字本極近於古、以茲二通爲藍本、參辨之以尤延之本、應安本、袁褧刻六家文選、及三通宋刻則、庶幾乎崇賢面目、稍可彷

佛、予有文選點勘之著、所引舊鈔卷子本凡二、宋槧則總六、舊刊本則凡一、元刻採陳仁子本、明清之際則錄晉藩、田汝成、袁褧、徐成位、毛晉、胡克家、自惟舊本之存盡於茲、栩々私以爲李氏之忠臣、載在群書點勘中

宋槧本考

缺　页

古文舊書考卷第三

東京　島田　翰　著

舊刊本考序

自寶龜元年、勅刻根本自信印相輪六度等陀羅尼、（文敎温故、援三國傳記鎔眞刻律三國大部條、以爲謬傳、又黑川眞賴氏、援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以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大伴赤麿罪犯懺悔文、以爲刻版起原、二說並是也、但其版本今亡佚不傳、且此亦恐屬短簡、故今以寶龜陀羅尼冠首、又案、或以摺衣、及經國集慶雲四年下毛虫麻呂對策文、泣麟降跡、刻營冊之祕典、爲其頭刻、然刻即編勒之意、非刊刻之謂、且摺衣已昉于後漢時、若以摺衣爲刻版之證、則唐土三代固有石刻矣、而後漢書王符傳亦言、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則雕鏤之屬、三代兩漢固有之、然以是爲刻版之證、則此亦依史通、論隋書云、太宗崩後、刊勒始成之文、以爲唐初有隋書刻版之類也、）而天德華嚴經、而長保大般若經、皆係浮屠氏書、如我儒則尚未及爲也、閱四百八十年、至寶治、始有論語集注雕本、自是厥後、刻本益多、鈔本日浸稀少、舍繁趨簡、賢者且不免、於

是、先唐之舊本、遂不可獲見、乃雖有古博士仍授受舊本者、亦畧盡室町氏之亂、其僅存者、如舊鈔本考所載、即是也、夫雕書之事、即昉於六朝、其傳於我、實在寶龜之先、當是時、寒郡僻邑、乏於書者、一旦而得其所欲、至於其盛也、懷千金至於市、可立致千卷、是其創刱之功、實可謂卓然被於萬世矣、使當時之人、少有知識、則將不遑於洗擇新舊、覈別眞僞、然後上之於梓、奈何因陋就寡、不思廢絶、弃奕葉相承之舊本、而就新奇無是之新本、遂使古文舊書、澌滅殆盡、揆其由來、艮多遺憾矣、掖翁過言云、南北以至慶長活本五經、皆以舊鈔卷子本爲底本、而市野迷菴讀書指南亦云、我邦所傳活字諸古本、實存漢唐之舊式、予以謂、皇國舊鈔本之多遡沿于隋唐遺卷、誠有

然矣、謂墨版悉原於隋唐則未是也、嘗私以爲、若繙雕卷子本、裝以爲冊子者、獨有活字本古文孝經、及群書治要而已、請試論之、予所覩儒書墨版、蓋以寶治元年論語集注爲首唱、而其翻雕時跋云、頃得婺刻宋大儒紫陽先生論語集注十卷、驚動刻以餉好古君子、寶治元年丁未五月陋巷子謹跋、而寶治元年、即當宋淳祐七年、繼之者爲元亨二年素慶刊本古文尙書、字體奇古、所謂隷古文本也、而其所原者、即元豐五年呂大防所取以入梓者也、左氏傳有正中二年所刻者、是爲釋圓澄覆北宋本、民作尸、其宋諱則闕至徵字、則知其原本係於英宗時刊本、正平本論語、則先儒皆以爲出於隋唐、然顏淵篇注鄭玄作鄭元、宋始祖名玄朗、故諱改元字、其出於北宋本審

矣、或以其筆畫奇古疑之、然觀宋乾道刊本禮記、多存六朝異字、然則是書之爲從宋本所傳刻、無復可疑矣、嘉慶應永間毛詩、覆宋紹熙麻沙坊刊本者、而應永已前刊本禮記、則以唐玄宗所删定月令爲首、曲禮次之、卷末記正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雖不題書者鐫工名氏、而體式及子本字數、與石刻鋪叙、及聞碑集所載盆都石經合、其以是爲藍本也亦審矣、慶長活字本孟子三通、並覆貞和以前刊本音注孟子、而挖去其音義者、而其貞和已前刊本亦、出於宋時刻本、然活字本所載章指、間有羨出於貞和本之外者、是据元翠巖精舍本訂補之也、南宗寺單經本論語、係阿佐井野某所刻、或云、出於單經本、或以爲歐陽內翰眞蹟、今取以

校諸正平本、鑿々多合、人或以清原宣賢、有今要得家本重鏤梓、遂撰累葉的本以付云々跋、爲原於皇國舊本、而是書與清原氏所傳舊鈔本不符、却與開成石本、及正平本合、觀此可以見、當時清氏相承舊本多佚、跋所言家本、即指正平本、非別有所謂家本者也、公羊傳一書、古罕傳本、及永祿、傳鈔仿刻宋余氏萬卷堂本始出、狩谷掖齋着掖翁過言乃云、永祿公羊傳、從隋唐遺卷出、證以其避民字、不知卷中避宋諱桓襄等字極多、而又其異同與問禮堂覆本盡合、可以知其所自來也、活字本論語四通、其三通則出於正平本、一通係集注本、洛京舊印本古文尚書三通、並出於宋本、圓光寺六卷本周易、無十翼、以宋淳熙尤袤刊本爲原、尤跋云、建學有重意重言周易、

分爲六卷、則其所自亦可知也、而其十卷本、則亦出於宋巾箱本、毛詩八行九行十一行活字本、俱從嘉慶應永間刊本、聚珍摸勒者、禮記則與宋槧七十卷本、寸絲不遺、今定爲從七十卷本錄出者、寛永中活字單經本五經、以明嘉靖本爲原、其餘根原於宋本者、則有若呂氏讀詩記、周禮、爾雅、說苑、草書韻寶、文選、韓文、柳文、冷齋夜話、徐居仁編次本杜詩、新序、白氏文集、唐朝四賢精詩、韻鏡、山谷詩注、誠齋集卷第九十五、左氏集解、（霞江公亮刻本）覆元本則歷代帝王紹運圖二通、韻府群玉、禮部韻畧、氏族大全、千字文、十八史畧、（二卷本）唐才子傳、三體詩、蒙求、詩人玉屑、歷代帝王互見之圖、中州集、杜詩三通、胡曾詠史詩、坡詩二通、山谷大全詩注、山谷外集、范德機詩、集聯珠詩格、詩法

源流、皇元風雅、薩天錫妙選全藁、仿明本則十八史畧、覆明正統辛酉孟夏書林余氏刻本者東萊博議、瀛奎律髓、古文眞寶、繙韓本、則韻會舉要、莊子口義、列子口義、居家必要等尤善、於是可見、皇國文祿以前儒書刊本、皆出於宋元明韓本、而元本尤多矣、案以上所記、盡是文祿以前刻本、而皆据予所目覩、然俗所謂五山版者、殆盡於此、獨栗原信充柳葊隨筆云、有延文刻本揚仲弘集、而後人、据此多言實有其書、是恐涉延文辛丑覆元益友書堂本范詩而誤也、抑予又有一證焉、古文孝經之於王朝、可謂盛行矣、奝然以傳諸宋矣、而不聞其有慶長以上刻本也、皇疏之於當時亦然、經筵曾講之矣、而又不聞其有雕本也、凡經籍得如論語孝經、作注得如孔安國鄭玄皇侃、亦可以少識矣、然而所以皇國無此種刻本者、蓋非力不足也、意者、當是時、唐土是種亡既久、無原本可以翻雕之也、由是而觀、皇國刻本之必

取原於唐土、亦以明矣、洪惟、皇國文教昌明、古訓是由、守而不墜、傳統惟貴、讀卷子本毛詩卷第二識語、永祚條、有以摺本見合云々之語、又祕府卷子本左氏傳卷第十八識語、保延條、有重合摺本畢云々之語、而永祚保延、即當宋端拱與紹興時、當時所流傳墨版、亦復當不尠、而尙猶用書本、如墨版、供其參校耳、因續衍繹、六朝遺經賴以不墜、嘗見舊鈔本、間有依宋本傳鈔、裝爲卷軸者、蓋當時傳書謹嚴、至裝潢之事、能守古式、故雖依宋本鈔、不輒改其制、裝爲冊子、由是觀之、當時刊本稍舶載、而如公卿大夫、則自有其相傳之書、於是僧徒講學者、繙雕以頒其徒也、故舊鈔本之識語、多堂々之名、刊本行間之古譯、多出於僧徒之手者、理之常無足異者矣、夫古人之言、

其精者吾之所當求、而其駁者吾之所當闕也、予觀今世士大夫、金根白芨之徒、此固不足道、其有得皇國古籍、奉爲枕中祕、謂舊本必出隋唐、一曰隋唐、二曰隋唐、專已守殘、不復別白、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予既慨古文舊書集散無常、其勢不日趨散亡不止、又深恐後世君子、徒汨先儒之謬傳、無知古文舊書淵源所自、故以嘗所聞於父師者、特表而識之、作舊刊本考、

古文尙書孔氏傳十三卷 元亨刊本及永正刊本坿影鈔元亨刊本傳鈔永正刊本

自唐玄宗、改奇字古文尙書六朝異體奇字、將以匡俗體訛謬、儒臣承詔、謬併改眞古文、而後來所傳、獨止於陸元朗之所釋、孔沖遠之所疏、及貞觀儒臣之所定、而如開成石經、及長興監本、則皆用天寶所定本、至宋初、又收向日民間寫本、不復用之、以取歸一於監本、於是所謂古字尙書者、皆浸就堙滅、學者汲古之際、不無遺憾矣、五代時、郭忠恕始得天寶不改前本、玉海稱、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尙書並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東都事略所載亦同、夢溪筆談言、舊尙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其所言古本者、實與史記漢書

音義、周禮職方氏疏所引合、開成石經藏亦同、但筆談曰之舊尚書、是即似指唐時所謂習本者、孔氏正義亦作雲土夢作乂而元亨刊本亦作雲土夢作乂、夫所稱太宗皇帝者、即趙宋之太宗也、而元亨本則濫觴於郭本、即所引古本顯德郭氏刻本也、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七月詔云、並依今字繕寫、其舊本仍藏之書府、夫顯德上距天寶二百四十餘年、距唐宋僅四十年耳、是安知忠恕所見、即非異時唐祕府之書、流落人間者、不然、何由使當時崇仰、一至於玆耶、由是而言、忠恕所見、即實隋唐舊本也、予取汗簡、書古文訓、及古文四聲韻、金石韻府所載尚書古文、校之於溫故堂舊藏殘舊鈔卷子本一張、及予所藏者、鑿々盡合、但異其篆與楷耳、而二本並闕民字末筆、相其紙質字樣、當在於五六百年外、夫溫故本等、既從唐

本傳鈔、而郭本與之相合、乃知郭本之爲原於隋唐遺卷、無復容疑矣、晁公武刻古文尚書序云、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廼進士張㒟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而公武讀書志則云、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所能到、而金履祥亦云、玄宗未改前本、今信州有刻板、履祥名儒、其言當不誤矣、石刻鋪敘稱、古文尚書三册三卷、蓋唐天寶未廢古文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豊五年壬戌鏤版、乾

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敎官張大固等監刊、由是而觀、大防所見、即忠恕所刻者、張㚟所刊、公武所刻、即大防傳刻本也、大防所刻、今不可見、予又以元亨覆呂本、較之史記周禮注說文、及唐正義所引者、雖安國之眞古文、與伏生今文、皆混殽固不可復判、而其所援引、安國古文者、其與之相合者、又何多也、而又多與玉海及困學紀聞所引大防本合、而如匡謬正俗所載、夢溪筆談所引奇字異文、亦相符、即如皐之爲咎、陶之爲繇、播之爲冞、治之爲亂、陂之爲頗、塗之爲斁、云之爲員、義之爲誼、驛之爲圛、皆僅得藉此以存、不亦可貴乎、獨洪範日蒙、開成石經以下皆同、此天寶時衛包所改、卷子本作雺、實與史記集解經典釋文尙書正義所引合、而元亨本、影元亨

本、永正本以下、皆仍作蒙、是恐郭氏涉石本而誤、後人沿用不改也、卷中如斯類亦間有、不可執是而議彼也、觀此又可知、呂本之爲原於郭本、無復容疑矣、而當時葉夢得作古文尙書字、薛季宣亦據以作書古文訓、則當日之尊崇、亦可知也、夫舊本授受、確有淵源如是、而世儒猶疑之、乃以是書爲郭氏作僞、亦惑之甚也、皇國所傳古字尙書、亦皆出於唐宋二本、而大別有二、一通則從唐本傳錄者、所上列溫故堂本等即是也、一通爲元亨二年沙門素慶刊本、卷末有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一行、及元亨二年素慶鏤版跋、乃知亦係管原是貫手錄、每半板八行、々十四字、注双行十四字、民字不闕筆作㞠、㞠即民字異體、晉隋碑版、時用此體、而宋諱則曆作歷、弘作

宏、匡胤恒闕末筆、可知其底本係仁宗以後刊本、且校諸玉海困學紀聞所引呂本、多相合、乃知確是從呂本傳鈔、改篆體作楷法、以上梓焉、張㚖本以上、鏤諸木、公武則刻諸石、而張刻以上、則載注語、至於晁氏取以刻石、始去其注語、以刻之於三石、石刻鋪叙之稱三册三卷、則舉公武石刻本、故然也、而元亨本經文、直與孔序相接、亦一遵宋本之舊也、卷末有沙門素慶跋、曰右史記言之策者、先王號令之書也、廣舉宏綱、密撮機要、寔是啓道之淵府、設敎之門樞、立爲國經、垂爲民紀、六籍之冠、萬古不刊者也、今將弘其傳、命工鋟梓、莫謂尸祝治樽俎、豈非見義而爲耶、普勸學徒、庶察吾志、儒以知道、釋以助才、豈曰之小補哉、元亨壬戌南至日三侖宗業沙門素慶謹誌、而

靑山相公所藏書本、實爲其影鈔本、恐曆應貞和間所鈔、今取以較之元亨本、間有壞文缺字不相同者、是亦書本之所不能無也、永正覆元亨本者、即永正三年所覆刊元亨本者、其異同與元亨本同、卷末素慶跋次、小書永正三（丙寅）年陽月吉旦刊行十二字、下署健齋刀三字、其間有時與元亨本相異者、即如堯典虞書、及讓于虞舜二虞字、並作䢔是也、春秋正義引石經古文云、虞作笂、魯作装、而卷子本虞作攵、元亨本影元亨本並作笂、而永正本亦獨此二處作䢔、書中用虞字、如舜典皆作笂、乃可知其與元亨本相異者、蓋永正入梓時、所妄改也、足利學亦藏舊鈔本一通、乃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二本者即是也、是係從永正覆刻本傳鈔者、鈔手不佳、其鈔大抵在亨

祿前後、葢雖其字句之異同、宋諱之避缺、盡與元亨本相符、但堯典二虞字、與永正本同並作𨑒、是其依永正刊本傳寫也亦確矣、其避宋諱缺末筆、視永正刊本稍尠、今惟存孔序、舉其弘綱、弘作宏、曆象日月星辰、曆作歷、伊訓、臣下弗匡、經傳匡字、太甲中、宜克胥匡以生、經傳匡字、及尙賴匡救之德匡字、盤庚上、不能胥匡以生、經傳二匡字、並皆闕末筆、洛誥、來視予卜、恒吉、顧命、太保命仲桓、注不避諱及下注、使桓毛二臣、恒字桓字、並缺畫等數條耳、而其卷中不避宋諱、顯與永正本違者、是傳鈔時、偶意塡畫、原本葢不如是矣、是知足利本之原於永正本、永正本之脫胎於元亨本、而實自宋本出、不亦的確乎、山君彝稱之、爲隋唐遺卷、則言其濫觴、所傳寫則實永正本也、且足

利鈔本、恐鈔胥輩所鈔、改其本經與孔序相接之舊樣、異紙提書、而又如民叵並用、人民並用、治理並記、不似永正本盡避唐諱、（元亨永正二本、亦有一二不避唐諱者）而卷第十以下、用異字不多、與元亨本永正本、嶄然相異、乃知依他本鈔補之也、惟据其避宋諱、則尙是宋槧本也、据此可以見、俗所謂古字本古文尙書、皆原於元亨刊本、而元亨刊本、則從宋本傳鈔上梓也、學古編云古文尙書、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韵集成、亦有不合古處、若論今古篇次、文法同異、姑存之、若論字畫則去之、由是而觀、元時尙似有宋拓本之存者、而不知其亡於何時、其僅存者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惜哉、

或有以是書、爲所謂隸古文者、是最無謂也、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

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言孔氏有壁中古文、安國校讀之伏生今文、且寫以所今行字也、其言明白、無容疑矣、而古文尚書僞孔序則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如以隸古爲別有一體、而隋志以下皆襲其僞、穿鑿之徒、又欲坿會之、吁可恠也夫、予嘗怪、秦書有八體、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漢興有艸書、武帝時有壁中書、至亡新、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奇字、漢世所傳、固如此耳、寧有所謂隸古者乎、儒林傳藝文志並單云、以今文讀之、不言以隸古、

且漢魏之際、未有隸古字、至六朝以後、始有其名、則可知孔序所稱曰隸古、則元無其體也、然孔氏之於序、雖名曰僞、亦必有所受之、固非若後世嚮壁虛造者、則其言亦似當有所原矣、晉書衛恒傳云、梁鵠弟子毛弘、敎於祕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已之曰今、則知漢已前、不名八分矣、丹鉛總錄云、莊子丁子有尾、世人謂曲波爲尾、丁子二子在行曲波、亦是尾也、觀此則莊子之時、已有八分矣、梁庾肩吾書品云、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今正書也、張懷瓘書斷云、隸本謂之楷、々者法也、式也、摸也、或云、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或云、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或云、得小篆之二、得隸之八、江表曰、隸與八分、漢世則統名曰隸、據此可知、漢世所通行即

隸書、而所謂隸古者、取其似隸而微古、實即八分是也、蓋漢以前寫經傳者、比當時通行字體、必用古體、漢代所通行即隸書、故寫經傳以八分也、隋志云、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並孔安國傳、則梅頤所献、又自有古文今文之別、蓋六朝之時、玄學扇熾、尊空理而排實學、六書之學、掃地蕩然、故魏書江式傳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覴、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經典釋文稱、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由是而觀、隋唐所謂

古文尙書者、六朝好事之儒、集世間一切離奇之字、以點改經文、乃姑以是爲古文、展轉傳承以至唐宋也、故洪範曰圛、詩鄭箋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則安國古文、圛舊作弟也、王肅學今文者也、正義載肅說云、圛、霍驛消滅、則伏生今文、乃作圛也、詩正義載、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而元亨本以下皆同之、而開成石本以下則作驛、是圛即伏生今文、而比開成石本、則爲古文、若果使出於安國古文、當作弟、不當作圛也、且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則是陳隋之間、其書已佚、獨魏江式、撰古今文字四十卷、魏書載其論書表稱、采孔氏尙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等書云云、然

其表上、在宣武延昌三年、而陸元朗在陳後主至德元年、始撰經典釋文、其間已經七十年、元朗何以不援引之、獨僅存其一二於釋文中耶、且使江氏所言孔氏尚書、爲安國眞本、元朗又何以不言及江氏之書、是隋志所謂古文尚書者、蓋不過於取梅氏所敵尚書逸篇、及伏生今文、改作異體奇字、（奇字多出於汲冢、考具於舊鈔卷子本左氏集解條、）非安國眞古文也、匡謬正俗引湯誓、誓作斷、斷即誓古文、而明弘治刻本書古文訓作斷、斷即斷字篆體、是顏監所見、與薛先所獲（即大防所獲於宋次道王仲至者）同、皆奇字本也、乃知隋志所言古文尚書、即交以奇字者、而今字尚書、即係梅賾所獻眞本、未經後人之點改者、其謂之今字者、梅氏書皆用隸書、後人以奇字汨之、因謂之今字、以別古文即奇字本也、然是亦隋唐之

際、所以是別彼者、在晉時固無兩名也、而比古文多一卷者、古者序目退在卷末、乃以序目別爲一卷、於是得十四卷、亦見其體之稍古也、然而當時尚稱之爲古文尚書也、其以隸古稱之者、即後人之以訛傳訛者矣、何則孔沖遠陸元朗、讀奇字本者也、陸放翁觀石刻本者也、而其尙書正義則云、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云々、經典釋文云、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而老學菴筆記亦云、隸爲隸書、古爲科斗、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如未曾知隸古爲何物、則唐宋之際、未稱奇字本以隸古也、觀此可以知、其謂之隸古者、後人觀其體已非漢時古文、又多說文玉篇所不載、無體可以名之、乃據僞孔序有隸古二字、因以假用之、而後世襲之也、然則就安國古文而

言之、漢之所謂古文者、蒼頡舊體、今文者八分也、隋唐之所謂古文者、交以奇字者、今字者未混者也、漢之古文、已泯滅於魏晉之際、六朝以降、則僅傳於奇字本耳、唐人知之、故陸元朗作經典釋文、孔沖遠製五經正義、於所謂六朝俗訛奇字、一切不載之、蓋將以匡世俗之謬也、惟夫因習之久、人習俗文、尠復知正體者、至開元天寶之際而極矣、玄宗患其若斯、乃詔衛包、改奇字古文尚書作今字、包之改之也乃不察、其不合開元文字者、一切改之、故書古文訓云、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蹐駮、而天寶詔亦云六體奇文、不言六體古文、然則玄宗之失、在一切改之、而不在於改六朝俗譌奇字也亦明矣、予故嘗斷之謂、元亨本根呂大防本、呂本原郭忠恕所

獲、而郭本則從唐本出、而其所謂唐本者、即係於六朝奇字本、要非晉以前之書、但經傳之精於異同、而多存眞古文、固非開成石經之可比、而其奇字則多不可信者、即爲是也、

唐初
- 今字尙書十四卷（即今所通行是也、其比今本多一卷者、古者序目一卷、退在卷尾、即美一卷也、）
- 古文尙書十三卷（交以汲文、及俗體者、所謂隸古文本者即是、）
  - 舊鈔卷子本（塙氏殘卷一張、及予所藏殘本一卷即是、皆欠民字末筆、）
  - 郭忠恕本 — 周惟簡等重修郭本（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所見、即是書、）
    - 張皀本 — 晁公武本（晁氏去注文、取以刻之於三石、）— 傳至元初、泯々、
    - 呂大防本（宋公序、薛季宣、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所見即是書、）
      - 元亨素慶改楷覆呂本
        - 永正三年覆元亨本 — 足利學傳鈔永正本
        - 靑山相公所藏影鈔元亨本

東寺觀智院殘本一卷（存卷第十一、蓋出於元亨本）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正中刻本

正中覆北宋本者、是正中二年、覆宋槧本考所載、北宋闕民字本者、字樣微瘦於正平本論語、而視李鶚本爾雅、更加豊肥、卷末有跋云、右一部三十卷、普勸學徒、拮据經營、重命工刊行、以弘其傳焉、正中二年己丑仲春釋圓澄謹志、而其卷第一、直與杜序相接、蓋一仍宋本之次第也、民作民、弘作弘、殷作殷、玄作玄、匡作匡、筐作筐、恒作恒、貞作貞、愼作愼、楨作楨、徵作徵、其所避諱、盡與北宋闕民字本合、予向讀祕府石經、及師門所藏唐寫漢書揚雄傳、太宗諱、世民作世民、又嘗得觀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又一作世民、由是觀之、是書、雖名爲覆宋本、而實爲唐本也、意者、今日可見宋以前墨版之典型者、僅不

過李鶚本爾雅、及北宋闕民字本二種耳、而北宋原刊、則寥々止存其二卷、則是書亦可寶矣、卷中宋諱、闕至徵字、則係英宗時刊本、正與舊刊本新序相似、而其皇國繙雕之歲、爲正中二年、（正中二年、即當元泰定二年、）距今殆五百八十年、世亦希覯、則知其存於今者、眞如天吴紫鳳耳、是書、墨色不甚黑、字樣精明而豊腴、刻法靈妙絶倫、比諸其原本、更無遜色、不止如唐摹晉帖、亞眞蹟一等、誠海內第一部也、四周單邊、半版六行、々十五字、注双行、々十五十六字不等、界長七寸八分、幅五寸八分五釐、版心無刻工氏名、題簽篆書、是藤原惺窩筆、每卷尾有北肉山人圖章、

古博士之鈔本、鎌倉室町氏之刻本、可以稱雙絕而元本以下璅々

備數而已、先儒以宋元本、加舊刊本之上、此妄也、盖宋本之精者、光彩奕奕、精華煥發、比之詩、則盛而漸兆晚矣、至二氏之舊刊、氣韻樸厚、有先民之典型、而玆書操刀尤確、筆法尤秀、盖深於書學者所書、非學究邨童輩決可及也、夫皇國之舊刻、有就宋元本傳鈔上梓者、而大抵自出家法、不復拘々點畫、譬之蘭亭之定武唐絹、各有筆意、如玆書、論語集解、及文選、是可謂上駟矣、至若宋元刻本、予猶恨其嫵媚太多、齊整太過、已失古人純朴之意矣、凡可證諸經刻本之精粗者有數條、宋刻之書、紙質白而硬、舊刊本則墨色浸潤、榻法佳妙一也、縫心有刻工氏名、及大小字數二也、古卷子之制、界欄必用烏絲、故刻本之近于古者、亦多四周單邊三也、卷末大名必間一欵記之、

是古卷子識語空處四也、卷末有字數五也、六題在下小名在上、不坿刻釋文、六也、而至序經相接者、乃是古卷子之遺意、是尤不易得也、而宋本間有經序相接、行字不齊者、乃知昔人傳刻之際、寧使每行字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取齊整爲觀美者、欲存古書之舊樣也、是書、予獲之於新井君政毅、壬寅之夏、予奉命間丈、將製師翁左氏會箋異同考、持以在小田原荒久之莊、九月二十八日、颶風忽起、狂濤滔天、湘南十里之地、伏屍相接、擧師翁古器珍玩、及是書首卷至卷第十六十五冊、盡隨怒濤去、遂與蒼草同澌滅於終古、良可歎也、今以玆書傳本極稀、恐無復珠連璧合之日、每一念及、司空表聖久憶良朋之句、殆未足以喩之、爲之惋嘆掩卷、嗚呼前後僅六七年、昔之

所存者、今已亡佚一半、不知後今數十百年所存又何如也、玆予之

所以作古文舊書考、俾後之君子有所稽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明德以前刻本

舊刊覆江公亮本者、即明德已前、就宋嘉定六年三衢江公亮本所繙雕、槧法精妙、紙墨純絕、點畫拔撇、盡與江刻相似、校勘家傾國也、慶長活字二通、俱以是本爲底本、山君彝作考文、誤引以爲宋本、經籍訪古志載以爲宋嘉定癸酉刊本、足利學藏、實即是本也、予嘗試以正中本、較諸江公亮本及祕府興國軍學本、雖間有異同、大躰則頗相類、蓋其根原、則皆出於北宋闕民字本也、又以是書、校興國本、界欄字形、皆是一樣、始疑其出於茲、及精審之、而知其不然也、卷第九、文公十一年傳注、江公亮本云、其兄弟仲季、興國本則仲作伯、又卷第三十、哀公十四年傳注、愍賢者失所條、及病謂民貧困條、江公

亮本、慇字民字、並因北宋闕民字本、作慇民、而興國本改作慇民、蓋方江氏入梓時、他皆塡畫、其改之未盡者、獨留茲二處也、又其異同與興國本所坿識誤不相符、而是書異同、及闕筆、悉與江公亮本符、睹此可以知、是書之直原於江公亮本、江公亮本、興國軍學本、並從北宋闕民字本出、無復可疑矣、左右双邊、半頁八行、々十七字、注双行十七字、界長七寸、幅四寸九分、首有春秋左氏傳序、卷端題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幾、次行記杜氏盡幾年、卷尾有後序、獨江刻本欄格直引、而是書、間有欹仄者、是爲異耳、蓋備盡繙雕之能事、可謂絕佳之種矣、是書、傳世不尠、祕府藏一通、然鈔補三分居一、係於妙覺寺常住日典舊收、上杉伯、山井幹六、各收一通、山井本、即足利學所藏、嘉永中

以村山月汀之介、歸于山井璞輔之插架、是書卷末有江跋、係鈔補、是考文訪古志、誤記所因也、予亦儲二通、一通有明德四年正月識語、一通有應永十六年三月意足軒下點記、康正二年丙子、及文安五年仲冬點了記、乃知其繙雕之時當在明德已前矣、明德元年、當明洪武二十三年

盖皇國昔時所刊左氏傳、凡有二通、而世俗一切名之、爲舊刊本、鮮有能識別之者、後之留心古文舊書者、謹勿併而論之、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予三復斯言、未甞不流涕太息也、如漢劉向劉歆、唐顏師古孔穎達、皆典校祕書、參辨異同、偏旁點畫、猶且反覆丁寧、然後可改則改、可從則從、故能傳六經於已佚、存遺經於將絕、其有功於聖經可謂偉矣、使後世君子、皆如茲四君子、聖

人之經傳、雖經千百年、豈有佚與亡哉、六朝以來士子以淸言釋經、唐則以詩賦取士、宋擺落訓故、大抒心得、元明昏々、注疏束之高閣、嗚呼經本之貴古也、不据舊書、則雖好學湛思之士、欲參辨而不得、而嚮壁虛造者興焉、割裂先正之經傳、湊合斷爛之朝報、一書而或析爲二、三書而或合爲一、不啻曰此是此非、而擧聖經改竄焉、昔六朝時、淸言獨盛於江左、而河北經傳悉畧語辭、元重理學輕經義、吴澄獨斷々、而妄改亂經傳、河北之儒也吴澄也、皆以古義顯者、尙如此、是得爲知本源乎、本源既失無惑乎舊書日佚、而誤本益多也、及至淸興、碩鴻篤學、項背相望、一以古訓爲原、多有補於聖經者、予幼讀其書、見其引舊本頗多謂、唐土建國久遠、故其所存如此此其裕也、已

長、所讀者日多、所校者愈精、然後置書而嘆曰、此皆豊氏大學之類而已、智者知其僞、愚者卒爲其所欺、如孫星衍以閩何校本沈辨之本爲宋與元、其誤謬較著者、置而不論、張士俊澤存堂本廣韻、先儒謂多有私改、校諸師門所藏宋槧誠然、黎蒓齋輯古逸叢書、誤以元本草堂詩箋（其補遺十卷則朝鮮覆元本也）爲宋麻沙本、明弘治覆元本楚辭爲元本、葢猾賈剪去元明木記、以贗宋元本、蒓齋不察、收之古逸叢書也、而其所收二十六種之書、予猶得見其爾雅、論語集解、易程傳、開元初注孝經、荀子、莊子注疏、楚辭、玉篇、廣韻、（宋本元本）玉燭寶典、文館詞林、姓解、韻鏡、見在書目、史畧、食貨志、急就篇、草堂詩箋、太平寰宇記原帙、今以蒓齋所原者、校於古逸本、極多校改、方黎氏入梓時、其樸葉掃塵、

固不爲無功、然其間有原本是、而或不得其意、因而誤改者、揚惺吾頗不滿之、則是矣、又嘗讀中祕萬曆道藏、及正統道藏殘本、以此參綜校讐莊校淮南子、孫校穆天子傳、郝校山海經、顧校韓非子等書、觀其傳之之妄、校之之粗、毎爲之慨然廢卷也、顧自清康熙乾隆以來、以校勘高自標榜者何限、而孫氏顧氏最有造詣、二氏所据以校諸子、孫則萬曆藏、顧則正統藏、而書中稱曰藏本者、多與藏本異、其甚者、至影撰以爲得、殆未精校、而妄名之也、且予以顧氏識誤所引藏本異同、參校於正統藏、有不相符者、又取中祕萬曆藏校之、亦有二三不同者、予未知顧氏所引、是何代道藏、亦可異矣、錢蒙叟有學集、及讀書敏求記、載有宋本東都事畧、其後五峯閣取以入之於梓、而多

與祕府宋本不合、其他如問禮堂公羊傳、澤存堂玉篇、胡克家通鑑、及覆宋本文選、集韻、法言、方言、藏本盧注列子等、今取以對校諸所見存宋本與藏本、先儒妄改歷々可徵、又訛亂倒錯、令人不可句、有若唐文粹、又會脫一張、乃强接前後、又妄增字句、有若論衡及韓詩外傳者、嗚呼問其學則曰、校勘之學也、問其書則曰、天下之善本也、問其所校則曰、粗漫如彼也、篤學之士固如此乎、不止明清人、乃至邦人所爲、亦有大不可解者、寬延中有根本伯修者、就足利鈔本、傳刻義疏、又改其舊躰、一倣刑疏、甚矣其陋也、夫傳刻故書者、豈止傳之云哉、亦必觀其書之善惡而已、遜志之傳刻、予以爲必擇其尤善者古者而從之、而今觀其書、乃不過鈔足利本、校改字句、嗚呼伯修

以爲天下善本、無過於此耶、當此之時、紀州侯文府藏曆應鈔本、而寛永中又有傳刻本、伯修不知此之發揚、特就其尤陋者、無異乎唐土之人以是書、爲出於邦人之手者、如伯修可謂不知本矣、又嘗取佚存叢書所收宋景文公集、以對校中祕宋槧本、即佚存所原卷第二十六佚存本景文宋公文集及律詩二行、御本作首梅、唯有酬恩無限淚、異時應濺別離杯一行、卷第三十二末、喜翟頴云々句、佚存本注云、元本此下至卷末皆佚、而御本此下、實有鑒宗上人存訪畢還山、和夏推官奉太夫人就養仲氏次韻、和永興鄭資政翠縣路逢雪見寄、李九言寺丞知懷安軍金堂縣、詠懷、餘春悵感有詔解郡作二首、八首、第八十一注云、元本卷首第一頁佚、而御本則卷首、臣某言、震肓

在辰云々、二百七字儼存、第八十三、代昭文相公乞罷免第三表下、御本尙有第四表、及宋參政生日謝賜羊酒米麵表、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任第一表三篇、又第八十五、代上皇太后謝出外表注云、原本此下佚、而御府宋刻、此下尙有代謝轉官表、此皆佚存本之取源於宋本、而却所缺者、外如奪文壞字、亦復不尠、切恠、今日可得見宋氏舊第、獨賴是篇之存、而校之者天瀑山人林述齋先生也、夫學如述齋、識如述齋、而加之以是書之可尊重、而不謹至於如此、謂偶失校歟、則非點畫偏旁之謁也、謂未及精校歟、則又違孔氏闕文之意、此則所謂進退皆不可者也、不亦可哀乎、且夫書之亂壞豈獨校書而止哉、古者鈔書甚艱、甚艱則用力深、故有守一精索之善、古者傳書謹

嚴、謹嚴則無信心蔑古之嫌也、降至後世、師夫已胸、古意寖失、每卷末記字數、古經之軆式也、夫讀書至算其字數、可謂奉之至篤、重之、至深矣、而後世之刻書者、則刪去其字數、諉曰、傳本之不一、何由定其字數、及其久也、雖爛脫譌壞、無復由參校、矣也等語辭、以授其句絕者也、亦諉曰、徒益繁蕪、有無何關大義、悉畧此不甚吝也、及其久也、上下錯亂、經注混殽、句絕不判、書自有獨裁、欄用烏絲、卷末大名必間一款、大題在下、小題在上、卷子面目之僅存者、亦諉曰、紙幅有限、及其久也、陋本出矣、凡如此者、蓋經術之廢興係焉、而淺人妄改不知存之、遂使夫好古君子、不堪於弔其殘亂、然則何爲而可、曰、舊本之存、謹勿改之、宋元之舊刻、覆之勿校改其一字、恭惟、昔時皇國

之刊版、皆取源於宋元本、而雖其顯然訛脫、亦不敢校改、是有大過於明清人所爲者、予故取舊刊本、加之於元槧本之上、

論語集解十卷　正平學古神德本單跋本無跋本明應覆雕本

正平本論語、凡有三通、而其版則二、一通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跋者、一通跋次行、有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一行者、一通刪去二跋者是也、先儒相傳、以單跋本爲最先、學古本爲其次、而無跋本則以爲最晚出者、予以爲是齊東野人之言、蓋坐未多見皇國之舊刊本耳、皇國舊刊本、卷末記學古云云十二字者多有之、以予所觀、如元應刊本產經、元亨刊本古文·尚書、皆有此記、則其人生遠當在元應已前矣、從元應至正平、殆四十年、則其人、且已躋耄耋矣、予曰、正平論語、以學古本爲最先出者、爲是也、學古本、卷第十末大名、論語譌作諭語、而單跋本以下、皆

改作論語、且無跋本塁版、今收在帝室博物館、就而見之、捲去道跋之痕、歷々可見、乃倍可以證、書凡有三通、而其版實二、且學古本、先於單跋本、而無跋本、爲晚出也、或曰、跋中、有重新命工鏤梓之語、然則正平本、尙有原本也、且先儒、皆言其出於皇國舊本、子以爲何如、曰、有、原本、蓋謂北宋本也、述而篇、竊比我於老彭、皇國舊讀皆同、而是本作竊比於我老彭、與開成石經同、泰伯篇注、亂理也、是避唐諱者、易夬莧陸夬々、虞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元朗釋文、莞作莧、云、本今作莞、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莧笑有形無聲、乃可知、唐石經、陽貨篇、莞爾而笑、古莞作莧、而是本与石經符、微子篇、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熹平石經、以及皇國舊本、多相同、自

開成石經、始脫而字、宋本以下、皆襲其誤、而是書亦脫之、五代會要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勑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經、句度抄寫注出、各部隨帙印板、廣頒天下、玉海載、晁公武石經考異序云、唐太和中、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由是而觀、後來墨版、皆出於石經、而是書所記字句同異、多與石經合、是其不出於唐已前之證、顏淵篇注、鄭玄作鄭元、宋始祖名玄朗、故諱改元字、方其傳鈔入梓時、他皆校改、而其改之未盡者、獨留此一處耳、猶北宋刻左氏集解出於石本、尚存唐諱也、由是觀之、其出於北宋本、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矣、或以其筆畫奇古疑之、然讀宋乾道刊本禮

記殘本、及明嘉靖王鏊刻國語、（茲本、改今字作古字、以課童蒙、）多存六朝異體奇字、有与此間所傳、皇國舊本相似者、而予觀皇國舊鈔本、雖唐宋人所著者、書之多用六朝奇字、而其依宋元本傳鈔者、亦頗改今字以成古字、蓋古者鈔書必倩名人、又或親鈔之、而其人目慣視皇國舊本、乃傳鈔之際、依此以意改之耳、即如豐宮碕文庫所藏重意重言本毛詩、乃從宋本傳鈔者、而卷中多用異躰字、西三條實隆公手書范德機集、乃以元至正欿友書堂本爲底本、而至并用武后制字乙缶之類、蓋雖後出之書、一經名人之傳鈔、即亦猶舊本也、原本蓋不如是矣、若夫徒以其偏旁結躰、異於常本、而堅執爲從隋唐出、則偶見重意重言毛詩、便以爲六朝人之書、見范詩、譽爲唐人之蹟也、豈通論

哉、且夫宋初古文舊書、未盡佚也、故呂大防、得郭忠恕所刻古文尙書於宋次道王仲至家、晁公武取以入石、薛季宣據以作訓、文中子中說一書、先儒以爲成於阮逸之手、逸宋人也、魏相篇云、竊比我於仲舒、是摸論語述而篇首章者、與包咸注皇侃義疏、及此間所傳論語舊鈔本合、又與釋存覺六要鈔、舊鈔卷子玉篇眞本所引同、而東觀餘論、校定楚詞序稱、以先唐舊本讐校、易學辨惑載、穆修家、有唐本韓柳集、則足證宋時舊本未滅矣、而通志畧所記、古文尙書音、師春、甘氏星經、漢官典義、京房易鈔等、雖未必皆眞、而皆出於宋初、然則、是書乃當日從宋本摸勒上梓者、而其所謂宋本者、當是以開成石經爲藍本、以二三舊本、參校其異同、而又編注之、以舊本者矣、而其

書流傳皇國、會僧道祐獲之、乃使菅原是貫、傳寫上梓之也、或又問曰、其出於北宋本、已聞命矣、以筆者、爲菅原是貫、未聞命也、對曰、子未讀夫學古云々之十二字乎、請爲子釋之、神德、謂菅原道眞、日下人、即是字隱文、當是學始祖菅公楷法、是貫者所書、雖菅氏譜、無所載、恐是所闕佚、而元應本產經、鋒勢鬱勃揮霍、不可端倪、而正平本、則用筆凝重、頗多姿態、蓋用筆之輕重、即視其年之早晚、與上段所記合、殆謂此也、一曰、日下、謂京師、逸人、隱逸人、係隱者名貫者所傳鈔、未知其孰是、然如以日下爲姓者、固已非矣、又有明應已未刊本、亦摸刻單跋本者、換正平跋、以明應已未西周平武道敬重刊記、間有一二校改、慶元以來摸本、凡有四通、常盤文庫本、毛利高標本、市

野光彥本、黎蒓齋本是也、皆以單跋本爲底本、就中常盤本極精最得其眞、學古本、四周單邊、一板高七寸一分五釐、幅一尺二寸、十二行、行十三字、注双行十三字、板心無欵界、序以下十二張闕左欄、每卷末、記經注字數、單跋本、無跋本、明應覆刊本、其躰式則皆畧相同、

案自敏求記載高麗鈔本集解、轉移鑒賞諸家之藏、以爲翰墨一故實、其後翁海村定之謂是係於日本鈔本、頃讀張氏藏書志云、中遇吾字俱缺首筆、語字亦然、豈避日本諱耶、予意、有此一條、可以確知其爲皇國鈔本矣、蓋邦人之鈔書、偏旁點畫、偶意省筆者極多、且見舊鈔本、遇五吾語等字、大抵省首筆、蓋舊時流風乃然也、

音注孟子十四卷　貞和已前刻本坿元槧本三通

音注孟子十四卷、貞和已前覆宋槧本、其曰音注者、即趙氏章句、孫鎰音義並載、故有音注之名也、音注、未知何人所合併坿刻、宋熙寧、有張簡點注孟子、點節經注、坿以釋文、而是書、以避諱與版樣證之、其刻在宋末、而經注却完具、不應以其係於家塾讀本、蔑視之也、首有趙氏題辭、卷端題音注孟子卷之一、次行、記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次行、低頭三字、載注文、次、署後漢太常趙歧邠卿注、左右双邊、半頁十一行、々十九二十字、注双行二十七字、界長六寸一釐、以至六寸一分、幅四寸二分、其躰式之詳、則載具於篇末、每注末坿孫鎰音義、每章尾載邠卿章指、凡扶微振墜、莫先於經注、注本之存、莫先

於漢氏、意者、漢注之傳者無幾、而若孔氏之孝經傳、京氏之易傳、其言擧無可采、而好事者爲傳之、此則過也、趙氏章句之有章指、見於其題辭、見於李注文選出師表、見於朱子集注於王之臣章、又見於邵武僞疏、王伯厚、晁公武所引、刻本則詳錄在元翠巖精舍本、養德齋本、是唐宋人、皆知章指、而刻本、則宋元尙有傳刻之者也、享保中山井重鼎、製七經孟子考文、据慶長活字刊本、始表章之、其後淸人亦稍講求之、淸儒之得見章指全篇、是重鼎之賜也、（盧文弨云、有毛斧季所臨吳匏菴鈔本、缺末二卷、爲殘本、後此十六年、從汪容甫得足本）趙氏章指、亡逸殆垂七百年、而一旦復得之、此好古君子所同聲稱快、而曾不知其源於玆本也、孫氏音義、黃丕烈刻蜀大字本而傳之、兹書所載錄、略與此相類、乃知是書題名板樣

雖陋、其注本音義所原則精本也、板小刻精、桓恒徵等字缺末筆、而相其字様躰貌、確乎宋末刻本、祕府及予家、各藏一通、予所藏有貞和乙酉冬十一月讀過之記、其爲貞和以前刻可知也、但所載章指、校之於慶長活刊本、慶長本章指、間有羨出於玆本之外者、而其異同則全與元翠巖本合、是慶長活刷時、經與注依玆本、而見翠巖本章指、多於玆本章指、則就翠巖本補足之、又剪除其音義也、祕府又藏元刻孟子正文、蓋刪去趙注、下句讀幷音切、題曰善本大字直音句讀孟子、分爲上下二卷、左右双邊、半板界長六寸一分五釐、幅四寸一分、十三行、々二十四字、題辭則十二行、々二十二字、首有題辭、題辭後木記云、沈氏尙德書堂新刊、下卷末云、古杭沈氏尙德書堂印、孫祐之刊、又

有鹿王藏書圖章、卷端題善本大字直音句讀孟子卷上、次行記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紙刻非精、異同亦極尠、葢元時鄉塾課蒙讀本也、翠巖精舍本、題辭後、有翠巖精舍新栞木記、養德齋本、末卷尾有至正乙未長沙養德齋刊木記、趙注並載全文、不錄孫氏音義、對勘爲稍精、其章指則翠巖本、與慶長本所羨出同、而養德本、與舊刊本同、葢翠巖本之經注、比慶長本極有異同、而舊刊本惟除章指羨出外、全合於慶長本、是活本之出於舊刊本也確矣、詳具於群書點勘

聚分韻畧五卷 明應活字刊本

沈存中筆談云、宋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始爲活板、用膠泥刻字燒成、故近世所傳、尙有宋槧四卷本毛詩、續琳琅書目所載、即是也、後永樂時、朝鮮始範銅爲字、銅活字之興昉于玆、明毘陵人亦、用銅鉛製之見陸深金臺紀聞、明人活字刻書甚多、嘉靖壬子芝城有墨子藍印銅活字、又有獨斷、蔡中郞集、曹子建集、開元天寶遺事、小字錄、陽春白雪、前定錄之類、大抵書中刻會通館、蘭雪堂、錫山安氏館、建業張氏名、皆明活字也、而明之活字多自善本出、故先儒比諸宋本淸康熙之刷印古今圖書集成也、即用銅活字、朝鮮之書、多以銅活字刷印之、其在古則高麗有洪武九年通鑑綱目、是木活印之、其範銅爲

字、成於永樂癸未者、謂之癸未字、成於庚子者、謂之庚子字、又有宣德甲寅字、景泰乙亥字、成化乙酉字、而甲寅乙亥兩字、字體差大、乙酉字、字樣不端、於是成化乙巳、復新鑄字、我邦之用活字、蓋昉於是書、先儒以文祿三年蒙求爲權輿、蓋非矣、每半板十行、々廿二字、注、分行、四周双邊、界長七寸二分五釐、幅五寸三分、首有嘉元丙午仲春上瀚河東虎關師錬自序、卷末有德治丁未季秋晦日一山叟一寧跋、跋尾有明應乙卯之歲十一月吉旦印行十三小字、不署刻者氏名、蓋自德治刻本出、是書格角有空隙、且一寧跋具眼者、者字橫置、可以證矣、從是以來、文祿三年、有補注蒙求、慶長中有周易王注三通、一通、圓光寺重言互注六卷本、無十翼、一通、京洛活字本一通下總今關正運刻本、桓完等字缺筆、並原於宋本

古文尚書孔氏傳

三通、[一通字體寛裕、一通字體局縮、二本並有經注字數、一通六行大字本、印出最後、] 儀禮鄭注一通、[九行、原於陳鳳梧刻本、] 禮記鄭注二通、[一通八行、一通九行、] 毛詩鄭箋三通 [八行、九行、十一行、二通、毛鄭連書、一通、箋字與傳空一字] 左傳杜氏集解二通、[並原於覆江本、一通八行、一通九行]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通、[極精、世罕傳本、又有寛永中活字本、字微] 小、論語集解四通、[一通集注、一通慈眼正運刊、一通、勅版、一通七行巾箱本、又有覆正運本、今人混同以爲活字本、誤之尤大者、] 孟子趙注三通、[一通八行本、吉田篁墩所謂小岐字者是也、山井重鼎据此本、一通勅版本、一通今關正運刊七行本、] 大學中庸各二通、[朱注、正運刊本、及勅版] 孔子家語二通、[一通王廣謀注句解本、原於建文中朝鮮覆元本、一通王肅本、王肅注本、又有元祿本、不可混一、] 老子河上公注、老子口義、[十行] 王注楚辭、錦繡段及續、莊子口義、列子口義、史記二通、[並嵯峨本] 前後漢書、十八史畧、[二卷本] 韓文、文選六臣注、龍龕手鑑、各一通、補注蒙求三通、[一通九行、一通十行、一通十四行、] 十大藏一覽、施氏七書講義、韻鏡、七書素本、聚分韻畧元和寛永之間、有老子口義三通、[七行、八行、九行]

貞觀政要、群書治要、帝鑑圖說、事文類聚、文躰明辨節要、五老集、朱子書節要、古文眞寶文選、十八史畧、十九史畧通考、王注坡詩、白氏長慶集、韻府群玉、補注蒙求等、聚珍版本之行、是時爲盛矣、外此尚極多、詳載在第二輯舊刊本攷毛詩條、

始予讀慶長活字版本、見其避宋諱、以爲聚珍之書、皆出於宋本、已而校之於宋本、乃知不其必出於宋本、又實有根原元明本以下者、後讀祕府之書、以元和活字刊本群書治要、對校之於祕府舊鈔卷子本、活字本所避諱、貞、（元亨利貞貞字、活字本作貞、）匡、（御本、蹇注、執心不回、志迋王室者也、活本作匡、）等字、皆不闕筆、於是疑而不能決、次而讀舊記、始知慶長活字之實爲朝鮮所鑄、蓋豊公征韓之役、其圖籍活字、爲我將士所收、德川家康、即使三

要等、用是以刻諸書、而原闕宋諱、乃因之耳、今德川侯爵所儲活字是也、不然、治要之鈔、實原本舊鈔本、而其傳鈔則在鎌倉氏時、況治要一書、天下僅存此一通而已、活字本之根於此書、亦可知也、而避宋諱、是不其明證乎、

祕府貳號御庫侍講局本中、有朝鮮活字白氏文集、半板十二行、々十九字、卷首有天師明經儒印卷尾捺清原及賢忠二印、蓋係清原氏舊收、卷末有韓人金宗直鋟梓跋、此跋及影堂記、並舊人鈔補、詳言朝鮮活字之源委、案、此文又見於韓本陳簡齋集末私謂、皇國活刷之法、傳自朝鮮、且觀金跋、銅活字之創刱、朝鮮實先於明氏、乃斠載之、以使好古君子、有所參稽云爾、

新鑄字跋

活板之法、始於沈括、而盛於楊惟中、天下古今之書籍、無不可印、其利博矣、然其字率皆燒土而爲之、易以殘缺、而不能耐久百載之下、誕運神智、範銅爲字、以貽永世者、其權輿於我朝乎、恭惟太宗恭定大王作之於始、而世宗莊憲大王世祖惠莊大王述之於後、於是乎鑄字之精工、殆無以加矣、成於永樂癸未者謂之癸未字、成於庚子者謂之庚子字、其字本乃經筵古註詩書左氏傳等書也、今已無存焉、成於宣德甲寅者、謂之甲寅字、其字本亦經筵孝順事實爲善陰隲論語等書也、成於景泰乙亥者、謂之乙亥字、姜希顔之所書、成於成化乙酉者、謂之乙酉字、鄭蘭宗之所書、今方並用焉、甲辰秋八月我殿下傳旨于承政院、若曰、甲寅乙亥字、

極爲精好、然而字體差大、所印之書、簡帙繁重、且已歲久散落將盡、雖補鑄而用之、不類其初、乙酉字則其字不端、不可用、予欲別鑄新字、令細大踈密適宜、以印諸書、以布四方、何如、遂出內藏歐陽公集列女傳爲字本、命行上護軍臣李有仁都承旨臣權健監其事、典籍臣李世卿、別坐臣李坫、前判官臣劉用平、博士臣柳廷秀、學正臣安潤德、正字臣金石精、分左右以掌之、字之不足者、使行司猛臣朴耕、補寫之、自是月二十四日始事、至乙巳三月日畢功、爲字大小共三十餘萬、用之以印書、明正姸妙、累累若貫珠焉、臣竊惟、吾東方自箕子以來、世爲文獻之邦、而與中國隔遠、典籍鮮少、幸賴我朝之列聖創物之智、用鑄字印書、凡經史子集無家不

有、然而物久則壞、理之常也、癸庚之字、既不復有、甲乙之字、又將刓弊、所以變通更鑄之命、不得不待於今日也、將見排印之易、流布之廣、倍蓰於舊、傳之千載、禩而不刊也無疑矣、嗚呼我聖上右文興化、繼述燕翼之規模其至矣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　日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經筵成均館事臣金宗直謹跋

歷代帝王紹運圖一卷　文安已前刻本及永正大永間刻本

宋人通曆之尙存於今者、以予所目覩而言凡四、宋王曾臣歷代統紀二十卷、章衡編年通載十五卷、馬仲虎歷代帝王編年互見之圖一卷、上二書宋槧宋印、下一書永和刻本、惟王氏之書、昉于磐古氏、終於唐季、互見之圖、亦從三皇至宋末、通載則起于帝堯、止于宋治平、夫三皇之前、洪荒怪誕、於經固無所驗、苟經之所不載、先正之所不取、而獨存之於編年之圖、亦無所用、章氏之斷自帝堯、視王氏極爲有識、然其辨證史事而具載之、於躰例不亦贅乎、宋熈寧、有歷代帝王紹運圖、今所存雖非其原帙、簡當切精、歷代興亡、年名國號、世遷代易者、開卷瞭在、闡正史之緒餘、縮古今而收之一握、不出數十𦄂、而

天下無遺事、其爲功亦匪鮮少也、是書宋熙寧中諸葛深通甫所編、熙寧九年仲冬月會稽郷貢進士虞云序之、其書、綜集歷代帝王年紀、斷自三皇、下至于宋、乃雖斷自三皇、而記云、經史不載、莫知其詳、而其所錄、頗革捄昔人繁畧、使覽者不勞而易見、極可喜也、虞序云、下至于大宋、而是編所錄、訖于宋幼帝、蓋熙寧以降、則後人所加也、紙墨極精、刻法亦不拙、舊刊本之稍佳者、卷中避宋諱闕末筆、然錄已終于帝昺、其爲元初刻本可知也、陳振孫云、深、元祐中人、其書頗行於世俗、蓋自熙寧以來、增續緇雕、不一而足、其避宋諱、即原本乃然、非玆本所始矣、祕府御本、虞序欄上、墨書萬松院丈室明庵叟置之十字、予所藏則卷尾、有文安元年二月初吉重裝之記、由是則皇國

之覆鐫茲書、遠在文安以前矣、左右双邊、半板界長五寸六分五釐、
幅四寸五釐、高幅並長短不等、虞序、七行、々十字、本文八行、九、十、十
一行、不一、字數亦不整等、
天府所儲、尚有一通、比之前本、版稍大、紙刻稍劣、且宋幼帝後、增遼
金二段、又加元、至於順宗、殷匡敬貞恒等宋諱皆避缺、是元人之所
增入、其胎骨猶是宋槧本也、編年之圖、讀史者之所不可無、轉展傳
刻、隨加隨刻、版亦不一而足、故猶冠之以虞序也欄上標記皇國年
紀、蓋繙雕時所加也、今相其紙墨、恐是係於永正大永間覆元本、四
周双邊、界長六寸三分五釐、幅半板四寸二分、虞序七行、々十一字、
末紙欄外墨書云、慶長七壬年五月持之、又有久昌院藏書印、

歷代帝王紹運圖

歷代編年雖見于經史、而各著在一書、不見其所傳首尾之詳、間有撰集而爲圖之者、曰五運統紀洎通曆之類、亦踈略而不可考、甚者又載盤古天皇之說、徒以怪誕駭俗、於經固無所驗、惟孔子有曰、虙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楊雄亦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諒虙犧之前、洪荒寂寞不足以爲法、故先王有所不取、苟先王之所不取、經史之所不載、而獨存之於編年之圖、亦無所用、吾友諸葛深字通甫、討論之暇、綜集歷代帝王年紀、斷自三皇、而下至于大宋、編之爲圖、名曰紹運、夐古廢興傳授之跡、灼然可見、圖成出示於余、余美其用心之篤、且能革捄昔人繁略不當之弊、使覽者

不勞而易見、寔有補於時者也、熙寧九年仲冬月會稽鄉貢進士

虞云序

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 嘉慶刊本

每半板十行、々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左右雙邊、界長六寸七分五釐、幅五寸八分餘、目錄首載序傳碑記紀、目錄次附刻誠齋集卷第九十五一卷、卷端題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一、末卷末有祖在唐山福州境界福建行省興化路莆田縣仁德里臺諫坊住人俞良甫、久住日本京城阜近、幾年勞鹿、至今喜成矣、歲次丁卯仲秋印題、蓋俞良甫元人之歸化於我者、京城阜近謂嵯峨、阜近即附近、藤原貞幹、以京城阜爲句、蓋非也丁卯殆指嘉慶元年、而勞鹿當是勞力之誤矣、案俞良甫所刻傳法正宗記末云、福建道興化路莆田縣仁德里人俞良甫、於日本嵯峨寓居、憑自己財物、置板流行、歲次甲子孟夏四月日

謹題、而月江語錄末記亦云、應安三年六月初旬叟甫、自刊月江語錄、其餘如李善注文選、末卷尾云、文選之版、世鮮流布、童蒙不便之、福建道興化路莆田縣仁德里人兪叟甫、頃得大宋尤袤先生之書、於日本嵯峨、自辛亥四月起刀、至今苦難始成矣、甲寅十月謹題由是觀之、甲子丁卯即謂至德元年（當明洪武十七年、而應安三年即洪武三年也、）與嘉慶元年（當洪武二十年）而藤原貞幹好古目錄、以丁卯爲寬永四年、蓋未看文選與月江語錄、又未知有永亨長祿等校記本、故誤而已、是書貞徵等宋諱皆闕末筆、其出於宋本亦可知也、而其字樣以欹側取姿態、板式亦雅古、疑似以舊鈔本爲藍本者、然予觀舊刊本、間有依宋元本傳鈔、自改點畫以上梓者、即如正中本左氏集解、應安本文選、一則出於

北宋槧本、一則以尤袤刻本爲其底本、而其字體則與正平本論語集解酷相似、是蓋展轉傳寫、其筆法已異、而運刀亦不同、故有不一也、見舊刊本聯珠詩格十八史畧洽齋夜話等而可徵也、是書并翁藏本有永亨識語、予所藏有長祿寬正文正明應校記、

案、目錄次所揭刻誠齋集卷第九十五、即楊萬里廷秀天問天對解也、半板九行、々二十一字、注低頭一字、雙行分注二十字、界長八寸五分五釐、幅六寸一分五釐、左右雙邊、黑口板、卷端題誠齋集卷第九十五、次行署廬陵楊萬里廷秀、卷末列次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二行、恒字闕筆、而祕府宋槧本誠齋集天問天對解、注文同本文大書、而此小字分注、乃知

其所原非一也、今所通行兪刻柳文多闕茲一卷、其存者極尠、亦可以爲寶矣、蓋楊氏之注、在解天問天對難讀、故艮甫入梓時、坿刻之於柳集、使後人易看讀而已、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應安以上刻本

予生晩、不及拜掖齋先生、闕求古樓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錢遵王徐健學、大致舊書、手自點勘者、自志學以來、過故人遺老、問掖翁手澤所存、則其舊鈔古刻詳勘博校之精者、概皆厄于塵劫灰燼者日已久、而好古君子之欲點勘異同、參覈乖違者、則亦復屬絕響、予每摩挲先生遺澤、見校勘之學日衰、爲之彷徨悱憤、不能去於懷、云、己亥冬、訪而獲掖翁過言者、其書以四部分類、因精鈔舊刻排纂、載籍凡二百四十九通、雖不掛詳注解說、其所記僅々三四字、舉一反三、是又足以見先生之博洽矣、次獲舊刊覆宋本白氏文集、是書舊人載目、皆不著錄、獨於過言及況齋藏書解說見之、蓋其初、自石川丈

山詩僊堂脫出、展轉流傳於掖齋況齋諸老先生之插架、又三易其主、遂歸于我有、予雖於二老著書、不無違言、其見聞之博、則推重久之、我邦之有白氏文集、蓋自樂天在日、樂天後記曰、集有五本、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者、卽是也、當是之時、世際嵯峨淳和之盛、遣唐之使、留學之生、靡々不絕、擧世沈涵於唐俗、其記籍則記以騈體與古文、不復用邦語雅言、唐習之化流俗不尠、而文學之所被、爲殊甚、先是楊王盧駱之作、雖非不舶載、未至盛行、自白氏之集一流傳、擧世皆學之、自是以來、盛而不衰、流風遺習、至今不竭、故今所傳集部之舊鈔本、以白氏文集爲多、然刊本之所傳、莫出於是書之右者、首有浙東觀察使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序後題曰、白氏

長慶集五帙都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別分總目十帙、題
曰、第一帙、詩七卷、總三百三十首、第一二卷、諷諭古調詩、第三四卷、
諷諭新樂府、第五六七卷、閑適古調詩、第二帙、七卷總四百七十二
首、第八卷、閑適古調詩、第九十十一卷、感傷古調詩、第十二卷、感傷
歌行曲引、第十三四卷、律詩、第三帙、七卷、總六百十五首、第十五至二
十卷、律詩、第二十一卷、詩賦、第四帙、七卷、總七十九首、第二十二卷、
銘讃箴謠偈、第二十三卷、哀祭文、第二十四卷、碑碣、第二十五卷、墓
志銘、第二十六卷、記序、第二十七卷、書、第二十八卷、書序、第五帙、七
卷、總二百十三首、第二十九卷、書頌議論狀、第三十卷、試策問制詔、
第三十一二三卷、中書制誥舊體、第三十四卷、中書制誥新體、祭文

册文坿、第三十五卷、中書制誥新體、第六帙、總二百五十八首、第三十六卷、中書制誥新體、第三十七八卷、翰林制誥、擬制坿、第三十九四十卷、翰林制誥、勅書批答、祭文賛文坿、第四十一二卷、奏狀、第七帙、七卷、實八卷、七字當作八字、總一百五十六首、第四十三四卷、奏狀、第四十五至四十八卷、策林、第四十九五十卷、甲乙判、第八帙七卷、實六卷、七字當作六字、共五百五十四首、後集第五十一卷、雜體格詩歌行、第五十二卷、格詩雜體、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卷、律詩、第九帙、七卷、共三百二十八首、第五十七八卷、律詩、第五十九卷、碑誌序記表、第六十卷、碑記序解祭文、第六十一卷、銘誌序賛祭文記辭傳、第六十二卷、律詩、第六十三卷、格詩雜體、第十帙、七卷、共五百七十八首、第六十四至六十六

卷、律詩、第六十七卷、律詩雜體、第六十八卷、律詩、第六十九卷、半格詩律詩坿、第七十卷、碑記銘吟偈、已上十帙、共七十卷、總三千五百九十四首、其第七十一卷、不入總目、係律詩一百首、前一行、署刑部尚書致仕太原居易題銜、與他卷不同、蓋即續後集之一卷、案唐志云、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則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則似宋時已佚其四卷、且以長慶之名賅之矣、然攷白氏集後記云、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

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則可名長慶集者、指寶曆以前所作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而已、其寶曆以後之作、則不得以長慶之名賅之矣、据陸游入蜀記、其在東林寺者、眞宗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亦壞于兵、予謂其集之分置僧寮者、皆既亡佚、僅存東林寺本、而東林本亦存前後二集、闕佚續後集五卷也、而北宋時依東林寺本鏤諸版、而續後集則當時流傳稀少、僅獲殘篇一卷、附刻之而已、何者、宋初使白氏之五本、尙存於人間、即眞宗何獨以斑竹帙、送東林寺耶、若續

後集而尙在、則又何不加之於總目之中、以拊刻二集之後耶、顧當時白氏之四本既散、續後集復佚、於是、北宋之刻是書者、乃削去總目續後集之目、又取他處所存零卷、拊刻之也、總目之不載續後集之目、是可謂顯然確證矣、其後刻是書者、改竄編第、又以元序有長慶集之名、改作白氏長慶集、方翟陳二氏作書時、是種已爲絕本、乃姑据改第本載其目也、歐公之修唐書、不用意於藝文志、其作七十五卷、白氏之原第乃然也、而作白氏長慶集、則据當時通行之名、未及推考也、翟陳二氏、及宋志之記、則據其實也、四庫提要、据聖善寺文集記、載有居易自注、稱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錄一卷在外言、長慶集序已移弁開成新作之目錄、知寶曆以後之詩文、均襲其舊名、予謂是

大不然、置於聖善寺者、事屬開成元年、共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是則雖長慶集五十卷已成、後集則未完、自序亦未成、故冠以元序、迨會昌五年盡成、則前集有元序、後集、續後集、則有自序自紀、元氏之序、獨爲前集耳、提要之言、洵爲無謂矣、又案、郡齋讀書志載、有續後集五卷、今亡三卷、則其所存、當是七十二卷、然標曰七十一卷、即三字當是四字誤矣、而直齋書錄解題亦載、前後七十五卷、墓誌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爲誌時、未有續後集、今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々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由是、陳氏所見、亦實爲七十一卷、而外集則以非樂天自記之舊、不加入、故其卷帙、與讀書志相同也、是書前後二集、合三千五百

九十四首、續後集一卷一百首、即闕四卷一百四十六首、蓋宋初東林寺所存、不過前後二集、而續後集一卷、又東林寺本所缺也、卷末坿會昌五年樂天白氏集後記、廣順癸丑歲陶穀述龍門重脩白樂天影堂記、卷端題白氏文集卷第幾、次行署太原白居易、每版八行、々十六字、左右双邊、卷第十三第五葉縫心下方、有刻工王林氏名、刻手精而雋、紙墨燦然、字大如錢、讐勘尠譌、舊刊本中之精者、卷第十九、二十八、三十一各卷末、有應安六年、永和元年讀過之記、可以推知其刻時也、掖翁過言載云、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皇國貞和紀元刻、讀書敏求記所謂廬山本、豈斥茲本歟、未知掖齋何由以此爲貞和刻本、記俟後考、是書、原本以字畫式樣相之、蓋爲宋初刻本、其宋

諱則闕匡貞等字、而於搆字則曰、今上御名、恐是高宗時依汴京刻本所刻、而無年譜多一卷、必然出自唐時卷子本、當是北宋時、就東林寺本所傳刻、而高宗時刻本、又從汴本出也、又有元和戊午秋七月那波道圓重刊本、蓋即就是書、活字刷印者、九行、々十六字、體式悉與前本同、但卷端、不署太原白居易一行、是爲異耳、

祕府壹號御庫新收本中、收卷子本殘本一卷、題單稱文集卷第三下署太原白居易、第一張、十四行、次張以下、每張十六行、々十四字、蓋是書自白氏眞本傳鈔、故單曰文集也、猶論語是孔子之書、故開卷即稱孔子爲子、又猶春秋稱魯侯爲公也、春秋魯臣之書、故單稱公、則爲魯侯可知矣、論語孔子之書、故單稱子、則爲孔子亦可知矣、

是集則白氏之家集、故單稱文集、則爲白氏亦可知矣、是其出於白
氏之舊本也明矣、且卷中白氏自注極多、是宋本以下所無、考具於
舊鈔本攷第二輯

范德機詩集七卷　延文刊本

有元一代、以詩名者凡四家、而虞楊揭三家、予得見其元槧本、獨范德機集、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元益友書堂本而已、他寥々希傳、而我邦幸有延文辛丑覆益友書堂本、刻鏤精妙、墨檨煥發、不讓于三家原槧本、而其紙質之精、則延文本更在乎元本之上矣、蓋昔時皇國所刻者、皆以宋元明韓刊本爲藍本、予較之於原本、其鏤刻覺似少遜矣、然紙用厚楮、以西周墨刷印、其體檨之雅古、裝釘之妙、及與夫一從原本、其點畫不苟、比諸明清諸家覆刻本、以意私改、曷啻霄壤、左右双邊、每半頁界高五寸五分五釐、橫三寸五分、十一行、々十字、首有揚仲弘序、圖書寮本千代田文庫本並闕揚序、予所藏獨有之、次范德機詩集綱目、初欵題

范德機詩集卷之一、併二行大書、次臨川葛雝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二行聯書、卷第二以下則無、卷第一及二五古、卷第三五絕及五律、卷第四五七古、卷第六七絕、卷第七七律、綱目末有木記、但存空格、末卷尾云、延文辛丑仲春命工刊行、延文辛丑即元至正二十一年也、昔井翁使清國時、曾於琉璃廠得一精鈔范詩、蓋係從述古堂本影錄者、而延文本空格中則、有至元庚辰刊于益友書堂十字、且其體樣異同亦一々恰當、則其出於益友書堂本、的確無復可疑矣、嗟吁地之相距萬里、而庚辰之與辛丑、其間不過二十二年、況當是時、南北爭統、沸鼎滔天、寰宇糜爛、而猶且能爲集部之覆雕、是亦可以見問學之昇降矣、其揚仲弘序、從眞蹟摹入蓋係

其豫章集序、嘗讀先大夫藏揚集元槧本有德機手序、合之爲一雙拱璧、仲弘之詩世推虞楊范揭、而文章亦一以氣爲主、爲當時所崇仰、而至爲此序獨不類、元文之衰、至此而極矣、

李善注文選六十卷 應安刻本

昔李善注盛行、而蕭該道淹公孫羅曹憲許淹康國安諸注亡、六臣替本出、而李氏單注又微、孟蜀時、毋昭裔嘗爲之鏤版、其版宋大中祥符尚存、惟其所刻、今不可攷、然以予觀之、其殆五臣注本乎、宋淳熙辛丑、無錫尤延之、在貴池學官刻善本、厥後單行之本、咸從之出、而其實由六臣注本所錄出也、斯篇則應安辛亥、就尤刊本、所傳鈔上梓也、唐時選學極熾、皆在皇國、亦頗傳誦茲書、應安之傳刻、何以不据舊本而尉棗梓、即求之於宋時尤刻、蓋雖當日崇尚就新好異所致、亦由其流傳稀少也、李氏之被厄於後世、嗟嗟亦甚矣、其所筆錄、結構遒麗、神彩渾淪、間交以六朝俗體奇文、元元本本、居然如出

於唐時遺卷、而卷末則載有淳熙尤跋、且應安刻行識語、明言其依尤本上梓、又校諸尤本、雖有小異同略相似、嗚呼觀尤刻文選之可以變而爲應安刻本、北宋闕民字本之可以變而爲正中刊本左氏傳、宋槧本之可以變而爲正平本論語集解、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書也、學者負一世之名、而一言轉移天下之耳目者、視正中正平應安三刻之爲原於宋槧本、其思之哉、不可以皇國舊刊本字畫之似六朝碑版、妄稱爲出於隋唐也、末卷尾云、文選之版、世鮮流布、童蒙不便之、福建道興化路莆田縣仁德里人兪良甫、頃得大宋尤袤先生之書、於日本嵯峨、自辛亥四月起刀、至今苦難始成矣、甲寅十月謹題、辛亥甲寅、指應安四年與七年、傳法正宗記、月江語錄、柳文等

可證也、四周單邊、半頁八行、々十九字、二十字、注雙行二十一二三字、界長七寸五分、幅五寸八分、嘗校諸胡氏覆尤刻本、間有異同、葢胡氏所原有補刊、至理宗景定間、而茲則恐原於淳熙原刻、故有相異、非入梓時有私改也、是書書既俊英、刻亦絕倫、眞雙絕也、卷首有傳經廬圖書記印、即知係於漁邨翁舊收、其待老日記、稱爲古刻文選者、或謂茲本也、嗟吁方李氏之注是書、勞精運思、博引旁證、以淑其時、而待後之學者、而其眞本皆散佚不傳、此何辜于天、而厄之爾極也、使予觀茲書、范然低徊、而傷心也夫

海保元備字春農、通稱章之助、號漁邨、傳經廬其家塾名也、其學出於太田錦城、爲江戶醫學館儒學教授、博覽强識近古罕匹、當時如佐

藤一齋岡本況齋諸老、有疑義輒擧以相質、昔先君十四五時受業於漁翁之門、翁之所以期待推奬於先君者甚渥、翁之歿也、其夫人持翁之撰著與手鈔來謂先君曰、家無讀書之兒、及門之士、良人獨稱許先生、願賴先生以保之、予是以得縱觀其著書之全、其周易漢注考三十六卷、主漢人易說、而鄭氏爻辰虞氏卦變類在所不取、參以宋以後諸家說、而宋易亦在所不取、周易校勘記擧正一卷、即依大永鈔單行正義、以訂補阮氏校勘記之缺謬、尙書漢注考四十卷、根據馬鄭注、專䟽釋孔氏所傳眞古文、參以史公、蓋以史公特傳孔氏古文之學也、毛詩輯聞三十六卷、以毛鄭爲主、而旁參三家異文、我師井翁之製毛詩會箋、此書乃在湘南、壬寅之大水漂沒無存、左

傳補證八卷、國語補證三卷、諸家辨韋杜之誤者別有專書、則皆置而不道、特疏記諸家說所未逮、論語漢注考二十卷、根据漢晋諸家、一主古義、而宋以後理氣心性之談、一概廢之、孟子補證十卷、補焦里堂正義所未言、中庸鄭氏義八卷、大學鄭氏義四卷、專主鄭說爲說蓋經解之最粹者、唯鄭禮記注爲然也、然考之於經而有可疑者、頗加辨訂不必迂拘一義、就中中庸一書最精、孝經古今文疏證二卷、通釋古今文、專主於銷融門戶之見、補注文章軌範七卷、就謝氏書、疏記古文字句之所淵源先君嘗大加增補、爲之刊刻、以爲漁翁後人、周易古占法、漁村文話、翁既刻之家塾、仍有古占法補遺、文話又續及三續、其餘如讀朱筆記、見聞異辭、待老筆記、茗飲攷、送老筆記、

煙草續錄、祆教紀原、扁倉傳續攷、西游日錄、邊政備覽、叩盆集、史記補證、論語集注删存、十七史經說等皆精審可傳、先君在時、病其遺書或未廣布、有人請傳錄之者、未嘗不快容之、井翁所藏傳鈔本、皆自我家藏本所鈔出也、好古之士編之以冠皇國經解之首、不亦善乎

注解唐詩絶句贅箋五卷　正保刻本

注解唐詩絶句贅箋五卷、宋疊山謝枋得、取趙蕃韓淲所撰唐絶句而注之、而餘學胡次焱、復爲之箋也、予頃歲購得是書、讀而愛之、爲校其譌脫、既畢、乃又反覆、原此書之所以爲作、及疊翁餘學之所以拳々注且箋之之意、以謂、古人凡著一書、大要出乎不得已、有爲而爲、而未有苟焉從事、無由而作者也、蓋是書、始於韋應物滁州西澗詩、而終於鐘離題道觀、呂洞賓黃鶴樓二詩、最見其寄託深遠、有爲而爲之也、何以言之、韋詩云、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此豈非嘆賢者之不爲世用耶、呂詩云、衷情欲訴無人會、唯有流風明月知、此豈非謂其獨抱孤忠、而世無復知之者耶、此其自道也明矣、其

假以鳴其不平也審矣、然則趙韓二先生之道德風操、於是見之、而疊翁餘學之所以拳々注且箋之之意、亦豈不於是見之乎、夫疊翁當陵谷變遷之時、親睹兵火凋落之狀、不堪於權姦之誤國也、於舉世不振之中、卓然以孤忠勁節、搘拄綱常、時有所著述、寄悲憤於楮墨之間、亦庶幾乎足以扶持世教於萬一云爾、然則、其拳々注是書、豈偶然哉、其注明白暢達、足發詩人言外之微、而其於鍾呂二公詩、則特寥々十餘字、不復詳說、公撰文章軌範、於前出師表歸去來辭、無一語批註、又無圈點、說者謂、其有所寓意也、是書無乃亦然耶、其自序爲王道可而發、稱、其微言緒論、關世道繫人心者甚衆、何日從容爲子誦之、亦凡爲世之一二與已同其苦節者道也、嗚呼夫公之

奮不顧身、至百折而不改其志、其耿忠大節、光耀日月、數百載下、使人凜然生敬、則是書之可愛重、豈獨其選其注之精且確而已哉、餘學之箋鐘詩云、乙亥之變、日覩生靈厄運、大約百人中、殺死者一十人、飢寒流落死者二十人、病死者四十人、驅虜而去者二十人、驚憂自盡者五七人、僅存者二三人耳、而存者復有生不如死之嘆云々、其纏綿悱惻、不能自禁者、見於文詞之外焉、蓋亦同疊翁存一飯不忘之誼也、其拳々爲是書箋、亦非偶然也、其序、稱巳丑仲秋、蓋作於元至元二十六年、疊翁歿之歲也、其不紀年號者、亦昔人所謂淵明唯題甲子之意云爾、是書、宋史藝文志、以及乾隆四庫全書總目、皆不著錄、獨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載疊翁原本、稱、其世罕傳本、惟錢曾

也是園書目有之、而不載於敏求記、則其書之可愛重固也、若贅箋、則阮氏亦未及之、則知其已佚也、此本係明嘉靖甲子陳瑀重刊、前有瑀序、其本邦翻雕之歲、爲正保三年、距今二百五十七年、世亦希覯、則知不獨佚於彼、而其存於我者、亦僅々無幾也、豈不可更愛重乎、但坊刻失眞、譌脫極多、惜不能得原帙而校勘之也、春晝日永、讀之一再、略考正其可知者、而其不可知者闕焉、至於二公所解、間有異同、及二公未及言、而宜補之者、亦前賢之所不能無待於後之人也、爰以寓目所得、摘錄爲一卷、以竢後焉、雖未足發明唐詩微意、而亦庶幾乎爲二公忠臣云爾、明治三十五年春三月

此書大題、或曰、贅箋唐詩絕句精選、或曰、唐詩絕句贅箋、或曰、唐詩

絕句、皆後人妄改、未收書提要、載枋得注解本、題云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五卷、當是宋本原題、然疊翁序中、有略說二先生選唐絕句之語、胡氏序所稱亦同、則此本、題云唐詩絕句、未可必爲非當日原題也、要之、坊刻改竄、宋本面目、不可復睹焉、至於大題下署姓名、皆稱先生、及姓名下、精選注解贅箋字、顯與大題複、爲淺人妄改、更不疑也、又案、卷第三、既收許渾詩五首、而第四卷又收一首、一人再出、不知何謂也、豈選錄時、偶然失檢、而注家亦從而不改之歟、而未收書提要、誤算爲兩人、謂共五十四人則疎矣、

舊刊本考

元明清韓刊本考

古文舊書考卷四

東京　島田翰著

元明清韓刊本考序

聞之於先君子曰、書以舊鈔本及宋本爲第一、元本明清覆宋本小版本韓刻次之、而世所謂明之麗本者不與焉、然則擷其英華、畧其渣滓、採佳去否、務錄精本、固通儒之事也、嘗考刻書之事、至宋而精、元則衰、明初以至嘉靖、是爲盛、明末再衰、至清康熙乾隆、極其精萃、而今則衰極矣、夫宋本之所以精者、其以書必倩名人、刻必用巧手也、元則以理學盛行衰、而成嘉之際、以古學流行、求之於兩宋之舊刻、至清、聖祖世宗、振歷世之餘烈、修汲古之學、於是有殿本、有局本、其

學士則又不難於搴裳之艱、幽討之勞、力獲精本以校刻焉、迨於其極精盡善、則有若全唐詩全唐文、有若四朝詩家刻本西陂類藁其點勘異同也、則又有若十三經校勘記、有若群書拾補、過乎汴京之蜀刻、越於陸郎之釋文、浩乎歷世其不可及也、若夫明隆萬以降、清同咸以下、則刻粗校漏、不一反隨手而破、見其多脫葉錯簡而可徵其陋也、但高麗朝鮮之書、小版則可、大版則概不可、蓋以大版之原於明本以下、又頗有韓人校改妄增、而小版之出於宋元舊刻也、夫刻書之事、固是講學之餘事、然刻之精粗、關時之盛衰、則觀其書、而可以卜其盛衰矣、亦可少乎哉、作元明清韓刊本攷

詩說十二卷 明永樂刻本

說經之有異義、自許愼以來、蓋未絕也、世無鄭玄其人、誰能論而駁正之、夫叔重之於五經、雖名曰異、亦必有所受之、固非若後世鑿壁虛造者也、而當時未免乎守道君子之詰難焉、而況下焉者乎、至宋以後、儒者勇於信心蔑古、而又厠以莊禪之見、而朱子之詩集傳、最爲異說之魁、其禍蔓延、以至今日、學者益失古義、不唯不能證明毛鄭異同之處、集傳之說、顯悖戾詩人、而仍未能駁正之、詰朱子以毛鄭古義、則群譁而罵之、以爲乖大賢、雖朱子以陳摶二程之說、則甘受其欺、寂若呑炭、吁可怪也夫、集傳之書、專据胸臆、以難毛鄭、朱子之學、出入於馬鄭張程之間、而又不自忌其爲莊禪、四書集注、可謂

說經之白眉矣、儀禮禮記亦通人之說、奈何獨於詩、信心蔑古之陋、
至於若此、攻序用於鄭樵之說、音叶据吳棫詩補音、以朱子之大賢、
此其精力所注、而尙有一失、吁亦可怪也夫、右宋信安劉克所撰、宋
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並不著錄、朱氏經義考未見、首
有紹定壬辰克自序、卷尾有淳祐六年其子坦入梓跋、卷端題詩說
卷第幾、次行署信安劉克撰、卷一末有永樂戊子崇道書院刊行木
記、審其板式、當是据元時坊本所覆雕矣、克之學、出於東萊呂祖謙、
祖謙說詩、原本古注、玆書體例、雖與東萊讀詩記相同、互有去取、不
必一々從祖謙之說也、坦以纂輯各家、卷帙繁富、未易鋟梓、乃盡刪
舊解、獨存克說、則玆書非克之原本矣、嗟吁自古及今、談詩者紛如、

千篇萬書、不勝繁矣、孔之正義、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多也、宋儒之說詩爲師心、俚箋臆解、不勝妄矣、朱子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契於詩人也、克也、獨能與祖誄、尊崇小序於孤城重圍之間、予故服膺其言、不遐弃明之陋刻、錄之以使知宋有人矣、我友小田脩卿藏之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韓本

是書坊本十二卷八十四篇、其舊刊覆明初刻本則八卷共題九十、或去注、或加評、分卷紛雜、是爲異耳、朱竹垞經義攷引楊士奇曰、考東萊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是其以刪本行也久矣、案、宋志文獻通考山堂攷索並曰、二十卷、則楊氏所見實尙佚其五卷、嘗疑傳散逸之餘乎、抑亦爲舉子之節本也、郎仁寶嘗于金陵、得二十五卷本而記于七種類藁、朱竹垞則獲十七卷本、而錄于經義考、黃虞稷亦云、正德中刊本二十五卷獨全、而讀耕齋年譜序云、左氏博議世上所有唐本者畧本也、今所寫韓本全部、希世之書、許借官本所寫也云々、則可知今

世所傳博議、正德刊本蓋獨完存矣、是書朝鮮覆正德刊本、分卷二十五、爲篇百七十餘、蓋仁寶虞稷之所見、而林彥復所傳鈔之原本也、然攷郞氏言、謂得一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今是書比郞本多數篇、乃於今行本中爲最完矣、獨怪、其卷次與宋志通攷等不相合、案張氏偉後序云、合博議三種以成一焉、則全書已逸于宋元之後而不復傳、故多寡不齊也、而其比宋志多五卷者、是後來之分卷、其篇數則當與宋志通攷所記相同矣、又案、四庫總目云、東萊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其門人張成招註、朱彝尊舊藏、蓋朱氏作經義考時、未獲玆書、後卽獲之也、且是書揷注務在煩碎詳悉、而其間却有不下一字者何也、盖張氏原注固如是乎、抑亦輯綴成此書、故詳

畧失當乎、雖然比之今行本、增多三之二、是猶可稱全本矣、嗚呼明月之珠一擢、雙龍之劒難合、誰不抱怨焉、然張氏兄弟、捜羅訪尋、不遺餘力、又親任鉛槧之勞、而此書幾乎爲完璧矣、其功偉矣、因謂、予初讀群書治要、其書最難得焉、又有人訪求春秋釋例者、予謂之曰、唐宋而後、無人言釋例者、不可得也、今而治要有數通覆刊本、釋例亦舶來共不匱、蓋奎運之化、金匱石室之藏、往々出于人間者不少、乃如是書、亦何知後來不有廣行哉、記以爲他日劵、是書四周雙邊、毎半葉界高八寸、横五寸八分、十行、々十八字、注双行十八字、首有呂祖謙左氏博議序、次目錄、目錄末有正德六年季秋書林劉氏安正堂刊行記、卷首題新刊詳增補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

目錄首題新刊下、有京本二字、卷尾有正德己巳孟秋既望五日後學江東張偉題東萊博議後序、又目錄末、及卷第二十五末、並有汝水文峯胡嶽英錄正一行、是書自清陶斑校本、朱諒刊本、張文炳本、皇國正德甲戌刊本、明李廷機評本以下、極多譌奪、獨有是書、始可以得讀之矣、是書題曰京本、京本即謂京師之書、蓋宋時刊刻、多標其地之首字、即如建本杭本明本是也、但明之書多題京本二字、大抵書林所誇稱、又與宋本舉其首字者自異矣、張金吾藏書志識玆書原本

通典二百卷 高麗覆宋本

通典二百卷、首卷至卷第一百刻本、以下補鈔本、或云北宋槧本、證之以其避宋諱缺字畫、非之者則以爲、紙質類于宋末麻沙刻本、以大宋云々之圖章爲贋、是將何所適從、由前之說、則紙墨之殊、槧法之異、其與宋本不同者、固不待知者而知也、由後之說、則縫心有雕手鄭遂氏名、是北宋刻左氏集解版縫所有、謂大宋圖章於贋乎、說文正字、姓解、荀子、列子、傷寒論、亦並捺之、此抑何說也、小島學古云、是高麗覆宋本、此說得之矣、夫序跋木記之類存、而可名其板時者、非刻之善者也、序跋木記亡、而可知其刻時者、眞可謂精本矣、是篇則鏤版樸雅、繭紙堅緻、雖以予之不肖觀之、亦但見其高麗刻本、而

不復知北宋刊本、與麻沙刻本之可名、則犁然而當於好古君子之心者、可知已、況風格謹緊、結構郛廓、並兩精嚴、一刀一撇、尙有開國純朴氣、遠勝整齊琢鏤之巧、學古之言、信不誣矣、然是猶或可及也、唯夫其字句之精善、異同之近於原帙、而其裝潢則又尙是悉依當時工匠、獨僅存箕子氏風丰於山河歷落之際、郤有取藍勝藍之妙、予覺其睥睨兩京、堂々汴都、爲之失色、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無此書、予將移以評茲書、且夫予之所以稱茲書爲高麗刻本者有數條、紙墨一也、鐫法搨刷二也、裝潢三也、有此三條、足以的知其爲高麗本、而更有大者存焉、今所流傳、與此書同種者、有孝經、姓解、說文正字、文中子中說、通典、與後出荀子、列子、傷寒論、合爲八通、雖其鏤刻

稍有精粗、刷印有后先、皆精審端嚴、要不失趙氏家法、而列子卷第一第一頁縫心、有南原府摹印五字、南原府即高麗府名、考鄭麟趾高麗史文宗世家云、十年八月戊辰、西京留守報、京內進士明經等諸業、擧人所業書籍、率皆傳寫、字多乖錯、請分賜祕閣所藏、九經、漢晉唐書、論語孝經、子史、諸家文集、醫卜地理、律算諸書置于諸學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又十二年九月己巳朔、忠州牧、進新雕黃帝八十一難經、川玉集、傷寒論、本草括要、小兒巢氏病源、小兒藥證病源一十八論、張仲卿五臟論九十九板、詔置祕閣、十三年二月甲戌、安西都護府使都官員外郎異善貞等、進新雕肘後方七十三版、疑獄集二十一版、川玉集一十版、知京山府事殿中內給事李成美、進

新雕隋書六百八十版、詔置秘閣、各賜衣襴、又云、十三年夏四月庚辰、知南原府事試禮部員外郎李靖恭、進新雕三禮圖五十四版、孫卿子書九十二版、詔置祕閣、仍賜衣襴、（案、成宗二年夏五月、博士任老成至自宋、條九年十二月、令諸生、抄書史籍數、及肅宗六年正月、以九經子史各一本、分置臺省樞密院、皆可併攷、是高麗之文敵也、又案、据高麗史年表、成宗元年當宋太平興國七年、在位十六年、文宗元年、當宋慶曆七年、在位三十七年、肅宗元年、當宋紹聖三年、在位十年、）即現存孝經、則與上記印孝經者合、而南原府摹印云々、則又與十三年四月條相類、乃可知、是書及孝經以下八通之爲高麗刻本、不亦的確而精審乎、先儒憒々、輒擧以開紛竇、可謂惑之甚矣、其躰貌、則左右双邊、半葉界長七寸二分五釐、長短不等、幅四寸八分五釐、十行、々二十八字、二十九字、三十字不一、首有進通典表、尾云、貞元十年月日表上、（是文與全唐文所載、極多異文、頃見揚惺吾留眞譜已載之、故從者、）

次李翰序、卷端題通典卷第幾、次行署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卷二以下不署名、次詳記卷中篇目、是書裝釘成四十四本、以六卷若七卷、裝爲一本、而縫心頁數、則通算各冊全數、不各記每卷頁數、冊加之以冊皮、題簽則鏤刻出之、精而朴、似粗實密、尙見高麗當日裝潢之法、極可喜也、卷末間一行題大名、尙是唐時之遺也、冊首有經筵印、冊尾捺高麗國十四葉辛已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圖章、又有祕閣圖書之章印、卷第一百一以下至末卷、鈔手不精、字躰瘦陋、粗行粗字、蓋韓人所鈔補、以其紙質字樣相之、當不出於四五百年之上矣、彭、盧、詮、鄭希、鄭遂、楊、許、潘、胡遂、安、牛、胡祐、何、吳、迪、陳、徐開、壽、周亮、張、周部、蔣、詢、小汪、正小、戴趙政、繹、丁、姜、擇、華、珎、以

上刻本縫心鐫手氏名也、姜、珎、珎即寶字、寶保音通、正、又見於中說、徐開、趙政、又在列子版心、是可以爲八通之同爲高麗刻本、而刻亦同其時之一左證矣、第一、二十四五六、三十七八、四十三四、間有鈔補

高麗王府之印、眞文朱字、高二寸二分、横一寸二分、經筵之圖章、篆文朱字、長一寸二分五釐、幅一寸三分、王府之印、鐫刻極朴、朱色浸潤漶漫、確乎當日物矣、盖其用印、不交朱以油、唯以朱捺、與後來明宣德嘉靖等、宣賜之記印、皆然、聞之於井師、井師欽差朝鮮時、其公印尚未用之云、八通之書、通典、中說、藏於祕府、孝經、木村正辭氏收之、姓解、則帝國圖書舘藏之、說文正字、荀子、列子、傷寒論、予收之、而通典、姓解、說文正字、荀子、及列子卷尾、皆捺王府之印、其餘三通則

無、而經筵之圖章、則八通並捺之、予觀其所捺朱色、通典、姓解、傷寒論所捺、視他五通、其朱色稍新、蓋似鈐押有前後、嘗見高麗所覆雕、紹興刻鮑注國策、字貌謹嚴、而槧法則微遜、蓋爲元末明初仿刊、而其卷首有經筵印、又嘗讀祕府之書、壹號御庫、有韓本溫氏隱居助道方服藥須知一卷、首有嘉定丙子中秋日學道隱居溫大明自序、目錄次、有右杭州德夫刊行本記、而四周之用單邊、界長之不一、板心票題、及字數頁數之書以草字、而其紙質字躰鐫法、絕與洪武之播芳續集、（祕府二號御庫收之）及建文之孔子家語（古澤氏舊收、今歸于我插架、）相類、蓋爲明初高麗覆元本、而此亦卷首、有經筵圖章、而二書所捺、其朱色却古、更無輕挑浮薄之躰、予惟、王府之印、爲當日所捺、無復可疑矣、惟夫經

筵之圖章、則朝鮮歷世所用、恐非高麗之舊、且隨時捺之、似不可確論其時矣、

韓非子二十卷 明正統道藏萬曆道藏明本以下數通

韓非之書、其篇卷則漢志法家五十五篇、梁庾仲容子鈔子鈔久亡、此据宋高似孫子略所引、二十卷、隋志二十卷目一卷、注云、梁有韓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晁錯撰亡、津田鳳卿解詁、疑晁氏貴刑法、故坿見于此、今案漢志晁錯三十一卷與韓子同列於法家、今注入於韓子之下、故鳳卿疑之、然檢隋志之例、當時逸亡之書、並坿注其似類之書、何獨於此條疑之、舊唐志二十卷、新唐志韓子二十卷、注云韓非尹知章注韓子、注云卷亡通志藝文略韓子二十卷、唐有尹知章注、今亡郡齋讀書志二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同、注云、漢志五十五篇、今同、宋志同、文淵閣書目、韓非子一部十冊闕、國史經籍志、韓子二十卷、李瓚注、其餘魏書公孫表傳、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卷、北史公孫表傳、表詣闕、上韓非書二十卷、馬總意林、韓子二十卷、司馬貞史記索隱、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張守節史記正義、韓子

二十卷、王堯臣等崇文總目、馬端臨文獻通考同、陳第世善堂書目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三篇、錢曾也是園書目、韓子、二十卷、述古堂書目、韓非子二十四卷、四本、影抄宋刻本、今案、顧千里識誤序云、宋槧與述古堂影抄正同、則今本書目云、二十四卷四本者、有誤也、蓋涉四本之四、而衍四字耳、則知、漢宋所傳、篇數及卷帙、正與今本同、但索隱三字、當作五字、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五十六篇、六字當是五字誤寫、元至元三年、何犿上言云、五十三篇、蓋闕姦劫篇、與說林下篇、而陳氏所錄、則據何氏本也、其注本、則尹氏注、新唐志已云卷亡、今通行注本、則何氏曰、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瓚爲何代人、犿未之言、然王應麟在宋氏製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而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今行注文合、楊權篇注云、不識理道、又

云、難以爲理、治即唐高宗諱、唐避治改理、則此注、是唐人所爲、未經後人改攙者也、國史經籍志、直標曰、李瓚注、即是襲何氏之言巳、非別有所依據也、其題名則、唐以前韓子韓非子並稱、宋以後、多稱韓非子以分韓愈、顏氏家訓、意林、李賢注後漢書李憲傳、姓氏急就篇宋乾道本、文淵閣目皆稱韓非子、是非近世俗號也、其傳本、則有宋乾道刻本、是清翰林夏邑李書年所藏、詳見於吳鼒序、此本第十四、失其第二葉、以述古堂所藏影抄宋本補入、見顧氏識誤序、徵、愼、殷、恒、貞、弘、玄、眩、絃、泫、桓字缺筆、又多晉、齊、稱、李、国、弥、弃、得、尽、（養新錄引示兒編、）等、省筆俗字、有影抄宋本、清錢遵王所藏、見述古堂書目、今案、據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則斯本影抄乾道本者、顧氏之就李氏藏本開雕

時、卷第十四有脫葉、据玆本補錄、覆乾道本、清嘉慶年中顧廣圻、覆李氏家藏本而刻之者、有宋本、盧文弨群書拾補所引、今案、盧氏据馮舒已蒼校宋本也、非觀宋本面目、詳見馮本之條、又有宋本、明馮舒已蒼所見也、與乾道本異、有明馮舒已蒼校本、盧文弨云、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今案、据此言、則非別有馮氏刻本也、盧氏偶得馮氏手校張氏刻本、而知宋本道藏本之同異耳、非手自點檢宋本道藏本也、盧氏雖引馮氏之說、而未嘗引所謂馮本者、是可以證別無馮氏所刻本、且盧氏自閱宋本道藏本、則馮校已屬贅物、何別揭而示之、故予以爲、盧氏非手自點檢、宋本道藏本者也、葢馮氏所見宋本、與乾道本異、而別是一種宋本、初見秦篇、世有三

亡、馮氏所見宋本、作二亡、乾道本則作三亡、是可證、又十過篇引宋本、有與乾道本異者、又初見秦篇、一戰不尅而無齊、乾道本如此、趙用賢本無作不、馮氏引藏本作無而不引宋本、是失校所致歟、抑亦馮氏所見宋本、與乾道本相異之證也、馮氏、名舒、字巳蒼、明末人與錢遵王交親、其手校張說之文集、今收在祕府、又有道藏本、是祕府所收、實係於德川氏時毛利高翰所獻、明萬曆刻本也、又有正統藏、詳具於下條、又有仿藏本、以其脫胎於正統道藏、故謂之仿藏本、萬曆中所刻也、半頁十行、々二十一字、注双行二十一字、每卷題韓非子卷之幾無序跋、卷首載韓非小傳一葉、及評韓非子語一葉、注語與正統藏本同、欄外無評語、卷十三、卷十五兩卷末、出卷中難讀字音猶

如釋典之式、道家倣釋氏、不一而足、是明氏刻道藏時所加、而玆本載之、與正統藏本同、是亦玆書出於正統道藏之證、卷十六標題下方有虧四二字、是千字文次第、與正統藏合、祕府道藏及正統藏韓非子序、無非字、而此改作小傳二字、可知、据道藏本、間有校改、乾道本趙用賢本、每卷首、列擧其卷中篇名、此本不列擧、與道藏本、及趙王同校本同其式、又有趙用賢本、明萬曆十年校刻宋本、所謂管韓全書本是也、王世貞有總序、趙氏則各書有序、淸嘉慶中十子全書、收趙本韓非子、兩序混殺、上半截趙序、下半截王序、照之於原本、而錯簡之迹、可尋知也、皇國延享中、校刻趙本、捨趙序載王序、蓋從王氏續稿所補正錄入、但第二葉脫三字、衍一字、故第三葉之文躍入

於第二葉中、且捨趙氏之本序、而錄王氏之總序、洵爲無謂也、又有
王子輿本、是所謂十子全書本也、依趙本、而其序則混殽、已辨於上、
十子全書、有黃丕烈總序、載其全書之目凡九種、無韓非子、又總計
之曰九子不言十子、因檢總目、有韓非子、則知王氏初彙輯九子、而
黃氏序之、其後獲趙用賢本而收之也、但未及追改其序耳、又有門
無子本、四庫提要所收韓子迂評是也、案、無名氏萬曆十一年迂評
序、載門無子之語云、比閱吳郡趙先生本、則篇章具在不亡也、予謂、
吳郡趙氏、即趙用賢也、提要云、門無子不見趙用賢本、蓋據門無子
本刻於萬曆六年、趙本刻於萬曆十年、而云爾、然玆序、題萬曆十一
年、則定知門無子見趙用賢本矣、提要所錄、偶佚其序而已、說林下、

三虱相與訟條下、迂評云、考班志、說林原有上下二篇、自伯樂教二人相踶馬至此、何氏本已亡失、晚得吳郡趙先生本、悉照補入、仍依何氏本合爲一篇、凡補入一十六章、是可謂顯證、提要之言、極粗矣、但迂評從何本分卷、不盡從原本耳、又有張鼎文本、盧文弨引之、不精、又有黃策大字本、盧氏引之、此本有注、又有淩瀛初本、盧氏亦引之、蒲坂圓增讀韓非子序云、關松窓借淩瀛初訂注本、是也、今其凡例云、不佞遍覓諸本、止陳氏迂評、趙宗伯本稱善、陳祖何犿、而趙宗宋本也、今案、據此語則此本是出於趙用賢本之後也、又有吳勉學本、所謂二十子全書本是也、流傳稀少、又有黃之寀本、所謂十九子全書本也、今觀其體式、與吳氏刻本、全相同、但未知其孰先孰後耳、

改換其姓氏、署以已名、明人所爲往々而如此、何其陋也、又有孫鑛評點本、有評有批、刪去舊注、盧氏以爲俗本、不採入其校本中焉、又有趙世楷重訂本、蒲坂圓增讀韓非子序云、并四明借趙世楷重訂本、今案、趙王同校本卷首、載趙世楷天啓五年凡例五條、其第一條云、向稱陳氏洎趙宗伯二本最善、陳祖何犿、而趙宗宋本、茲刻互證於二家云、又案、陳陳深、趙趙用賢、向稱云々、謂凌瀛初本凡例也、世楷字繩美、錢塘人、又有趙如源王道焜同校本、如源字濬之、道焜字昭平、此本有何犿舊序、有王氏重刻序、欄外錄載趙用賢、孫鑛、張榜、陳深、茅坤、劉辰翁、揚慎、王維禎、陳仁錫、韓退之、焦竑、及無名氏評語、惟卷一一處、有汪道焜評、攷明史文苑王世貞傳、有汪道焜字伯玉

者、世貞同年進士、與王道焜自別、則汪當作王、而無名氏、恐是如源道焜兩家之評、亦不可知、又有秦本、未見、盧氏引之、又有張榜本、所謂韓非子纂、乃管韓合纂是也、節畧本文、僅爲上下二卷、欄外往々有評語、開卷題金陵張榜賓王纂、門人朱士泰序云、管敬仲韓非非倫也、而趙汝師合刻之、而吾師合纂之云々、又有明葛鼎本、明十行本、俱未見、孫星衍祠堂書目載焉、永懷堂本十三經注、署葛鼎名、即此亦永懷堂所刻也、我國有延享丙寅刻本、依趙用賢本而刻、但誤脫甚多、又有弘化乙巳朝川鼎、覆顧千里刻本、其傳注則王充論衡、有非韓篇、後漢書劉陶傳云、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北史李先傳稱、太宗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北魏書本傳、無論字、）蓋韓子書中、

往々先經後傳、先列其日、而後書其解、殆如後世連珠、則其躰已兆於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梁玉繩云、疑是六反八說八經也、今案、十過內外儲說獨然、然不符二十二篇之數、則先所稱韓子連珠者、未詳果爲此書否也、尹李二經、已具於上、何犿注本、迂評載之、門無子自序稱、得何犿本、字々而讐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則犿之注本、已非完存也、盧文弨群書拾補、以趙本爲勘本、別引馮舒校本、張鼎文本、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宋本、(馮氏校本、辨具於上、)道藏本、(馮氏校本、辨具於上、)一本、(似趙王同)校本、三本、(張凌黃三氏本、)別本、(見三守篇、蓋亦趙王同校本、或迂評、)秦本、(未知誰氏、)本、(內儲說上引未知誰氏之本、)顧廣圻乾道本識誤、所引凡四、曰藏本、曰今本、(即趙用賢本)曰馮舒校本、(內儲說上引、)別本、(顧氏

以爲、別本異同、多妄改、不載焉、見亡徵、今案、別本指凌本、迂評、趙王同校本、皇國儒先以物茂卿讀韓非子爲首唱、以趙王本爲主、又有讀補、宇子廸著、見蒲坂圓增讀韓非子序、又蒲坂氏於初見秦篇引此書、戸崎允明、補訂小序云、物子讀韓非子、先生沒後、宇子廸、將務校訂、然素屬未成、則不能如之何、子廸既卒、蘐塾寥々、允明不自量、以校異同、獻鄙見、又有補訂讀韓非子、凡五卷、戸崎允明著、開卷有識語云、余所藏本、汝師所校、今案、戸崎氏藏延享仿趙本也、故王序有補訂、而趙序、則無一言及焉、又二柄篇舊注衆官、延享本官誤宮、戸崎氏云、當作官、是未見趙氏之眞本也、又有正誤、佐倉井太室著、見蒲坂氏增讀序、澁井孝德正誤一卷、見近代著述目錄、乃此書未見、又有增讀韓非子、蒲坂圓著、有刻本、又有

纂聞、圓著、再訂增讀者、蒲坂氏之書、以延享刊本爲底本、所引凡四、曰趙王同校本、曰淩瀛初本、曰趙世楷本、曰一本、未知誰氏、今案、稱趙本者、或指趙王本、或指趙世楷本、又有稱物趙者、乃趙王本、何以知之、物氏以趙王本爲主故也、又稱之物本、又稱之蘐園本、蘐園是物氏號也、增讀引物本、揭其同異、或有不與趙王本合者、予嘗於川越新井君所、觀物氏所藏趙王本、乃爲鈔本、故有誤耳、宜概而棄焉、蒲坂氏識見未足、而認物氏所引有語字爲一種、引曰物本、爲可笑、又有翼毳、備後福山太田方著、方與其子、親付活刷、印二十本、以趙用賢本爲底本、又有再訂翼毳、方著、間有傳鈔本、極尠、又有解詁、加賀津田鳳卿著、文化十四年刻、其注多出於蒲坂氏其書則以趙王本爲

主、其校本、引兪氏迂評、陳明卿評選本、楊升庵批評本、趙世楷凡例、亦引凡本、焦弱侯評釋本、孫月峰批選本、見於上、新鍥評林本、難言解詁、引品彙評林、豈謂玆歟、歸有光評選本、張賓王神駒本、張榜本、即是也、周延儒綺編本、明史藥有傳、凌瀛初校本、趙繩美重訂本、音釋批點本、聚星堂嘉慶刊本、其所謂舊刊、指趙用賢本、批本〔內儲說下〕謂張榜本、定字本〔解詁末卷綱領引〕未知指何氏、但其書、多俗本不可用者、而誇其博洽、以列擧其書名、適足以示其學之未熟也、又有校注、依田利用著、天保弘化間幕府侍講、是書於韓子注本中、最爲精核、其書以延享本爲藍本、又別以官本、指所謂仿藏本、昔昌平校亦藏一通、依田氏據之、故稱官本、趙王本、迂評本、凌瀛初本、乾道本、趙用賢本、一本、非指一種、校其同異、凡例云、無注本、刪節本坊刻陋本之類無取焉、而有可證訂者、亦不畧也、槩以一本稱之、又云、通行邦刻本、與趙用賢本大氐相符、而間有小異、今姑依通行本、今案、邦刻本、即趙用賢本也、但一二以別本校改者有之、又偶誤脫者亦有之、故致小異、非別本也、依田氏學業之精、邦人所希見、是可

以見其一斑矣、先大夫與清蕭敬孚書、極推重之、其書之精亦可知也、先大夫嘗獲之、乃使大學圖書館、傳鈔一通、非蒲坂太田諸氏所能及、予所校韓子、其精者、更有三通、二通爲道藏本、一通爲舊鈔本、道藏本者、一則明正統藏本、一則明萬歷刻本、故御府道藏各處云、見於董思靖道德眞經集解等大明萬曆戊戌年七月吉旦奉旨印造施行、可以知其刻時也、而正統藏則卷第十三十五末、有釋文、他卷無、曰、軺迢、珥耳、鬻育、臝裸泫炫、裔聿、騶鄒、廄臼、領汗、樗樞、售受、齕黑、緜衰、霤溜、媼襖、詘屈、組阻隕殞、痙剄、髀陛案、廣韻、上平無韻、樗作檽、丑居切、虞韻、樞昌朱切、據此、樗樞非同音矣、又入聲麥韻、核下革切、沒韻、齕昨沒切、據此、齕核非同音矣、至於洪武正韻、則上平四魚韻、樗樞同窠同書、入聲二質

韻、收齕字、七陌韻、收黑字、此二韻相通者有之、孟子胡齕、朱子集注音核、核字收於質韻及陌韻、是其證、據此、則玆釋文、明藏所加也、朱注音、非宋時之舊、後人以洪武正韻、所改竄者、往々而有、胡齕音核亦其一也、又卷第十五末云、畔半甽畎窳禹、侮武、笄雞、郄隙、樛鳩、鄢焉、囹鈴、圄語、蔆陵、隰習、佚帙、紝任、郛孚、櫓魯、案、廣韻、上聲九麌收羽窳、然非同窠、至於洪武正韻、則羽窳同窠、是可以爲朱明道藏所加之一左證、而玆文不載祕府萬曆藏、盖萬曆藏、出於正統藏、而不畫一也、顧千里作乾道本識誤、其勘本引援道藏本、蓋千里所見、即正統藏、正統藏、新井政毅君、藏韓子及殘本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首、有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碑牌可證、每葉十行、行大小十七字、予嘗

詳勘之於千里識誤、其失校之字不尠、千里以校勘榜標、而不及精
勘則何哉、但千里之書、雖有失校、猶視盧文弨、孫志祖輩、影撰妄改
之陋、則有間矣、予嘗以正統萬曆二藏、及舊鈔本、參辨其異同、時不
無一得、載在群書點勘中、顯學篇末、乾道本有爛脫、千里以藏本補之、而予所校正統藏、及祕府萬曆藏、並民聚瓦石下、有欲以擊禹也五字注、而顧校脫之、此其一例、舊鈔本者、慶長前後鈔本、未知其所原何本、然以其
異同攷之、大抵依元明間刻本、要非絕佳種矣、
明之殿刻道藏、英宗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一刻於內府、周弘祖
古今書刻所載即是也、嘗偏檢祕府皇明英宗神宗兩朝實錄、不載刻藏之事、半板五行々十七字、
注同本文大書、但低一格、或又間有雙行分注者、其書裝成綫縫、字
大如錢、四周雙邊、界高八寸幅六寸、新井君政毅收韓非子一書、開

卷即有碑牌、繞以昇龍、上冠御製二字、碑誌曰、天地定位、陰陽協和、星辰順度、日月昭明、寒暑應候、雨暘以時、山嶽靖謐、河海澄清、草木蕃廡、魚鼈咸若、家和戶寧、衣食充足、禮讓興行、敎化修明、風俗敦厚、刑罰不用、華夏歸仁、四夷賓服、邦國鞏固、宗社尊安、景運隆長、本支萬世、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再刻於萬曆戊戌七月吉日、祕府所儲即是也、行字則同正統本半展五行々十七字、但改綫裝作梵夾、字樣稍少、行字亦比正統本微密、上下雙邊、左右無格、偏檢全帙、化號一靈寶半景齋儀、草號一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第一、木號一太上慈悲九幽拔罪懺第一、賴號一靈寶玉鑑目錄、萬號一同書第十七等各帖開卷亦有正統碑牌、（餘帖猶多）其文同正統本、而碑格則

高九寸横四寸一分、而各處帖尾又有木記、上署御製二字、下云、大明萬曆戊戌七月吉旦奉旨印造施行、而其葢號九靈寶玉鑑、(卷四十三)水號十一同書、(卷五十一五十二合卷)玉號十二同書、(卷六十四)出號七同書(卷七十二)等各帖尾所題萬曆木記、則係於後人鈔補、嘗觀毛利高標草月樓佚書叢鈔殘帙、董思靖道德眞經集解末有高標手跋曰、依萬曆刻道藏經而鈔、猾賈去萬曆印記、以贗正統本、今據刻藏始末而補錄之、由是方知、明有殿刻道藏二、其萬曆道藏即以正統道藏爲藍帙、而正統藏則直出於宋藏、加之以元明人所撰也、故卷首尚存正統碑牌、獨於卷尾加萬曆木記而遇宋諱輙多爲之避缺也、夫書已從宋本出、是以雖其所校改亦復不尠、視今本則尚多舊帙矣、明李紳博

古堂藁云、道藏有南北、北藏係宋人舊帙、南藏乃明洪武初金陵某道觀所重編改竄、嘉靖間繙經廠取以重刻、仿釋藏亦改爲梵夾本、彙刻書目引此文無洪武二字、予未見其所謂北藏者、又未見洪武刻本者、然據文案意、紳則似誤正統爲洪武、以萬曆誤爲嘉靖矣、且雖道藏有南北、卷帙有多寡、明初所存則同是宋藏也、其點校之善舊本之多、豈明人所能會輯乎哉、且攷萬曆藏洞神部有明太祖御製道德眞經注、又有明御製玄敎樂章、可知是皆正統雕鐫時所編入、其謂明洪武初云々者非是也、甞讀清儒之書、如畢沅阮元莊逵吉孫星衍盧文弨顧廣圻、或引正統藏、或引萬曆藏、然今精勘之於正統万曆二藏、有符者有不符者、其間標爲正統藏者、却有與萬曆藏合者、意者清儒

所校道藏並皆爲其殘本、故其誤認萬曆藏所冠、正統碑牌、以爲正統藏者蓋當必多矣、黃蕘翁若以袁壽階五硯樓殘萬曆藏、誤爲正統藏、是其尤較著者也又案、李紳据內繙經廠書目而言、故致此誤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八卷　明道藏本坿舊鈔本及明本以下數通

予讀韓非之書、慼以其係於法術家、既尠誦習者、遂致譌奪、故其所論著、視他書、頗爲詳審、又讀淮南王之書、悲其以肺腑之親、贍之以博大之學、而至東京、已無傳其所謂外書中篇者也、然非之被厄、不爲無故、安也獨克、與八賢二儒、討論道德、總統仁義、其爲學、雖近老子淡泊無爲、文字詳贍、歸宿醇正、亦可謂諸子堯楚矣、然其父其子爲驕夫所妬、戕及其身、不能自振、傳及後世、莫有諒其委曲者、尤爲可悲、其篇帙則、漢書云、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易家、淮南道訓二篇、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

篇、顏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天文、淮南雜子星十九卷、高誘叙、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著此書、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梁諮議參軍潁川庾仲容子鈔二十二卷、子鈔久亡、此据高似孫子略所引、隋書經籍志、雜家、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舊唐書經籍志、雜家、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鴻烈音二卷、高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雜家、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鴻烈音二卷、宋史藝文志、雜家、淮南子鴻烈解二十一卷、淮南王安撰、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子十三卷、鄭樵通志畧、雜家、淮南子二十一卷許

愼注、又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鴻烈音二卷、崇文總目、雜家、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愼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淮南子二十一卷、安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後漢許愼注、愼標其首、皆曰間詁、次曰淮南鴻烈、自名注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眞、天文、墬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畧、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宋景濂諸子辯引同、李氏書目、即李淑邯鄲圖志、讀書志、載有十志十卷、崇文總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高似孫子畧、讀其書二十篇、々中文章、無所不有、洪邁容齋續筆、今所存二十一卷、宋景濂諸子辯、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今所傳共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國史經籍志、雜家、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許愼

注、又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鴻烈音二卷、讀書敏求記、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此從宋刻影摹者、流俗刊本、作二十卷、踳駁尤甚、可知淮南二十一卷、至宋始佚其數卷、然所見互不同、當時陳振孫載完本、其書、正與今本符、則非全佚也、嘗謂舊唐志商詁、即許愼注本、商當作間矣、高似孫錄二十卷之書、是直指淮南本書二十卷、葢據要略著書二十篇之文而言、一卷即要略、其叙目也、其例如揚子法言、王符潛夫、以叙目別爲一卷、附之卷尾、明俗本之分爲二十卷、則又與似孫指爲二十卷者自異、㢊氏子鈔、錄曰二十二卷、二字恐是一字筆誤、依是觀之、淮南內篇二十一篇、未嘗亡也、而其中外二篇之文、則高誘在東京、已稱外篇十九篇、不及中篇、而子鈔隋志以下、並不著錄、則知其

亡佚、亦已久矣、其篇名則西京雜記云、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又見於本書要略、高誘叙稱、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詳此文、則蓋其初似單稱鴻烈、若號淮南子、或稱劉安子、而不連言淮南鴻烈、隋志以前、無連言之者亦足以證矣、魏徵撰群書治要、亦單稱淮南子至於劉昫舊唐志、始連而言之、莊逵吉、據高序、有劉向名之淮南文、以淮南名、爲向所定、予惟、安所著、其名有三不能一、故向校上時、定名淮南耳、非改鴻烈爲淮南也、且莊氏、雖以子字、爲後世所坿、然漢志既有老子莊子之目、蓋原題已然、非後人增益也、其注則、有許愼、有高誘、有應劭、劭所注、僅見文選注、讀畫齋所收、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今則散佚不傳、

許高二家注本、則隋志以至通志畧、皆竝錄之、郡齋讀書志始不載高誘注、則誘注之佚、蓋在宋氏矣、然今觀淮南之書、其注題許愼記上、序則冠以高誘注本序、其故殆不可曉、陳振孫在宋、已言其不可解、四庫提要則曰愼注散佚、傳刻者、誤以誘注題愼名也、觀書中、稱景古影字、而愼說文無影字、其不出於愼審矣、夫不出於愼、則是爲高注也、然以說文無影字、直斷爲非愼、是恐屬武斷、蓋古書有後人改竄、一句一節之大、尙且有攙入增改、即執一字云々、似不可爲確論、即就淮南而言、高誘序稱、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又顏氏家訓風操篇載、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案、脩之訓長、皆攸之假借、說見段氏說文攸字注、）予讀淮南之書、天文訓云、衡長權藏、道應訓稱、築長城、由

是則脩作長、即後人追改乃景古影字三字、亦不可爲非後人追增也、且此語、見茅本淮南子原道訓注、而道藏、劉績、莊逵吉諸本、並無此注、則是固不宜引證矣、經籍纂詁不收此解、可謂有識矣、況景字之始加彡作影字、昉于晉葛洪字苑、見顏氏家訓書證篇、則漢人固未知影字也、（王鳴盛尚書後案、惠棟九經（尚書）古義、皆誤、）是提要、將併高誘注、抹殺之也、提要所說之不可通、不亦的確而明灼乎、洪亮吉漢魏音序則、以淮南注語音讀、與許氏說文相同、爲二注殽亂者、莊逵吉亦以爲、後人誤合兩家爲一、然二氏之注本、宋初尚別行也、故太平御覽、尚分錄二注、崇文總目分載二注、而今日、其後二注混亂、恐非事情也、且一書而合綴二注者、古或有之、至謂一篇之中二注混亂、且事爲出於宋以後、益非

事情也、予惟、今所存二十一篇之中、繆稱訓、齊俗訓、道應訓、詮言訓、兵略訓、人間訓、泰族訓、要略八篇注本、則蓋爲許愼、其餘十三篇、恐屬高誘注本、蓋宋時所傳高誘注、適缺此八篇、乃以許愼注本、補綴之、其後許高二氏足注皆亡、獨傳是本、後人又以愼先誘、故妄改誘題名、盡爲許愼題名也、（以理考之、其初八篇、題愼名、十三篇題誘名也）何以言之、高誘序是書云、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幷擧音讀、又云、其所不達、注以未聞、誘之注是書也、每篇解讀甚詳、莫一篇無解讀、一字而兩見、如胥讀紲綃、（原道訓、俶眞訓、）距讀距守之距也、（原道訓、本經訓、）者有之、而至繆稱訓以下八篇、則無一解讀、且誘之注、經二十餘年而成、又自製其序、則決非未定之藁、而八篇無解讀、與他篇不同、一證也、齊俗、

訓注本、終篇不出音讀、而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條、太平御覽引誘注云、煬炙也、向竈口自溫、煬讀高尙之尙也、又兵畧訓、爲之以歙、應之以張條、御覽引、有注云、歙張弛也、歙讀如脅、而諸本皆不載此二注、夫御覽成於宋初、當時二家注本尙儼存、今直標其爲誘注、其爲誘也確矣、而今本則曰煬炙也、推而攷之、則誘注之每篇載解讀、今本之非誘注、亦可知矣、而顏氏家訓音辭篇亦稱、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愼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則益可以證其每篇必有解讀也、二證也、古書傳注、各有體例、誘注是書、篇題下必注云、故曰某某、因以題篇、繆稱訓以下八篇、皆並無故曰某々、因以題篇八字、通行本、皆有故曰某某四字、八篇並同、獨道藏本、併故曰某某無之、然藏本自宋刻出、尤爲近古、今從之、其

體與他篇不同、三證也、太平御覽所引獨於八篇經本、及注語、最多異同、道應訓、莊王許諾下、御覽引、有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十三字、又南望料山、御覽則作獵山、兵略訓、嘗與共工爭矣下、御覽引、有天柱折也四字、又至於不戰而止、御覽作至於不戰而心服、人間訓、揚劍提戈而走、御覽作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又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御覽作以爲傷者戰鬭者也、不傷者爲縱之、傷者受厚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又注文則繆稱訓、以國與人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道應訓、好求技道之士下、御覽引、有士有術者、無不養七字注、詮言訓、人生於無下、御覽有注云、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

形也、兵略訓、毋收六蓄下、御覽則引、有無聚所征國民爲採取、無收
其六蓄以自饒利注、他如小異同、蓋不追指縷矣、況如詮言訓、以數雜
之壽及其注、雜匝也、從子至亥、爲一匝、道藏本從上、有人生子三字、御覽引、作以數
匝之壽、有注云、匝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
下之亂、猶泣、不能使水多也、兵略訓、不相撚注、撚蹂蹈也、御覽引、撚
作蹍、注云、蹍蹀蹈也、又、夫栝淇衛箘簵及注、栝箭括也、淇衛箘簵箭
之所出也、御覽引簵作簬、注作箘簬箭竹也、出于淇地衛箭羽也、又
腐荷之矰、注、矰猶矢也、御覽則矰作櫓、注作櫓大盾也等、其經本顯
與今本不同、而注意亦頗異矣、而御覽、則間有署其爲誘注者、即今
本之非出於誘、亦可知也、四證也、十三篇之注語、詳審繁贍、無復餘

蘊矣、而八篇則簡精、無一語羨餘、今見太平御覽所引、繆稱訓以下八篇、其注文繁瑣、與他篇不異、五證也、天文訓、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今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又云、先師說然也李石續博物志、及御覽、引高注並同今注、御覽又引許愼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李石又引許注、與御覽合、今本續博物志、作許愼說文、誤矣、洽檢說文、無此文、蓋本作許愼注、後注訛作說、又遂安增文字也、華嚴經音義、則引淮南許注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仰月則得水也、其文雖與御覽所引許注不同、意則相同、由是而觀、則御覽所引、高誘注本、皆同今本、而八篇之注、與御覽高誘注不同、又、先師云々、則又與高序、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及深思先師之訓合、六證也、郡齋讀書志云、愼標其首皆曰間詁、次曰淮南鴻

烈、自名注曰記上、今注本皆無間詁字、獨道藏本、及原本於道藏者、要畧首尾大題、並作淮南鴻烈要畧間詁、此其出於愼注之確證、蓋七篇並删去間詁二字、此適遺也、間詁之義、孫馮翼云、未詳其義、案、間詁、當是猶曰粗解其訓故矣、七證也、齊俗訓注、刻臂出血、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云、契、刌臂出血也、（刌與刻通、釋文獨節錄許氏契字注、）又若俔之見風也、注云、俔、候風雨也、（雨、道行本作者、道藏本作雨、）世所謂五兩、（兩下、道藏本、有者也二字、）文選注引許注、俔作綄、見作候、注云、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古綄見、因字形相混、）泰族訓注、楚爲九龍之簴、以懸鐘也、御覽引許注、作刻簴爲九龍懸鐘也、賈子云、毀十龍之鐘也、要畧注、族聚也、御覽引作許注、又注、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道藏本、呴作句、）御覽引許注、呴作雊、注云、鐘聲如雷震、

雖皆應之、依是觀之、雖有小異同、御覽所引、許愼注本、皆與八篇今注合、且御覽所載十三篇高誘注本、皆與今本相合、所引十三篇許愼注本、與今本相異、而其所引八篇許愼注本、大抵同於今本、高誘注本、則全異於今注則知、今行十三篇注本之出於高誘、而八篇之係於許愼注本、不亦明々而的確乎、予攷宋志、載誘注殘本十三卷、則宋時官本、已缺其八卷矣、於是在位人、以許注簡、而高注詳、又高多出於許頗相似、姑取許愼注本補足之、其後、許高二注本皆散佚、後之刻是書者、不肯就民間諸本、乃取官本傳刻之、後又民間諸本亦並亡滅、獨存官本傳刻、乃今所傳者、即是也、予故固曰、許愼存八篇、高誘存十三篇者、實爲此也、而郡齋讀書志、載有零本十七卷、

則當時尙未合併也、直齋書錄解題錄足本、而始疑序注不相符、依是則二家足注之佚、而合併本之獨傳、恐在宋中世以降、或曰、是書注本、有前後扺捂者、有與誘注呂氏春秋相格忤者、且其音讀、間有與許氏說文相符者、蓋非許氏注本、則恐係二注混亂者、攷許氏後漢和帝永元中人、高氏、盧植之弟子、獻帝建安末、官河東監、是書始成、永元之與建安、相距殆百二十年、許沖所表上、說文解字之出已久矣、高氏注呂覽、其音讀則間採之於說文、何獨於玆書疑之、且其注呂覽、與注淮南、時已不相同、則記聞有加、又何相等哉、鄭氏之注三禮、前後不相符、以講義於互出也、則是書有不符者、亦蓋錯出互見、以解其義也、不然、淮南之注、實先於呂覽注本、而大汾冥阨淮南作澠

阨、條、於墜形訓則曰、大汾在晉、又云、今弘農澠池是也、於始覽篇、則卻曰、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前云聞之、後稱未聞、非道理矣、此蓋或錯出見義、或臨文解義、故不相同、漢人之注體乃然也、予惟鄭氏之箋詩、原諸毛傳、詳而不雷同、誘之注、必取之於愼語更加詳審、義則間有相異、猶鄭箋之於毛傳也、先儒不達、徒事聚訟、亦見其惑也、又案、人間訓注、以一反兩也、御覽引、兩下、有稱字、云、音揭、諸本皆無之、則宋初注本、必有此數字、然音切之法、起于魏孫炎、當時尚未有、恐後人所妄增也、不啻止此書、漢人注本間有音切、孟子、於答是也何有、趙注云、於音烏、歎辭也、又、鄭氏禮注、亦有一二音切、蓋趙注因孫鎰音義有云、丁張並音烏、歎辭也而誤增、鄭注涉釋文坿

刊而混入耳、且道藏本、頗載音切、齊俗訓注、忮害也下、藏本有音寘二字、又必有管屬跐下、道藏本、有音此二字注、又注蜻（藏本作靑）蛉也下、藏本有音予音務四字、又日月之所照詎下、藏本有音告二字注、又角觹下、藏本有魚沼反三字注、又草蒭下、藏本有音出二字注、又故剞劂銷下、藏本有音剞二字注、又以嚂下、藏本有音藍二字注、又道應訓、大司馬捶下、有視果反三字注、又注、豻、胡地野犬也、（藏本有也字）豻上藏本有音岸二字、又齤然而笑、齤下藏本有音拳二字注、又錣上貫頤錣下、藏本有音針二字注、又注干國在今臨淮、藏本干上有干音寒三字、又以亶其家、亶下、藏本有音丹二字注、夫齊俗道應二訓、及人間訓、即予之所謂、注文簡精、與他十三篇異、而不載解讀者也、

而御覽引人間訓錄其音、道藏本、獨於齊俗道應二訓擧音切、而他篇無見者則何也、豈非以當時、別有淮南音切之書、御覽則兼收之、御覽之例、注本各異者、別揭採錄、而音切之書、附之於注文之下道藏本則刻其原本者、見八篇缺解讀、欲取以補之、而當時他篇皆佚、僅存二篇、故獨載齊俗道應二訓音切歟、唐志有高誘音二卷、或謂此也、予恐後人、觀茲書有音切、復襲四庫提要之誤證、故併辨之、其傳本則、有舊鈔本、紙墨不甚精、惟字樣則極勁遒、確乎永正以上之物矣、烏絲界欄、半葉七行、々二十字、注双行、二十一二三字不一、分卷二十一、異同則却與道藏本相類、匡玄敬桓樹皆闕末筆、蓋原於宋刻也、又有道藏本、是祕府所收明藏本而係德川氏時佐伯侯毛利高翰所献、莊達吉自云、以藏本比校、而

迨予校祕府之書、對讐諸莊校本、其異同、何紛然羨出於莊校本之外乎、意者、彼所校猶未精、遂有失校之字歟、將所謂道藏本者、有落頁歟、然甘泉錢警石泰吉云、嘗取莊氏刻本校之藏本、頗多訛脫、則有識者、已知莊校之不精矣、祕府道藏本、爲卷二十八、原道、俶眞、天文、地形、時則、主術、氾論、各割爲兩卷、即凡得二十八卷、道家視釋藏之大、而健羨之、欲駕而加其上、故分析而增多其卷帙、以爲侈夸之術耳、莊氏自稱、以藏本校、而莫一言及其卷帙、則何哉、益見其不精也

首有高誘序、卷端題淮南鴻烈解卷之幾、次行署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臣愼二字小書、次行篇題、二字低頭、分析七篇則篇題下、各加上字下字、其異同之大者、別具於群書點勘、曆作歷、筐匡恒缺筆、乃

知、其原於宋本也、原道訓、分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以下爲下卷、俶眞訓、分夫人之事其神以下爲下卷、天文訓、分淮南元年冬太乙在丙子以下爲下卷、地形訓、分東方川谷之所注以下爲下卷、時則訓、分孟秋之月、招搖指中以下爲下卷、主術訓、分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以下爲下卷、氾論訓、分徐偃王、被服慈惠以下爲下卷、明之道藏、一刻於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再刻於萬曆戊戌七月吉日、改裝梵夾此本則萬曆藏、而祕府之所收、末篇有殘闕、今所存則四千一百一十五帖也、又有劉績補注本、分卷二十八、每卷題漢太尉祭酒許愼記上九字、臣字無　蓋自道藏本出、末卷結尾、有識語云、右淮南一書、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愼子山海

經、爾雅諸書、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故其文駁亂、序事自相舛錯、漢許愼記上、而高誘爲之注、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四庫提要云、愼遠在其前、何由記上誘注、今案續文、蓋謂、愼標題進呈、未及下注、誘乃就愼本、自下其注耳、則續說自是爲一家言、似非以坿會可論、）故稱職稱臣、先儒誤以爲愼注、又疑非誘注、按注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注明矣、其書雖無足取、然論律呂而存古樂、論躔度而存曆數、天文地形、亦有當留心者、舊本誤訛、自誘注時、已不能辨、如以禁苛爲奈何類甚多、暇中據他書補數百字、改正數百字、删去百字、其疑者仍存、難釋者、草々書數語釋之、易用心於博奕云、時弘治辛酉蘆泉劉績識、今案、予所目覩補注本、凡有二通、一通、王溥校刊本、半頁九行、々十七字、注双行、置圈以別補注、一通黃焯校刊本、半葉十行、々十八字、注双行、置圈以別

補注、黃本每卷、署江夏劉績補注、王刻則無江夏二字、莊逵吉校語、不引劉績補注、蓋未見劉氏補注本也、何也、假眞訓注、芥中也、逵吉云、案、中疑艸、今按、劉本中作草、逵吉、若見劉本、則又何用案語之爲、當時傳本少、而不及引用歟、然提要淮南子條引之、則非亡佚也、但總目不收補注本、則蓋當時以爲坊本不足採錄也、然以予觀之、其注間有可採者、非一概可弃也、劉績、明史無本傳、四庫提要則云、三禮圖四卷、明劉績撰、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鎭江府知府、又云、管子補注二十四卷、明劉績撰、績有三禮圖、已著錄、明有兩劉績、一爲山陰人、字孟熙、千頃堂書目載此書、(案指管子補注)於績名下、注江夏人、則爲字用熙者、無可疑、坊刻、或題曰宋劉績、誤也、又云、霏雪錄二卷、明劉績撰、案、說文有鎦字、而無劉字、績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今案、劉績淮南補注跋云、弘治辛酉蘆泉劉績、又黃刻題江夏劉績、則與三禮圖及管子補注撰人同、固無可疑也、又有茅一桂本、首載高序、次有萬曆壬午歸安茅一桂仲父序、云、彙藏經鈔本、參相校讐、攟摭經傳、而稍々爲之

損益、鴻烈之完善本也、云々、次目錄、次總評、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注双行二十五字、題淮南鴻烈解卷之幾、次行署太尉祭酒臣許愼輯、今校之於祕府道藏、異同盡相符、如覽冥訓注、文主在春秋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十五字注文完存、與道藏本合、言其出於道藏本者、洵然矣、而其小異同、則自序所謂、稍爲之損益者也、莊氏於此處、下校語云、藏本無、而今檢祕府道藏即有、未知莊氏所指道藏是何書、或以爲正統藏、然万曆藏、原於正統藏、不當錯誤如此也、又可以徵莊氏未見藏本也、且莊氏云十四字、四字當作五字、是書、比明人他刻、爲極精、非劉績茅坤諸本可比也、茅一桂、明王宗沐、茅坤批評本序云、鹿門從子一桂、又案、明志藝術類、茅一相、續欣賞編十卷、又檢天祿琳琅書目、荊川稗編條云、茅坤姪一相、即一相是一桂之昆弟、或一相是一桂之字、又有茅坤本、王宗

沐序云、鹿門從子一桂、故嗜書、業已訂淮南鴻烈解行海內、而鹿門子尤病其略、載取批評、又卷首有識語云、訂正一過、增輯各家題評、幷加以批點重刊、雖不記姓氏、當是茅坤之語、是本妄刪畧舊注、更加批評、始知王序所謂病其畧者、謂無批點也、即却取舊人成說、妄意改竄、又揭不相關之題評、坤之識、不及於從子一桂、遠甚矣、且雖識一桂本之畧、實以一桂本爲藍本、一桂總評、淮南王、南誤安、而此書亦然、可證矣、大抵、坤所刻、皆加妄批、改削舊注、予見其學之陋也、卷一卷二、並署歸安鹿門茅坤批評、開卷、先見其可厭也、半頁九行、々十九字、坤、明史文苑、有傳、又有一種刻本、本注並據茅坤刪注本、去其批點、又取茅一桂所輯總評十五條、加之於卷首、萬曆間所刻、界

行同於茅坤本、又有張象賢、汪一鸞同校本、是就前本、張汪二氏所校訂、半版九行、々十九字、卷首載高序、及總評、卷三、卷八、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九、卷二十一、凡十卷、明新安汪一鸞所校、餘則並係明姑蘇張象賢所訂、比之於前本、無甚異同又有一種本、每卷題明西吳溫博、茅一桂訂、上層、有茅坤評、蓋坊間、就茅一桂本、而載茅坤評語、遺其批點者、且不記坤之名、遽看之、不能知何人之評、卷首有總評、有總目、並一桂本之所有也、又有王氏序、乃批評本之所有、今此書、無批點、而有王序、亦可以知其爲陋本也、半頁九行、々十九字、以上三本、行字、並與茅坤本同、其所原、亦可知矣、又有朱東光本、即中都四子集所收也、四庫提要云、中都四子

集六十四卷、明朱東光編、東光字元曦、浦城人、隆慶戊辰進士、官分巡徐道、以老子在亳、莊子在濠梁、管子在潁、淮南子在壽春、皆中都所轄地、因與鳳陽府知府張雲登、裒而刊之、老子二卷、用河上公註莊子十卷、用郭象注、管子二十四卷、用房元齡注、及劉績增注、淮南、子二十六卷、用高誘注、時郭子章奉使鳳陽、每書各爲之題詞、其書刊版頗拙、校讐亦畧、又於古注之後、時々妄有附益、殆類續貂、遂全失古本之面目、書帕本之最下者也云々、予案、中都四子集淮南子今撿其書、葢出於劉績本、故分卷二十八、而茲本、以原道訓劉績補注、誤爲高注、是亦一證也、提要云二十六卷、而彙刻書目、收中都四子集、記淮南卷數、襲提要作二十六卷、皆謬矣、版心題中立四子集、

中立即中都也、大明一統志卷第七云、洪武三年、改中立府、定爲中都、七年改爲鳳陽府、可以證矣、開卷題許愼記上、高誘注釋、朱東光輯訂、張登雲參補、吳子玉縉校、記上注釋、並據劉績之言而誤、提要、張登雲、作張雲登、亦係於筆誤也、首有高誘舊序、次載郭子章題辭、云、郭子章曰、余讀鴻烈解、其篇目、始原道、終要略、而天文、時則、說山、說林纚々總々然、擎其大會、薈沉博絕麗之書也、自有子部以來、未有若是書、有理而且備者、豈史稱淮南好讀書、無聲色犬馬嗜慾他好、專精力於是書故與、抑蘇飛、晉昌等、相論次、而供繕之有人與、何其無普汜不際、無蝨首不及、無忽區不實、無嚶喋不貫、儲與扈治、今案、儲與扈治、見俶眞訓、四達無竟、若是之詳哉、文帝詔淮南、撰離騷賦、且要令、頃刻而成、

則又不假於大小山之徒者、其書當漢世已盛行、劉向爲之校定、許愼爲記上、高誘爲注釋章矣、淮南先是屬九江、今爲壽州隸中都、攀龍氏曰、余行州邑、望八公山之叢桂、思爲刊布其書、嘉靖間、壽州已刻淮南、顧未得高氏注本、相奎廣藏書、何以慰中都志而倂之、余曰唯々、余李建寧、得注本於長年家、今案、余曰者、相奎也、李理相通、猶言治也、建寧地名也、長年、舟人之老、詳見輟耕錄攜之行李、遂出以授梓、豈中都之士、今海內就奇觚者、嗜古如饑渴、於管子淮南二注本、莫不悇憚癢心焉、是刻所裨助學林廣矣云々、結尾不記歲月、又有鳳陽府通判蜀瀘李太和萬歷己卯跋、其略云、中都刺長張君攀龍、求得高注本於郭工部相奎、得房注本於王博士鳳翎、遂彙爲中都四子集、偕兵憲朱公、以文武才、輝備兵潁上、譚

剜之暇、即繙郡書以說、而尤注心四子、張君進是集、遂手爲裁訂、以授之梓、余承乏郡佐、略加參考、而與徽吳生子玉校證、遂刻之郡齋、云々、此所言、郭工部相奎、乃郭子章也、張攀龍、乃張登雲也、張氏亦有後序、結尾、有張登雲攀龍書五字、其略云、鍾離者、今所稱中都、寔我高皇帝龍興之地、又名臣將相之所産也、乃四子寔先開是、即土風博大以厚、而靈氣之來、信有自矣、不佞來守茲郡、得縱觀我高皇帝、與諸名世之遺烈、而又得讀四子也、於時觀察朱公、刻橡彙四子、命叙其後、云々、張序題云、叙中立四子刻後、李序題云、刻中都四子集叙、或稱中都、或稱中立、說見上、莊逵吉本脩務訓校語、引中立府四子本、乃是本也、斯本於提要、則雖斥之爲書帕本之最下、然注本完足、

古香藹然、遠在茅坤詒本之上矣、又有影摹宋刻本、見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未見、又有葉林宗本、呂氏春秋愼勢篇、畢沅校語引之、未見、又有葉近山本、敏求記、云、君之介弟石君、即近山、或是與石君同人、未見、莊逵吉天文時則覽冥校語引之、葢以其語攷之、林宗近山二本、並係二氏所手校、非別有二氏刻本也、其異同、略與萬曆藏相似、又有莊逵吉校定本、逵吉所序、不甚明晰、今逆其意而解之、以爲逵吉讀道藏所收淮南子、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於錢坫、々曰、道藏本、亦非全本、爰以手校本授之、是乃以道藏本、校訂諸本、非以道藏本、爲藍本也、逵吉據此本、傍證疏通、作爲定本、刻之於咸寧官舍也、既惜、今日不能知錢坫以何本爲藍本而校訂之、然據莊氏所引觀之、

盖非明本以上也、畢沅校正呂氏春秋序云、逵吉刊道藏足本、是言其概、實則校訂本也、予恐、初學之人、認是本、誤爲道藏眞本、故審辨之、莊氏之未見道藏、已條在於上、莊氏所見、尚有未可解者、假眞訓校語云、各本有濼波暴溢也五字、藏本無之、今案、藏本、劉績茅一桂諸本、無此注、茅坤本有此注、此云各本、則必非一本矣、是豈指從茅坤本所出、卑近之書歟、時則訓校語、引明本、亦未能的知爲明誰氏本、脩務訓校語引葉本、又未的知葉近山、葉林宗兩本之中、孰今所引、天文、時則、覽冥校語、引近山、則此亦恐係近山校語、但不能確論耳、又莊逵吉、嘗與孫星衍、校定三輔黃圖、收之於平津館叢書、檢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序云、若淮南王書、則及門莊知縣炘、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又澄清堂稿、載曉偕莊公子逵吉、舍弟星衡、至盩厔仙遊寺、觀玉女房、値莊明府炘、自𡌴柴坪回紀遊一首、則知莊逵吉與莊炘非一人、蓋逵吉作攷證、炘則取其本刻之也、莊炘嘗與孫星衍、校刊玄應一切經音義、見孫氏祠堂書目、且世多有之、和刻則、有寛文甲辰

石齋鵜子直訓點本、乃係就茅坤本所覆雕、但未能確知其藍本、蓋與茅坤本每行字數同、而行數異、或是所改行上梓、要之、覆刊明時坊刻者、

四庫提要、及莊逵吉並云、舊唐志有何誘鴻烈音、莊氏則云、劉昫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攷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一以劉志爲斷、今案、舊唐書之存於今者、惟明嘉靖聞人詮本最古、今撿其書、正作高誘、不作何誘、且歐公在宋、當時其書猶存、尚當逮見之、而曰高誘、則作高誘者是也、提要莊氏、皆見萬曆刻粗本、誤高作何、坿會之耳、不得執此以議歐公矣、但初學記、文選善注、及御覽引淮南、間載翻語切音、恐是隋唐人、依高氏音讀、改作翻語切音也、故尚題誘

名、但今不傳耳、予惟、鴻烈音二卷高誘撰者、隋唐人、就高氏注本、錄出其係於解讀者、改作切音別爲單行、其或如洪亮吉漢魏音乎、然淺學寡聞、未見嘉靖以上刻本、則予非敢正言、姑茲存疑耳、若夫決疑似定誤謬、永訂千秋、在後君子已、予豈敢、又焦氏經籍志、許高注本、及鴻烈音並載、然是徒據唐宋舊目而錄、非看原本也、

文選、揚脩答臨淄侯牋李善注、引桓子新論云、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又魏志、陳思王傳注、引典略、載楊修答王之言、云、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呂氏故事、人皆誦之、淮南則否、故

表而記之、

鴻烈之宗旨、在於老莊、然則其於孔子則何如、曰、俶眞訓云、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據此則譏孔墨者也、

淮南之書、全取文子、而雜出於呂氏春秋、老莊列、鄧析、愼子、山海經、爾雅諸書、（文子出於依託、已見班固漢志自注、然其依託、恐在淮南之前、蓋淮南引文子、冠之於首、然後下例證、猶劉向必引經本、而後陳自說、或以爲文子、剌取淮南、以製贋、此言恐非是、）予嘗謂、漢以前書多相類、據諸子校諸子、諸子於是乎始可以得讀矣、向予憂諸子難讀、取祕府道藏、及諸善本校之、又參校之、以諸子經本、自以爲、諸子不難解矣、乃茲揭淮南出典、及後人引据之大者、使後之君子有所稽、他小節、姑就原道一訓而言、如故植

之而塞于天地之與禮祭義及曾子大孝相同、禮植作置、于作乎、然大躰已不相異、故予稱之爲相同、以下倣之、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條、及稟授無形條之脫胎於老子、蹈騰昆侖、排閶闔天門之與易林比卦姤所云相同、飢虎可尾之又見於本經訓、夫井魚不可與語大云々出於莊子秋水、被髮文身之又見於禮王制等、是故貴者必以賤云々之濫觴於老子、音之數不過五之與孔子兵勢相類、其爲悲不惙々、惙々之出於詩召南、蘧伯玉年五十云々之脫化於莊子寓言、而抱朴子重言之又取原於玆篇夫許由小天下之見莊子讓王、跂行喙息之與下文及俶眞訓有小異、鄭會晋平公說新聲之見於韓非十過等、其神不嬈、々字之見於俶眞訓、出生入死云々之詳見於精神訓、今案、死生變化、猶如佛氏生死輪回之說、窺者生

浮、竄字之又見於齊俗訓等、如此類極多、然事既關於淮南經本、及注語考證、則非本篇所急也、故今不詳說

淮南出典考

原道訓夫道者覆天、至與陰陽俛仰兮、文子道原篇○是故大丈夫、至秉其要歸之趣、文子道原篇○是故聖人內修、至因物之相然也、文子道原篇○人生而靜、至而天理滅矣、禮樂記○人生而靜、至故莫敢與之爭、文子道原篇○機械之心、至非致遠之術也、文子道原篇○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文子道原篇○夫善游者溺、至故疾而不遲、文子符言篇○執玄德於心、至其唯心行者乎、文子道原篇○萬物有所生、至響應而不乏、文子道原篇○故得道者志弱、至達之原也、文子道原篇○欲剛者必以柔、至死之徒也、列子黃帝○夫執道理以耦變、至莫能與之爭、文子道原篇○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至聲之大宗也、文子道原篇○清靜者德之至也、至無匹合於天下者也、文子道原篇○布施而不既、至皆出一門、文子道原篇○至人之治也、至寡其所求、則得文子道原篇○是故聖人一度、至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文子道原篇○聖亡乎治人、至幾於道矣、文子道原篇○聖人不以身役物、至不惙々、文子道原篇○能至于無樂者、至至極樂矣、文子九守守弱○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同○志遺於天下也、至無非無是、同○故士有一定之論、至三者傷矣、同（此守弱文無）○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文子道原篇（此守弱文無）○若然者、至不利貨財、莊子天地篇○故以神爲主者、至而百事之變、無不應、同○

俶眞訓、有始者、至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莊子齊物論○陶冶萬物、至而生有無之根、文子道原篇○夫大塊載我、至可勝計邪、莊子太宗師○身處江海之上、至之下、文子

下德、又本書道應訓○神越者其言華、至必其有命於外也、文子精誠○是故聖人呼吸、至擧世而非之、不加沮、文子上禮○夫人所受於天者、至必達乎性命之情、文子守淸○

夫夏日之不被裘、至其道外也、呂氏有度○夫聖人量腹、至必無以趨行求者也、文子守眞○誠達于性命之情、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文子守眞○靜漠恬澹、至又況無道乎、文

子守靜○夫目察秋毫之末、至猶盆水之類也、文子守靜○古者至德之世、至命得性而後能明、文子道德○

天文訓、天道曰圓、至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大戴禮曾子天圓○何謂九野、至其星張翼軫、呂氏有始覽○何謂五星、至其日壬癸、呂氏十二紀、禮記月令、又漢魏相傳可考○甲

子受制、至禁外徙、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墜形訓、墜形之所載、至要之以太歲、列子湯問、海外南經、○土有九山、至陸徑三千里、呂

氏有始覽、但何謂九州、至曰申土一段、無○東方之美者、至魚鹽出焉、爾雅釋地○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至陽生牡、家語執轡、大戴禮易本命、博物志卷一卷五、○凡地形東西、至

谿谷爲牝、家語執轡、大戴易本命○時則訓、此一篇與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逸周書時訓解、及月令解、互有異同、按呂

氏季秋紀、畢沅校語、逸周書月令解、盧文弨攷證、並以爲月令是周公之所著、而非秦制○五位東方之極、尙書大傳、鴻範五行傳、又呂氏求人篇、可併攷、○

覽冥訓、武王伐紂、至波罷、論衡感虛、搜神記卷八、博物志卷七、用此文、說苑權謀、與此相似、○夫有改調、至已形也、莊子徐無鬼、○君臣乖而不親、至席瀆、賈子耳痺○

精神訓、禹南省方、至而逃、呂氏知分、論衡異虛、○鄭之神巫、至亦齊矣、列子黃帝、莊子應帝王、○子求行年、至此拘拘邪、莊子太宗師、○子夏見曾子、韓非喩老、史記禮書、韓詩外傳二、本書原道訓、說山訓○本經訓、日月淑淸、至朱草至、子華子北宮意篇可考、○鳳麟至云々、春秋繁露卷四王道篇、王正則元氣和順云々、可考○○不言之辯、至是謂瑤光、莊子齊物論、瑤作葆、○主術訓、遽伯玉爲相、論衡自然、○○簡子欲伐衛、呂氏召類○故有道之主、至以奈何爲寶呂氏知度、子華子虎會問○十圍之木、至要也、說苑談叢○齊俗訓、率性而行、止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文子上禮○昔太公望、止至三十二世而亡、呂氏長見、韓詩外傳十、並載此事、又史記魯世家、說苑政理、載伯禽及大公朝周有遲速之事、可併攷、○子路撜溺、呂氏察微、○子贛贖人、呂氏察微、家語致思、說苑政理、本書道應訓○所以爲樂者、至其所守也、文子自然○凡以物治物者、至故民命繫矣、文子下德、又呂氏貴當篇、○孔子謂顏回曰、至吾猶有不忘者存、莊子田子方、論衡自然、○今握一君之法籍、至調瑟也、文子道德○是故世異則事變、至不能爲治亦明矣、文子道德○樸至大者、至而寂寞者、音之主也、文子自然○天下是非、至若烹小鮮、文子道德○晉平公出言而不當、韓非難一、說苑君道、○故資有見人於宓子者、趙策（故字、因下文有故資字、而誤衍、宜刪去、一說、資上句奪爲字、恐非是、）○故趣舍合、至則幾於免矣、文子道德○故治世之體、至人窮則詐、此之謂也、文子下德○治國之道、上無苛令、至而天下均平、文子上義○顏闔魯君欲相之、莊子讓王、呂氏貴生、○道應訓、太淸問於無窮曰、至孰知形之不形者乎、莊子知北遊○白公問於孔子曰、至故死於浴室、列子說符、呂氏精諭、○惠子爲惠王爲國法、至不在文辯、呂氏淫辭、○田駢以道術、至何足問哉、呂氏執一、○白公勝得荊國、至愛其子也、呂氏分職○趙簡子以襄子爲

後至以、爲飲器、史記趙世家、說苑建本、〇齧缺問道於被衣、至彼何人哉、莊子知北遊、按文子道原篇、載此語、以爲老子荅孔子之辭、〇趙襄子攻翟、至以强爲弱、列子說符、呂氏愼大、與此同、晉語九載趙襄子一事〇惠孟見宋康王、至勝寡人也、呂氏順說、列子黃帝〇薄疑說衛嗣君、至而安者也、呂氏務大〇魯國之法、至孔子亦可謂知禮矣、呂氏察微、家語致思、說苑政理本書齊俗訓〇魏武侯問於李克曰、至千遂也、呂氏適威、韓詩外傳十、新書雜事五〇甯越欲干齊桓公、至桓公得之矣、呂氏舉難、新序雜事五〇大王亶父君邠、至豈不惑哉、莊子讓王、呂氏審爲文同、孟子梁惠王下、史記周本紀、家語好生、尙書大傳畧說、說苑至公文異、〇中山公子牟、至無壽類矣、莊子讓王、呂氏審爲、〇楚莊王問詹何曰、至不敢對以末、呂氏執一、列子說符、又荀子君道、可致〇桓公讀書於堂、至獨其糟粕在耳、莊子天道、韓詩外傳五〇司城子罕相宋、至而專其政、韓非外儲說同二柄篇、韓詩外傳七、說苑君道〇王壽負書、至焚書而舞之、韓非喩老〇晉公子重耳、至無入釐負羈之里、本書人間訓、僖廿三年左傳、晉語四、韓非十過、列女仁智〇趙簡子死、至乃請降、韓詩外傳六、新序雜事四、論衡變動〇秦穆公謂伯樂曰、至而果千里之馬、列子說符、〇吳起爲楚令尹、至而行之、說苑指武〇晉伐楚、三舍不止、至夜還師而歸、新序雜事四、〇宋景公之時、至星果三徙舍、呂氏制樂、新序雜事四、論衡變虛、史記宋世家、〇子發攻蔡踰之、至故辭而弗受、荀子彊國〇晉文公伐原、至溫人聞亦請降、韓非外儲說及僖二十五年左氏、晉語四、呂氏爲欲、新序雜事四、晉史乘第十三、〇公儀休相魯、至爲人爲已者也、韓非外儲說及韓詩外傳三、新序節士、史記循吏、〇狐丘丈人、至是以免三怨可乎、荀子堯問、列子說符、韓詩外傳七、說苑敬愼〇大司馬捶鈎者、至物孰不濟焉、莊子知北遊〇成王問政於尹佚至如何其無懼焉、說苑政理用此文、又家語致思篇子貢問治民於孔

子章、可通攷〇跖之徒問跖曰、至天下無之、莊子胠篋、呂氏當務〇顏回謂仲尼曰、至丘
請從之後、莊子太宗師〇秦穆公興師至以說於衆、僖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左氏呂氏悔
過、本書人間訓〇齊王后死、至以爲王后、齊策楚策、韓非外儲右上〇盧敖游乎北海、至
豈不悲哉、論衡道虛〇季子治亶父三年、至季子必行此術也呂氏具備、家語屈節、並季作宓、子賤
治要作〇光耀問於無有、至又何從至於此哉、莊子知北遊〇白公勝慮亂、至所遺者近也、列
子說符、韓非喻老〇尹需學御三年、至今夕固夢受之、呂氏博志〇昔孫叔敖、三得令尹、
至欲非之謂乎、呂氏知分〇齊人淳于髡、至太巧之不可也、呂氏離謂、有言以下、又見文子精誠〇墨者有
田鳩者、至而近者呂氏首時〇昔趙文子、至裂之通也、子華子晏子篇、新序雜事一、〇景
公徙見公、至而惠於下矣晏子外篇、論衡變虛〇魏文侯觴諸大夫、至故有豫讓之功、說
苑尊賢〇孔子觀桓公之廟、至未嘗不危也、孔子家語三恕、韓詩外傳三、說苑敬愼、荀子
宥坐、〇
氾論訓、古者有鍪而綣領、至非常道也、文子上禮、〇治國有常、至非常道也、文子上義〇
周公事文王也、至所以應時矣、韓詩外傳七〇故聖人所由、至而非所以爲治也、文子上
義〇天下豈有常法哉、至貪得而寡羞、文子上義〇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至則難矣、文子
上義〇夫存危治亂、至聖王弗聽、文子上義〇天地之氣、至虐則無親、文子上仁〇國之
所以存者、道德也、至理塞也、文子上仁〇故聖人見化、至雖成必敗、文子上仁〇故國之
亡也、至而不在於小也、文子上仁〇故亂國之君至而造其所以亡也、文子上仁〇若上
亂三光之明、至而反備之于人、文子上仁〇上言者下用也、至孰能貴之、文子道德〇是
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至善反醜矣、文子道德〇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至其大略、文
子上義〇故論人之道、至則人情備矣、文子上義〇趙襄子圍於晉陽、本書人間訓、韓非

十過篇、及難一難三、晉語九、秦策趙策、呂氏義賞、史記趙世家、說苑復恩篇、及敬愼篇、又權謀篇。○齊威王設大鼎、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以爲阿大夫、論衡定賢同、按晏子雜上、及外篇、晏子爲東阿宰之時可考。○秦穆公出遊、呂氏愛士、韓詩外傳十、史記秦本紀、說苑復恩、列女辯通晉弓工女傳。○齊桓公將欲征伐、齊語、管子中匡。○齊人有盜金者、列子說符、呂氏去宥。○宋人有嫁子者、韓非說林上、呂氏偶合。○

詮言訓、聖人不爲名尸、至失其所以治則亂、文子符言。○原天命、至反已而得矣、韓詩外傳二。○能成霸王者、至成大勝者、文子符言。○强勝不若已者、至其力不可度、文子道原、及本書原道。○霜雪雨露、至末有益也、韓詩外傳二。○方船濟乎江、至孰能訾之、莊子山木。○聖人不爲可非之行、至危不遠矣、文子符言。○天下非無信士也、至則免於累矣、文子符言。○凡事人者、非以寶幣、至此必全之道也、荀子富國、韓詩外傳六、文子符言。○聖人勝心、至欲之不可勝明矣、文子符言。○飾其外者、至富貴其寄也、文子符言、按喜德者以下、至爲無禍、見韓詩外傳一。○聖人無屈奇之服、至此之謂大通、文子符言。○舜彈五絃之琴、至使人爲之也、韓詩外傳四、荀子王霸、本書泰族訓。○不進而求、至謂之大沖、文子符言。○

兵略訓、古之用兵者、至又況治人乎、文子上義。○故霸王之兵、至難大必亡、文子上義。○聞敵國之君、至恤其貧窮、呂氏懷寵。○所謂道者、體圓、至所得者解矣、文子自然。○治國家理境內、至此用兵之下也、文子上義。○兵之勝敗、至此必勝之本也、文子上義。○堅甲利兵、至而兵始於垂沙、荀子議兵、商子卷五弱民、韓詩外傳卷四、史記禮書。○凡國有難、至無餘害矣、六韜立將。○

說山訓、曰以無有爲體、至以其休止不蕩也、文子上德。○故玉在山、至河水不見太山、文

子上德〇人無爲則治、至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文子精誠〇月望日奪其光、至一淵不兩鮫、文子上德〇蘭生幽谷、至不爲莫知而止休、文子上德〇以淸入濁、至日不知夜、文子上德〇水廣者魚大、至其德、文子上德〇故魚不可、至以虛氣召也、文子上德〇山有猛獸、至爲之不采、文子上德〇通於學者、至轉無窮之源、文子上德〇有鳥將來、至吝道以待時、文子上德〇欲致魚者、至木茂而鳥集、文子上德〇爲魚德者、至縱之其所而已、文子上德〇說林訓、鳥飛反鄉、至各哀其所生、文子上德〇椎固有柄、至莫之能致、文子上德〇以瓦鉒者全、至則內爲之掘、莊子達生、呂氏去尤、列子黃帝〇水火相憎、至父子相危、文子上德〇璧瑗成器、至而不饑、文子上德〇水靜則平、至故可以爲正、文子上德〇川竭而谷虛、至其壞在山、文子上德〇鈎之縞也、至絲則歷履之、文子上德〇蓋非僚不能、至恃也、文子上德〇金勝木者、至塞江也、文子上德〇傾者易覆也、至濕易雨也、文子上德〇冬有雷電夏有霜雪、文子上德〇蘭芝以芳、至孰先直也、文子上德〇聾者不諱、至無以接物、文子上德〇使但吹竽、至無其君形者也、文子上德〇與死者同病、至難與爲謀、文子上德〇乳狗之噬虎也、至不量其力、文子上德〇使景曲者形也、至聲也、文子上德〇情泄者中易測、至不可食也、文子上德〇使葉落者、至魚撓之、文子上德〇虎豹之文來射、至來乍、文子上德〇三寸之管、至百斗而足矣、文子上德〇鼈無耳、至精于聰也、文子上德〇蝮蛇不可爲足、至緣木、文子上德〇循繩而斲則不過、至不差、文子上德〇枝格之屬、有時而弛、文子上德〇一牖炭熯、至同氣異積也、文子上德〇今有六尺之席、至勢施異也、文子上德〇佐祭者、至所撲、文子上德〇日月欲明、至敗之、文子上德〇蒙塵而眯、固其理也、文子上德〇龜紐之璽、至纆索、文子上德〇轂立三十幅、至致千里哉、文子上德

○橘柚有鄉、至相從○翔、文子上德○欲觀九州之土、至○若不足、文子上德○君子有酒、乇不得相干文子上德○善用人者、至不相敗、文子上德○石生而堅、至相去千里文子上

德○扶之與提、至相去千里、鄧析子轉辭○汗準而粉其顙、至弗能爲工、文子上德○再生者、至不胥時落、文子上德○母曰不幸饑、終不墮井、文子上德○使人無度河可中河

使無度不可、文子上德○冬水可折、至一夕而殫、文子上德○質的張、至所致者也、文子上德○待利而後至不以取道里、文子上德○刺我行者、至我市、文子上德○臨河而羨

魚不如歸家織網、文子上德○矢疾不過二里也、文子上德○農夫勞、至擇焉、文子上德○見之明白、至其謀、文子上德○有榮華者至必有麻蒯、文子上德○水雖平、至準繩焉、

文子上德○弓先調、至而後求能、文子上德○跬步不休、至可成丘阜、文子上德○巧治不能、至不能○斵金、文子上德○百里之明、至一戶之明、文子上德、

人間訓、清淨恬愉、至而易廢也、文子微明○戰々慄々、日愼一日、文子微明○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文子微明○夫禍之來也至莫之能分、文子微明○知

慮者、至樞機也、文子微明○楚莊王既勝晉、至獨存、列子說符、韓非喩老、呂氏異寶、史記滑稽傳、楚史檮杌、寢丘第二十七○孔子讀易、至不可不察也、家語六本、說苑敬愼○事

或欲以利之、至乃反以利之、文子微明○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文子微明○楚恭王與晉人、至而適足以殺之、成十六年左氏、呂氏權勳、韓非十過、及飾邪、史記晉

楚兩世家、說苑敬愼、楚語上○夫病溼而強之食、至而後忤、文子微明○魏將樂羊、至又何於人乎、韓非說林上、魏文侯策、及中山策說苑貴德○智伯求地、至三分其國、魏策、趙策、

韓非十過、及說林上、說苑權謀○晉獻公欲假道、至還反虞又拔之、僖二年、及五年三傳、又韓非十過、喩老、呂氏權勳、史記晉世家、新序善謀上○聖王有德、至有隱行也、說苑

貴德○山致其高、至必有昭名、文子上德○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文子上德○宋人好善者、至父子俱視、列子說符○高陽魋將爲室、至而後果敗、韓非外儲說左上、呂氏別類○靖郭君將城薛、至不城薛、韓非說林下、齊策、新序雜事二、○晉文公將與楚、至萬世之利也、韓非難一、呂氏義賞、說苑權謀、○智伯率韓魏、至三分其國、韓非十過、趙策、又本篇上文○襄子乃賞有功者、至吾是以先之、韓非難一呂氏義賞、說苑復恩、史記趙世家、又本書氾論○秦穆公使孟盟、至終身不反、左氏僖三十三年、呂氏悔過、高士傳○陳夏徵舒、至立陳之後、宣十一年左氏、史記陳世家○費無忌復於荊平王、至而誅伍子胥、呂氏愼行、昭十九年左氏○黃帝亡其玄珠、至而後能得之、莊子天地○諸御鞅復於簡公、至而弒簡公於朝、呂氏愼勢、說苑正諫、左氏哀十四年、史記齊世家、及田敬仲完世家、○魯季氏與郈氏、至出奔齊、呂氏察微○晉公子重耳、至遂滅之、韓非十過、及喻老、左氏僖廿三年、廿八年、晉語四、史記晉鄭兩世家、呂氏上德、列女仁智、晉史乘第十九、○人或問孔子曰、至知所施之也、家語六本、說苑雜言、列子仲尼、論衡定賢、○秦牛缺徑於山中、至還反殺之、列子說符呂氏必已、論衡幸偶○魯哀公欲西益宅、至遂不西益宅、新序雜事五、家語正論解、論衡四諱○孔子行遊、至而反行、呂氏必已○徐偃王好行仁義、至遂滅之、說苑指武○五帝貴德、至五伯之世、文子微明○善鄙不同、至逆順在君、文子微明○知天之所爲、至則無以與道遊、文子微明○單豹倍世離俗、至疾攻其內、莊子達生、呂氏必已○田子方見老馬、至知所歸心矣、韓詩外傳八、○齊莊公出獵、至知所盡死矣、韓詩外傳八○虞氏梁之大富人也、至以滅其家、列子說符○屈建告石乞、至司馬子期、說苑權謀○脩務訓、聖人者、至百姓之窮、文子自然○古之立帝王者、至未之聞也、文子自然○若吾

所謂無爲者、至此非吾所謂爲之、文子自然○楚欲攻宋、至輟不攻宋、墨子公輸、呂氏愛類、按、宋策與此文異○段干木辭祿、至輟不攻魏、呂氏期賢、新序雜事五○砥礪其方、至

多不暇日之故、說苑建本○南榮疇、至至今不休、賈子勸學、文子精論○吳與楚戰、至以存楚國、大心事見楚策一、楚申包胥事見左氏定四年五年、史記秦本紀、新序節士、說苑

至公、吳越春秋二、○鍾子期、至爲語者也、說苑叢談○謝子見於秦惠王、至非味之過、呂氏去宥、說苑雜言○晉平公令官、至必知鍾之不調、呂氏長見○三代與我、至掩鼻之容

哉、賈子勸學文相似○泰族訓、天設日月、至歲計有餘、文子精論○寂然無聲、至海不溶波、文子精論○逆天暴

物、至冬雷夏霜、文子精論○天之與人、至不可以筋力致也、文子精論○宋人有以象、至有葉者寡矣、列子說符、韓非喩老、論衡自然○故大人者、至能以神化也、文子精論○天

致其高至萬物生矣、文子精論○今夫道者、至訟繆胸中、文子精論○廓然無形、至天下而已矣、文子精論○賞善罰暴者、至誠心弗施也、文子精論○繭之姓爲絲、不可使鄉方、

韓詩外傳五○五色雖朗、至順萬物之宜也、韓詩外傳五○關雎興於鳥、至相呼也、家語好生○寸而度之、至曲辯難爲慧、說苑叢談○聖人天覆、至不得不殊方、文子自然○故

用兵者、至而所治者淺矣、文子自然○聖人之治天下、至則細矣、文子自然○因民之欲也、至人事有治也、文子自然○治大者、至而未可廣應也、文子自然○芒芒昧昧、因天之

威、與元同義、本書繆稱、文子符言、及上仁、呂氏應同○故張瑟者、小絃急、至貴者逸、文子上仁○仰取象於天、至失其人則廢、文子上禮○夫物未嘗有張、至其失在權、文子上禮、

文異於此○非修禮義、至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文子上禮○聖王在上、至而賢不肖可論也、文子上禮○君子之過也、至夫知者不妄發、說苑叢談○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

文子上義○百川並流、至歸乎仁義、文子上義○君子之過也、至義所全也、文子上義○

夫水出於山、至則知其所歸矣、說苑叢談○故民知書、至廟戰之權也、文子微明○聖人

見禍福、至外者也文子微明○

列子八卷 高麗覆宋本坿道藏本

狩谷卿雲、博雅多識、稱皇國儒先冠冕、其所著各種、貫串經史、參覈古今、極足以裨補後學、其所校列子一書、以明世德堂本爲底本、其參本凡四種、上起元纂圖互注本、下迄明正德小字、嘉靖大字、及崇禎紀元刻本、遇有所獲、隨即點勘、復屢有所參辨、然猶不能依宋本及道藏本對讎之、則其異同、不能度越常本、抑亦宜矣、森立之亦嘗合數通舊鈔、而據掖翁勘本校之、以求一是、其用力亦勤矣、然其所謂舊鈔本者、大抵出於元明坊本、猶不能精於世德堂本、而況如別裁張注與釋文、復還乎處度氏之舊、是固非可望於立之輩也、向者予校祕府道藏、据其所收陳氏釋文補遺、始知張氏所以注之、及釋文

之所以混入張注、又校之於金高守元沖虛至德眞經四解所載張氏注本、深信張注原帙、無音切飜語、自抒其心領神得、頗與王郭二氏之注、老莊相類、自謂先儒所未及知、予得之於百歲之下、嘗質諸井々夫子、夫子亦頗以爲然、其後從川越新井君、收得高麗覆北宋本、而其注本不載音切、與通行刻本不同、大抵與高氏四解本等、而其異同則殊甚、極爲精善可據、宋有景德中國子監印本、在陳氏釋文補遺之前、是書豈出於茲歟、首有張湛列子序、卷端題列子卷第一、下方署張湛注、兩分全帙、分裝二本、書口頁數字、各通筭四卷、卷末有劉向校上記、每冊首捺經筵圖章、每冊尾捺高麗國王府圖章、而其卷第一第一頁縫心、有南原府摹印五字、南原府即高麗府名、而據

其捺高麗王府之印而言、確是宋建中靖國以前、高麗依宋初刻本而所繙雕、御注孝經、姓解、通典、說文正字、荀子、中說、傷寒論、皆與玆本、等其紙質字樣、刀法躰式、皆是高麗覆宋本也、卷中不避宋諱、而其大題尙作列子、葢加至德二字、爲冲虛至德眞經、在宋景德四年、而隋唐二志、仍作列子、由是而攷、是書、雖不能確知其所基、大抵當在宋景德以前、其取劉向校上記、加之於卷末、則劉氏校上進呈之躰乃然、今本之冠之於卷首則妄矣、其異同亦精而當、尤爲近古、注文不載音切、校之於今本、得減其注語十之二三、而張氏原注躰例始顯、千載沈霾、一旦復明、文多不錄、具於群書點勘、左右爲雙邊、八行、々二十一字、爲半頁、注双行、二十一二字、界長六寸八分、幅四寸九分

五鼇、版口有刻手徐開、趙政氏名、鐫刻精而整、於御注孝經以下所謂高麗覆北宋本中、字最大刻最精、葢原帙乃然、非高麗所改刻也、趙希弁讀書坿志稱、列子九卷、政和中、宜春彭俞、爲積石軍倅、聞高麗國列子十卷、得其第九篇曰元瑞於靑唐卜者、高麗十卷之書、其爲眞爲僞、今不可攷、惟漢志所載、張湛所注、竝爲八篇八卷、其餘二卷、則隨唐諸志所不採錄、張氏之所未及注、則今行張氏注本、葢無出於茲書之右者、道藏本者、道藏所收、沖虛至德眞經是也、分爲上中下三卷、上卷卷首至黃帝、中卷周穆王至湯問、力命以下爲下卷、絃字缺末筆、恐原於宋本、但折爲三卷、編道藏時所合併也、嘗校之於明世德堂本、異同極尠頗相似、亦爲釋文補遺混入本、先儒云、世

德堂刻張注、始删除釋文、間有遺之者、而道藏世德二刻、所附載釋文皆同、先儒之言、蓋爲不通、當是道藏取原於宋本、世德堂本、乃原於道藏、恐是正統藏、萬曆藏則取原於正統藏、而間有校改矣、但道藏本所載音切、間有與釋文所載音切相異者、姑就黃帝周穆王二篇而言、瞑、釋文作奴革切、藏本作仍吏切、釋文攩、胡廣切、藏本止兩切、釋文摋、蒲結切、藏本作必結切、挨、釋文烏駭切、藏本倚海切、扰、釋文丁感切、藏本作勇主切、周穆王篇、咈、釋文扶貴切、藏本作方微切、其他湯問力命、楊朱說符諸篇音切、亦有小異同、餘篇則異同概相類、恐是、明人依洪武正韻所校改、予以茲高麗道藏二刻、据以校諸本、得益不細、而亦覺予所校、誠有出於其右者、乃知、校書果非易事、遂不揣檮昧、點勘再四、

以俟後哲、冀嗜古君子、更加審訂、得如閻潛邱、何義門、錢曉徵、諸家校困學紀聞、予雖弱而陋也、倘獲復厠其末、其爲喜幸更何如哉、

湖海樓叢書、收張注列子、及殷氏釋文單本、云、張注据影宋鈔本、釋文自吳山道藏錄出、抉裁極爲精審、但其張氏注、雖曰據宋本、所謂宋本者、猶未免有後來改攙、天瑞篇、亶爰之獸、湖海樓本、茲下有張注、亶音釋、而高守元四解、及道藏本亦有之、而茲書則無之、由是而言、是書於張氏注本中、尤爲近古而、殷氏釋文則云、上蟬下袁、則是非釋文所攙入、蓋六朝之際、有作列子音釋者轉寫傳刻、遂致混入、其猶淮南注本載直音乎、可以知、影宋本及黃氏所藏宋刻本之與道藏四解本同其源矣、可以知、茲書之可貴、實在於宋本之上矣、

宋史藝文志載云、列子音義一卷、張湛、或据此、言張注實并載音義、今案、湛之音義隋志以下無所見、且據陳氏釋文補遺以校通行張注、得減其十之二三、又以高麗覆宋本校之、更無一語音義、由是觀之、張氏之原注實不并音義也、攷隋志云、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湛即係後魏書列傳中之張湛仲玄、非注列子者、顧宋志所謂張湛、蓋與此爲同一人、非晉張湛處度矣（四解本及湖海樓本所載音義、恐係張仲玄音義所捏入）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二十卷 道藏本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者、金大定中、平陽逸民和光散人高守元善長、取四子列子注、勒成一書、分其卷帙、爲二十卷者也、四子即晉光祿勳張湛處度、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宋徽宗皇帝、及宋左丞范致虛謙叔是也、列子注本、傳世極稀、其存於今日者、僅有張湛、殷陳二氏釋文、林希逸、江遹、吳澄、朱得之、焦竑等、然林朱二氏、及焦氏所解、極爲淺陋、惟張氏得其玄旨、江吳二氏、頗領其意義、列子注本、外此無一存者、道藏中、幸有高輯四解、而又出於金人、不亦天吳紫鳳耶、且其經注極精、洵在宋本之上、張注則獨錄張氏原注、不及於陳氏釋文補遺、故檢通篇混入音釋者僅見於一處、張氏原注之躰、僅得藉此以存、眞

爲將釋文以前之本、盧注則雖缺楊朱篇注一半、唐宋諸志所未及採錄、唐人之注本、惟是而已、政和之訓、則成於其老子及莊子內篇注後、閱歷已深、記聞有加、是書之注、更在於二書之上、至於范氏之解則尤爲詳審、而今皆不傳、張注雖存、爲陳氏釋文補遺所混亂、盧氏注、秦恩復會爲之録出梓行、而其所校、尙未精、若夫政和與范氏、則零落殘滅、雖通人碩儒、亦無能擧其目者、是尤爲可歎、首有列子傳、次大定已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麾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序、次劉向校上記、次張湛注解序、次唐通事舍人盧重玄敍論、次政和解御製序、次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吳師中范左丞解序、首題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一、次行署晉張

湛、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又次行署宋政和訓、宋左丞范致虛解、又次行署和光散人高守元集、其注文則張湛盧重玄徽宗范致虛、次第排纂、是書卷帙浩瀚、於列子注本、爲互古所無、士之留心於文學者、其勿忽之、

張氏注、決無音切、其有之、係於釋文所混殽、是說也、予詳載之於高麗本、及殷氏釋文條、以爲愚夫一得、今讀茲本所收張注、亦獨一處混入魏張湛音義而已、學者以予之言爲誣、則當檢道藏原帙也、卷首有六序、今除省其劉向校上記、及張湛二序、錄其餘於左方、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

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沖虛至德眞人、書爲沖虛至德眞經、案此一文高守元所加、其言唐封沖虛至德眞人則誤矣至德二字、宋景德中所追贈也、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序

太史公敍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崇道術矣、何偶遺列子、劉向廼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爲蝶、蝶之爲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

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氏、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尊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盧二家合爲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得以叩玄關探聖閫、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韙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爲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爲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麾序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

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爲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眞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

大道玄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眞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含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眞者

爲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
情則喪眞、是故隳支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
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寶、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縱心爲
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
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
報盡則爲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淸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
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故有而實眞、眞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溺

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案、是文治改理、世改代、洵唐人之舊帙也、盧重玄、思道玄孫、注之當在開元中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

無非道者、眞僞立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爲我者廢仁、爲人者廢義、而楊朱墨翟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眞僞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自爾、爲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迷、見利而忘其眞、如彼爲盜、如彼攫金、迷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籍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蹟其意、究其所造至、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

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爲之訓解、又嘗注莊子內篇、而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朔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坐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抵以混元爲宗、而屬辭設喩、髣髴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

名物、不能越拘攣之見、而尋其閫閾、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爲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爲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迺命廱泮之儒、乘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爲之注、而舛駮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變理之餘、親爲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之心、究其說足以

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之際、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二卷　明萬曆藏本

甚矣哉人之好言異也、慶長活字孟子、舊刊本也、而曰、出自卷子本、應安本文選、宋本也、而云、傳自卷子舊鈔、人情莫不卑已所藏、尊所其未見、考之於近、猶恐或失之於遠、今以一證、適愜其隱衷、而未嘗及反求之、遂居爲奇貨、是將由明爲元、階宋爲唐、宋版明律之有其名、豈徒然哉、狩谷掖齋掖翁過言云、道藏中列子釋文、爲殷敬順原帙、是言也、于迷菴書錄發之、于況齋藏書解說發之、于經籍訪古志發之、確論的證、似不可易矣、雖然、予未知掖齋迷菴況齋立之輩、所見何本也、列子有宋槧本、見於黃蕘圃著錄、未知其經注何知、但明本以下、則張注與釋文、混殽不可辨識、道藏有釋文別行本、殷氏釋

文與陳景元補遺、混亂不可復判、正統之藏、万曆藏之刻、江遹之所引、吳澄之所載、已爲陳氏補遺本、是宋本元明本、七百年未之有改也、予未知掖齋輩、所見何本也、夫道藏所收釋文單行本、即原本宋槧、爲陳景元補遺本、而殷氏釋文舊新唐志、並不著錄、政和解范致虛注、亦俱未言及、僅藉陳氏而存、陳序稱、及長、游天台山桐柏於司馬徵水帳之下、獲爛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墨敗壞、不任展玩、而急手抄錄、其脫落蠹碎、墁滅棧損、十亡四五、而紙尾題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纂、衡岳睪希子書、遂草寫藏于巾衍、由是方知、陳氏所獲已十亡其四五、於是補亡拾遺、復還其舊、故卷中載宋事、至於景德、錄顧野王玉篇、猶爲陳吳等重修本、而題云、熙寧二年九月

九日碧虛子題序、事尙在於宋初、而減損如此、又可以知、所通行釋文、獨有陳氏補遺本、非別有所謂殷氏眞本者也、而其單本間見於收藏家著錄者、葢所僅存者、要非所經見也、道藏所收經注本與釋文如此也、明弘治仁實書堂本如此也、世德堂本如此也、釋文獨有補遺本、而釋文之與張注混殽、恐在宋氏南渡後、是宋本今本、七百年未之有改也、予見掖齋輩未觀道藏本、憑臆論說也、道藏本釋文、分爲上下二卷、首有碧虛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序、卷端題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上、次二行、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碧虛子陳景元補遺聯記、摘標數句、分跡其下、案、唐天寶元年改題曰沖虛眞經、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眞經、則其加列子二字者、恐

編道藏時所妄增、當據陳氏自序、删之也、其所釋、二家混殽、不可判知其孰爲殷氏、孰爲陳氏、今更攷之、似陳釋却多於殷氏、改題之、曰陳氏釋文可也、顧廣圻曰殷敬順乃宋人而託名唐人者、是亦一說、然予觀古之所謂僞書者、皆有爲而爲、未有無由而作焉者也、且多於諸子、次於經注、如釋文、則未聞其有僞也、王肅之家語、則爲鄭君而作也、黄帝之陰符、則欲崇高其道而起也、而是書無所可爲者、且卷中所引、司馬彪莊子注、字統、三蒼、宋時已佚、又讀書坿志文献通考、載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則宋時有殷氏單本、不獨止於陳氏所見也、蓋補遺本盛行、而殷氏原帙乃就堙滅、顧氏之言、恐非是矣、予嘗疑、張湛母、爲王弼從姊妹、往來外家、故善談名理、其注亦弼注

老子之亞葉、弼之注老子、全篇不載音切、郭象之注莊子亦然、茲三注、皆詞旨簡遠、不尙繁詞、擺落訓詁、自抒會心、魏晉之注諸子者、概皆如此、而今讀列子注本、音切雜陳注語繁瑣、不似晉人注躰、嘗讀道藏中高守元四解所收張注、音切極希、又校之於高麗覆宋本及道藏釋文別行本、始知湛之原注、通篇更無一語音切、注文簡當、頗要標新、其得言外之旨又猶弼注老子、象注莊子、今本之有音切者皆爲釋文所混入也、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錄宋槧本云、細審之、乃知非釋文、蓋作注者之舊音也、然張注無一音切、則黃氏所藏、尙爲注文音釋混殽本、黃氏自矜其爲釋文未行以前本、而係於作注者舊音、適見其學之未熟耳、嘗謂、顧抱沖、顧澗蘋、黃蕘圃諸人、未見

藏本釋文、盧文弨見之、採錄其校語於群書拾補中、尙未免有失校、黃帝篇、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藏本釋文、載此文、盧以爲注、恐參攷之失、嗚呼四部之乖亂、諸子爲魁、經本之改竄妄删、尙可參校諸書知之、注本之錯簡、亦可攷文義而求之、如茲書、注本與釋文混亂、使釋文單行本、無存者、其酷似者、殆難以判知之、學者据釋文單行本、摘裁其疑似者、又參校之、以高守元四解所收張氏原注、及高麗覆宋本、庶幾乎張氏原注、可復觀矣、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卷 洪武丙寅蔡玘刻本坿宋槧百五十八卷本

明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新淦曾魯得之、既取其家藏歐陽棐手寫傳家本、及吉本刊本、就宋大字刊本、以校其內外集、又獲宋紹熙間、孫謙益、丁朝佐、曾三異等校語本、據以製考異、居士集五十卷、明洪武丙寅、永豐縣令蔡玘、依吉學所藏曾氏手定本、始爲之鏤版、外集二十五卷則未矣、錢竹汀、据其於宋諸帝、不跳行、以爲元刻、近藤重藏、覩紅葉山文庫玆書、以爲宋紹興槧本、然以予觀之、其紙墨刻法、非宋非元、其殆在明初乎、所謂蔡玘刻本者、實斥玆本矣、嘗讀程敏政明文衡、有鄒緝書居士外集後文、曰、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

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蓋板本大字、曾公皆手自校讐補完、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是時曾公沒已久、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爲難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蔡玘、已爲之鏤版、而建寧書坊、又爲之傳刻、依是觀之、先是、曾氏之書、未嘗有刻本、而其有之、實自蔡氏始也、況攷明史、曾氏生於元之中葉、其沒在洪武五年、其傳曰、曾魯字得之、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五經、一字不遺、元至正中、魯帥里中豪、集少壯、保鄉曲、數具牛酒、爲開陳順逆、洪武初修元史、召魯爲總裁官、史成、賜金帛、以魯居首、五年二月、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未幾、命主京畿鄉試、是年十二月、引疾歸、道卒、淳安徐

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士二人、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以舌爲筆者、曾得之也、而其目錄後記亦云、魯避亂新淦山中、始能取它本、詳加較勘、而以寫本爲據、篇次卷第則壹以吉本爲定、其同異詳畧頗倣朱氏韓文考異義例、若吉本所缺而見於它本者、別爲拾補一卷、是知、所謂紹興刻本者、固妄謬不足論、即引以爲元刻者、亦未然也、昔聞宋版明律之語、今而果知其不誣也、且版口鐫手、付彥成、吳畐、汝敬、徐子中、劉伏、劉恃者、周壽、付名仲、劉宣等氏名、又刻在御府明洪武刊本唐文粹各卷縫心、而其呂仲、伯壽者、則又在元至正六年劉氏宗本堂刻王注坡詩卷第十八第二頁、及卷第二十一第十六頁版心、由前則是明初刻本、由後則爲元季刻本、而有目錄後記可徵、即

知、詳是明洪武初、蔡玘刻本也、而卷尾云、柔兆攝提格、縣人陳斐允章、重校譌謬、葢刻之者蔡玘、覆校之者陳斐、柔兆攝提格、即謂丙寅、是其爲洪武十九年刻本、確然無復容疑矣、鄒氏所謂建寧傳刻本、予亦藏之、蔡本雖陋、比諸建本紙墨之粗劣、對勘之不精、未可以伯仲間論也、可知建本、自蔡刻本出、鄒氏之言、洵不誣矣、首有目錄、及目錄後記、詳載蔡氏刻板次第、卷端題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一、次行署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卷尾記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十二字、攷葉夢得、陳振孫、及胡柯言、居士集五十卷、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公以熙寧五年閏七月薨、於是發等或輯公事迹、或編定居士集、而蘇子瞻元祐六年、作六一居士集序時、發已卒、故云、得其詩

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而直齋書錄解題謂、周益公子綸、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是棐亦有所校正也、茲書大題、雖作歐陽文忠公集然是則爲居士集、當從舊本、改作居士集矣

左右双邊、半板界長六寸七分、幅四寸二分五釐、十二行、々二十一字、縫口有鐫手、付彥成、劉侍者、劉伏、劉大、劉宋、孟尤、吳原張、[illegible]現、范彥以、葉松、連彥博、徐子中、陳和、魏名、伯美、周詩、付名仲、陸付、付資、薛和、呂仲、延生、孟享、劉宣、周同、伯壽、子高、原禮、士達、媿侮、周壽、汝敬、陳昏、子記、吳畐、張名遠、詹現、肖壽等氏名

御府又藏殘宋本、是爲宋周益公埘校語本、宋槧宋印、而今所存、即卷第二十四至二十九、卷第三十五至四十五、卷第七十六至八十

九、卷第九十三至百十、卷第百十五、卷第百十七、卷第百十九至百二十五、卷第百三十二、及百三十三、卷第百四十七至百五十三、總六十七卷、十八冊也、卷第三十六至卷第四十五、各卷尾云、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講益校正、卷第九十三尾云、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郡人孫謙益校正、卷第百十五、百十七、及百十九卷尾云、紹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芻校正、卷第百二十三卷尾云、紹熙五年十月郡人孫謙益、王伯芻校正、案直齋書錄解題云、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定爲此本、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而益公序則稱、公集、自汴

京江浙閩蜀、皆有之、而用字往々不同、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爲坿錄五卷、可繕寫模印、弟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抵梧、所不能免、合而攷之、是書、初益公自加編定、其考異、屬孫丁曾諸人、作之、以刊之家塾、其後周綸、得棐編定本、乃綸、更又屬曾三異校正、以添入刊布之於益公之舊刻也、夫已之曰益公舊客、則先后之相距、必在遠矣、蓋益公所屬校、乃孫丁曾數人、而綸則三異一人耳、是益公所屬校以刊布、與綸所屬校以刻行、前後自別、見後記追病、始得寫本、而可知也、四庫提要混言之、非是矣、且提要謂、無三異之名、然先人所

藏同種殘宋本、卷第百四十三、卷尾、紹熙四年十二月郡人鄉貢進士曾三異校正名儼存、是即初校時之題名、則提要之言未確矣、又足以證、三異校正之有前後兩次、而卷九十三尾云、丁朝佐編次、九十三、即表奏書啓四六集第四、則四六集出於丁氏編次、惜記載缺佚、今不能詳論、益公所編刻、居士集則全與發編定本同、首卷至第十四詩、第十五以下、賦及文、而加之以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問三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奏議集一十八卷、雜著述一十九卷、集古錄跋尾一十卷、書簡一十卷、及坿錄五卷、其異同之詳、則具於群書點勘、累世刻版之細、載在明刊本考第二輯、萬曆壬子陳于王刻本條、姜肇昌所校訂左右双邊、半板界長六寸九分、

幅四寸九分、十行々十六字、卷端題居士集卷第二十四、下方又題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四、次行記墓表八首、躰式極古、書心有劉、忠、劉琹、劉寶、劉聰、鄧新、鄧發、鄧振、鄧俊、鄧壽、蔡錫、蔡武、蔡和、蔡懋、蔡文、文定、丁受、徐才、才、忠、才仲、汪才、余仲、江遂、胡元、吳仲、翁定、呂桂、葉旺、駱善、官通、藍廣、況天祐、等刻手氏名、

祕府殘宋本校語刻本、每卷末有點勘記、又點勘記次、間數行、陰文擧篇目、下双行載校語、點勘記乃以諸本參校、極爲精審可據、其所引、多當世希傳者、曰振奇集、曰薛齊誼編年、曰慶曆文粹、曰華陽集、曰時賢文纂、曰登科記、曰西清詩話、曰平山集、曰馮延巳陽春錄、曰柳三變樂章錄、曰花間集、曰金奩集、曰江鈿文海、（今存殘本）曰英辭類藁、

曰龍茶錄、曰名賢簡啓、曰仕塗必用、曰啓緘新範、曰春陵志、曰熙寧時文、曰文藪、其校本有衢本、建本、廬本、宣本、蘇本、閩本、吉本、京師舊本、蜀本、羅本、眉本、縣本、大杭本、又加之、以碑本、實歐陽集第一部也、而卷中校記、視之於曾魯本、少其家本吉本等、姑舉其一二、石曼卿墓表、不中下、宋本有一有第字四字校記、曾魯本作蘇有第字、又李君墓表、友于村下、曾魯本有家本作支子五字、而宋本無、又其何以章（案、曾魯本、章作彰）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條、曾魯本、孫下有宣字、宣字下、載吉本作縣、四字校記、又隧下、曾魯本、有家本無德字五字校記、蓋曾氏校家本吉本等、添入其校語於孫丁曾校記中、故間雖多其家本吉本等、其餘則盡與宋本符、又案、後記云、子棐手寫家集、孫恕較于

景陵者、卷帙多寡各異、唯居士集諸本相同、寫本後歸曾氏、又云、迨病、亟始得寫本、公子綸、屬舊客訂定編入、今每卷所謂恕本是巳、据此、則曾氏所舉以稱家本、即周綸所獲歐陽棐手寫本而三異所失校、而卷中所引恕本者、即綸屬曾三異所再訂編入也、四庫提要、未及精勘、舉以云々、非矣、又案、丁朝佐勘語、間引公家定本、顧家定本、所家定以公布、傳家本、即歐陽棐手寫歐陽恕手校本、而歐陽氏所世傳以寶、與家定本不同、四庫提要、以家定本爲周綸所得之歐陽氏本、然則、提要將以綸所屬校、爲丁朝佐耶、其妄不待辨而知矣、目錄後記、詳載周曾諸氏之點校、及蔡氏校刻之來由、故備錄之下方、

歐陽氏文集目錄後記

宋歐陽文忠公之文、門人蘇內翰軾既爲之序、洎京官局杭蘇衢吉建蜀俱有刻本、子棐又手寫家集、而孫恕宣和五年較于景陵者、卷帙多寡各異、唯居士集五十卷公所親定、故諸本相同、訛闕亦鮮、至外集則篇次詳略不同、訛闕尤甚、一篇之中少或一二字、多至數十百字、讀者病之、吉舊本雖有刊誤一編、逞逞患其疏略、周丞相必大、用諸本較定重刻、比它本爲最勝、然於凡諸繆誤脫漏不可讀者、亦莫從是正、僅疏注疑誤其下而已、迨病、亟始得寫本於李參政光家、周公[illegible][illegible]、綸、屬舊客訂定編入、今每卷所謂恕本是已、然亦徒摭其時有[illegible]誤處、指以爲疵、不復加意精較、甚可惜也、寫本後歸軍器監曾天麟家、紙墨精好、字畫端楷、有唐人風致、皆識

以公印章、藏諸曾氏且四世、兵後獨存、曾氏孫魯避亂新淦山中、始能取它本、詳加較勘而㠯寫本爲據、篇次卷第則壹以吉本爲定、其同異詳略頗倣朱氏韓文考異義例、若吉本所缺者而見於它本者、別爲拾遺一卷、是可謂有志於公書者矣、近世唯吉學有是書、可摹印、兵燬盡廢、龍舒蔡玘來知永豐縣、以公鄉邑首出稟祿、倡率好義者、取曾氏所較、刻諸學宮、邑士夏與屬素識其成、嗚呼公當國家全盛之時、世運昌明之際、卓然爲一代文宗、上配韓子、若麗天之星光于下土、何其偉哉、學者不爲文則已、苟欲爲之、要必取法於斯、猶梓人之規矩準繩也、蔡君之志、憂斯文之湮墜、補典型之闕遺、而爲此舉、乃若紛々焉、㠯苛刻爲政、㠯苟逭一時之

責者、固不可同日而語、永豐之士民能知尊崇其鄉先達於數百年之下、此其好善懿德、何㠯不書、素之藐焉末學、非敢評公之文、㠯犯僭踰之咎、案、秘府御本、此以下與東坡六一居士集序相混、故從省、此文即危素太樸所作、以下破爛、爲可惜、

唐文粹一百卷　明洪武刻成化補修本坿元槧本

是書、題名不一、曰唐賢文粹、曰唐文粹、曰文粹、是也、左右雙邊、半版、十五行、々二十五字、界長六寸一分五釐、至六寸七分五釐、幅四寸四分、至四寸七分、不齊整、中版、有刻手、汝敬、汝立、吳仲、吳厚、吳畐、子高、徐子中、徐田、景中、虞子得、虞亮、虞孟淳、劉保、劉宣、劉伏、劉白安、劉宗、劉侍者、劉貫、貴全、余長壽、宗文、王偷、王保、王彥、王侃、彥正、丘老、原艮、士通、詹現、玄保、玄寶、堯朱、肖寄、六晏、六彥、六付、黃是、黃孟元、貢孟尤、付名仲、付彥成、張名惠、周壽、江同、江寶、陳曾、芳保、永茂、葉壽、厷右等氏名、又間、交黑口版、首有吳興姚鉉序、每卷首、署吳興姚鉉纂、次記卷中篇目、卷尾有寶元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後

叙、是書、雖以欹側取姿態、比之元槧本、則方而平、市野迷菴、据此爲宋本之麄率者、祕府之書、山中靜逸所收、與青歸書屋本、爲同一版、闕卷第十三至十八六卷、函記曰宋版、而介堂古澤滋氏、亦藏一通、大學圖書館、以重價、宋本購之、然予讀祕府之書、墨敝紙渝、槧法極陋、且卷第五十、北嶽恒山碑、其所原避宋諱、闕恒末筆作恒、明人上梓時、据此仍作恒、後以其係宋諱、乃補足一畫、今其補足之迹、歴々可見、是尚可强稱宋本乎、且以書口鐫手氏名言之、其付名仲、劉宣、吳畐、汝敬、徐子中、劉伏、劉恃者、周壽、付彥成名、全與內府明洪武歐陽居士集符、而其江同、江寶、又與家藏元槧明成化十四年修本、齊民要術、成化十四年修版縫心所刻同、是即玆書、不啻能爲明初刻本、實間有成化

修版矣、由是而言、玆書確乎明初刻、而成化補修刷印本也、嗟于、書之可以刀法見、可以紙墨鑒者、雖衆人庸夫、尚能擧目可辨、寧待聚訟乎、如是書、先儒皆定以爲宋本、予也不敏、生乎百載之下、始得一證、刻之後先乃定、信乎鑒書之事、戞々乎難言之矣、

予向聚古文舊書、方其盛也、藏儲舊鈔本、宋槧元刊、及皇國永錄以前舊刊本極多、而宋槧明修、及慶長活字以下則莶累々、皆是予十九歲至二十三歲、數歲間所致、大抵槧刻精妙、紙墨絕倫、人間所絕無而僅有、而元槧唐文粹殘卷、實居其一焉、凡元槧之書、非瘦陋失媚、則郛廓闊大、字畫失之於太圓鈍、而是書、非圓非瘦、神采秀穎、所謂於整齊之中、寓流動之致者、此其是矣、四周双邊、半板界長七

寸二分、幅四寸九分、十二行、々二十一字、二十二字、躰式與明修本同、目錄末、有積善堂刊四字、積善堂木記、見師藏元板唐詩鼓吹等、此其爲元本也確矣、湘南之六水、是書、與正中刻左氏傳、及元槧本之在湘南者二三通、俱既歸天上、日月易邁、三改裘葛、俯仰今昔、杳乎如海外三山矣、

予陋元氏刊版之拙、嘗深求其故乃云、蓋大抵理學盛行有以取之也、言簡而意不詳、乃更廣之曰、元世祖用許衡言、至元十五年夏四月庚辰、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版、及江西諸郡書板至京師、立興文署以掌之、又郡邑諸路儒生之著述、輙由本路進呈、下翰林看詳可傳者、命各行省、檄所在各路儒學及書院、以贍學錢糧鋟梓印行、

蓋元起朔北、未遑文事、後乃精厲求文、搜討遺缺、太宗立經籍所、世祖置祕書監、金履祥以宋氏遺老鼓吹理學、理學之盛實兆於姚樞得趙復、而又大儒許衡挺出其間、蕭𣂏之徒又左右之、於是終元之世、江漢之傳紫陽之學、卒不復衰矣、夫元時理學之盛行如此、當是之時、雖以傳注章句之書進呈、其安能當翰林諸士之意而愉快乎、丁易東周易象義、劉玉汝視爲異說不宜官刊、而諸路刻本存于今者祕府尚收文獻通考文類及陵川集、而至敖繼公儀禮集說之類、其官板乃更無所經見、夫卓說如丁敖猶不刊、其餘述作又可知矣、嘗私以爲刻書至宋而精、當時公私刻本雖多、書必倩名人刻必用巧手是以費鉅價貴未至廣行也、因循至元、儀型既遠、書坊私刊、家塾讀

本、意在錙銖、於是或密行密字、或細書粗校、故一行之間譌奪錯出、學士大夫往往病其細密不可讀、而如祕府通考、鐫刻明確足以比倫宋本、夫傳注章句之書、官已不刻、官學不刻即是爲私也、而儒學及書院所刻者、皆多係於元儒性理書及詩文集而又不多、（郝經續後漢書與陵川集、延祐戊午江西行省儒學爲刊行印五十部、而明正德時其續後漢書已無傳本、今本即自永樂大典錄出者也）由是觀之、現存元刻本之陋、不亦宜乎

又案、咸淳景炎之際、有宋失馭、國勢靡爛、而刻書如咸淳臨安志古文（苑非殘本、雙桂樓收之）尚不失汴時典型、臨安版蕩、胡元以非類、入主禹域、斯事竟付倉卒矣、雖以世祖明宗之隆、當時坊間所刻方輿勝覽、（祕府收四通、皆元初刻本非宋本）大學或問、中庸或問、揚子法言、荀子、（祕府所收即是元刻元印、係狩谷掖齋舊藏、有某氏

者以其所藏㧻翁手校本詩爲元刻、實即明成化閩刻本也千家注杜詩、增廣柳文、坡詩注、益會玉篇、禮部韻略、韻會舉要、尚書集傳、爾雅注疏、通鑑綱目、丁卯集、十七史詳節、源流至論、押韻釋義、史學提要、論語句解、類編祕府圖書畫一元龜、四書章圖纂釋、胡傳纂疏、孟子輯釋、春秋諸傳會通、易傳義、易本義坿錄集注、廣韻、詩童子問、詩集傳、事林廣記、全芳備祖、圭齋集、翰墨大全、禮記集記、方輿勝覽至此祕府所收唐詩鼓吹、莊子口義、事文類聚、師翁收之契丹國志、白虎通、予收文之屬槪皆字瘠刻陋、二京面貌、蕩然無遺矣、迨夫明太祖戡定擾亂、混一天下刻書亦從盛、一洗其陋、然此獨就坊本而言而已、至予所目覩祕府通考、元文類、金臺集、西翁近稿、村西集、史註山谷外集、孟子集注、困學紀聞、詩緝、唐律疏義、王荊公詩注、

玄玄碁經、樂府詩集、我家揚仲弘集、揭文安集、黃先生集、程雪樓集、道園集、陵川集、殘本金石例、江淮異人錄、揮塵錄、祕府元修、前後漢書、此書即取杭州在官及江西諸郡書板、所修補之一又小學如江浙儒學小字說文、正史如信州儒學北史、舊五代史、私刊如吳繹刻通志畧、重修如元修十七史及十三經注疏、宋嘉定有十三經合刻別有考鐫刻佳妙、比之於宋本、更無怍色、但憾其不多耳、蓋元時坊刻所以拙陋不及宋季與明初者、雖理學盛行與刻書盛傳有以致之、抑又更有故存焉、趙孟頫以宋氏之裔、爲程鉅夫所羅、而其翰墨文采冠絕一代、元之書法乃多出於此、而吳興初學鐵門限及宋思陵、晩乃得之於蘭亭及李北海、結搆精嚴丰神瀟洒、而書胥學之不達、側筆取妍、徒求似其面目、遂致瘠陋款仄也、依是觀之

元本之陋、又多出於元時吳興之書盛行、而民間學究書胥謹學吳興不至也、是猶宋時高麗刻本多是精絕、自胡元有天下、降忠烈王以公主忽都魯揭里迷失作甥舅、其後歷世諸王皆娶妃元室、又建征東省、置達魯花赤、事皆關決、衣冠禮樂一以元俗爲準的、於是其刻書亦多吳興筆意也

又案、元時杭州路西湖書院刻書最多、陳基夷白集西湖書院書目序云、杭西湖書院宋大學故址也、德祐內附、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廿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即治所西偏爲書院、後爲尊經閣、々之北爲書庫、實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据此可

以見宋之舊版元時多修而用之也

元文類七十卷 元槧本三通

梁有文選、唐有文粹、可以雋立千古、而呂氏之文鑑、蘇氏之文類、又次之、以其非專門家學、與精於抉擇、皆有其刻本、而文選與文類、其舊本獨多存、昔人謂、文粹文鑑、去取極嚴、蘇氏之選、合之爲三、今文鑑宋刻、傳本稀少、而此獨多元刻本、其故何哉、蓋由世運昇降、刻有難易、亦可以見宋元槧梓傳刻之精粗矣、文類至元中、一刻於江浙儒學提舉司、次至正二年修版杭州路西湖書院、再刻於建安余氏、至正中、三刻於翠巖精舍、四又刻於積善堂、建安余氏之刻、但見之於掖翁過言、其餘三刻、猶存於今日、則明晉藩、種德堂以下刻本、皆可以充覆瓿矣、西湖書院刻本者、左右双邊、每半板界高七寸二分、

幅五寸三分、十行、々十九字、首有至正二年二月日、下杭州路西湖書院移文、此文通行本缺、然張氏藏書志已載之、故從省、又案、御本此文有殘缺、元統二年夏四月王理、及元統二年五月四日陳旅國朝文類序、次目錄、卷端題國朝文類卷第一次行、賦一字、卷末有元統三年三月三日王守誠跋、是書、予於燕京琉璃廠獲之、元槧元印、蓋初印本也、秘府所藏有元槧明成化修本、是係榊原玄輔舊藏、行字界長、躰式序跋、並與前本同、半版幅五寸一分、長短不齊整、其係成化修版者、縫心上方、以白文記成化九年四字、下方有吏部重刊字、蓋既修而補之、是以不齊整也、末卷尾云、此本數歷裝釘、紙幅減損、既迫匡郭、釘痕甚多、不可復裝裁也、後之得焉者、謹勿改鑽之、元祿十三年重陽之後三日榊原玄輔希翊、識

于江都紀邸之北玉昭齋、捺印三顆、篁玄輔印、字希翊、翰墨清興、又云、右以清朝種德堂重訂刊行之本、補完訖、近刻文字尤多謬誤、此本雖苦廝沙、比近刻則最爲愈矣、古本不可以其漫滅而忽之如此矣、元祿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榊原玄輔希翊識、捺印二樣、玄輔之、印、希翊父、卷首有玄輔之印、冶山書屋、有竹人家、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及秘閣圖書之章數印、榊原玄輔、字希翊、號篁洲、從木下順庵學、律及書其所長、是書字畫漫滅、紙渝墨敝、前本佳、玆本粗、盖紙有精粗、搨有后先、墨版之久致漶漫、寔一版也、毛利氏草月樓書目、又載殘元刊四十卷七冊、未知其爲何版、翠巖精舍本即先大夫雙桂精舍所收、四周双邊、半板界長六寸六分五釐、幅四

寸三分、十三行、々二十四字、王陳二氏序、王氏跋、及躰式並同前本、但目錄首行、國朝文類目錄六字、併二行大書、紙刻極精、且校之於浙刻、其異同遠在其上矣、洵元刻中之善本也、係淺野五萬卷樓藏收、浙刻即所謂世祖用許衡言、命各行省、檄所在儒學及書院、以贍學錢糧印行者、是其一也

先大夫梅桂樓之儲三萬卷、皆稱精本、而郎注坡集最善、此文類即其中下也、其所著亦不尠、而唐士歷代學案、其尤精力所注、學案未及脫藁、其脫藁者僅有淸朝學案數人而已、是通人君子所爲惜惋痛歎、而后人所以仰天泣血也、於是先大夫旣逝之明年、門人胥謀、以大學諸士聽講記爲底本、家兄鈞一安井小太郎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松山直藏高瀨武次郎諸君、爲之編纂輯錄以作歷代學案、

學者開卷之餘、猶探珠於滄瀛、採玉於崑岡、一瞥乃得知唐士歷代文學之昇降、可復無怨矣、翰念此書一出、而夫信心蔑古者、自知其陋矣、而向知師古者、則亦因益知其不可易矣、則其障廻狂瀾、反扇頹風亦可幾矣、蓋擴學統之微緒、接問學之斷續、實讀史之鈐鍵解經之梯航、盛世不可無之書也、且先大夫著書不一種、其討論韓非則有韓非子輯說、其考覈史記、則有史記纂釋、是皆歎斯文之衰遲、傷禮樂之頹敗、博引旁證、折簡所書者、非苟焉從事者也、惜乎尙爲未定之藁、而惟文集與考證獨爲定本、蓋先大夫憂講易者甲論乙駁使學者沈迷於其中、將製漢易之著、其緒論垂成而易簀、翰也每拜其遺篇、未嘗不拊心慟哭也、嗟吁自先大夫之逝于茲六年、國無眞

儒、士無師表、士子仿徨迷惑、無知所適從、而無一人啓廸進取、敢爲中流砥柱者、是不啻能障狂瀾而東之、顧反爲之掘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彼亦非學儒者歟、苟聞先大夫之下風、其亦可以少鑒矣

元明清韓刊本考

案、外此予所目擊舊書逸篇、其最精者、如殘舊鈔卷子本大唐書儀九卷、此乃裴弘太之舊帙、宋元之佚篇、必然千年外鈔本、元元本本可以與開元禮相發明、唐張鷟遊仙窟一卷是嘉祿鈔卷子本、二書注文引佚書舊篇極夥、宋晁公武古文尙書詁訓傳四十卷、乃宋槧精絕、首尾完具、宋曾三異皇朝新舊官制通考十卷、舊鈔本、

極多異聞、足以補宋史之缺漏、又如殘宋蝴蝶裝本景文宋公集、此乃佚存本所原、而佚存之點校極粗、多不足據、宋本集韻、乃淳熙乙巳九月、覆慶曆三年八月國子監印本、至丁未五月畢工者、較之於澤存本、極衆善處、惜缺卷第一、宋本三國志、與先大夫雙桂樓史記、及上杉伯前後漢書同其面貌者、東都事畧、是宋眉山程氏刻本、與清五峰閣仿刻本同、玉堂類槀、乃宋槧絕佳、佚存本即據此本、王文公集、宋薛昻奉詔所編定原刻本、原本八十卷、今佚其末十卷、太平寰宇記、乃殘宋蝴蝶裝本、古逸本以此本爲底本、而頗多妄改、寒山集、刻鏤佳妙、字大如錢、較諸通行本、次序全不相同、且有朱子陸放翁手帖、從眞蹟刻入、正中仿刻出於玆、文中

子中說、高麗覆北宋本、昌平本實出於玆、誠齋四六發遺膏馥集宋末坊本、誠齋先生楊万里撰述、廬陵後學周公恕編類、二行聯署、是係坊賈贋鼎、鈔補三分居一、游宦紀聞、錦繡万花谷、東坡文集詩注、索隱七十卷本史記、草書韻寶、柳河東集、皆宋刻佳妙、舊鈔殘卷子本史記、今存范蔡傳、文館詞林第六百六十八、乃是弘仁舊物、舊鈔卷子本集注文選、乃多援引隋唐人注本、其餘祕府所收舊鈔本、及宋槧本、猶極衆、而至元明刻本、蓋不遑指擧矣、皆詳具於二輯以下、又嘗讀中祕道藏、而知道藏實多古書、古書不盡可信、取華畧滓可也、於是或鈔之、或校之、各爲之解說、蓋以辨訂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之謬誤也、抑古籍之流傳、落落如星

鳳、予何幸奉靑山田中宮相公校書之命、觀玉冊於淸祕之閣、乃始克製是篇、校讐鑒衡之任、似若默以畀予者、安知非所以天之啓予振發其墜緒也、斯錄之成、實賴蘇峰先生鋟之於梓、又安知二輯三輯之不復假手於先生乎、其二輯篇目之既定者、舊鈔本凡三十六種六十四通、宋槧本凡三十八種五十九通、舊刊本凡十九種四十一通、元明淸韓刊本凡四十五種七十六通、又坿之以中祕道藏目錄解題、嗚呼校讐鑒衡豈易言哉、商搉辨證、勒爲一書、艮亦匪易、天下至大、來者無窮、知異時黃雀之彈、必隨我後予知之非苟爲其難也、斯文未喪、景運方興、默契之責、固不敢不勉也、刻成、將出以質於大方、獨憾、南葵之書、雙桂之藏、已失先大

夫所以遺於后人之意、設後之君子、取以與此相較、考据多不精、當推原其故也、嗚呼九原不可起、溫容既遠、撫今念昔、風木之感、其誰能不泣血乎、予欲續先君子講漢魏之墜易、而考核無書、絕意於玆矣、詩有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茫々天、下予將與誰言之、悠々後世、當必有人知之、校刻既畢、援筆題尾、不覺流涕漬紙

古今書刻上編　古黃周弘祖集　古文舊書考坿載

內府

皇明祖訓、孝慈錄、稽古定制、御製文集、爲善陰隲、寶訓、孝順事實、禮儀定式、大誥三篇、洪武禮制、大誥武臣、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諸司職掌、歷代臣鑑、洪武聖政記、洪武儀式、大明律、大明令、官制、軍政條例、大明日曆、永樂大典、憲綱、教民文榜、資世通典、勸善書、女訓、內訓、明倫大典、大明會典、五倫書、恩記含春堂詩、聖學心法、敬一箴、五箴註、欽明大獄、大明集禮、興都大志、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朱

子綱目、宋元綱目、昭鑑、海篇直音、續資治通鑑、養生類纂、詩韻釋義、君鑑、神課金口訣、名臣奏議、文献通攷、歐蘇文集、五經集註、四書集註、大學衍義、歷代通鑑纂要、步天高、天文祥異賦、道藏經、佛藏經貞觀政要、廣韻、玉篇、李詩、杜詩、直說通畧、爾雅、埤雅、釋文三註、五經白文、素問、事文類聚、經史海篇、通書、難經、居家必用、周易占法、許氏說文、唐詩皷吹、唐詩三體、飲膳正要、對類、

禮部

大狩龍飛集、大禮集義、歷科會試錄、歷朝登科錄、素

問鈔、

兵部

大閱錄、隆慶二年刊 九邊圖說、隆慶三年刊 九邊圖、 歷科武舉錄

工部

御製詩

都察院

史記、文選、潛夫論、杜詩集註、詩林廣記、千家註蘇詩、盛世新聲、太古遺音、唐音、臞仙神奇秘譜、玉機微義、詩對押韻、武經直解、孝經註疏、適情錄、算法大全、琴韻啓蒙、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千金寶要、太

平樂府、悟眞篇、玉音海篇、七政曆、毓慶勳懿集、雍
瀃樂府、爛柯經、萬化玄機、披圖測海、中原音韻、參
同契、王氏藏集、杜研岡集、

國子監

臨川文集、淮海集、東萊集、樊川集、四書、書傳、周
易、四書集義、論語白文、孟子節文、周易音訓、通鑑
正誤、喪禮、古史、西林詩集、韻略、青雲賦、務本書、
楚詞、外篇衍義、忠經、幼小方、珍珠囊、唐詩、詩對
押韻、玉浮圖、字苑撮要、本草方、朱子語畧、孟四元賦、
小學、脚氣治方、國子監志、山海經、官箴、四書抄釋、

儀禮圖解、詩韻圖譜、四時候氣圖、大都志、世史正綱、

欽天監

天文刻、

太醫院

銅人針灸圖、大明律直引、醫林集要、

隆福寺

詞林摘艷、五音海篇、集韻、

南京國子監

孝經集解、孝經明解、孝經註疏、玄宗孝經、魯齋孝經、

范氏孝經、大學疏義、大學明解、大學叢說、大學白文、

魯齋大學、中庸白文、中庸叢說、論語白文、論語註疏、

論語旁通、論語考證、孟子白文、孟子節文、文公四書、

小學註疏、小學訓疏、周易註疏、周易本說、周易本義、

周易音訓、復齋易說、尙書釋文、尙書註疏、尙書表註、

尙書會選、周易程傳、周易啓蒙、詩傳註疏、詩經集傳、

春秋辨疑、春秋綱領、春秋公羊傳、穀梁傳、春秋諸國

統記、春秋本義、春秋正文、左氏註疏、春秋或問、左

氏集解、息齋春秋、儀禮經傳、儀禮註疏、儀禮、禮書、

樂書、周禮句解、周禮集說、書經補遺、小學白文、

以上經書

顏子、曾子、列子、老子、孫子、武經七書、太玄經、
溫公太玄註、太玄索隱、揚子法言、文中子註、說苑、
太極圖說、周子書、朱子三書、諸儒鳴道、朱子大全、
程氏遺書、朱子語畧、近思錄、

以上子書

史記、前漢書、後漢書、兩漢會要、兩漢詔令、蜀本末、
諸葛武侯傳、三國志、晉書、南史、宋書、南齊書、梁
書、陳書、北史、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唐書、
貞觀政要、五代史、南唐書、吳越春秋、子由古史、呂
氏春秋、資治通鑑、通鑑綱目、通鑑音釋、通鑑問疑、

通鑑紀事本末、通鑑外紀、通鑑釋文、宋史、通鑑前編、元史、遼史、金史、宋遼金統論、通鑑考異、史略、讀史管見、歷代帝王統論、百將傳、將鑑論斷、諸史會編、宋名臣奏議、通志畧、

以上史書

雅頌正書、詩譜、詩序註、陳先生詩集、檜庭詩稿、（天台丁復撰）選詩演義、樂府詩集、六朝樂府、文則、文法、文選、歐文、晦菴文集、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宋文鑑、國朝文類、朱子行狀、淮陽獻武工詩、會稽三賦、逃虛子集、南唐蒲先生叢稿、鳴秋後集、文章辯體、皇明文衡、

曾文質公集、白沙詩敎、唐音、古今會編、羅圭峯文集、甘泉文集、元文類、懷麓堂稿、戴石屏詩集、陽明文錄、古廉詩集、圭峯續集、

以上詩文集

玉海、文獻通攷、天文志、大事記通釋、博古圖、爾雅、爾雅註疏、五體新儀、禮編、文公家禮、家禮儀節、鄉飲酒禮圖、祭禮從宜、了齋年譜、河防通議、金陀粹編、釋文三註、新序、玄敎、壽親養老書、金陀續編、困學記聞、讀書叢說、東萊讀書記、讀書法言、讀書工程、禮部韻、玉篇、廣韻、韻府群玉、書學正韻、眞西山讀

書記、毛晃韻、存古正學、廟堂忠告、牧民忠告、風憲忠告、憲臺記、南臺備記、國語、諭俗編、斷獄律文、唐刑統、刑統賦、夢華錄、洗冤錄、厚德志、許氏說文、白虎通、論衡、營造法式、筭法、農桑衣食、農桑撮要、裁桑圖、篆書體、六書統、洪武正韻、六書正訛、百忍箴、東萊法源、黃氏日抄、草木子、杜氏通典、兩漢詔令、皇明政要、脉訣刊誤、草韻、平宋志、昭潭志、金陵舊志、金陵新志圖、集慶志、象臺志、容州志、龍川鄉飲志、柳州志、賓陽志、蒼梧志、景定律康志、建武志、長安志、斟鄩志、瑞陽志、桂林志、臨川志、玉融志、

救荒活民書、風俗通、古文苑、大觀本草、

以上雜書

大明令、大明律、大誥三篇、存心錄、永鑑錄、孝慈錄、

勸善書、洪武禮制、大明官制、五倫書、資世通訓、古

今列女傳、水馬驛程、

以上本朝書

四箴字體、千文、虞世南百家姓、鮮于眞草千文、趙孟

頫千文、九成宮帖、率更千文、小字帖、草韻、

以上法帖

南京提學察院

通鑑纂要、

北直隸

順天府

史鉞、東草亭詩、寰宇通志、金臺八景詩、大寶箴帖、

稽古定制、觀梅數、南園燕集詩、

保定府

府志、祁州志、安州志、杜律五言白文、困學記聞、師

律提綱、金匱鈎玄、劉靜修文集、武經註解、雄地乘、

家塾事親、十三家兵法、丹溪鈎玄、

眞定府

九邊圖、痘疹方、埤雅、雅音會編、譚子化書、直古文集、風紀集覽、劉靜脩文集、漢紀、性理三解、陽王大傳記、

永平府

府志、古文精選、啓蒙對偶、

河間府

河間志、任丘志、飲膳正要、宋潛溪文集、通鑑分類、忠節錄、董子文集、愼言集訓、表則、

大名府

府志、經驗方、山海經、遵道錄、國語、此事難知、格

致餘論、何子十二論、元城語錄、家規輯要、長垣縣志、
王太傅詩選、褚氏遺書、古篆體、正蒙會稿、楊誠齋易
傳、文公字刻、經驗藥方、

廣平府

府志、大學明解、事業紀原、錢氏小兒方、選詩、杜詩
類選、聲律發蒙、衛生保鑑、家禮四要、射禮節儀、祥
刑要覽、保生育嬰錄、古直文集、

順德府

府志、薛文清集、康齋集、

南直隸

應天府

句容志、茅山志、韋韻、文選六臣註、左傳註解、禮記纂言、南畿通志、宋明臣言行錄、近思錄、

蘇州府

史記、文選、唐文粹、三禮、六子、韓文、柳文、王荊公文集、楚辭、水經、國語、戰國策、舊唐書、藝文類聚、空同文集、何仲默文集、陽明文集、孟有涯集、蔡林屋集、舊四十家小說、王履吉集、白孔六帖、六家唐詩、四十家唐詩、唐詩正聲、左傳、三蘇文粹、十二家唐詩、大戴禮、韓詩外傳、虞初志、左粹類選、百川學

海、花間集、皇甫湜集、王文恪文集、五經旁註、直音、
賈誼新書、吳匏菴文集、世說新語、吳越春秋、秦漢文、
張篠菴文集、博雅、覆瓿集、周禮、徐迪功文集、傳響
集、二陸集、申鑒、樊川文集、近思錄、讀書錄、禮記、
吳郡志、通鑑續編、通鑑總類、小學、姑蘇志、伊洛淵
源、輿地圖、四書集註、呂氏鄉約、六經圖、心政經、
周易尙占、周易奧文、棠陰比事、原音、通書、刑統賦、
周易集說、群書鈎玄、作邑事箴、六書正訛、說文字源、
禮制榜册、二范集、四書講義、四書解說、文章辨體、
通鑑前編、道園學古錄、舉要新書、大字四書、百首唐

詩、吳草廬文粹、劉向說苑、東里詩集、參同契、蚓竅集、鳳山八詠、毛維瞻蘇轍等詠丁鶴年集、元末西域人寓武昌晦菴文抄、晦菴詩抄、皃藻集、范文正公文集、怡菴文集、崇明志、金堂集、范忠宣文集、祥刑要覽、小學集解、永嘉集、湖海奇異集、存誠齋稿、憲綱、五經、高太史全集、通書圖、天文圖、地理圖、青城先生集、祭器圖、春秋權輿、意林、三先生詩集、詩律鈎玄、蒙庵詩、忠經、性理群書補註、中庸輯畧、和靖語錄、缶鳴集、韋蘇州詩、格古要論、逃虗子集、學古詩、學鳴集、衛生寶鑑、脾胃論、三體唐詩、長門承天寺珍珠囊、內外傷辨、格致論、東

垣試效書、新效方、水東日記、韻學集成、太玄經、活民書、論衡、孔叢子、兩廣平蠻錄、長洲縣志、直道編、梓吳、皮日休文藪、譚纂、列女傳、正學階梯、李空同詩集、吳越春秋、吳中記聞、文公家禮、當代名臣錄、本草、（南宋時刻）姑蘇雜詠、春秋纂例、萬首唐人絕句、震澤長語、李太白詩、欣賞編、新四十家小說、杜詩、說林、陳后岡集、七十二子粹言、申心里、黃省要家、兩漢記、八十家唐詩、袁永之集、孫可之集、唐太宗帝範、高楊張徐詩集、

松江府

松江志、雲間志、雲間續志、人物志、浯溪集、詩義集說、鐵仙詩、顧祿詩、圖繪寶鑑、書史會典、鐵崖詩集、八十家唐詩、小學、家語、楚辭、太玄經、輟耕錄、古今合編、周禮、駱賓王集、夢餘集、草堂詩餘、唐雅、玉臺新詠、古今說海、

常州府

初學記、合璧事類、群書總類、錦繡萬花谷、儀禮經傳、事類賦、百川學海、一統賦、鹽鐵論、杜詩集註、古文苑、顏魯公文集、龜巢集、辨惑編、思賢集、白氏長慶集、元豐類稿、讀杜愚得、杜律虞註、救荒活民補遺、

鼓吹續編、王孟端詩、辨惑續編、錢氏三葉集、倪雲林集、袖珍方、周將軍傳、王氏天遊集、錫山志、九峯樵唱、琬琰錄、皇明名臣錄、錫山遺響、論範、周禮註疏、王文肅公文集、名賢確論、四書集註、中論、容春堂文集、六朝詩集、浙江通志、李杜白文、太平廣記、毘陵志、

鎭江府

管子、韻會舉要、金山志、甘露寺題詠、呂氏遺書、東萊古易、丁卯集、京口三山志、關中奏議、戒菴文集、郊亭偶見、

徽州府

天原發微、瀛奎律髓、家體會編、文公年譜、漢文選、小學集解、晦菴語錄、新安文献志、胡傳、左傳、傷寒書、羅雖洲小稿、篁墩文集、篁墩文粹、春秋屬詞、文公感興詩、朱子語錄、春秋集解、楚辭、玄玄棋經集、李詩白文、杜詩白文、草堂詩餘、批點史記漢書、山海經、明目方、四書集註、文心雕龍、獅山文集、皇明文衡、人相全編、

池州府

東岡文集、九華山志、崔氏洹詞、

寧國府

府志、宛林詩集、大觀本草、山居四要、玩齋集、韓文、柳文、六書本義、韻補、禮記纂要、論範、謝宣城集、鶴林玉露、寧國縣志、

太平府

風俗志、晦菴文抄、晦菴詩抄、陶學士文集、白虎通、近思錄、顏氏家訓、

淮安府

淮南府志、經濟文衡、小學白文、經學隊仗、松江文集、定本策、農桑撮要、王氏脉經、武經、教民榜文、理學

類集、元張九部著臨江人鹽政志、禮儀定式、玉壺氷、楊鐵崖文集、

東坡律詩、世說新話、讀書錄、江西奏議、唐漁石著曆府通書、

恤刑䟽草、大明令、淮郡文獻志、爲政準則、漕河志、

楊州府

廣文選、御製文集、二業合一訓、王陽明湛甘泉著五經白文、大明官制、鹽鐵論、周子全書演、雍語、甘泉著皇明政要、素問、遵道錄、易大象說、家禮節要、詩翼、蔣南冷詩集、劉向說苑、張子抄釋、東廓文集、泰定養生論、六經正誤、胡子語要、鮑明遠集、四書古本、省心詮要、本草集要、春秋左傳、文公訓蒙絕句、洗寃集錄、小學韻語、

上蔡語錄、晞髮集、甘泉全集、陽明文錄、原病式、象山語錄、慈湖語畧、大誥三編、維揚鄉飲、潛溪文集、詩法、觀風遺音、甘泉文錄、張文潛文集、百戰奇法、詩準、松月軒集、詩話、薛子粹言、周禮大全、格物通、本草權度、義獻釋文、古小學、學庸訓測、白沙詩粹、鐵崖文集、難經、白沙子、褚氏遺書、古今眞寶、二程抄釋、新序、古史、通志畧、維揚志、周易訓測、太玄經、伊洛淵源錄、草堂詩餘、農桑撮要、揚子折衷、意林、谷音、脉訣、藝林、二禮經傳測、

廬州府

春秋列傳、五蟲集、荒政集、表則、廬揚志、居竹軒集、
小學句讀、左傳拔尤、周易旁註、潛溪文集、崇古文訣、
皇極經世全書、包公奏議、禮記集說、論範、無爲州

鳳陽府

中都志、淮南子、薛西原集、老子解、約言、家塾事親、

安慶府

青陽文集、漢魏詩、安慶志、家禮會通、

廣德州

啓蒙故事、桐汭志、諸司職掌、竹枝詞、交泰錄、明良
集、

滁州

滁陽會景編、

徐州

嚴滄浪詩話、杜律虞註、呂梁洪忠、

和州

州志、香泉志、

浙江

布政司

東漢文鑑、西漢文鑑、說文、救荒活民補遺、諸司職掌、

儀禮經傳、律呂元聲、近思錄、

按察司

疑獄集、官箴集要、大明律、竹枝詞、程史、唐鑑、

杭州府

大唐六典、四書集註、武林遺事、禮經會元、原病式、周禮、始豐集、千家全集唐詩、元詩體要、韻海、唐詩類編、宋學士文粹、筭法大全、詠物新題、雪溪漁唱、萬竹山房集帖、龍門子、群珠摘粹、養生雜纂、劉伯溫文集、程氏遺書、伊洛淵源、四書白文、溫公我箴集、精忠錄、林和靖詩、近思錄、太白山人詩、蓋齋醫要、西湖遊覽、

嘉興府

陸宣公集、三元參贊、韻補、劉靜脩文集、文心雕龍、韓詩外傳、汲冢周書、詠史詩、舒庵集、勤有詩集、王秋澗文集、金王惲著大戴禮、柳文、近代名臣言行錄、愧郯錄、古文集、意林、越絕書、桐鄉陸賈新語、禮經會元、

湖州府

皇明詩選、吳興志、楚辭、趙松雪文集、

寧波府

漢雋、標題四書、柳莊類編、明王學類編、海涵萬象、周易本義、韓文正宗、袁學士舊群志、鳳池吟稿、竹外

吟稿、柳莊詩、楊文懿公文集、府志、符臺外集、黃先生批點四書、童學書程、古今識鑒、清容居士文集、寧波袁桷著 碧川文粹、奉化志、黃氏日抄、慈溪黃震著 堇山文集、均齋文集、四明文獻志、

紹興府

唐詩選、復古編、謝密庵雲集、上虞謝肅著 選詩補註、密庵詩集、會稽三賦、梅譜、通神論、符臺外集、啓蒙、楊鐵崖文集、詩學大成、六子白文、六書本義、尹和靜文集、

台州府

臨海志、龍川文集、戴石屏詩、觀樂生詩集、李桃溪文集、

宋李蘩著　遜志齋文集、赤城論諫錄、

金華府

宋潛谿集、宋學士文粹、續文粹、義門王先生集、續研幾圖、旗義編、麟谿集、胡仲子文集、清溪集、和陶集、夢山稿、蘇平仲文集、鄭氏家規、魯齋文集、黃晉卿集、吳淵穎文集、唐漁石集、金華文統、黃文獻公集、王文獻公集、王文忠公集、九靈先生集、葯房居士集、

衢州府

杜律虞註、論學繩尺、趙清獻公集、吳文正公集、

嚴州府

觀光集、宋文鑑、選南鑑、淳安金石藥方、酉陽雜俎、
釣臺集、求政錄、東萊博義、

溫州府

四書管見、四書集義、管窺外編、梅谿先生集、省愆集、

處州府

翊運錄、覆瓿集、覆子拾遺、蘇平仲文集、犁眉公集、
寫情集、春秋明經、葉水心文集、盤谷唱和、無隱集、
自怡集、易齋稿、劉府稿、郁離子集、耕雲集、誠意伯
文集、埤雅、丹溪心法、梅溪集、

江西

布政司

軍政條例、古文苑、皇明詩選、大明律、朱子語錄、韓文、柳文、蘇文忠公全集、禮記正蒙、文式、問刑條例、小兒袖珍方、周易本義、明目方、滕王閣集、古賦辨體、釋名、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考古圖、史鈔、

按察司

桂洲奏議、方山四書、陶集、忠烈編、憲綱、兩漢書疏、讀書分程、律條疏議、綱目、稽古定制、經籍攷、司馬溫公集、江西通志、徐迪功集、漢隸分韻、品士錄、

南昌府

徐蘇傳、文章全集、古廉詩集、胡祭酒文集、古文關鍵、寰宇通志、皇明詩選、胡祭酒續文集、遼海集、山谷刀筆、山谷文集、包孝肅奏議、救急方、古賦辨體、慈湖遺書、說文解字補義、讀書記、交泰錄、大儒奏議、徐幹中論、大學衍義、文選精義、群忠錄、

弋陽王府

唐詩正聲、史畧、史斷、大明中興頌、採芝吟、顧菴文集、顧菴文選、胡斗南文集、乾坤生意、洞天淸錄、文譜、龍虎經、詩譜、詩法、臞仙文譜、臞仙詩譜、毛詩、春秋、通鑑博論、禮制集要、異域志、太和正韻、保命

集、十神書、懶仙詩評、江西詩法、瓊林雅韻、增奇集、琴阮啓蒙、原始秘書、太古遺音、神奇秘譜、浩歌、北斗課、靈棋經、梅花百詠、救命索、棋經、懽聲、老狂、天運紹統、肘後神樞、肘後神經、璇璣廻文詩、沖溪子獨步大羅天、運化玄機、活人心法、壽域神方、神隱、文章歐冶、大雅詩韻、詩人玉屑、李白詩、唐詩、文章筌蹄、劉向新序、

饒州府

寓菴集、近光集、涪溪集、劉彥昺文集、兩漢文選、異端辨正、餘干縣志、

淮府

文苑類選、赤壁賦、

廣信府

文章軌範、葬書、策學輯畧、先賢事實錄、疊山文集、詩學權輿、太玄經、三子口義、方言、軍政條例、針灸方、詩韻捷徑、廣信志、

吉安府

府志、雝東廓集、詩選補註、彭文思公集、文髓、文山文集、四書集釋、劉靜脩文集、泊菴集、歐文全集、歐詩全集、蘇文忠公集、東里文集、解學士集、運甓漫錄、

濟美集、唐詩類編、胡延平詩、表忠集、眉菴集、鶴鳴集、西澗集、雙崖集、胡文穆公集、石溪集、谿園集、素菴集、詩學梯航、東墅集、二妙集、慣窮集、東里詩集、抑菴集、（王直著）海東文集、困學記、曾學士集、劉職方文集、（劉子高著）芳洲老人集、（陳循著）尙賓文集、洗寃錄、山海經、羅一峯集、槎谷文集、羅念菴集、廣輿圖、（羅念菴著）王陽明年譜、（鄒東廓著石刻）

建昌府

府志、養生雜纂、鳴盛詩、主峯文集、（羅玘著）錦繡策、褒忠錄、聽鶴軒詩、西疇常言、（宋何坦著）三禮考註、保生要錄、南

豐文集、椒丘文集、（何喬新著）盱江文集、宋名臣錄、救急易方、
春秋胡傳、麻姑詩、孝行詩、遺愛集、一峯集、

益府

重編廣韻、

撫州府

府志、吳文正公文集、吳康齋文集、古崖先生集、歐文忠公文集、醫經小學、道園文集、象山文集、王荊公文集、東鄉縣志、彭惠安公文集、

袁州府

府志、詩經集註、易經集註、十八方加減、圭齋文集、

釋奠譜、孫眞人方、唐詩絕句註解、熊士選集、問刑條例、虛舟詩集、滄海遺珠集、武經七書、穆天子傳、海叟集、阮嗣宗集、

臨江府

府志、金川玉屑、周易參考、詩經演義、春秋考異、周禮句解、宋史畧、元史畧、論林、蒐古論、類訓、草堂詩餘、理學類編、群書備數、梁氏策要、山陰詩集、石門集、五經白文、列女傳、傅與礪詩法、隋書、蘇文、十九史、傅與礪詩集、小學、忠經、禮部韻、傅與礪文集、氏族大全、事林廣記、三體唐詩、金文靖公集、古

文、尺牘法言、校文餘力、劉靜脩文集、書言故事、丹溪纂要、西門文集、中村別業詩、

贛州府

虔臺志、書經集註、四書集註、高太史文集、唐詩品彙、古賦辨體、埤雅、王狀元詩集、小學集註、攷古圖、胡傳、王陽明武藝圖、隨身備用、袖珍方、白氏諷諫、崔清獻公全錄、洪武正韻、武經七書、

瑞州府

府志、唐詩鼓吹、許氏說文、北溪字義、文章字義、書經會通、春秋集、參同契補註、周易折衷、天下正音、

唐書、家人衍義、禮記博文、農桑撮要、隨身備用、文章正宗、家禮儀節、大明律、理刑正要、春秋綱領、

九江府

府志、石鍾山志、天池寺集、浯溪集、

南康府

白鹿洞志、陶詩、四書集註、禮記集說、易經本義、遵道錄、春秋蕃露、二業合一訓、

南安府

府志、張東海字帖、廣文選、劉元城鐵漢樓記、

福建

布政司

大明會典、大明律、理數日抄、聖學格物通、醫林集要、醫方選要、韓柳文、自警編、金匱要略、東海文集、教家要略、國初事蹟、感應篇、玉壺氷、櫻寧方、筮吉肘後經、問刑條例、荔枝考、

按察司

五經集註、四書集註、晦菴文集、薛文清公全集、梓溪全集、家教節儀、贈言錄、胡端敏公奏議、洗寃錄、麻衣相訣、

五經書院

通志畧、杜氏通典、東西漢書、十三經註疏、皇明進士
登科考、

鹽運司

丹溪醫案、地理管見、陸宣公奏議、

福州府

文苑英華、文編、玉髓眞經、大學衍義補、五代史、班
馬異同、管子、傷寒論、韓非子、小學大全、小學白文、
古音傳、一統志畧、鄭詩、鄭文、古樂府、

福州府學

唐書、晉書、史記題評、大明一統志、八閩通誌、近思

錄、百將傳幷武經七書、讀書記、學政事、傳習錄、羅

一峯文集、宋史新編、衛生易簡方、

興化府

莆陽文獻志、類博稿、

漳州府

府志、陳布衣遺稿、劉愛禮文集、白虎通、風俗通、陳

北溪字義、

泉州府

府志、法帖釋文、五經白文、周禮、歐陽詹集、

延平府

玉機微義、豫章文集、延平答問、大明令、

建寧府

四書集註、五經集註、武經總要、朱文公年譜、唐文粹、杜工部詩、顏氏家訓、朱文公登科錄、建寧府志、詩法源流、古樂府、建寧人物傳、道南源委錄、黃學士文集、劉屛山文集、王氏存笥稿、歐陽南野文集、

書坊

四書白文、四書集註、四書傍註、四書大全、四書纂疏、四書通考、四書通證、四書音考、四書句解、四書輯釋、四書發明、魯齋四書、滄洲四書、

以上四書類

周易註疏、周易本義、周易大全、周易句解、周易會通、易學啓蒙、董楷附錄、張子清附錄、程傳、毛詩註疏、詩經集註、詩經大全、毛詩句解、詩傳通集、嚴氏詩緝、尙書註疏、尙書纂疏、書經集註、書經大全、尙書句解、陳櫟書傳、董鼎傳、左傳註疏、公羊註疏、穀梁註疏、春秋大全、春秋左傳、春秋胡傳、春秋會通、春秋四傳、春秋纂疏、春秋逢關、春秋圖象、春秋辯紀、春秋金鎖匙、王覇世疏、禮記註疏、禮記集註、禮記大全、禮記句解、儀禮註疏、儀禮句解、儀禮圖、周禮註疏、周禮

句解、孝經、孝經註疏、孝經直解、孝經纂疏、孝經刊誤、魯齋孝經、論語註疏、孟子註疏、爾雅註疏、爾雅、五經通典、九經直書、十一經問對、

以上五經類

洪武正韻、大明律、大明令、問刑條例、大明會典、諸司職掌、皇明正要、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制、五倫書、禮儀定式、內訓、勸善書、

以上制書類

性理大全、性理粹言、朱子語錄、朱子大全集、家語、近思錄、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小學集成、小學集解、

家禮、家禮儀節、伊洛淵源、

以上理學類

史記、少微通鑑、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目、綱目發明、綱目書法、十七史詳節、十九史畧、三國志、貞觀政要、范祖禹唐鑑、宋南渡史、南唐書、小學史斷、宋金遼三史、北史內訓、吳越春秋、元史節要、十七史纂、宋元長編、南史、北史、宣和遺事、史畧釋文、古今補斷、史綱一覽、讀書要訣、游文小史、史學綱領、聖政記、皇明經濟錄、國朝言行錄、

孤樹裒談、

以上史書類

文獻通考、山堂考索、事文類聚、藝文類聚、集事淵海、

翰墨大全、韻府群玉、百家類纂、百川學海、初學記、

考古遺編、考古群玉、埤雅、事林廣記、文林廣記、萬

寶事山、搜神記、中和集、養餘錄、神農家教、列女傳、

楚愚類書、便民圖纂、金璧大全、農桑撮要、姓源珠璣、

姓氏大全、玉機微義、黃氏日抄、田家曆、六書正譌、

異物彙苑、儀註、論學繩尺、初學繩尺、十大家談論、

海篇直音、玉篇、廣韻、山海經、明世學山、三賢正宗、

天下至畧、居家必用、雷公炮製、書言故事、日記故事、

大明一統賦、三餘別業、獻廷策表、便明寶鑑、啓箚青錢、簡牘大全、歐蘇手柬、益府對類、詩對押韻、對類大全、劉向新序、九邊圖論、陸宣公奏議、東萊博義、九章筭法、四書人物考、

以上雜書類

讀律瑣言、讀書管見、律例附觧、律條疏議、祥刑要覽、洗寃錄、無寃錄、刑統賦、出巡錄、

以上刑名類

綱目兵法、武經直觧、戰國策、黃石公素書、百將傳、武經七書、孫子兵法、孫武子本義、

以上兵戎類

漢文鑑、唐文鑑、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楚辭、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文章軌範、三蘇文集、三蘇文粹、刀筆文集、皇明文衡、皇明文選、皇明文範、國朝文類、朱文公詩、陽明文集、空同文集、駱賓王文集、荊川文集、宗子相集、吾學編、中原音韻、臺閣人文、詩學大成、瀛奎律髓、杜律虞註、杜律趙註、韓柳文集、李白全集、疊山文集、荊公文集、淮海文集、象山文集、歐陽文集、梅溪文集、止齋文集、東萊文集、宋濂文集、虛齋文集、甘泉文集、楓山文集、少湖文集、穀原文集、

白沙文集、白沙詩教、呂太史文集、陶淵明詩、黄山谷詩、何仲默集、詩人玉屑、詩韻釋義、唐詩鼓吹、三體唐詩、方山詩說、草堂詩餘、寇準詩、陳摶詩、潛菴詩、

以上詩文類

黄帝素問、難經、大觀本草、銅人針灸、東垣十書、脉訣、丹溪纂要、丹溪心法附餘、醫學正傳、明醫雜著、醫林集要、仁齋直指、肘後經、傷寒論、活人指掌、傷寒指掌圖、痘疹方、傷寒十書、奇效良方、活幼口議、全幼心鑑、濟陰寶鑑、活人心統、千金方、諸證辨疑、婦人良方、醫經大指、小兒方、袖珍方、藥性賦、救急

易方、針灸四書、醫林正宗、外科心法、青囊雜纂、潔
古老方、徐氏針灸、醫方捷徑、乾坤生意、加減十三方、
此事難知、卜筮元龜、通眞子補註脉訣、天玄賦、千里
馬、海底眼、望斗經、靈棋經、火珠林、折字林、雙林
影、星學大成、百中經、子平淵海、臺司妙纂、五星指
南、耶律經、磨箭賦、應天歌、消息賦、碧玉經、七政
曆、星學源流、範圍數、前定數、梅花數、人相編、麻
衣相、五行相、三世相、皇堂葬編、通書大全、地理摘
奇、陰陽捷徑、地理眞機、地理集說、地理大全、地理
四書、天機會元、千金風水、十代風水、金精鰲極、玉

髓眞經、脩眞十書、參同契、悟眞篇、金丹直解、六祖壇經、傳燈錄、玄玄棋經、爛柯經、魯班經、王函經、牛經、馬經、

以上醫卜星相堪輿玄修等類

邵武府

四書白文、丹溪心法附餘、宗子相文集、李文忠公文集、

李忠定奏議、

汀州府

詩法源流、滄浪吟卷、明醫雜著、文山同年錄、道南錄、

丹鉛總錄、楊愼著出上杭縣

福寧州

玉機微義、石堂文集、

湖廣

布政司

湖廣通志、齊民要術、本草纂要、傷寒全書、地理書、

宋論、輿地圖、

按察司

五經集註、四書集註、六子白文、太白山人詩、呂氏春

秋、爾雅、選詩、杜詩、國語、二張詩、高蘇門集、太

古遺音、皇明進士登科考、文端集、文信公集、大明律

例、皇輿考、

武昌府

杜詩范注、左傳、嘉魚 詩餘圖譜、愼言集錄、興國

楚府

博物志、獨斷、新序、說苑、三體唐詩、古文關鍵、古文訓學大畧、丁鶴年詩、舒菴集、淸江先生文集、崇德貝瓊著 小字帖、四書集註、

漢陽府

魯齋文集、愚莊集、詠物新題、夏文忠公集、事物紀原、雪航膚見、效顰集、讀書備忘、元劉肅著 四書管見、

黃州府

書經旁註、四書管窺、王夢澤集、黃岡王廷陳著 傳習錄、蘄州

德安府

府志、初唐詩、王彭衙詩、隨州志、山陵賦、應山縣志、

岳州府

岳州圖經志、岳陽古今詩集、

承天府

詩品、申鑒、愼言錄、沔陽志、俱沔陽州 象山文集、荊門州

襄陽府

襄陽志、周禮考註、光化縣志、衛生易簡方、

永州府

府志、

衡州府

衡州府志、家禮集說、活幼新書、原德錄、珍珠囊、

寶慶府

神異賦、鮮學士文集、

長沙府

府志、岳麓書院圖志、文選雙字類要、盧溪文集、岳麓

書院記、宋張栻作

吉府

四書集註、

荊州府

府志、后山詩集、

遼府

東垣十書、養生雜纂、湘獻遺翰、群書要方、邇言、小學史斷、通畧直說、叙古千文帖、簡生遺集、養生日覽、

選詩、

常德府

府志、論孟古義、

郴州

餘冬序錄、

河南

布政司

河南通志、大明律、菊莊詩集、遺山文集、痘疹方、唐詩品彙、戰國策、唐音、崆峒文集、事類賦、丹溪纂要、周北山詩集、于肅愍集、從古正文、文選增定、錦繡萬花谷、袖珍方、容齋隨筆、民生利用、傷寒指掌圖、金丹正理大全、

按察司

源流至論、小學、諸司職掌、

汝寧府

何氏集、信陽志、大復遺稿、孟有涯全集、學約古文、

戴氏集、（俱出信陽州）孝慈錄、農桑撮要、保生餘錄、元遺山詩、

楊文忠公集、

衛輝府

交泰錄、

汝府

秦漢文、

懷慶府

魯齋全集、文章軌範、

彰德府

讀書管見、古文類選、絕句博選、圭塘小藁、文苑春秋、

人物志、

趙府

杜詩選註、左傳、六子、

河南府

河南志、劉須溪批點杜詩、壽親養老書、擊壤集、二程全書、杜律虞註、蘇文忠表啓、唐詩鼓吹、伽藍記、淮南子、

山東

布政司

東遊記、醫方集成、行軍須知、金文靖集、金幼孜著讀書日程、
三事忠告、歸田稿、黃忠宣公詩集、問水集、唐音、王
氏農書、許先生文集、黃帝素問、太玄經、邊華泉集、
小學集說、家塾事親、淮海集、春秋集義、孝慈錄、

按察司

證類本草、一統賦、條例便覽、張養浩文集、石翁稿、
讀書錄、

濟南府

韓詩外傳、

德府

舜泉歌、雲庄樂府、儒門事親、張文忠家訓、小學、張文忠詩集、

東昌府

五經白文、焦氏易林、杜氏圖註、

兗州府

闕里志、孔孟通紀、陋巷志、俱出曲阜 殷石川文集、

魯府

群書鉤玄、薩天錫詩、西遊記、蓬萊圖、

登州府

海道經、西遊記、

青州府

西漢文鑑、四書白文、五經白文、

遼東

遼東志、遼城吟稿、百戰奇書、

山西

布政司

劉向說苑、山西通志、五倫詩、河汾諸老詩、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小兒痘疹方、史記、李白詩、周禮集說、初學記、李空同集、嘉祐集、戰國策、杜詩註解、董賈

文集、元文類、唐詩紀事、續文章正宗、太平經國書、

按察司

文章正宗、行軍須知、邊華泉詩集、

大原府

馬石田文集、莊定山文集、

平陽府

中說考、蒲州　絳帖、釋名、俱絳州　論畧、解州　讀書錄、讀書續錄、洪武正韻、御史箴、薛文清文集、

潞安府

陳后村文集、

大同府

古今眞寶、

代府

養蒙大訓、保幼大全、

河東運司

司馬溫公文集、博古圖、

陝西

布政司

陝西通志、丹溪心法、鍼灸詳說、傷寒撮要、家禮集說、

濟陽丹方、金丹直指、全唐詩話、玉機微義、醫經小學、

養老新書、活人心統、史記、石刻九經、荀悅漢紀、長安志、王漢陂集、雍大紀、國語、何仲默集、馬政志、小學集解、董賈文集、張太微詩集、策學集要、阮嗣宗詩、齊民要術、康旻齋詩集、漢本紀、豎談、碧山樂府、許西涯樂府、遊春記、雍錄、馬西園文集、(俱咸陽)

西安府

洪武禮制、千金寶要、策學提綱、西安地理圖、唐音、小學集解、三輔黃圖、井天論草、正蒙會稿、史學指南、文章軌範、(朝邑)對類大全、五色線、(俱同州)丘隅集、(喬世寧著)五經白文、(俱耀州)四書集註、(三原)啓劄青錢、(邠州)論範、(涇陽)孝經

直觧、孝經刊誤、詩人玉屑、俱乾州

秦府

吟韻觧註、

鳳翔府

四書白文、諸司職掌、盛唐詩集、軍政條例、杜律、出

行寶鑑、詔誥表章機要、

漢中府

救急易方、碎金集、家禮儀節、呂涇野詩集、古文集、

鎖地鈴、問刑條例、鄠東廓文集、慎言集錄、

平涼府

釋文三註、休菴集、崔豹古今註、

韓府

聖賢圖

臨洮府

策學集成、賓退錄、翼城志、

慶陽府

梁氏策要、東萊博義、金璧故事、四書經疑問對、

寧夏

寧夏志、

慶府

文章類選、飲膳正要、增廣唐詩、養生雜纂、陶淵明集、毛晃韻、參同契、悟眞篇、麗景園記、文苑英華、唐詩鼓吹、唐詩古今註、詩林廣記、

鞏昌府

小學白文、白虎通、風俗通、太平金鑑策、事物紀原、

酉陽雜俎、本草集要、唐詩絕句、

延安府

三體唐詩、千文法帖、陸宣公奏議、

四州

布政司

寰宇通志、居家必用、丹溪心法、草堂遊詠詩、杜詩集註、千金寶要、五經、四書、大學衍義、象緯撮要、史通、東萊讀書記、玉壺氷、

按察司

潛溪文集、詩林類選、聯錦詩集、

成都府

策學集畧、靈棋經、文類、

蜀府

五經纂言、五經改機、劉向說苑、古文關鍵、五經傳註、五經句解、新序、金丹正理大全、禮記纂言、史畧、忠

經、錦繡萬花谷、貞觀政要、直說通畧、小學史斷、詹孟舉千文帖、仕學軌範、先賢器重、方氏女教、曹大家女教、五經白文、通鑑綱目、左傳、鄭氏女孝經、玉機微義、脩眞十書、自警編、壽親養老新書、

順慶府

鶴山文集、

保寧府

丹溪纂要、

重慶府

性理文錦、策學集畧、書院解說、本草、攝生要義、劉

須溪批點杜詩、

敘州府

選詩外編、疑辨錄、憲綱、大誥、府志、小四書、救荒

活民書

嘉定州

岑參詩集、漢雋、

瀘州

詩韻會釋、

眉州

三蘇文集、

邛州

金丹正理大全、

雅州

李杜千家詩、

廣東

布政司

唐詩、東里文集、東里詩集、白虎通、周禮句觧、大學衍義、類編故事、東坡文集、東坡詩、嶺南珠玉、唐書、穀梁傳、公羊傳、左傳、大戴記、宋史、二程全書、

按察司

五先生詩集、傷寒瑣言、

廣州府

府志、丹崖志、陳剛中詩、白沙全集、新會縣國語、杜氏通典、五經、六子書、本草、程子語錄、白沙詩教、泉翁集、

南雄府

張曲江文集、

廉州府

安南圖、欽州志、

惠州府

惠大記、東坡寓惠錄、

肇慶府

律詩類編、

雷州府

府志、

潮州府

府志、學史、祥刑要覽、草木子、薛胡粹言、禮儀會編、

鄉禮書、

韶州府

明良集、武溪集、

瓊州府

瓊臺吟集、丘文莊集、大學衍義補、

廣西

布政司

皇明理學名臣錄、皇明名臣錄、

按察司

問刑條例、崇古文訣、武學經傳、

桂林府

府志、曹鄴傳、

南寧府

府志、傳習錄、

雲南

布政司

古文會選、古文類選、滇南志、續文章正宗、元史續編、武經七書、通鑑類要、石鼓文音訓、全幼心鑑、群方續抄、家語、乾坤生意、經義模範、祥刑要覽、通鑑總類、陶詩、丹鉛餘錄、賈誼新書、皇明詩抄、尙書句觧、風雅逸編、保生餘錄、御製文集、亢倉子、小四書、

按察司

五言律祖、墨池瑣錄、水經碑目、古樂府、乾坤生意、

雲南通志、

雲南府

賈誼新書、文章正宗、學約古文、孔子家語、五言律祖、

臨安府

禮記集註、交趾圖、歷代甲子圖、天文地理圖、

大理府

小學句讀、皇明詩抄、

貴州

布政司

諸夷圖、大誥三編、律解附例、歷代甲子圖、詠史詩、

本草、强恕齋詩抄、

思南府

府志、

右訛以傳訛不敢校改一字

日本後學島田翰傳錄

重雕古今書刻跋

古今書刻二卷、明周弘祖譔、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副使、卒於萬曆、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篇則上卷舉書刻、下卷錄石刻、清四庫總目未箸錄之、而存目提要永樂大典録梓條、不引此書、而遠引明趙友同存軒集、蓋當時流傳稀少、未廣行於世也、其後錢竹汀猶載之於竹汀日記、而黃蕘圃跋宋本柳文、亦援引此書謂、前明周弘祖書刻二卷、獲之於五柳書屋、蓋錢氏嘗館於百宋一廛、則竹汀所見即黃氏之書也、書無序跋未詳何時所刻、惟兵部刻本中有九邊圖說、而下有隆慶三年刊四字分注、又內府刻本中道藏一見、是即指正統藏、而未及見萬曆藏也、又鳳陽府載有淮南

子、攷鳳陽府淮南子刻本凡有二、一則嘉靖壽春刻本、一則萬曆朱東光刻本、是即指壽州刻本、而未載朱東光中都四子集、由是而言、其成蓋在隆萬之際乎、今夫可考明氏之藝文者、在明有王圻續通考、焦竑經籍志、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張萱吳大山等重編內閣書目、錢溥秘閣書目、支流所及、爲菉竹堂、天一閣、爲一齋、澹生堂、下逮聚樂堂、世善堂各家收藏書目、無不與崇文郡齋諸志抗行、至清有傳維鱗明書、敕修明史、及王鴻緒明史藁所收諸志、藝文所傳、大以識大小以識小、存佚備焉、攷其收儲、無讓前世、可不謂盛歟、然焦氏之志廣載鮮信、徒至鈔唐宋諸志以爲排纂、通經之士恒相顧而齒冷、所以可取乎文淵目以下者、各別有取義、而明書明史、則皆以文

淵目與黃俞邰千頃堂書目爲藁本、渙散無統、後人於此置喙焉、夫焦竑之目既不可憑、菉竹世善又限一方、文淵目正統以後不載、當是之時、欲考各省之刊版、究源流存佚之詳、舍此書將以何據乎、間甞論之以謂、隋志之詳、唐馬懷素已攟拾其遺、歐陽之錄、學者議其不精攷古、二志猶可議、弘祖此書胡爲可徵確乎不謬、順慶府條、錄鶴山集、而不收之於建寧書坊中、南京國子監條、獨載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而不知大名府猶有其刻本、意林則蘇州揚州嘉興三出、而不言嘉定亦有其撮版、寧波有清容居士集、國子監南京國子監揚州各有古史、而又不載陝西布政司與河南府、皆有二書墨版、推是而論、其缺漏豈可勝言哉、且蘇州府條有本草、注云、南宋時刻、而

又多指蘇天爵元文類爲國朝文類、即斯錄所載、必有併錄明修宋元刻本者、但今不復能識別耳、葢書已名曰古今、而下編石刻則今古並收、乃雖未遽可非載明修宋元刻本、於其躰例不亦贅耶、然明之版志實賴是書以存、文獻之不盡亡、弘祖之力也亦可重矣、嗚呼典籍存佚散聚之際、豈易言哉、有佚此存彼者、有佚彼存此者、葢難以一端論矣、嘗讀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六月丙午條、載宋帝徵書之事曰、李資義等還自宋、奏云、帝聞我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乃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坿來、百篇尙書、荀爽周易十卷、京房易十卷、鄭康成周易九卷、陸績注周易十四卷、虞飜周易九卷、東觀漢記百二十七卷、謝承後漢書百三十卷、韓詩

二十二卷、業遵毛詩二十卷、呂忱字林七卷、古玉篇三十卷、括地志五百卷、輿地志三十卷、新序三卷、說苑二十卷、劉向七錄二十卷、案七錄即七畧別錄之撮言、先儒多指向書爲七錄若錄畧、周禮賈疏云、著於錄畧是也、與阮氏七錄不同、本書卷一八十七張第十行參看劉歆七毗、毗當作畧王方慶圖亭草木疏二十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張仲景方十五卷、元白唱和詩一卷、深師方黃帝鍼經九卷、九墟經九卷、小品方十二卷、陶隱居効驗方六卷、尸子二十卷、淮南子二十一卷、公孫羅文選、水經四十卷、羊祜老子二卷、羅什老子二卷、鐘會老子二卷、阮孝緒七錄、孫盛晉陽春秋三十三卷、孫盛魏氏春秋二十卷、干寶晉記二十二卷、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魏澹後漢書一百卷、魚豢魏畧、劉璠梁典三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元行沖魏典六十卷、沈孫齊紀

二十卷、揚雄集五卷、班固集十四卷、崔駰集十卷、汲冢紀年十四卷、謝靈運集二十卷、顏延年集四十一卷、三敎珠英一千卷、孔逭文苑一百卷、類文三百七十卷、文館詞林一千卷、仲長統昌言、杜恕躰論、諸葛亮集二十四卷、王羲之小學篇一卷、周處風土紀一卷、張揖廣雅四卷、管絃志四卷、王詳撰音樂志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信都芳撰樂書九卷、古今樂錄十三卷、公羊黑守十五卷、穀梁癈疾三卷、孝經劉邵注一卷、孝經章昭注一卷、鄭志九卷、爾雅圖賛二卷、三蒼三卷、埤蒼三卷、衞宏官書一卷、通俗文二卷、(案、隋志通俗文一卷、服虔譔、而此所擧則爲二卷、葢倂李虔續通俗文一卷而言也、先儒以李虔爲晉李密、然續通俗文中、巳援引桓玄之事、是六朝之際、必別有李虔者、非晉人也、本書卷一第十九張第十五行參看)凡將篇一卷、在昔篇一卷、飛龍篇一卷、聖皇章一卷、勸學篇一卷、晉中興書八

十卷、古史考二十五卷、伏侯古今注八卷、三輔黃圖一卷、漢官解詁三卷、三輔決錄七卷、益都耆舊傳十四卷、襄陽耆舊傳五卷、稽康高士傳三卷、玄晏春秋三卷、干寶搜神記三十卷、今書七志十卷、世本四卷、申子二卷、隋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何承天姓苑、高士廉氏族志一百卷、十三州志十四卷、高麗風俗記一卷、高麗志七卷、子思子八卷、公孫尼子一卷、愼子十卷、晁氏新書三卷、風俗通義三十卷、氾勝之書三卷、靈憲圖一卷、大衍曆、兵書接要七卷、司馬法漢圖一卷、相君樂錄二卷、黃帝大素三十卷、名醫別錄三卷、曹植集三十卷、司馬相如集二卷、桓譚新論十卷、劉琨集十五卷、盧諶集二十一卷、山公啓事三卷、書集八十卷、應璩百一卷、詩八卷、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

卷、集林二十卷、計然子十五卷云々、夫宣宗八年即當宋元祐六年、當斯之時、宋際神宗哲宗之隆、歷朝列辟崇文右儒、足以儗倫漢唐、而祕書省之籍、三館之書、燦然明備、惟斯時爲盛矣、而如此乎甚矣書之殘佚一至于此也、然東觀漢紀新序說苑淮南子、（案、宋志高誘注佚其八篇、此指誘注淮南子、本書卷四淮南子條參看）水經廣雅內經太素之屬猶存于今、而雖未無殘缺、宋志則著錄鄭注周易字林晋陽春秋揚雄集謝靈運集文苑月令章句三輔決錄襄陽耆舊傳搜神記姓苑曹植集劉琨集等之類、羊祜羅什鐘會老子、張君相杜光庭在唐與後蜀猶得以讀之、又見於崇文郡齋直齋遂初諸志者亦復不少、彼夫所求於高麗、其大半即是亡佚之書、然傳世有書、猶且爲徵求者、蓋因當時祕本偶有亡佚

耳、不然則新序說苑之屬、是何以箸之於錄焉、學者讀宋帝徵書之目、直斷宋初此書已成絕種、則非理矣、惟斯錄所収亦然、如蜀府弋陽王府之宋高似孫史畧、南京國子監之宋徐天麟兩漢會要、林虙樓昉兩漢詔令、揚州之宋張耒張文潛集、建寧汀州之舊題元揚仲弘詩法源流、鞏昌及袁州之宋謝疊山唐詩絕句、建寧書坊之舊題唐龐衣道者火珠林、嘉興之元王惲王秋澗集、內府之永樂大典、案是書明永樂時有刊版、未及成而止、其版焚於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三殿之災、清初所存則重錄本一通而已、且僅存二千四百廿二卷、餘則缺佚不傳、或云四庫存目標此書曰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則清初尚未缺佚也予云、攷四庫總目之例、當時零殘之書亦標其原帙、若宋晏殊類要皆然、不獨止此書也、別有考山東布政司之元張養浩歸田類稿、按察司之張養浩文集、德府之張文忠詩集、及家訓、嘉興及貴州布政司之唐胡曾詠史詩、及孫眞人之

千金方、馬石田傳與礪之集、或明之中葉、猶且已有佚其十之八九者、或原本已佚、有從永樂大典錄出者、其存其佚、蓋如在如亡、言明有此種刻本、雖老師宿儒、鮮能併其目而舉之者、然今考之於內府及好古君子之所藏弆、弘祖之錄、實有不誣者、是宜亟表章者矣、或譏其不載譔人氏名及卷數、是亦求備之言、未足以爲是書累也、向予於太夫人篋衍中、得外祖大野先生手鈔明內縮經廠書目、及晁瑮寶文堂分類書目、二書雖冗雜無緒、一可以徵明內府刊版之詳、一可以補弘祖所未及收、若夫加之以黃俞邰千頃堂書目乎、明人之著作與其版志、庶將有概見乎此、予病明史藝文志頗缺賅贍、有志於合薈四書以傳刻之、而以卷帙浩博未能也、頃予制古文舊書

考、惟弘祖之錄尤簡明得要、乃取其上編以坿刻之於卷尾、若其下編則躰例既異、故今從省、雙桂后人島田翰譔

古文舊書考擧譌

友朋有私議予不文者、予聞之謂之曰、昔韓退之佐佑六經振起八代、而不善於經義、李崇賢之注文選有忠臣之目、而文則槩乎未有聞也、今予取千載之逸篇決百氏之疑似、當是時義在考鏡而不在文字、予恐夫修文字之眩其眞、已不就正於有道、而私淑如井翁亦未嘗敢請其高示也、是以篇法之嚴密、語句之點綴、百字之內、數張之間、瑕疵雜見、聲音文字之繁或不免晦澁牴牾、而聚珍排印、昔賢喩之於撲葉掃塵之難、其間有譌奪是亦數之所不脫也、抑風運之遷流、人事之密移、混混不已、新新相續、然命世之儒不世出、故崇賢不得變爲昌黎、昌黎不得變爲崇賢、則不文

之責非予所恤也、若夫至於考鏡之事衡鑒之術、及審定古文舊書之所以克傳克佚是眞是僞者、以震發千載之墜籍、匡訂先生之謬傳、獨探其統、力拯群迷、則私謂、斷斷乎百世以俟君子而不謬者也、刷印告畢、覆讀一過、間有譌舛、乃倣宋本樂書卷尾所附宋四明樓大防正誤之躰、以制擧譌

卷	版	行	字	誤	正
卷第一	第六版	第十五行	第二十二字	於其	當作其於
一	七	六	九	發	癹
一	八	二十	二	豈	豐以下做之
一	十二	八	十六	褚	楮

一	二十五	四	五(注)	亨	享
一	二十六	二	十九	旅	旋
一	五十二	七	六	食	書
一	五十五	四	十九	篇	傳
一	五十五	十七	三	暑	星
一	六十二	二	八	褚	楮
一	六十四	十一	二十四	說	記
一	六十八	十九	六	畧	界
一	六十九	十四	十五	無	非
一	七十一	五	四	句	勾

一	七十六	三	六	猷字上脫得字	
一	八十七	十	二十五	七	別
一	九十四	二	十一	柝	析
一	九十四	九	二十	無首尾當作首尾無	
一	百	三十	一	也哉二字常在前行初字下	
二	一	十三	二十二	若夫上至於二字衍	
二	三	十六	十四	磐	盤
二	十八	九	十三	齋	齊
二	二十	二十	三	三	元
二	二十二	八	四	隻	雙

二	二十三	五	七	鉞	鉞
二	二十七	十五	四	與	興
二	二十八	六	二十三	米	宋
二	二十八	八	九	開字下脫成字	
二	三十一	五	二十三	雖宋槧當作宋槧雖	
二	三十三	二十	十四	遇	過
二	三十四	三	七	志字上脫有字	
二	四十三	十八	八	袱	裹
二	四十八	九	十五	部字下脫詩字	
二	五十三	十三	十五	口當作希可中	

三	十一	十四	三	顧	賾以下並同
三	二十五	十五	十四	豐	宮二字當作林字
三	三十九	三	三	學	菴
三	四十一	九	二十六	禪	字下脫林字
三	四十五	七	二十五	及	字衍
三	四十八	八	八	范	茫
三	五十	九	二十三	流	清
四	七	二十	四十二(注)	者	省
四	十	三	二十(注)	尊	梟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廿八日印刷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定價金參圓五拾錢



東京府下荏原郡大崎村字下大崎
三百〇六番地
著作者　島田翰

東京市京橋區日吉町四番地
發行兼印刷者　渡邊爲藏

東京市京橋區日吉町四番地
印刷所　民友社

東京市京橋區日吉町四番地
發行所　民友社

賣捌店



淺草廣小路
淺倉屋

本郷三丁目
文求堂

下谷池端
琳琅閣



ISBN 7-5013-2112-4
K · 555 定價:全十冊 4800 圓